

THE DEVIL'S DICTIONARY

〔美国〕安·比尔斯 著

莫雅平 译

魔鬼辞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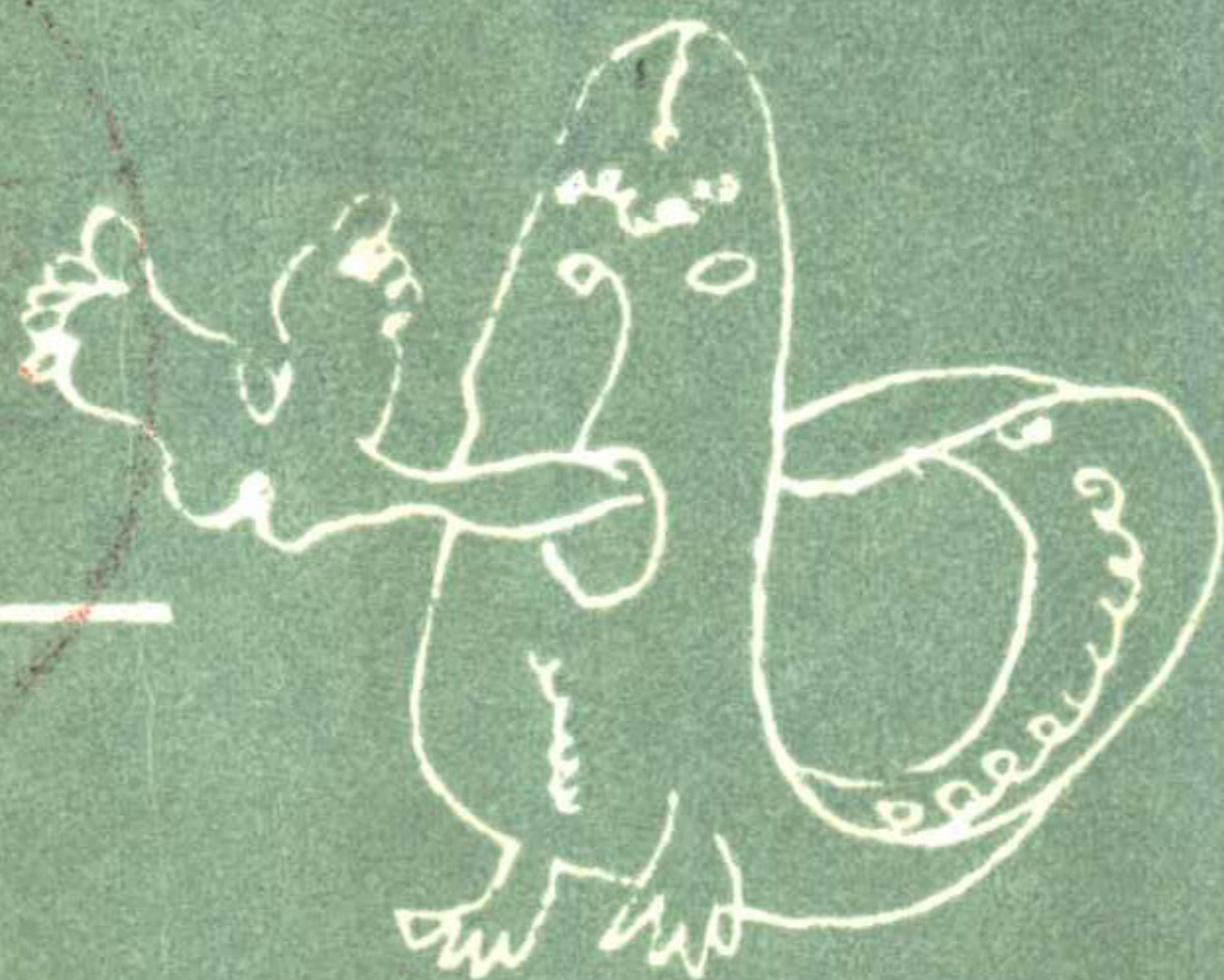


魔

鬼

辞

典



The Devil's Dictionary

Ambrose Bierce

本书根据美国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58年版本译出

魔 鬼 辞 典

〔美国〕安布罗斯·比尔斯 著

莫 雅 平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25 插页2 字数216,000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1,700 册（精装在内）

ISBN 7-5407-0654-6/I·468

定价：平 4.20 元
精 5.70 元

一面专照后脑勺的魔镜

——《魔鬼辞典》译序

莫雅平



从前，看着自己桌面上那几本厚重得足以砸晕无数个恶棍的大辞典，想着自己认识那么多字、知道那么多事，我曾莫名其妙地感到自豪。我怎么也想不到后来的某个日子，正是辞典中令我敬仰的字词给了我一闷棍。比如说“人”这个字，我从小就认识它了，可是在把它看上一遍又一遍之后，我突然感到它是那么陌生，它的意义象皮肤一样层层脱落，最后只剩下两根笔划的白骨了。在这种奇特的视觉氛围中，

我觉得用“狗”或“猴”来代替也没有什么不妥，区别只是“狗”或“猴”比人多几根骨头。

听我这么一说，一定会有很多人暴跳如雷。想当年达尔文说：“人是由猴子变来的。”他竟敢向人类的自尊心捅刀子，因此他一夜之间成了人类公敌。假如他不是同时也辱骂了他自己的话，爱人类的人们非让他下油锅不可。人类的尊严不容亵渎。即使发现了人类的癞子，也犯不着唯恐天下不知似地大声张扬，人丑不可外扬嘛！

离开那种奇特的视觉氛围后，仔细一想，不由觉得自己好笑。人和狗毕竟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有趣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不自觉地把自己和狗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你如果打了一条狗，狗的主人会觉得你打的是他自己，这就是所谓“打狗欺主”，这时候狗象征人的尊严。假如有人伤害了你的尊严，你痛恨他的卑劣行径，会义愤填膺地骂他是“狗娘养的”，这时候狗代表人的卑鄙。假如你生性爱说真话，你肯定会得罪不少人，弄不好会导致众叛亲离，在历史证明你的无辜之前，你会孤孤单单，被讨厌你的人称为“丧家狗”。

以上例子说明人与狗之间是有多多种联系的，难怪早在古希腊时代人类就有了以狗来命名的哲学——犬儒主义(Cynicism)了。犬儒主义者声称人并不比狗高明，因为狗活得简单、快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犬儒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是狄奥根尼，他是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他认为财富蒙住了人的眼睛，宗教腐蚀了人的心灵，技术使人失去了本性，因此他摒弃所谓文明生活，决心象狗一样生活下去，所以世人称之为“犬儒”，意思是说他“象狗一样”。史载他裹一条破垫住在山顶上的一个木桶里，过着狗一样的简单生活。亚

历山大大帝曾慕名拜访过他，当问到他需要什么恩赐时，他只是说了一句：“请别挡住我的阳光。”狄奥根尼弃绝文明的欢乐或许有点偏激，但他并不象世人所指责的那样是“玩世不恭的”，相反，可以说他是真挚而热情的，因为他追求的是德行，是从欲望之下解放出来的道德自由，他用苦行实践自己的学说的事实可以证明这点，在这种意义上，甚至可以称他为圣者。犬儒主义者向人类文明提出挑战，尽管他们对人类的愚昧与可笑之处嬉笑怒骂，他们骨子里却仍有几分对人类的温情。

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安布罗斯·比尔斯也是一个极富犬儒主义色彩的人物，他的《魔鬼辞典》最初就是以《犬儒主义者词汇手册》刊印于世的(The Cynic's Word Book，其中 Cynic 可译为“犬儒主义者”、“愤世嫉俗者”、“厌世者”或“玩世不恭者”)。由于他对人类文明提出质疑，用幽默、讽刺与调侃的方式表现他对人类及其文明的沉思，结果招来了很多误解甚至辱骂，他被称为“苦涩的比尔斯”，甚至被骂为魔鬼。其实对人类及其文明发难，倡导自然的生活，是自古有之的。狄奥根尼的老师就曾提倡走向自然，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更是明确地呼吁“回归自然”，中国古代的老子、庄子也有相似的观点。从古到今对人类迷误与可笑进行讽刺、调侃的例子就更多了，十六世纪荷兰哲学家伊拉斯莫甚至专门著《愚人颂》嘲讽人类的愚昧与自负，尤其是他们在信仰方面的迷误。就其对人类文明的批判精神而言，比尔斯与上述哲学家是一脉相承的，不同之处是他没有建立完整的哲学体系(他不屑于这样)来论证人类及其文明的缺陷，而是通过用词典为周遭事物定义的方式阐明他的观点，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对人类及其文明进行了痛快淋漓的嘲弄与讽刺。

其实就连这一怪招(通常词典都是一本正经、毫无幽默感的),也不是比尔斯的独家专利,早在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早就这样做了,他著的《简明基督教词典》(亦称《袖珍神学》,中译本1972年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魔鬼辞典》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嘲弄、调侃地解释基督教的神圣词汇,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有趣而辛辣地揭示了基督教的虚伪与荒谬。比尔斯比霍尔巴赫更胜一筹之处在于,他针砭的不仅仅是基督教,而且还有人类其他方面的迷误。尽管《魔鬼辞典》问世后遭受了许多误解与辱骂,毕竟还是有很多喜欢它的人。事实上,它出版之后很快出现了许多模仿之作〔请参看本书所附的模仿之作《当代魔鬼辞典》(选译)〕。只要人类有一天不完善,就会有人站出来以各种方式批评它,这也是促使人类进步的原因之一。过去有《魔鬼辞典》,现在也有,料想在将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也不会绝迹。假如我们了解比尔斯其人而且仔细研读了他的著作的话,那我们就会发现人们误解了他,觉得世人对他有失公允。

安布罗斯·比尔斯1842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他父母是宗教狂,家中有九个孩子,他从小生活在贫困、偏执与虐待中,不幸的幼年生活无疑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他主要靠自学成才,只在肯塔基军校呆过一年。离开军校后他参加了美国南北战争,目睹了一场场触目惊心的流血事件,此后死亡的阴影不仅给他的个人生活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而且也笼罩了他后来的整个创作。复员后他去旧金山当记者,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商业社会的狭隘、虚伪和尔虞我诈与他格格不入,经过痛苦的思考与选择,他终于决定通过嘲弄和批判丑恶的社会而与之决裂。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魔鬼的山谷》发表于1871年,后来他又写了《来自空脑壳的蜘蛛网》、

IV

· 魔鬼辞典译序 ·

《魔鬼的乐趣》等小说。他的机智与讽刺使他成了当时英语文坛引人注目的人物。1891年他发表短篇小说集《在人生中间》，其中很多小说恐怖怪诞，又于嬉笑怒骂之中显露出机智与真知灼见，这部小说集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另外，他著有短篇小说集《这样的事情可能吗？》、诗集《泥土的形状》等。不过，给他带来最大声誉、也使他承受了最多误解和辱骂的书是我们手头这部《魔鬼辞典》。通常的词典都是一本正经的，而比尔斯却在他的《魔鬼辞典》中注入了幽默与讽刺，他对每一词条的释义都象一把手术刀，解剖人类及其文明，其调侃一本正经，其微笑似可杀人。仔细读读《魔鬼辞典》，我们就会觉得他在美国文学史上与同时代的马克·吐温齐名并不是偶然的。比尔斯1913年隐身于战火纷飞的墨西哥，从此他杳无音信，一去不回。但《魔鬼辞典》近百年来却一版再版，令一代代读者爱不释手。由此可证历史对于名著的公正，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大凡辞典之功用，不外乎荟萃知识并为世界万物正名定义。词典是古今书籍之集大成者，是人类知识和智慧的结晶。打开词典，迷雾就消散了，“意义”的花朵就绽开了，世界就明亮了，美丽了。可是当你打开《魔鬼辞典》，天啦！从前似乎已条理化的世界完全扭曲了，紊乱了，万物好象全走样了，全颠倒了！瞧：

人——一种动物……它的主要职业是消灭他的同类。

战斗——一种解政治疙瘩的方法，用舌头解不开，就用牙齿咬吧！

外交——一种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而说谎的爱国主义艺术。

大炮——一种用来校正国家边界的仪器。

美貌——女人吸引情人、吓死丈夫的力量。

习惯——自由人的镣铐。

自由——想象的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

文明的光泽剥落了，人生的癞子露馅了，呈现在眼前的除了丑陋就是可笑。比尔斯对世界万物的讽刺与调侃实在是恶毒、刻薄，世界假如真如他说的那样，那么人类简直没法活了（可人类活下来了！）。不过，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你还是会觉得比尔斯的看法的确有一定道理。比如说，假如你妻子貌若天仙且她身后有一大批崇拜者鱼贯而来，那你十之八九会诚惶诚恐，觉得比尔斯对“美貌”的定义有道理，甚至会说它恶毒得深刻。如果说通常的辞典是一面面镜子，让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红润的脸庞的话，那么《魔鬼辞典》则可以说是一面魔镜，它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后脑勺。光明与黑暗相互对立，相互依存，辩证法这样教导我们。脸庞与后脑勺的关系也同样如此，不要后脑勺就意味着不要脸。这或许也是比尔斯至今阴魂未散的理由之一。

比尔斯的话乍看起来是刻薄、偏激。其实，这些话本身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比尔斯的批判精神，是他向我们展示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思维定式使我们误以为我们的头顶着的天空就是宇宙的正上方，殊不知地球那边的人们也顶着一个他们的“宇宙的正上方”。事实上，宇宙是没有绝对的上下之分的，人世间的一切就更是相对的了。这也是我们不能绝对地否定《魔鬼辞典》的理由之一。在外部环境发生剧变，甚至连人自身都上下颠倒的时候，人是需要比尔斯似的思维方式的。比尔斯在书本里看到那么多美好的东西，

可一进入真正的生活，包围他的是贫穷、偏执、虐待、欺诈和暴力。理想被现实撞成碎片的幻灭是痛苦的，好在他打碎了从前的价值观，重新观察、估价社会、文明与人生，用幽默和讽刺与他生活的那个丑恶的世界短兵相接。比如说，针对商业社会的尔虞我诈，他为“商业”定义说：“商业——一种财富转移过程。甲从乙那里抢走丙的财物，作为补偿，乙又从丁口袋里扒走戊的钱包。”可谓一针见血。一般人往往被所谓文明社会的表面繁荣迷惑，而比尔斯摆脱思维定式，从地底下往上看世界，他找到了豪华大厦下的阴沟，商业社会在他的魔眼之光下现了原形。他试图用他犀利的笔把那些阴沟挖得比以前更深更大，好让那个罪恶的世界因自身的沉重而在他的想象中倒塌。这样的斗争固然不能致那个社会怪物于死地，但他总算找到了它的一些瘢痕并以它们为靶子投出了一支支飞镖。比尔斯让我们看到了文明的后脑勺。在调侃中，他获得了某种心理平衡。他明明白白地（至少他自己认为是这样）离开人世，总比糊糊涂涂在呻吟中咽气好些。

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怎么说也比比尔斯生活的世界好多了，尽管仗并没有少打些，蚊子想必比从前少得多了。但是，在这个进步了的世界里，有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比尔斯似的思维方式的。比如说，在情窦初开的时候，你把爱情看得神圣如上帝，意中人的吻抵得上整个世界。可是当你失了几次恋之后，你的感觉就大不一样了，你气极了甚至会骂你曾经爱过的人是巫婆或蠢驴，至于你当初为什么会爱上一个巫婆或一头蠢驴嘛，你一下子当然不会去细想。反正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沉湎于过去，人类就没有进步。那么一骂实在解气，不过你还是很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痛苦的修炼，突然某一天你想开了，彻悟了。你冷眼看着那些因爱情而失

态的男女，一句妙语涌上心头：“接吻——两个贪婪的人交换唾沫，这种买卖是不宜在白天做的。”这句调侃的话一出口，你会得意地哑然失笑，觉得自己过去的言行很荒唐，从前的痛苦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至少暂时如此。象比尔斯一样，你看到了爱情的后脑勺，你超凡脱俗地笑了，你也会用《魔鬼词典》的语言编词条了。在特定的场合下，调侃能构成一种特殊的人生境界，一种豁达超然的境界。换个角度看世界，世界每天都是新的。一旦自己的痛苦成为自己的审美对象，痛苦会变得更可忍受些，会变得好笑、有趣、甚至美丽。当然，也有人会说调侃只是一种自我解嘲，豁达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隐忍。但是，在吃不到葡萄的时候，相信葡萄是酸的有好处。

比尔斯因《魔鬼辞典》蒙受了很多冤屈，好在他在对世界调侃的过程中练就了一种豁达的心怀，在他眼里“一切都是无所谓”（比尔斯语）。他嘲弄人性的弱点，讽刺人类的愚昧，指摘文明的虚伪，对人类的一切貌似神圣的东西进行调侃，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自然招来有自尊心的人们的辱骂。不过比尔斯也不在乎，被人骂为魔鬼又怎样？其实，比尔斯在嘲笑人类时也嘲笑他自己，他把自己的书题为《魔鬼辞典》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个笑自己的人如果笑了别人，那是可以原谅的。比尔斯之所以招来那么多误解和辱骂，是因为他赤裸裸地暴露了世界的背面，是因为世人太习惯于正面了。大凡人都爱听好话，人性的弱点如此。遗憾的是比尔斯不愿用甜蜜的幽默为人类催眠，他要用令人哭笑不得的调侃、辛辣的讽刺和赤裸裸的真话促使人类醒悟。他苦心探寻人类文明的缺憾，试图揭示人类误入歧路的方方面面，这的确是一项严肃而艰巨的工作，可他借助的却是幽默、讽刺、调侃和反

语等，这与世人的思维习惯冲突，也与他们的欣赏习惯背逆（在世人眼里，词典应该是一本正经的），结果他费力反不讨好，唉！人们习惯于光明，同样也会习惯于黑暗，而习惯使人麻木，使人产生错觉。习惯于听甜蜜赞歌的人们之所以觉得《魔鬼辞典》恶毒，觉得作者比尔斯不正常，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他们被文明扭曲了，他们自己也是文明的一部分。天天生活在被扭曲的社会里，他们早已习惯了这种扭曲。习惯导致错觉，结果是怪诞成为常理，常理反成怪诞。比尔斯讽刺文明的弊端，调侃人性的弱点，希望人类能返朴归真，过一种自然的生活，他用先知的口吻告诉世人生活应该是怎么的，而事实上又受到了怎样的扭曲，他的《魔鬼辞典》偏离世人的思维定式，突破人们的视界，昭示某些可怕的真理（《魔鬼辞典》怪就怪在这点），自然也就在劫难逃了。

其实，《魔鬼辞典》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它比起人类用于屠杀的大炮、原子弹来仁慈多了，也有意思多了。假如《魔鬼辞典》说的不是真话，那我们大可不必害怕它，如果我们的信仰大厦几句假话就能摧毁，那太可悲了。假如它说的是真话，那也未免有点悲哀，真理需从魔鬼之口说出，世界还不够荒诞吗？如果《魔鬼辞典》真的说出了一些真理，我们就应该勇敢地去迎接它们，不管它们有多么可怕。当然，我们没有必要也不能把比尔斯的每句话都当作真理。如果我们把《魔鬼辞典》和其他圣贤们的著作放在神龛上加以膜拜，或者由于读过《魔鬼辞典》而自以为了不得，那就误入歧路了。在比尔斯眼里没有绝对真理和权威，他不希望自己成为另一种偶像。你如果不喜欢《魔鬼辞典》的话，你完全可以阉割它，也可以把它扔进垃圾堆，还可以带着它上厕所，在凭借它带来的笑声解决内部矛盾后用它作手纸。比尔斯的亡灵

决不会因此生气。最终，你抛开了比尔斯，比尔斯才真正地和你在一起。真奇怪，真好笑，不是吗？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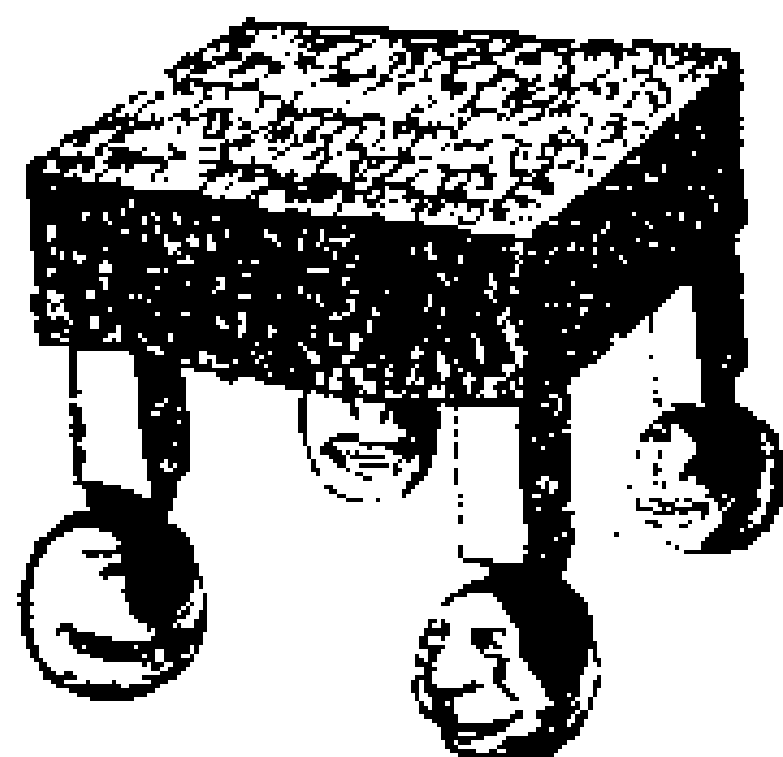
1990年圣诞之夜

附记：本书涉及的生活面极广，很难把词条按内容简单地分成几大类。另外，同一个英语词可用不同的汉语词来表达，因此把词条按汉语字的笔划来分类也不科学。鉴于以上两点，本中译本里的词条顺序仍象原著一样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为了便于查找，还在中译词条后附了英语原文。



愿世人判我无罪 (原序)

安·比尔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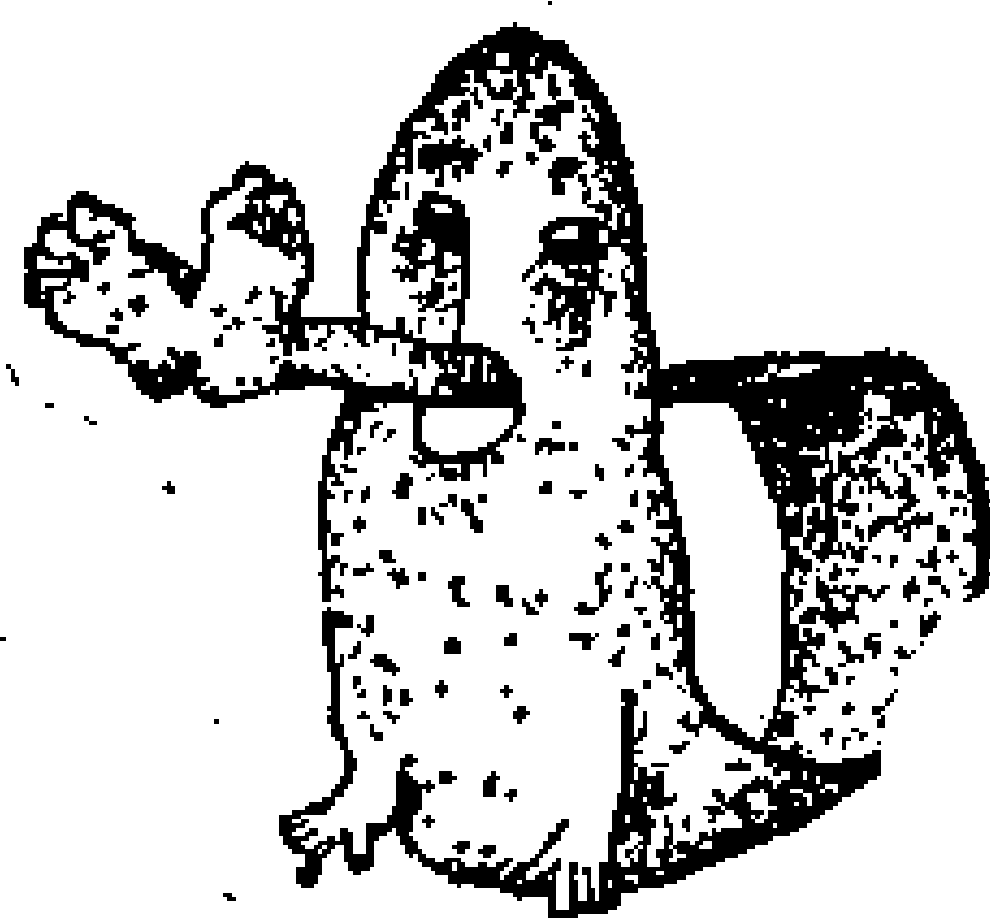
《魔鬼辞典》的雏形问世于1881年，最初发表在一份周报上，以后断断续续地扩充，至1906年才基本成型。1906年它的大部分内容被人汇编成书，取名《犬儒主义者词汇手册》（或译为《愤世嫉俗者词汇手册》——译者注）刊印于世。对这样一个书名，我作为作者既无力拒绝，也无心欣赏。以下是现在这版《魔鬼辞典》的出版者的话：

出于某些宗教顾虑，最后那家登载本书的报纸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犬儒主义者词汇手册》这个更可敬的书名强加给本书作者。结果，当它正式出版的时候，模仿之作已不下二十，早已在全国泛滥成灾了。这些学舌之作，绝大部分很拙劣，虽然其中也不乏因愚蠢而声名远扬的。大量的仿制滥造使“犬儒主义者”(cynic)一词臭名昭著，为人所恶，以至于到后来，一本书只要书名中有这一字眼，在正式出版前就会被人骂得一钱不值。

顺便在此提一下，国内一些大胆进取的作家，早已对本书动刀动叉，从其中取其所需，本书的很多定义、趣事和用语亦已进入日常生活，或多或少受到大众的欢迎。我之所以做此解释，并不是由于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在鸡毛蒜皮的事上胜人一筹，而是为了避免被人指控犯有抄袭之罪，那可不是件小事。恰逢此书再版之际，我把自己交托给广大读者——喜欢烈酒甚于甜酒，喜欢理智甚于情感，喜欢智慧甚于幽默，喜欢纯洁的英语甚于方言俚语的灵魂——但愿他们能判我无罪。

本书的一个显著的(但愿不是讨厌的)特点是，它引用了大量杰出诗人的诗文来印证书中的观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博学多艺的诗人夏萨拉斯卡·杰普神父，他的热情鼓励与帮助使本作者获益匪浅，特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目 录



一面专照后脑勺的魔镜(译序).....英雅平

愿世人判我无罪(原序).....安·比尔斯

《魔鬼辞典》条目(I-Ⅸ)

附：《当代魔鬼辞典(选译)》条目(ⅩⅠ-ⅩⅣ)

魔鬼辞典(1-246)

附：当代魔鬼辞典(选译).....卡里·布罗茨基(247-267)

《魔鬼辞典》条目



恩 辱	1	举 苑	3	硬 石	5
鹿 巷	1	半 院	4	拥护者	5
退 位	1	意 外	4	政 府	5
腹 部	2	同 谋	4	舰队司令	6
能 力	2	手风琴	4	赞 赏	6
变 态	2	责任心	4	告 诫	6
土著居民	2	指 控	4	崇 拜	6
出其不意的	2	无头无脑的	4	忠 告	6
潜 逃	2	成 就	5	订 婚	6
缺 席	3	承 认	5	痛 苦	6
缺席者	3	熟 人	5	非洲人	7
绝对的	3	实际上	5	老 年	7
谬 论	3	格 言	5	鼓动家	7

目标	7	砒霜	12	恶棍	20
空气	7	艺术	12	无韵诗	21
总督	7	笨拙	13	保人	21
异己	7	诽谤	13	厌物	21
真主安拉	8	驴子	14	植物学	21
忠诚	8	拍卖商	14	边界	21
同盟	8	澳大利亚	14	慷慨	21
短吻鳄	8	婴儿	15	头脑	22
孤单的	8	酒神	15	白兰地	22
祭坛	9	背部	15	新娘	22
双手善用的	9	诱饵	15	野兽	22
雄心	9	洗礼	15	麦加黑石	23
大赦	9	气压计	16	甘蓝	23
施涂油礼	9	兵营	16	灾难	23
反感	10	蛇怪	16	硬心肠的	24
警句	10	答融刑	16	诽谤者	24
道歉	10	沐浴	16	骆驼	24
变节者	10	战斗	17	食人生番	24
药剂师	10	胡须	17	大炮	24
申诉	11	藐视	17	牧师的法衣	24
胃口	11	交友	17	首都	24
喝彩	11	乞讨	17	食肉的	25
四月愚人	11	乞丐	19	笛卡尔的	25
主教	11	举止	19	猫	25
建筑师	11	帮助人	19	吹毛求疵者	25
热情	11	贝瑞尼斯的		公墓	25
竞技场	12	头发	19	马人	25
贵族	12	重婚	20	刻耳柏罗斯	26
甲冑	12	老顽固	20	幼年	26
整饬	12	下流话	20	基督徒	26
逮捕	12	出生	20	马戏团	27

千里眼	27	技 巧	32	代理人	41
单簧管	27	小龙虾	32	命 运	42
牧 师	27	债 主	33	诊 断	42
钟	27	批评家	33	横 膈 膜	42
吝啬的	28	十字架	33	日 记	42
修道院士	28	奸 诈	34	独裁者	43
舒 适	28	丘比特	34	词 典	43
赞 扬	29	好奇心	35	消 化	43
商 业	29	诅 咒	35	外 交	43
联 邦	29	玩世不恭者	35	纠 正	43
妥 协	29	跳 舞	36	区 别	43
强 迫	29	危 险	36	讨 论	43
哀 悼	29	胆 敢	37	违 命	44
密 友	29	黎 明	37	不服从	44
祝 贺	29	一 天	37	掩 饰	44
国 会	30	死亡的	37	距 离	44
行 家	30	纵欲者	37	苦 恼	44
保守派	30	债 务	38	占 卜	44
慰 藉	30	(基督教)十诫	38	狗	44
领 事	30	决 定	39	龙骑兵	44
协 商	30	诤 谤	40	戏剧家	45
轻 蔑	30	无自卫能力的	40	巫 师	45
辨 论	30	退化的	40	决 斗	45
修女院	31	堕 落	41	傻瓜	46
对 话	31	午 饭	41	职 责	46
加 冕	32	审 慎	41	吃	48
下 士	32	(诺亚时代)		偷 听	48
法 人	32	大洪水	41	古 怪	48
海 盗	32	妄 想	41	经 济	48
法庭的傻瓜	32	牙 医	41	味美可餐的	49
偏 失	32	依赖的	41	编 辑	49

教 育	49	生 存	56	煎 锅	67
结 果	49	经 验	57	葬 礼	67
利己主义者	50	劝 导	57	未 来	68
驱 逐	50	灭 绝	57	绞 架	69
选 民	50	妖 精	58	怪状滴水嘴	69
电	50	信 仰	59	吊袜带	69
挽 歌	50	著 名	59	家 谱	69
维 辩	51	时 尚	59	地理学家	70
乐 土	51	盛 宴	60	地质学	70
解 放	51	重罪犯	60	鬼	70
防 腐	51	雌 性	60	食尸魔	71
激 动	52	小谎言	62	婆 婆	72
奉承者	52	感情无常	62	地 精	72
足 够	52	小提琴	62	诺斯普教徒	72
娱 乐	52	忠 诚	62	角 马	72
热 情	52	财 政	63	好 的	73
值 封	52	旗 帜	63	鹅	73
妒 忌	52	蝇屎污点	63	女妖戈耳工	73
肩 章	53	愚 蠢	64	痛 风	73
美食家	53	傻 子	64	美惠三女神	73
誓 句	53	食 指	64	语 法	74
墓志铭	54	宿 命	64	葡 萄	74
学 问	54	健 忘	65	葡萄弹	74
人种学	54	餐 叉	65	坟 墓	75
圣 餐	54	教会领地权	65	万有引力	75
颂 辞	54	强 盗	65	伟大的	76
福音派教徒	55	自 由	66	断头台	76
例 外	55	共济会	66	火 药	77
行政官	55	众叛亲离的	66	人身保护法	78
劝 诫	56	友 谊	66	习 惯	78
流亡者	56	青 蛙	66	哈德斯	78

巫婆	79	好客	86	冒名顶替者	92
一半	79	敌意	86	不大可能的事	92
晕轮	80	天堂女神	86	无远见	93
手	80	房屋	86	免罪	93
手绢	80	无家可归的	87	不能承认的	93
刽子手	80	陋室	87	不祥地	94
幸福	81	人类	87	收入	94
奇谈怪论	81	幽默家	87	不相容	95
港口	81	飓风	87	不共戴天	95
和声学家	81	仓促	88	梦魔	95
怨恨	81	丈夫	88	优柔寡断	96
灵柩	81	杂种	88	不关心的	96
心脏	81	藏狗	88	消化不良	97
热	82	伪君子	88	轻率	97
异教徒	82	我	89	不明智的	97
天堂	82	反偶像崇拜者	89	幼年期	97
内助	82	白痴	90	英菲里祭品	97
大麻	83	懒惰	90	异教徒	98
隐士	83	笨人	90	堕落后的宗教论者	98
她的	83	卓越的	90	忘恩负义的人	99
冬眠	83	想象	90	伤害	100
半魔半魔兽	83	低能	90	不公正行为	100
历史学家	84	移民	90	墨水	100
历史	84	不谦虚的	90	先天的	100
猪	84	不道德的	91	内脏	100
顺势疗法论者	84	不朽	91	铭文	101
顺势疗法	84	打刑	91	食虫目动物	102
杀人	84	不倚袒的	92	保险	102
布道术	85	顽固	92	叛乱	104
尊敬的	85	不虔诚	92	意向	104
希望	85	接手礼	92	口译员	104

空位期	104	律 师	117	爱 情	125
亲 密	104	懒 情	117	粗鲁的	125
介 绍	105	船	117	杰出人物	125
发明家	106	举 识	118	月球上的居	
无宗教信仰	106	讲演者	118	住者	126
痒	106	遗 产	118	里拉竖琴	126
J	107	寓 言	118	权 杖	127
妒忌的	107	列雄坦	118	诡 计	127
弄 臣	107	词典编纂家	119	长寿的人	128
犹太竖琴	109	说谎者	120	疯狂的	130
香	109	自 由	120	抹大琳	130
正 义	109	马屁精	120	魔 术	131
k	110	生命、生活	120	磁 体	131
保 持	110	灯 塔	121	磁 力	131
屠 杀	111	枝	121	宏伟的, 壮	
褶叠短裙	111	亚麻布	121	丽的	131
好 意	111	诉讼当事人	121	巨 大	131
国 王	111	打官司、诉讼	121	鹤	132
痼 疾	111	肝 脏	122	少 女	132
接 吻	112	LL.D.	122	雄 性	132
盗窃癖者	112	锁与钥匙	122	作恶者	132
骑 士	113	逻 辑	122	马尔萨斯论的	133
劳 动	114	玩弄辞藻的		哺乳动物	133
土 地	114	争论	123	财 神	133
潘 言	115	忍 耐	123	人	133
拉奥孔	115	长 寿	123	鬃 毛	134
膝	116	镜 子	123	善恶对立说	135
笑	115	过于健谈	124	玛 那	135
戴桂冠的人	116	老 爷	124	婚 姻	135
法 律	116	口头传说	124	烈 士	135
合 法	117	损 失	125	物质的	135

酸 莓	135	单音节短词的	142	誓 言	150
蛋黄酱	135	喝 下	142	邂逅、被忘记	150
Me	135	纪念碑	142	天文台	150
漫 步	136	合乎道德的	142	(被)蛊惑	150
勋 章	136	更 多	143	已废弃的	151
药 品	136	老 眼	143	固 执	151
温 顺	136	口	143	偶然的、特殊	
海泡石	137	超然派	143	场合的	151
爱撒谎的	138	黑白混血儿	143	西 方	152
离 人	138	一大群人	143	大 洋	152
仁 慈	138	木乃伊	144	咄咄逼人的	152
催眠术	138	野 马	145	老的、过时的	152
大城市	138	密尔弥冬	145	圆滑的	152
一千年	138	神 话	145	奥林匹亚的	153
心	139	琼 浆	146	预 兆	153
我 的	139	黑 鬼	146	一 次	153
部长、使臣	139	邻 居	147	歌 剧	153
较小的	139	裙带关系	147	麻醉剂	153
奇 迹	139	牛顿学说的	147	机 会	153
恶棍、无赖	140	民粹主义者	147	反 对	154
轻 罪	140	淫 孽	147	反对党	154
短 剑	140	贵 族	147	乐观主义	154
不 幸	140	噪 音	147	乐观主义者	155
小 姐	140	提 名	148	讲演术	155
分 子	140	被提名者	148	孤 儿	155
单 子	140	胡 说	148	东正教	156
君 主	141	臭 子	148	表音法	156
君主制政府	141	臭 名	148	鸵 鸟	156
星期一	141	本 体	149	否 则	156
金 钱	141	小 说	149	结 果	156
猴 子	141	十一月	149	超 过	156

露天	157	悲观主义	164	平民表决	169
小凯旋	158	慈善家	164	有全权的	169
暴饮暴食	158	庸人	164	冗词赘语	169
过劳	158	哲学	164	犁	169
欠	158	留声机	164	掠夺	169
牡蛎	158	相片	164	衣袋	169
痛	159	照相学	165	诗歌	170
绘画	159	内科医生	165	扑克游戏	170
宫	159	观相术	165	警察	170
棕榈、手掌	160	钢琴	165	礼貌	170
手相术	160	画	165	政客	170
阎王殿	160	馅饼	165	政治	170
马裤	160	虔诚	166	一夫多妻制，	
泛神论	161	猪	166	一妻多夫制	170
哑剧	161	俾格米人、侏		人民党党员	171
原谅	161	儒	166	轻便的	171
护照	161	朝圣者	166	葡萄牙人	171
过去	161	颈手枷	167	确信的	171
消遣	161	海盗行为	167	实证哲学	171
耐心	162	可怜的	167	可喝的	171
爱国者	162	怜悯	167	贫困	172
爱国主义	162	盗窃(动词)	167	祈祷	172
和平	162	盗窃(名词)	167	亚当以前的人	172
行人，步行者	163	瘟疫	167	惯例	172
家谱	163	计划	168	急骤仓猝的	173
忏悔的	163	陈词滥调	168	命定论	173
尽善尽美	163	柏拉图式的	168	困境	173
徒步游历的	163	喝彩	168	情爱	173
夸夸其谈的		讨好	168	先存	173
演说	163	快乐	169	情好	173
不屈不挠	163	平民	169	史前的	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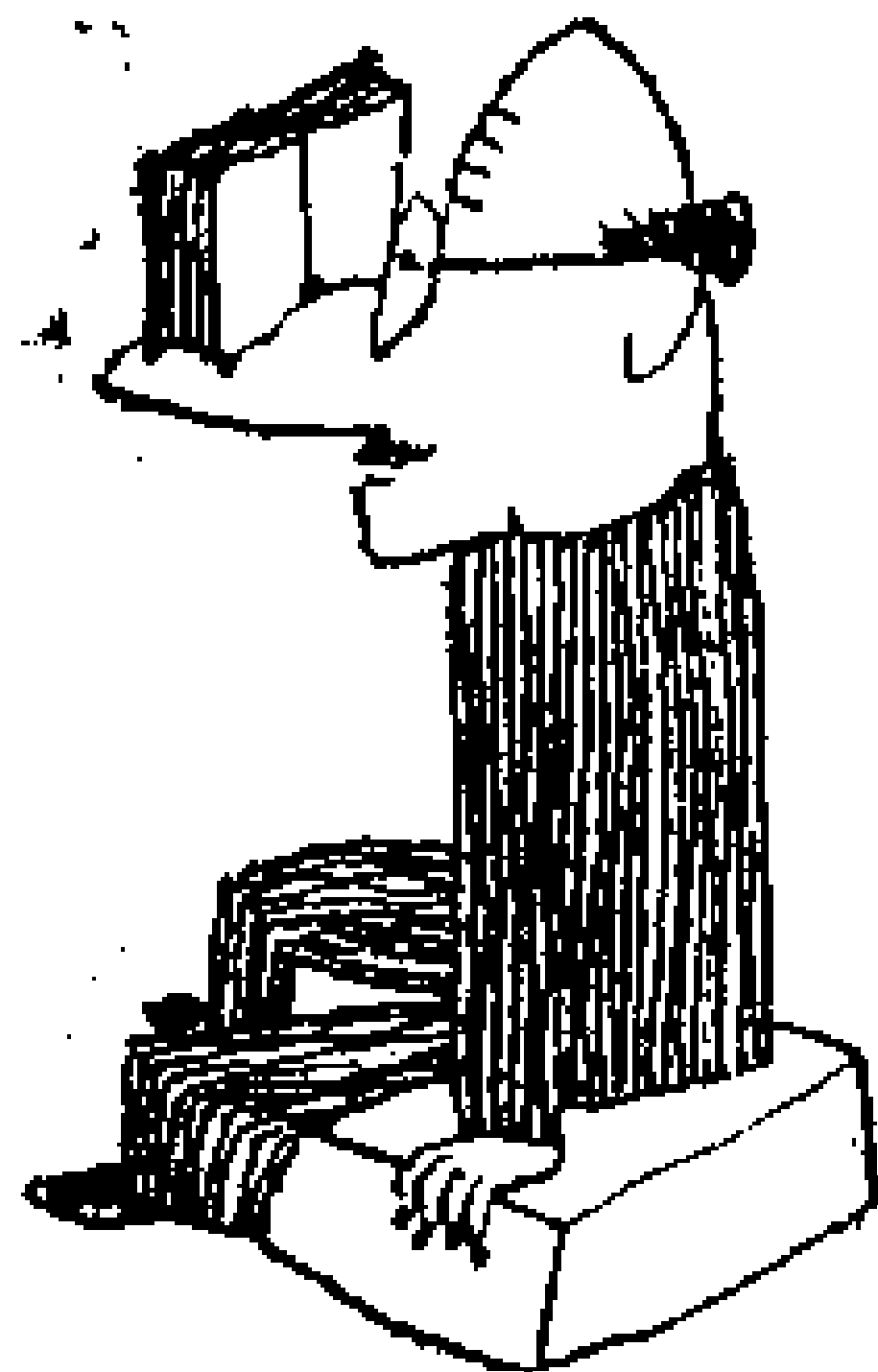
偏 见	174	商	180	教区长	185
高级教士	174	乌合之众	181	赎 罪	185
看 权	174	拉肢刑具	181	补 债	185
长老会教徒	174	激进主义	181	红皮肤	185
处 方	175	罐	181	多余的	185
现 在	175	铁 路	182	公民投票	186
中看的	175	摇摇欲坠的,		反 省	186
总统(之职)	175	无主见的	182	改 革	186
总 统	175	地 位	182	避难所	186
推荐者	175	赎 身	182	拒 绝	186
价 格	175	食 婪	182	宗 教	187
大主教	175	流 氓	182	圣物盒	187
监 狱	176	流氓行为	183	名 望	187
二等兵	176	鲁 莽	183	悞 还	187
象 鼻	176	有理性的	183	巧 辩	188
自动推进武器	176	响尾蛇	183	后 悔	188
证 词	176	剃 刀	183	复制品	188
校对员	177	读 物	183	记 者	188
财 产	177	现实主义	183	休 息	188
预 言	177	现 实	183	代 表	189
前 程	177	真正的	183	被上帝排斥	189
神助的	177	推 理	184	共和国	189
装正经的人	177	理 性	184	安魂弥撒	189
出 版	177	有理智的	184	居住的	189
推	177	反叛者	184	辞 去	189
皮浪怀疑主义	178	回 忆	184	果 断	190
王 后	179	和 解	184	体 面	190
鹅毛管笔	179	重新考虑	184	防毒面具	190
颠 抖	179	重新计算	184	缓 刑	190
治安法官团	179	娱 乐	184	光辉的	190
引证, 引述	180	新 兵	184	承担(责任)	190

责 任	191	毁灭	198	参议院	209
偿还	191	朗姆酒	198	连载小说	209
偿还者	191	谰 言	198	县警察局长	210
以牙还牙	191	俄罗斯人	199	塞 壬	210
报 应	191	安息日	200	诡 辩	210
起床号	192	圣 事	201	巫 术	210
《启示录》	192	神圣的	201	灵 魂	210
崇 敬	193	玩沙者	201	志异作家	211
革 命	193	圣 人	201	故 事	212
棍卜者	193	悔 淫	201	成 功	214
下流话	193	蝶 蛹	202	投 票	214
针 砭	193	石 棺	202	诋毁者	215
稀 粥	193	撒 旦	202	三段论法	215
富 有	194	厌 腻	203	气 精	216
财 富	194	讽刺作品	203	象征物	216
嘲 笑	194	森林之神；色		象征的	216
权 利	194	情狂	203	丁	218
正 直	196	箭 汁	208	尾 巴	218
鹤	195	格 言	204	拿	219
诗 匠	195	圣甲虫	205	说 话	219
暴 乱	196	放 血	205	关税率	219
礼拜式	196	君王的节杖	206	技术细节	219
仪式主义	196	短弯刀	206	沉 闷	219
路	196	剪贴簿	207	绝对戒酒者	219
抢劫犯	196	信手涂鸦者	208	电 话	220
传 奇	197	《圣经》	208	望远镜	220
绞 索	197	图 章	208	紧 握	220
演讲台；喙状		大拖网	209	接神论	220
舰首	197	自 尊	209	紧身衣裤	221
显颅党	197	自明的	209	坟 墓	221
垃 圾	198	自私的	209	酗 酒	221

乌 龟	222	宇宙神教教徒	230	机 智	237
树	224	文 雅	230	女 巫	237
审 判	224	惯用法	230	戏谑语	238
三位一体	225	怕老婆	231	女 人	238
史前穴居者	226	厨 师	232	蛆虫的佳肴	238
修 战	226	虚荣心	232	崇 拜	239
真 理	226	美 德	233	愤 怒	240
诚实的	226	漫 骂	233	X	241
托拉斯	226	造 孽	233	扬 基	242
火 鸡	227	华尔街	234	年	242
两 次	227	战 争	234	昨 天	242
铅 字	227	华盛顿人	235	牛 鞭	242
舌 端	227	脆 弱	235	青 年	242
无处不在	228	气 候	235	小 丑	244
丑 陋	228	婚 礼	236	桑给巴尔	244
最后通牒	228	狼 人	236	热 情	245
幸美国的	229	小 麦	237	天 顶	245
涂油礼	229	白(的)	237	宙 斯	246
理解力	229	寡 妇	237	按之字形前进	246
唯一神教徒	230	酒	237	动物学	246

附:

《当代魔鬼辞典(选译)》条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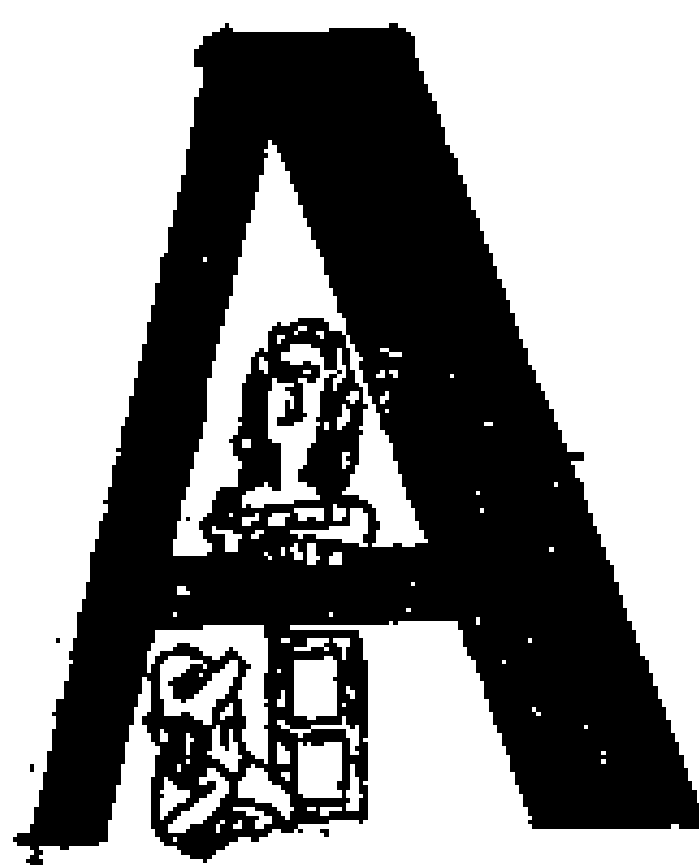


能力	249	代理人	250	贝雷帽	252
缺席	249	不可知论者	250	二头肌	252
缺席者	249	空气	251	夜总会	252
虐待	249	美国	251	黑海	252
口音	249	健忘	251	讨厌鬼	253
有责任	249	天使	251	俄罗斯蔬菜汤	253
会计	249	对手	251	勇敢	253
亚当	250	种族隔离政策	251	女侠相	253
崇拜	250	被捕	251	简短的	253
成人	250	任务	251	妓院	253
通奸	250	背地诅咒	252	丑角	253
逆镜	250	银行	252	缅甸人	253
广告	250	野蛮人	252	生意	253
忠告	250	床	252	半身雕像	254

骆驼	254	争论	257	守法的	262
癌症	254	医生	258	黑手党	262
粗心的	254	教育	258	求婚	263
现金	254	预算税	258	外国雇佣兵	263
牛	254	专家	258	斗士	263
支票	254	事实	258	百万富翁	263
小天使	254	家谱	259	情妇	263
学院	255	女性	259	穆罕默德	263
坦白	255	强制性退休	259	一夫一妻制	263
顾问	255	永远	259	伦理	263
辩论	255	宽恕	259	道德	263
法人	255	众叛亲离	259	承办丧葬者	264
公司	255	前面	259	国家安全	264
代价	255	暴徒	259	见解	264
伪币制造者	255	魅力	260	乐观主义者	264
批评	255	鬼脸	260	激情	264
好奇的	256	保证书	260	企鹅	265
好奇心	256	枪支管制	260	追求尽善尽美	
该死的	256	闹鬼的	260	者	265
约会	256	遗传的	260	虔诚的	265
放荡	256	传统, 遗产	260	怀孕的	265
债券	256	蜜月	260	强奸	265
谢绝	256	医院	261	现实主义者	265
被告	256	温床	261	残酷无情的	265
民主政体	257	我	261	推销员	266
民主	257	合并	261	野蛮人	266
诊断	257	无事的旁观者	261	奴役	266
辞典	257	本能	261	政治家	266
消化	257	亲昵行为	261	传票	266
外交家	257	职业	262	税收	266
失望	257	肾	262	电话	267

假期	267	处女	267	作家	268
花瓶	267	财富	267	圣诞节	268
肇事	267	妻子	268		
受害者	267	获胜	268		





屈辱 (abasement)

这是人们在财富或权势面前惯于表现的一种体面的心态。雇员对老板说话时尤其容易表现出这种心态。

鹿砦 (abatis)

这是堡垒前的垃圾，它阻止堡垒外面的垃圾侵害堡垒里面的垃圾。

退位 (abdication)

这是君主借以体会御座高温的一种行动。

可怜的伊莎贝拉早早退离了王位，
她死后西班牙人的舌头忙个不停。
责备她的人们实在是不明事理，
趁早远离滚烫的王位才是明智之举。
对历史她将不是什么深宫的哑谜，
不过是一粒烧焦的豌豆从锅中跳出而已。

——莫萨拉斯卡·杰普神父

腹部 (abdomen)

这是胃神的圣殿。所有真正的男人都膜拜胃神，向他奉献祭品。这种古老的信仰，在女人们中很难找到坚定的信徒。虽然她们有时候也三心二意、徒劳无功地在那祭坛旁转悠，但是，男人们对他们崇拜的唯一的神灵——胃神的真正的虔敬，她们一无所知。假若女人在世界的交易场中能无拘无束，她们不变成温和的草食类才怪哩！

能力 (ability)

这是一种使卑下的野心得以部分实现的自然装备，它使能人得以区别于死人。归根结底，能力一般都表现在一本正经之中。也许，这种引人注目的禀赋的确值得称道，但要真正做到一本正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变态 (abnormal)

不循规蹈矩就叫变态。就思想和行为而言，与众不同、不受他人左右便是变态，变态则意味着被人嫉恨。因此，词典编纂学家劝人们努力忘记自身，随波逐流，谁做到这一点，谁就会获得安宁，就可望走向死亡，实现下地狱的希望。

土著居民 (aborigines)

这是些没多大价值的人，被人们发现时他们正在拖累新发现的国家的土壤。不过，他们很快就不再拖累土地了，他们自己变成了肥料，使土地丰饶。

出其不意的 (abrupt)

指突然发生，无任何仪式，就象炮弹从天而降一样，就象枪声一响士兵们就一哄而散一样。

潜逃 (abscond)

用某种秘密的方式离开，通常是带着别人的财产走的。

春天在召唤！万物皆苏醒，

树生嫩叶时，管家卷财去。

——菲拉·欧姆

缺席 (absent)

“缺席”意味着特别容易被别人诋毁、中伤。缺席者除蒙受冤枉别无希望，他常会被别人取代，失去他份内的东西。

在世人眼里，心智是男人的定义，
谁在乎他戴什么面具，穿什么外衣？
女人可不一样，她的定义是她的肉体。
留下来吧，我亲爱的，千万不要离去，
别忘了古代先哲的遗训：
一个不在身边的女人是一个死去的女人。

——乔苟·蒂瑞

缺席者 (absentee)

这是一个远离他人、不用担心别人勒索他的劳动所得的老谋深算的人。

绝对的 (absolute)

自主的，不负责任的。在绝对的君主制下，君主可以随心所欲，只要刺客们高兴就行。时至今日，世界现存的绝对君主制不多了，大多数绝对君主制已被有限制的君主制取代了，在这种有限君主制下，君王为恶(当然也为善)的威力已被大大地削弱，还有些绝对君主制则变成了共和制，共和制是靠侥幸来治理国家的。

谬论 (absurdity)

与我的观点明显背逆的言论。

学苑 (academe)

古代的一种学校，开设的课程是道德和哲学。

学院 (academy)

一种现代的学校，教的是足球。

意外 (accident)

由于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的作用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事件。

同谋 (accomplice)

和别人一起犯罪的人，明知犯罪，仍当帮凶，就象律师一样，明知罪犯有罪，仍然为他辩护。对律师的这种看法至今还未得到律师们的认可，因为还没有谁向他们交纳认可费。

手风琴 (accordion)

一种宜于表达刺客的情感的乐器。

责任心 (accountability)

责任心是审慎之母。

“我是有责任心的，”

大臣说，“请记住这点。”

“好的，我一定记住，”国王说，

“因为这是你唯一的能耐。”

——约拉姆·塔特

指控 (accuse)

认定别人有罪或卑鄙好为自己开脱；通常是由于伤害了人家我们才这样做的。

无头无脑的 (acephalous)

象德·伊万韦斯所讲的那样，伊斯兰教徒的弯刀抹过十字军战士的脖子，这个战士对此毫无知觉，几个小时之后，他漫不经心地拉起前额的头发，才知道发生了不幸的事。（十字军是1096—1272年

间，欧洲基督教各国和伊斯兰教徒争夺圣地的远征军。——译者注)

成就 (achievement)

努力的终结和厌倦的开始。

承认 (acknowledge)

坦白。彼此间如实地承认缺点是对真理之爱赋予我们的最高职责。

熟人 (acquaintance)

就是这么一类人，我们和他们熟悉到可以向他们借钱，但是没有熟悉到可以借钱给他们。这种友谊，在对方贫贱时疏远，对方发达时亲密。

实际上 (actually)

也许，可能。

格言 (adage)

为脆弱的牙齿准备的剔掉骨头的智慧。

硬石 (adamant)

常常能在妇女的紧身胸衣下找到的一种矿石，它可溶入黄金的诱惑之中。

拥护者 (adherent)

尚未得到想要的全部东西的追随者。

政府 (administration)

这是政治中的一种巧妙的抽象，是用来抵挡由于总理或总统的过错而招致的拳打脚踢的。这是一个稻草人，各种骂名它都能担当。

舰队司令 (admiral)

这是军舰上说话的那个零件——至于思考嘛，那是船头的雕像的事儿。

赞赏 (admiration)

对别人与我们相似之处的委婉承认。

告诫 (Admonition)

温和的责备，就象用斧头劝诫一样。友好的警告。

崇拜 (adore)

满怀企求地敬慕。

忠告 (advice)

面值最小的硬币。

“那个男人太悲伤，”
汤姆说，“我真想帮他一个忙，
起码也给些好忠告。”
“孩子，你的为人我知道，”
吉姆说，“没啥比忠告更渺小，
因此你才肯帮这个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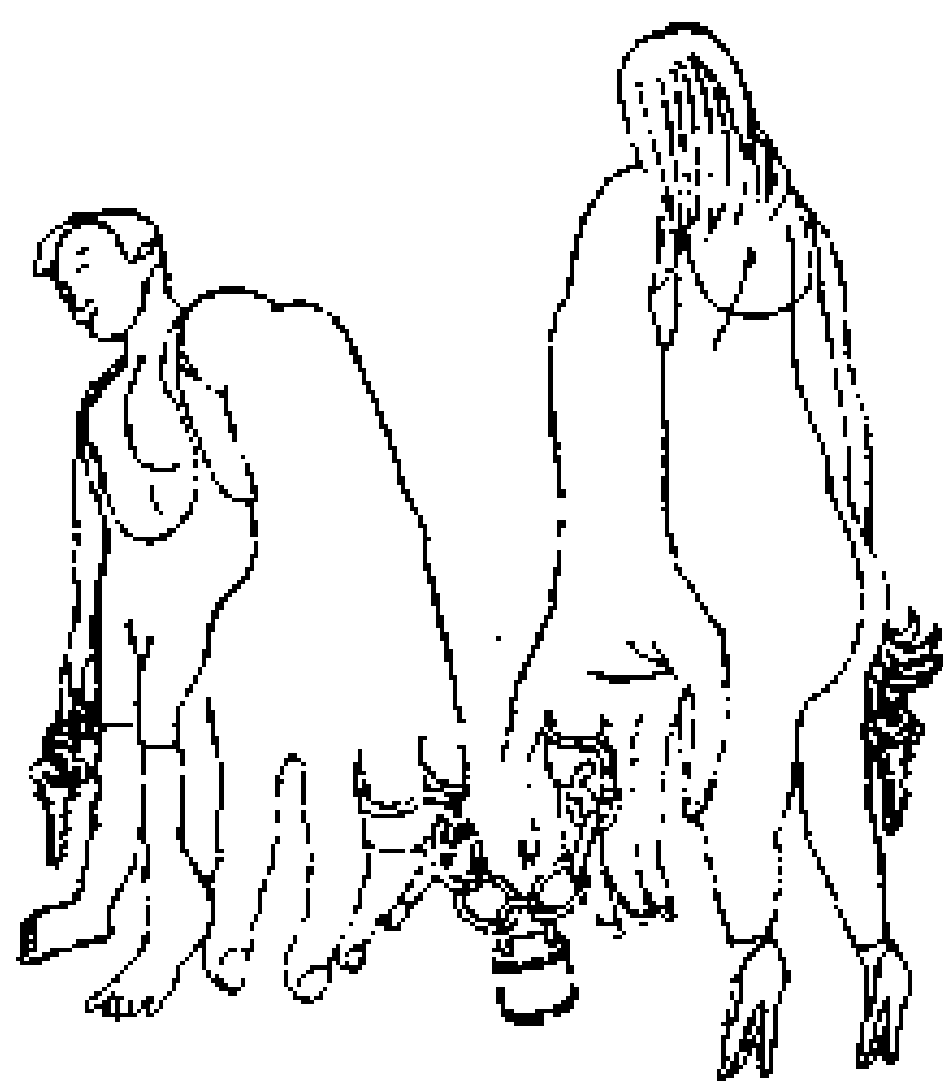
——叶贝尔·约柯蒂

订婚 (affianced)

为获得一个母夜叉而戴上脚镯。

痛苦 (affliction)

这是一个磨练灵魂使之能更好地
适应另一个更痛苦的世界的准备过
程。



非洲人 (African)

一个和我们一样投票的黑鬼。

老年 (age)

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我们清算那些自己仍然十分珍视的恶行，其方法是诅咒那些我们不再有胆量去干的坏事。

鼓动家 (agitator)

一种政治家，这种人专爱去摇邻居家的果树——以便把虫子从窝里赶出来。

目标 (aim)

这是我们用愿望去完成的任务。

“别愁眉苦脸的！

你的生活没有任何目标吗？”

她温柔地问道。

“目标？噢，我没有，亲爱的；

事实是——我早已开过枪了。”

——夏萨拉斯卡·杰普神父

空气 (air)

这是慷慨的上帝赐予穷人的营养佳品，它使穷人们白白胖胖。

总督 (alderman)

一个足智多谋的罪犯，他假装公开掠夺以掩盖其秘密行窃的真面目。

异己 (alien, 另有“外国人”之义)

处于见习期的美国元首。

真主安拉 (Allah)

伊斯兰教的最高神灵，与基督教、犹太教或其他教的神不是一码事。

我忠实地恪守真主的教义，
也曾为人类的罪愆哭泣。
有时我虔诚地跪在主的圣寺里，
双手交叉，静静地睡去。

——贾尼克尔·巴委

忠诚 (allegiance)

“忠诚”这玩意，我想，
是一个圆环，穿在臣服者鼻子上，
使鼻子不偏不倚地指向耶稣，
以嗅出上帝的芳香。

——夏萨拉斯卡·杰普神父

同盟 (alliance)

国际政治中的两贼联盟，这两贼都把手深深地插在对方的口袋里，因而无法单独去抢掠第三者。

短吻鳄 (alligator)

这是一种美洲鳄，比“旧世界”（美洲是后发现的大陆，称“新世界”以区别于其他大洲。——译者注）的鳄鱼在各方面都要优越。希罗多德（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历史学家，有“历史学之父”之称，——译者注）曾说印度河是唯一产鳄鱼的地方（只有一种鳄鱼不是产于印度河），但是后来鳄鱼好象都去了西方并和其他的河流一起长大了。由于短吻鳄背上有锯齿状突起，因此它又叫作锯齿鳄。

孤单的 (alone)

伴侣糟糕，于是感到孤单。

噢，燧石与火铳，
通过火星紧相联，
使人想起男和女，
他是金属，她是石头，
彼此爱慕，欲语还羞，
他们孤独，她们孤独。

——布里·费托

祭坛 (altar)

这是从前牧师剜出作为祭品的人或动物的内脏来占卜，煮他或它的肉来祭神的地方。现在这个词很少用了，偶尔用来指傻男蠢女以自己的自由与安宁来献祭的情形。

他们在祭坛前流连
投身入火甘受熬煎。
这样的献祭其实是徒然，
邪火烧过的祭品
对神灵值不了几个小钱。

双手善用的 (ambidextrous)

能用同样熟练的技巧扒窃左手边的口袋和右手边的口袋。

雄心 (ambition)

一种渴望活着被敌人诋毁、死后为友人讥笑的强烈欲望。

大赦 (amnesty)

国家对那些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惩办的罪人的宽恕。

施涂油礼 (anoint)

把油涂到国王或其他高官身上，本来他们已经够油够滑的了。

牧师们为王公贵族施涂油之礼，
猪猡于是圣油满身好领导人民。

——朱迪布拉斯

反感 (antipathy)

一种由朋友的朋友激起的情感。

警句 (aphorism)

预先消化过的智慧。

他那浸透酒精的松弛的大脑，
迫于某种病理的紧张，
从其所藏无几的回沟的深渊
挤出几滴警句和格言。

《疯狂的哲学家》，1697

道歉 (apologize)

为将来再次冒犯打下伏笔。

变节者 (apostate)

这是一种水蛭，它好不容易穿透一只乌龟的壳，结果发现乌龟
早已死去，于是它权衡利弊，决定去依附另一只活着的乌龟。

药剂师 (apothecary)

医生的帮凶，殡葬承办者的恩人，坟墓中蛆虫的供养者。

朱武大神向人类布施福佑，
神使墨丘里把它们装在一个瓶里，
这位骗子的朋友还偷偷装入疾病，
为的是使药剂师健康无比。
药剂师感恩戴德，笑口常开；

“我最毒的药剂应写上我主的英名。”

——夏萨拉斯卡·杰普神父

申诉 (appeal)

在法律方面，把骰子投入盒中准备下次再掷。

胃口 (appetite)

为了解决劳动问题，上帝深思熟虑地赋予的一种本能。

喝彩 (applause)

陈词滥调的回音。

四月愚人 (April Fool)

一个又增加了一个月的愚蠢的三月愚人。(April Fool 是西方人的一个节日，称“愚人节”。——译者注)

主教 (archbishop)

一个比主教更神圣一丁点的基督教高级牧师。

假如我是一个快乐的大主教，
每一个星期五我都要吃各种各样的鱼，
鲑鱼、比目鱼、沙丁鱼，数也数不清，
其他的日子则受用其他的美味。

——约和·雷姆

建筑师 (architect)

这个人一边为你设计房屋，一边设法扒你的钱包。

热情 (ardor)

这是盲目之爱的显著标志。

竞技场 (arena)

这是政治中一种想象的老鼠洞，政治家为破自己的纪录在其中折腾不休。

贵族 (aristocracy)

由最好的人组成的政府(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词已废弃不用了，这种类型的政府也是如此)。这类人戴的是长绒毛帽子，穿的是干净的衬衫——有受教育之罪和在银行存款的嫌疑。

甲冑 (armor)

这是一种供男人穿的衣服，制作它的裁缝是一位铁匠。

整饬 (arrayed)

井井有条地排列，就象反叛者被吊在灯柱上一样。

逮捕 (arrest)

正式拘留某个被指控为与众不同的人。

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了世界，因此在第七天他就被捕了。

——《未被公认的圣经》

砒霜 (arsenic)

女士们深深喜爱的一种化妆品，它反过来也重重地回报她们。

“要吃砒霜？好的，把你所有的砒霜都吞下吧。”他振振有词，表示同意，
“你自己把它吃下，宝贝，
这总比放进我的茶杯好些。”

——乔·哈克

艺术 (art)

这个词没有定义。天才的神父夏萨拉斯卡·杰普是这样说其起

源的。

某一天一个幽默的伙计——
 天知道出于什么动机——
 把rat(老鼠)一词稍做变动，
 得到了art(艺术)这么个新词，
 并说Art是一位神灵的名字，
 于是想入非非的牧师们一哄而上，
 (举行各种故弄玄虚的仪式，
 还把圣歌之类咏唱)
 他们在这只老鼠变的神灵的殿堂，
 把膜拜之火燃得旺而又旺，
 还按自己的意思编造神的规章，
 老百姓头晕眼花，无比惊奇，
 纷纷来参加这莫名其妙的典礼，
 去相信一些毫不理解的东西。
 于是他们饱受熏陶的心灵相信，
 把头发向左右梳齐，
 (艺术能做的就是这玩意)
 比起没有分岔的自然发型，
 的确优雅几分，美丽许多。
 于是他们向老鼠的化身献上美酒佳肴，
 为了使牧师们能够酒醉饭饱，
 他们不惜把身上的衣裳卖掉。

笨拙 (artlessness)

这是妇女经过长期学习并在其崇拜者身上严厉实践才获得的一种迷人的品德，她的崇拜者往往乐于把它和自己的小孩的天真稚拙相提并论。

谄媚 (asperse)

满怀恶意地把自己想做却没有机会去做的种种恶行加于他人身上。

驴子 (ass)

一种嗓音优美却无辨音能力的大众歌唱家。这畜生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文学、艺术和宗教中都受到广泛的称颂。没有哪种兽类能象这个高贵的家伙那样占据人类的思维，激发人类的想象。甚至有人在想它是不是一个神灵。就我们所知，古代意大利的爱屈斯肯人崇拜它，如果麦克罗比斯没错的话，丘巴西安人也崇拜它。被允许和人类的灵魂一起进入伊斯兰教的乐园的动物有两种，其中之一就是驴子。假如把有关驴子的各种文献荟萃在一起，那可是一个所藏甚丰、蔚为大观的文库，足以和“莎士比亚文库”和“《圣经》文库”媲美。总的来说，所有的文学可以说都是与驴子有关，或者是驴子一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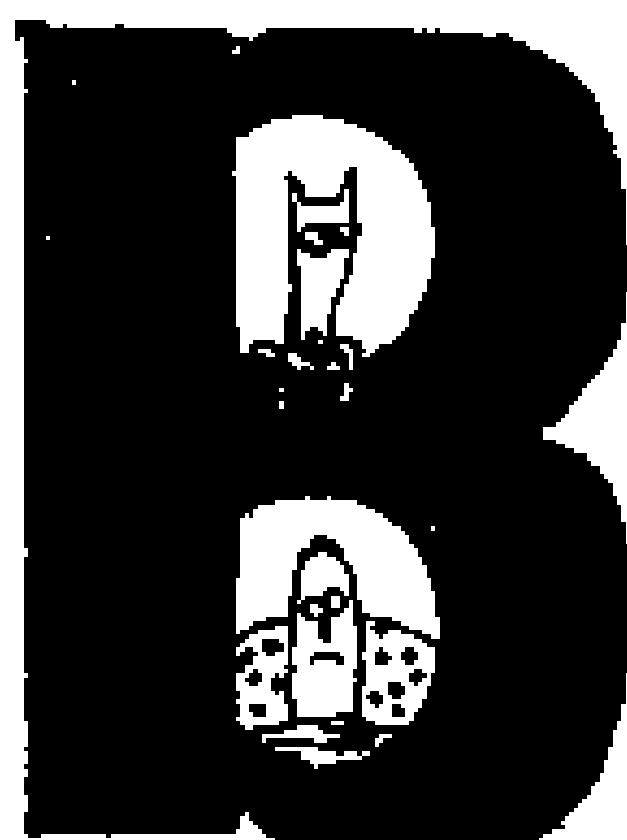
“你好，神圣的驴子！”天使们齐声歌唱，
你是非理性之君，不和谐之王！
造物主的伟大同事，快让你的荣耀闪烁，
上帝造就其他的一切，而骡子是你的杰作！”
——夏萨拉斯卡·杰普神父

拍卖商 (auctioneer)

这种人敲着锤子宣告他用舌头扒了别人的钱包。

澳大利亚 (Australia)

位于南部海洋中的一个国家。关于这个国家是一块大陆还是一个岛屿，地理学家们进行了一场很不幸的争论，其结果是导致这个国家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严重迟缓。



婴儿 (baby)

一种畸型的生物，它没有年龄和性特征，也没有任何情感，它主要因能在别人心中激起同情或厌恶的狂风暴雨而著称。

酒神 (Bacchus)

这是古人为了给醉酒提供借口而随口编造出来的神。

背部 (back)

这是你的朋友的身体的一部分，专供你处在不幸之中时注视的。

诱饵 (bait)

使钓钩变得味美可口的东西。最好的诱饵是美色。

洗礼 (baptism)

这是一种效果卓著的神圣仪式，没有接受过洗礼的人，即使侥幸进入天堂，也永远得不到幸福。这种仪式是用水进行的，方法有两种——让受礼者浸入圣水中，或者把圣水洒在他(或她)的头上。

浸入式的洗礼是否比
洒水式洗礼更加优越
让那些受过浸礼的人们
和被洒过圣水的人们
依据“钦定圣经”来决定
通过比较他们所得的疟疾决定

——夏萨拉斯卡·杰普神父

气压计 (barometer)

一种用以显示我们处在什么气候的精巧仪器。

兵营 (barrack)

士兵们居住的一种房子，他们享用房子的某一部分，他们的职责却要求他们摧毁房子的其他部分。

蛇怪 (basilisk)

传说中的一种从公鸡的蛋中孵出的毒蛇。这种蛇的眼睛是极其恶毒的，看人一眼就能致人于死地。很多背信弃义者都否认这种蛇的存在，但是桑普瑞诺·奥雷托尔曾看见并把玩过这样一条蛇，它曾盯视过朱比特所爱的贵妇，因此作为处罚，它被雷电烧瞎了双眼。后来天后朱诺又恢复了它的视力并把它藏在一个山洞里。古人最能证明其存在的恐怕要数蛇怪，不过今天的公鸡已停止下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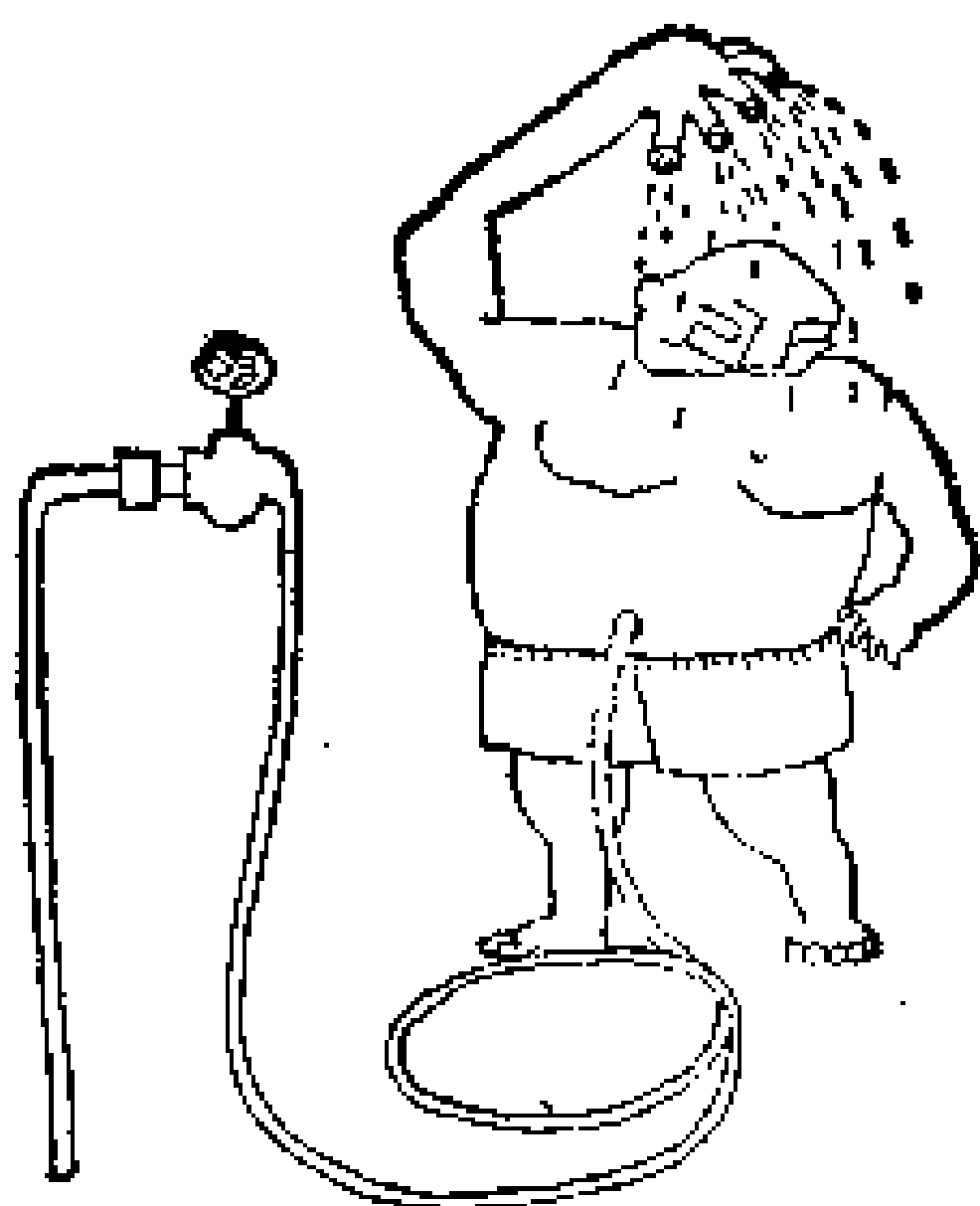
笞鞭刑 (bastinado)

毫不费力地在木头上走的行动。(笞鞭刑是东方一种打脚心的刑罚。
——译者注)

沐浴 (bath)

一种用来替代宗教崇拜的神秘仪式，它到底有什么精神效用，至今没有定论。

那个洗蒸汽浴的男人，
躯体被烫得通红发亮，
他失去了身上所有的皮肤，
却以为娶了“清淨”做新娘，
他想不到充满污垢的水蒸汽，
恰好以他的两肺为集散地。



战斗 (battle)

一种解政治疙瘩的方法，用舌头
解不开，那就不用牙齿咬吧！

胡须 (beard)

那些理直气壮骂中国人剃光头的荒唐习惯的人们剃掉的毛发。

美貌 (beauty)

妇女迷住情人、吓死丈夫的力量。

交友 (befriend)

结识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乞讨 (beg)

要求得到某种东西，其谄愿程度是由得到它的把握的大小来决定的。

爸爸，那是谁呀？

孩子，那是一个乞丐。
他形容憔悴，性情古怪，毫不友善——
你瞧他从牢房看外面的眼光多么野蛮！
乞丐公民的一切都是那么糟糕。

爸爸，为什么他们把他关在那里？

因为他听从他的
肚皮的唆使，竟敢冒犯法律。

• 他的肚皮？

噢，是的，孩子，他饿了——毫无疑问，挨饿是没有什么欢乐可言的。他已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他喊个不停的除了“面包！”还是“面包！”

为什么不吃馅饼呢？

他连穿的衣服都没几件，
更不用说卖掉什么去买东西吃了，
而乞讨是违法的——再说也不体面。

为什么他不去工作呢？

他本来是可以工作的，
可是人们都冲着他说：“走开！”
国家也同样对他吼叫：“滚蛋！”
我说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只不过想告诉你，
他的报复其实是小得可怜的，
复仇，说得再好，也是野蛮人的行为。
就为那么一点琐碎事——

请告诉我那家伙做了什么？

他偷了两块面包充饥，
他饿得肚皮贴着背脊。

就这些吗，亲爱的爸爸？

是的，就这些，

他们把他关进牢里，他们还会再次关他，

牢房里比我们想象的好得多，

那里有——

有面包给穷人，对吗，亲爱的爸爸？

唔——那里有烤得黄黄的面包片。

——艾特卡·密普

乞丐 (beggar)

一种依赖朋友们的接济度日的人。

举止 (behavior)

行为。决定一个人的行为的，不是道德准则，而是一个人所受的熏陶与教养。

捐助人 (benefactor)

大量采买忘恩负义行为的人，尽管买得多，却并没有因此把单价压低。

贝瑞尼斯的头发 (Berenice's Hair)

一个星座的名称，因纪念为救丈夫牺牲自己的头发的贝瑞尼斯女士而得名。

为了使心爱的丈夫能保全性命，

一位古代的夫人不惜把秀发舍弃。

男人们为了纪念她的美德，

给一个星座安上了她的美名。

可惜我们现代的妇人，

为了她们的头发宁愿把丈夫舍弃，
因此不再有哪个星座以她们命名。
这样的妇人太多，天上的星星不够。

——夏萨拉斯卡·杰普神父

重婚 (bigamy)

一种有趣的错误，未来的智慧会给重婚者一种严厉惩罚——第三次结婚。

老顽固 (bigot)

某个人固执地坚持你所不喜欢的某种观点，那他就是一个老顽固。

下流话 (billingsgate)

对手对你的一切痛骂与抨击都是下流话。

出生 (birth)

所有的灾难中最早出现、最为不幸的灾难。关于出生的情形，说法多种多样。卡斯托耳和波鲁夫斯是从蛋中孵出的。帕拉斯则是从头颅里分娩的。伽拉忒亚曾经是一块石头。十世纪的佩雷西里斯则声称他生自牧师洒过圣水的一片土地。阿里马克索斯据传生自雷电在地上凿出的一个孔穴。劳柯美东则是埃特纳火山之子。而我亲眼看见一个人从酒窖里出世。



恶棍 (blackguard)

一个颠倒的绅士。这种人的优点本来是很显著的，就象市场上作样品的一箱草莓一样——好的在上面，坏的在下面——可惜出了差错，别人从另一面把箱子打开了。

无韵诗 (blank-verse)

这是一种不押韵的抑扬格五音步诗体——英语诗歌中最难写好的一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其他任何类型的诗都写不好的人，最喜欢写这种诗。

保人 (bondsman)

这是一个有家财的傻瓜，他竟愿去为某人委托给第三者的财产负责。

奥尔良的摄政王菲利普想委任他最喜欢的贵族之一担任要职，由于此公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家伙，因此摄政王就问他能给什么保证。他回答道：“我不需任何保人，我可以用我的荣誉作保。”“那能值几个钱呢？”摄政王问道。“阁下，黄金有多值钱，它就有多值钱。”

厌物 (bore)

所谓“厌物”，是这么一种讨厌的家伙，你希望他乖乖听着，他却在唠叨不休。

植物学 (botany)

这是一门关于蔬菜的科学——既研究那些好吃的蔬菜，也研究那些不好吃的。它主要研究的是这些蔬菜的花朵，它们造型笨拙，色彩毫不艺术，气味则叫人直想吐。

边界 (boundary)

这是一个政治地理学名词，指的是两国之间的一种假想分界线，它把一个国家的假想的权力同另一个国家的假想的权力分隔开来。

慷慨 (bounty)

一个极其富有的人允许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尽己所能得到一切的大方行为。

据说一只燕子一年要吞食几百万只虫子，我看这是造物主对他创造的生灵无比慷慨的证明。

头脑 (brain)

这是一种我们用以想象我们在思想的仪器，它使甘愿是某种东西的人与希望做某件事情的人区别开来。一个很富有的人，或者一个官运亨通、连升数级的人，往往是一个因大脑太发达而使邻居们无地自容、无以聊生的人。在我们文明社会的共和制政体下，人们对大脑是赋予殊荣的，它不必领受办公室的各种操劳。



白兰地 (brand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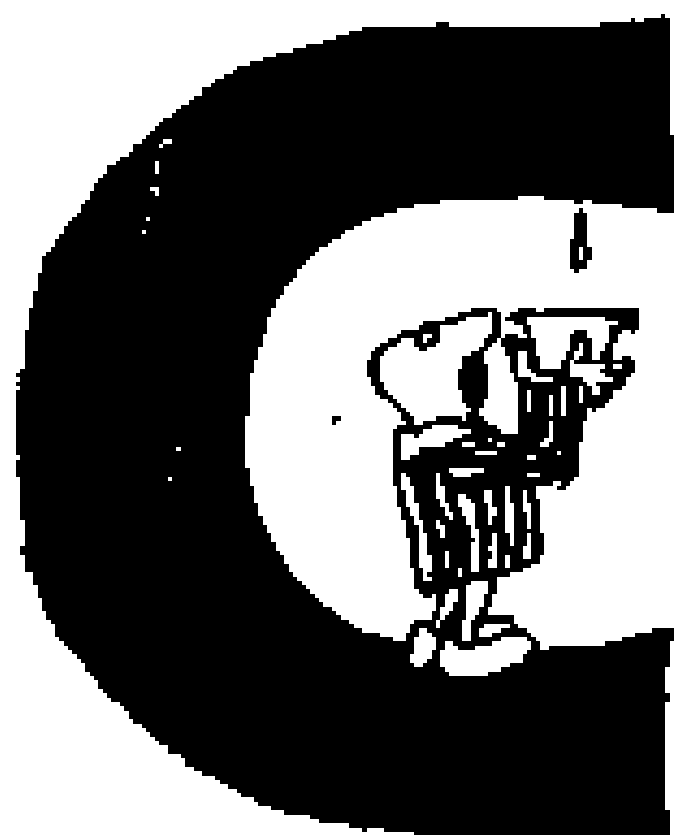
这是一种兴奋剂，它由一份雷电、一份悔恨、两份血腥谋杀、一份坟墓与地狱和四份澄澈的魔鬼构成。理想剂量：每时每刻都把脑袋灌满。约翰逊博士曾说过，白兰地是英雄们的饮料，只有英雄才敢冒险喝他个痛快。

新娘 (bride)

一个把美好前程抛诸身后的女人。

野兽 (brute)

参见“丈夫”一词。



麦加黑石 (Caaba)

这是由天使长迦百利赐给亚伯拉罕（犹太人的始祖。——译者注）的一块大石头，现珍存在麦加。也许当年亚伯拉罕向天使长祈求的是面包。

甘蓝 (cabbage)

一种大家熟悉的蔬菜，它和人的脑袋大小相近，聪明程度也相差无几。

甘蓝(cabbage)这个名字取自卡巴丘斯(cabagius)王子，他一登上王位就发布命令成立帝国最高政务会，其成员包括前任内阁成员和皇家植物园里的甘蓝。每当他的治国措施失败，他就会严令昭示天下：帝国最高政务会的几个成员已被斩首示众。于是怨言不断的子民们受到抚慰，又变得心平气和了。

灾难 (calamity)

这东西最能准确无误地提醒我们：我们此生的事情不是我们自己能安排得了的。灾难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我们自己的倒霉，另一种是别人的走运。

硬心肠的 (callous)

内心坚强，能忍受正在折磨另一个人的种种痛苦与不幸。

当季诺(古希腊哲学家，斯多噶学派创始人。——译者注)得知他的敌手之一离开了人世时，他的学生们发现他无限悲恸：“不可思议！”他的学生之一说道，“难道你为一个敌手的死而哭泣？”“是的，是这样。”伟大的斯多噶季诺回答说：“不过，你会看到我为一个朋友的死而微笑的。”

诽谤者 (calumnus)

造谣学院的一名毕业生。

骆驼 (camel)

这是娱乐性行业中一种很有价值的四脚兽。骆驼分为两类——一类是合乎体统的，另一类是不成体统的。为赚大钱用于展览的骆驼总是属于后一类。

食人生番 (cannibal)

这是一种旧派的美食家，他保持着朴素的口味，坚持猪肉广为人吃之前的自然食谱。

大炮 (cannon)

一种用以校正国家边界的仪器。

牧师的法衣 (canonicals)

天庭的弄臣们所穿的一种小丑的花衣。

首都 (capital)

统而不治的政府的所在地。它为无政府主义者提供火、锅、美餐、桌子和刀叉，食物中由他们自己贡献的只是饭前的耻辱。

食肉的 (carnivorous)

嗜好残酷地吞食胆小的草食动物及其后代。

笛卡尔的 (Cartesian)

与著名的哲学家笛卡尔有关的。笛卡尔曾写下“我思故我在”的名言——他很高兴地以为他用这句话证明了人类存在的现实。不过，这句格言最好是改成：“我想我在思考，我思故我在”，这是确证人类存在的一条捷径，能和任何哲学家的论证媲美。

猫 (cat)

这是造物主提供的一种柔韧、不可摧毁的自动装置，专供你在家庭生活不愉快时踢来踢去解气的。

吹毛求疵者 (caviler)

批评我们的作品的评论家。

公墓 (cemetery)

这是城市与世隔绝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吊丧者竞相说谎，诗人们带着某种目的写诗，石匠们劳作好挣一笔赌资，这种“奥林匹克赛”成果丰硕，有墓志铭为证：

他的美德太引人注目，他的敌人没法忽略，只好否定它们。而对他那些生活放荡的朋友，这些美德无异于一种训斥，因此，他们把它们说成是恶行。他的家人分完了他的美德，然后在这里纪念他的英名。

马人 (Centaur)

马人（希腊神话中的人首马身种族，又称肯陶罗斯人。——译者注）是一个生活在劳动分化之前时代的种族，他们最好地体现了一句原始的经济格言：“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马。”马人中最杰出的是喀戎（希腊神话人物。——译者注），是他把马的智慧与美德和人的敏

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刻耳柏罗斯 (Cerberus)

这是哈德斯(希腊神话中的地狱——译者注)的看门狗的名称。它的职责是守好地狱的入口，以防来路不明的人或物蒙混过关。每一个人或迟或早都必然从地狱之门走过，没有谁能毫无惧色地向那大门走去。据说刻耳柏罗斯长有三个头，而有些诗人则相信它有一百个头。以其对希腊的精深研究而闻名的格雷比尔教授则平均了一下各种估算，推断刻耳柏罗斯有二十个头，格雷比尔教授的广博学识使他的推断显得很有分量——假如格雷比尔教授对狗和算术稍有所知的话，那他的结论一定是无可辩驳的。

幼年 (childhood)

这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介于婴儿的无知与青年的愚蠢之间，离中年的罪孽有两步距离，离老年的悔恨则有三步之遥。

基督徒 (Christian)

这种人相信：《新约》是一本用神圣灵感写成的书，最适合邻居的精神需要。这种人遵从基督的教导，只要它们不与自己的犯罪生活矛盾就行了。

我梦见自己站在山顶之上，
俯瞰一群虔诚的人四处徜徉，
他们穿着安息日得体的服装，
神一般的脸上带着淡淡的忧伤，
教堂所有的钟这时发出庄严的轰鸣——
象火警一样把罪孽中的人们惊醒。
我入神地把那神圣的人群凝望，
我看见一个男人宁静的脸庞，
他瘦高的身上穿着素白的长袍，
眼睛里闪烁着忧伤的灵光。

“愿上帝保佑你，伙计，”
我大声对他说道，
“看样子你是来自远方，
但愿你也是我主基督的信徒，
和其他的好人们一样。”
他抬起双眼把我仰望，
严厉的目光象火一样射到我脸上，
他用轻蔑的口吻对我说：
“什么！你说我是基督徒？
不，根本不是！我是耶稣基督。”

——夏萨拉斯卡·杰普神父

马戏团 (circus)

这是老马、小马和大象被允许观看男人、女人和孩子扮演傻瓜的地方。

千里眼 (clairvoyant)

这是一种有超常视力的人，通常是一个女人，她能看清她的保护人看不见的东西——那就是，他是一个傻瓜。

单簧管 (clarionet)

这是一种由一个在耳朵里塞了棉花的人操作的刑具。

牧师 (clergyman)

这种人为我们安排天国的事务，为的是使他自己过好世俗的生活。

钟 (clock)

这是一种对人类极有道德价值的机器，它告诉他们说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犯不着为未来担忧。

某一天一个很忙的人抱怨：

“我没有时间，就是没有时间。”

他的朋友——一个懒虫很惊奇，

“这是哪门子理？”

时间有的是，怎么也用不尽，

我们每时每刻和时间在一起，

犯不着为它操空心。”

——普吉尔·克罗夫

吝啬的 (close-fisted)

过分地渴望占有很多有功之人想得到的东西。

“苏格兰人是吝啬鬼！”约翰逊

训斥节俭的麦克弗逊，

“我这个人不一样——每时每刻

愿和有功之人分秋色。”

吉米说：“老兄此话有道理，

从来吹牛不纳税。

你缺什么别人有，

任何人对你是功臣。”

——安尼塔·M·勃伯

修道院士 (coenobite)

一种关门闭户冥想邪恶之罪的男人，他用一种可怕的兄弟之情使罪孽常新。

舒适 (comfort)

一想到邻居坐卧不安就无比兴奋的心情。

赞扬 (commendation)

对别人的成就的称赞，这种成就可以和我们的相似，但不能和我们的匹敌。

商业 (commerce)

财富的一种转移过程——甲从乙那里抢走丙的财物，作为补偿，乙又从丁口袋里扒走属于戊的钱包。

联邦 (commonwealth)

这是一种由数不清的政治寄生虫操纵的管理体制，从逻辑上讲它很有活力，事实上它往往无所事事。



妥协 (compromise)

一种对利害冲突的调整。它使对立的各方都觉得自己得到了本不该得到的权益，除了恰恰是他们份内的东西外什么都没有失去。

强迫 (compulsion)

强权雄辩的方法。

哀悼 (condole)

告诉别人：显示同情比丧失亲人更为不幸。

密友 (confidant)

是这样一种人，甲把乙的隐私告诉他，他又把它们告诉了丁。

祝贺 (congratulation)

一种有礼貌的嫉妒。

国会 (congress)

它由一群男人组成，他们聚在一起的目的是废除法律。

行家 (connoisseur)

这是一种专家，他对某事物了如指掌，而对其他事物却一无所知。

在一次火车撞车事故中，有个老酒鬼被撞得奄奄一息，人们为了救活他往他嘴里倒了一点酒。他品着酒，喃喃地说：“波以拉克酒，1873年产。”说完，他就死了。

保守派 (conservative)

一种陶醉于现存罪恶之中的政治家，他和自由派的区别是，自由派希望用另一些罪恶取代现存的罪恶。

慰藉 (consolation)

得知某个更好的人比你更不幸，于是你感到了慰藉。

领事 (consul)

在美国政治中，指的是这样一种人：他无力得到人民的拥护而在国内任职，因此政府只好给他一个职位，前提条件是他离开美国。

协商 (consult)

征求别人的同意，其实自己早已做了决定。

轻蔑 (contempt)

这是谨慎的人面对过于强大、没法与之对抗的敌人时表现出的一种情感。

辩论 (controversy)

这是用唾沫和墨水代替杀伤力巨大的炮弹和毫无体恤之心的刺

刀的一场战斗。

男女老少都参加辩论，
用敏捷的舌头进行一场无血的战斗——
你的对手千方百计自我折磨，
他盛气凌人结果弄得自己筋疲力尽，
就象一条被钉在地上的蛇，
用自己的毒牙猛咬致命的伤口。
你问我这样的奇迹怎样产生？
告诉你吧，同意对手的各种观点，
用嘲笑诱使他自相矛盾，
他在愤怒中会把自己的观点一扫而尽。
然后你要装得谦逊一点，
最好是文质彬彬向他逼近，
每一次阐述自己的观点都说：
“正如您的精辟论述一样，”
或者说：“您说得对，我无法辩驳，”
也可说：“其实，我的浅见不过如此，
您已经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论证。”
诸如此类都行，此外不必多言，
让对手去好自为之得了，
相信我的话好了，他一定会不负尊望，
反过来证明你的观点是多么公正、睿智。

——康摩·艾培尔·布伦恩

修女院 (convent)

这是专供希望有闲暇沉思懒惰之恶的女人们隐居的地方。

对话 (conversation)

展览各种琐屑精神商品的市场，每一个参展的人一边观看别人的货色，一边盘算怎样摆自己的坛坛罐罐。

加冕 (coronation)

把神圣王权的各种外在标志授给一个君王的仪式，仪式完后，这些标志就会被炸弹轰到天上。

下士 (corporal)

这是一个军衔最低的男人。

横扫大地的战争象风暴一样，
我们的下士英勇地倒在地上。
荣誉之神从天上俯视下面的喧嚣，
说：“幸好他下跌的位置没有多高。”

——吉亚柯摩·史密斯

法人 (corporation)

这是一种巧妙的设置，个人可利用它获利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海盗 (corsair)

大海上的政治家。

法庭的傻瓜 (court foo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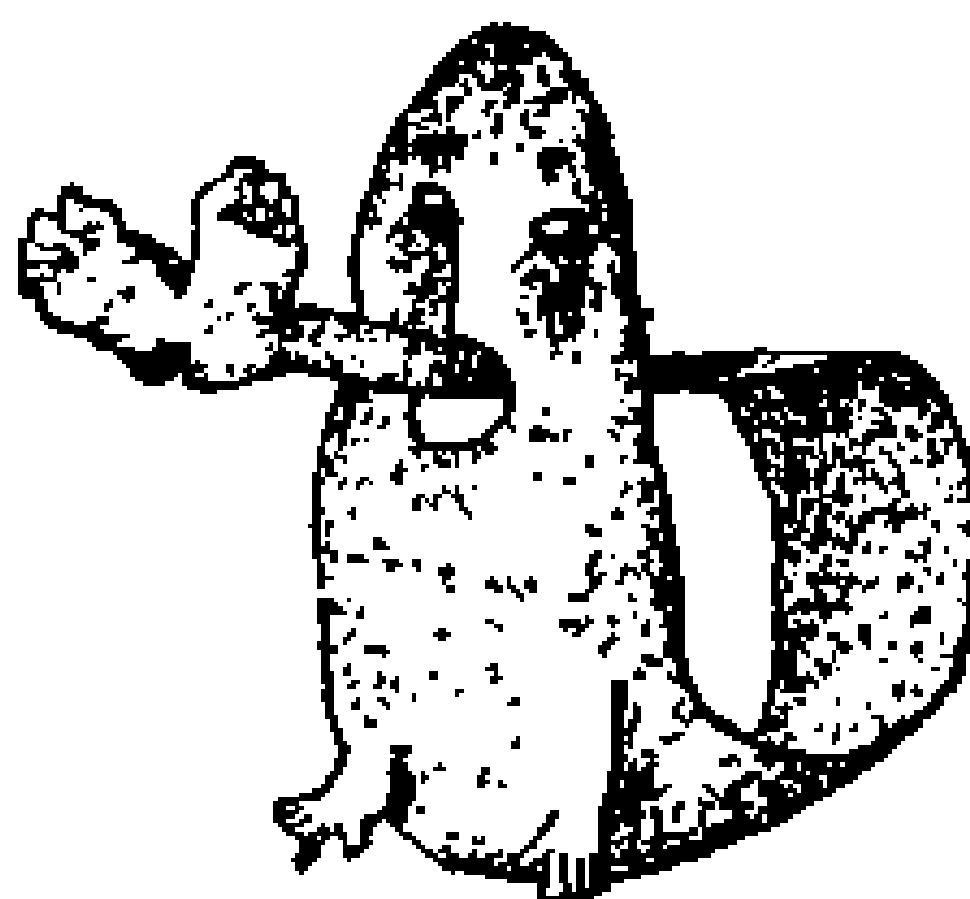
原告。

懦夫 (coward)

在危难之际用双脚思索的人。

技巧 (craft)

傻子用以取代头脑的东西。



小龙虾 (crayfish)

一种硬壳水生动物，极象龙虾，不过比龙虾易于消化。

我认为这种小龙虾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和象征人类的智慧。这种虾不论去哪里都是倒退着走的，因此它只能够向后看，只能看见过去了的危险。人类的智慧也是如此，它并不能使他避免阻碍他前进的种种愚行，只是在事过之后才使他明白做了什么傻事。

——詹姆斯·马瑞瓦尔爵士

债主 (creditor)

野蛮部落中的一个成员，他住在经济海峡之外，时刻都在担心别的野蛮人会给他猝然一击，然后弃他而去。

批评家 (critic)

一种自称难以被人喜欢的人，因为谁都不能取悦于他。

在约旦河的那边，
有一片纯静的福地，
穿白袍的圣人们列队站立，
把批评家投来的污泥投回原地。

批评家又把污泥踢到半空，
他的皮袄染上污黑的颜色。
自己投出的石头砸在自己脚上，
批评家自作自受好不悲伤。

——奥林·古夫

十字架 (cross)

这是一种古老的宗教象征物，人们错误地认为它起源于基督教历史上最为神圣的事情，其实在那以前几千年它就存在了。有很多人相信它起源于古老的男性生殖器崇拜，有些人甚至追溯到我们所知甚少的原始部落的种种仪式上去了。今天我们用白色的十字架象征贞洁，用红色的十字架表示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并布施仁爱。心中想着贞洁的白十字，戛萨拉斯卡·杰普神父拨动竖琴，唱出下面

的歌：

“要作好人，要作好人！”
信女们在进行神圣的合唱，
为了劝阻我们犯罪，
她们展示了各种各样的魅力。

她们举止优雅，青春焕发，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没有谁
看见她们姣好的面庞
飘荡白色十字的旗帜？

有什么必要喋喋不休，
用陈词滥调教我们行为检点？
有一个拯救人的更简单的方法。
（当然，先要弄清，他是否值得拯救？）

宝贝们，那就是，
当他真的沉湎于邪念，
视神圣的法律如草芥，
真的想犯罪——别让他这样。

奸诈 (cunning)

这是一种能力，它把懦弱的动物或人与强悍的动物或人区分开来。拥有这种能力的人能得到无限的精神满足，同时也必然遭受巨大的肉体痛苦。难怪一句意大利谚语这样说：“皮货商要的狐狸皮比驴子皮多得多。”

丘比特 (Cupid)

就是所谓的爱神。这个因野蛮的狂想而问世的杂种，无疑使神话因众神的罪孽而变得痛苦沉重。在所有丑恶、不合时宜的产儿中，

他是最无理性、最唐突无礼的。竟然用一个性征不全的孩儿来象征性爱，把情欲的火烧火燎比作小小的箭伤——竟然把这么一个矮胖的侏儒引入艺术以体现人类最微妙的情感，这样的做法告诉我们——那个使这个小侏儒问世并把他放在后人的门口的时代，和这么一个小侏儒倒是挺般配的。

好奇心 (curio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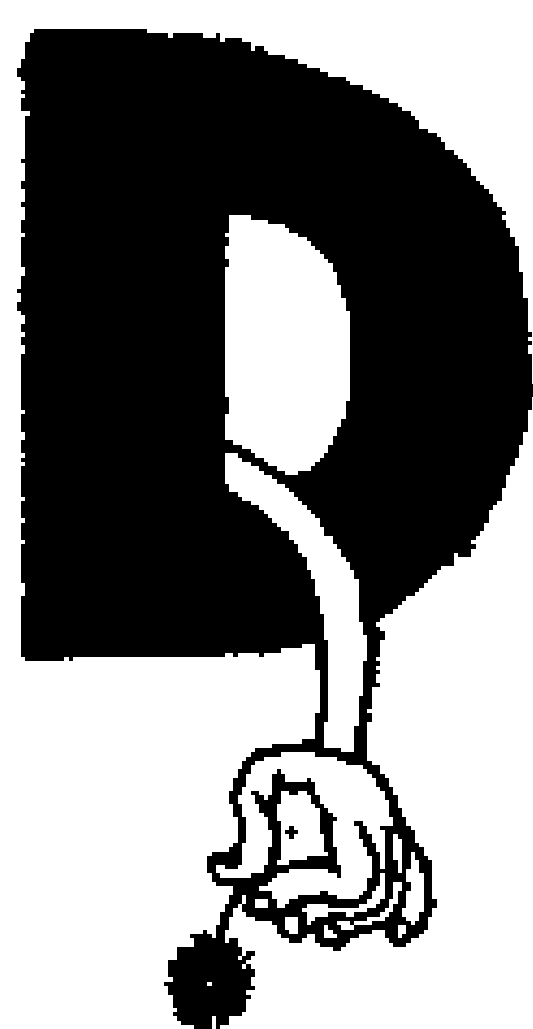
这是女人心中的一种讨厌的品质。想知道一个女人是否可憎地富于好奇心，这是男人心中最热烈、最难以满足的激情之一。

诅咒 (curse)

用言辞作大棒有力地痛打别人，这在文学尤其是戏剧中较常见，往往能给挨打者以致命的一击。不过，动辄诅咒是有风险的，不利于稳定人寿保险率。

玩世不恭者 (cynic)

这是一种恶棍，他眼睛有毛病，看见的是事物本来的面目，而不是它们应该表现出的样子。难怪塞西亚人（塞西亚，黑海与里海之间一古地名。——译者注）有挖出玩世不恭者的眼珠以改善他的视力的风俗。



跳舞 (dance)

按照叽叽嘎嘎的音乐跳来跳去，搂着邻居的妻子或女儿跳更好。舞蹈有很多种，不过那些要求男女两性同时参加的所有舞蹈，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它们显然都是纯洁的；二是邪恶的人们都热爱它们。



危险 (danger)

危险是一头凶猛的野兽，
它睡着时人类把它嘲笑，

一旦它苏醒并站起，
人类就会抱头逃窜，溜之大吉。

勇敢 (daring)

男人处在安全中时表现的最显著的品德之一。

黎明 (dawn)

有理性的人们上床睡觉的时间。有些老人喜欢在这个时候起床，他们先冲一个凉水澡，然后空着肚子走很远的路，要不就是上下左右折腾，使皮肉受苦。事后他们会自豪地宣称，正是诸如此类的活动使他们身强力壮，延年益寿。其实，他们那么活蹦乱跳，能活上一大把年纪，并不是由于他们那些自我折磨的习惯。我们之所以看到从事诸如此类活动的人个个都很健壮，是因为另一些曾这样自我折磨的人都死掉了。

一天 (day)

一段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大部分都是浪费了的。这段时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白天，另一部分是黑夜(或者说不恰当的白天)；前者耗费在做生意的罪孽之中，后者则在其他的罪孽中虚度了，这两种社会活动是相互交迭的。

死亡的 (dead)

做完了呼吸的苦役，
摆脱了世间的干系，
疯狂地奔跑终点，
发现那金光闪闪的目的地
不过是一个洞穴而已！

纵欲者 (debauchee)

这种人过于狂热地追逐欢乐，不幸的是他跑得更快，把欢乐抛到了身后。

债务 (debt)

奴隶主的皮鞭和铁链的巧妙替代物。

鱼缸里的一条小鳊鱼，
游来游去想找一条出路，
它嘴巴撞着囚禁它的玻璃，
却看不见鼻子前面的牢笼。
可怜的负债人就象鳊鱼一样，
他看不见有什么把他锁住，
可总感到束手束脚不自在。
一想到债务他就黯然神伤，
绞尽脑汁想把它逃避，
却发现债务最终没法还清。

(基督教)十诫 (Decalogue)

一系列的戒律，共有十条——刚好够你明智地选择和遵守，再多几条就会叫你无所适从。以下是经过修订的《十诫》：

除了我不要崇拜任何上帝，
崇拜多了费用太昂贵。

不要制作和跪拜偶像，
再多也会被罗伯特砸掉。

不要徒劳地把耶和华呼叫，
要等到有效时才向他祈祷。

安息日不要做任何工作，
应去球场看玩篮球或足球。

要孝敬你的父亲和母亲，
这样可以减少人寿保险费。

不要杀人，也不要支持杀人犯，
同样不要向屠夫付买肉的钱。

不可吻邻居的妻子，
除非他也吻你的妻子。

不要偷盗，因为这样不能
使你生意兴旺，做生意靠欺骗。

不要作伪证——这很可耻，
但可以说：“据传事实如此。”

不要存非份之想去觊觎
你用欺骗或其他手段没得到的东西。

——夏萨拉斯卡·杰普神父

（此处《十诫》是对《圣经》中的《十诫》的滑稽模仿。据《圣经·旧约》，耶和华——上帝降临在西奈山，向摩西传授并命他颁布十条诫命。大意是：①除耶和华外不可有别的神；②不可雕刻和跪拜偶像；③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字；④当记住安息日为圣日；⑤当孝敬父母；⑥不可杀人；⑦不可奸淫；⑧不可偷盗；⑨不可做伪证陷害人；⑩不可贪恋他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牛驴及其他一切物品。两种“十诫”若对照起来读，相信更有意思。
——译者注）

决定 (decide)

在一系列影响之中，择其强者而从之。

一片树叶从树枝向下跌落，
“我想落进大地。”树叶说。

西风刮起并改变了树叶的方向，
树叶说：“其实我正想向东飞翔。”

转眼东风刮起把西风压倒，
树叶说：“向西飞行其实更妙。”

接着是势均力敌，西风对抗东风，
树叶说：“理智告诉我悬浮在空中。”

东风和西风消失，树叶猝然跌落，
树叶说：“我已决定径直走向地球。”

“最初的想法最好吗？”这不是故事的寓意，
走自己的路得了，我们不会为难你。

不管你怎样选择，如何得意，
谋事在你，成事在上帝。

——夏萨拉斯卡·杰普神父

诽谤 (defame)

说关于别人的谎话，是诽谤。说关于别人的真话，也是诽谤。

无自卫能力的 (defenceless)

无力进攻的。

退化的 (degenerate)

不如祖先令人敬慕、声名显赫，与荷马同时代的人们就是最典型的退化的例子，他们需要十个人才能举起一块巨石或掀起一场暴动，而特洛伊之战的英雄们中的任何一个，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荷马从来就不倦于嘲笑那些“生活在当今堕落时代的人们”，也许正是由于这点，他们才让他乞讨度日。假如他们不容许荷马乞讨的话，他不饿得直叫才怪哩——看来荷马的做法是典型的恩将仇报。

堕落 (degradation)

社会与道德进步的阶段之一，指由草野不问世事之辈变成官场声名显赫之士。

午饭 (dejeuner)

到过巴黎的美国人吃的早饭。其读音多种多样。

审慎 (deliberation)

所谓审慎，就是仔细地查看面包，以弄清黄油涂在哪一面。

(诺亚时代)大洪水 (Deluge)

值得注意的第一次洗礼试验，它洗除了世界的罪孽(和罪人)。

妄想 (delusion)

一个极可尊敬的家庭中的父亲，这个家由热情、慈爱、自我否定、忠诚、希望、兄弟之情及其他很多可爱的儿女组成。

牙医 (dentist)

一种玩弄变戏法的人，他一边往你嘴里放金属，一边从你口袋里掏金钱。

依赖的 (dependent)

寄希望于别人慷慨地予以支持，因为你还没有能力强迫他献出你需要的东西。

代理人 (deputy)

某官员的男性亲友，或者是他的奴隶的男性亲友。代理人通常是一个很英俊的男子，系一条红色的领带，通过精细复杂的蜘蛛网和办公桌连在一起。偶尔看门人用扫帚柄敲一敲他，从他身上会腾起一阵灰尘。

命运 (destiny)

这是暴君作恶的权力，也是傻瓜失败的借口。

诊断 (diagnosis)

医生根据患者的脉搏和钱包的情况预测病情。

横膈膜 (diaphragm)

把胸腔的紊乱与腹腔的紊乱隔开的一块肌肉。

日记 (diary)

一种按日写成的生活记录，不过它记载的只是写日记者向自己叙述时不会脸红的那一部分生活。

希尔斯特写了一部日记，
记的全是表现他的智慧的事迹，
因此在希尔斯特死后，
记录的天使擦去自己作的记录，
说：“我将根据你的日记评判你。”
希尔斯特说：“谢谢你，
它将表明我是头号大圣人。”
说完他就从尸衣里掏出日记，
表情那么自豪，那么得意。
天使慢慢地把日记翻看，
里面充斥着他见过的蠢话，
肤浅的情感与偷窃来的妙语，
混为一谈，令人啼笑皆非。
天使严肃地合上日记递给原主：
“朋友，你已误入歧路。
在坟墓这儿你永远得不到满足，
因为天堂容不下堂皇的字句，
地狱也没有开玩笑的余地。”

说完天使又把希尔斯特踢回入世。

独裁者 (dictator)

一种国家元首，他喜欢专政主义的瘟疫胜于无政府主义的灾难。

词典 (dictionary)

这是一种恶毒的学究式的东西，发明它的目的是妨碍语言的发展，使之变得僵死呆板。不过，这本《魔鬼辞典》是一种很有用的工具。



消化 (digestion)

把食物变成美德的过程，在这种转化进行得不完全的时候，罪恶就会应运而生——因此，那个邪恶的作家耶内米·布莱恩博士推论，女人们比男人们更爱患消化不良症。

外交 (diplomacy)

一种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而说谎的爱国主义艺术。

纠正 (disabuse)

用另一个稍好一点的错误取代你的邻居自鸣得意地拥抱的错误。

区别 (discriminate)

注意某人或某物的独特之处，尤其是比别的人或物更令人讨厌的特点。

讨论 (discussion)

一种进一步证实别人的错误的方法。

违命 (disobedience)

苦役的乌云边缘的一线银色亮光。

不服从 (disobey)

用得体的礼仪庆祝某项命令的成熟。

掩饰 (dissemble)

为故事的主人公穿上一件干净的衬衫。

距离 (distance)

这是富人情愿穷人据为己有的唯一的東西。

苦恼 (distress)

面对朋友的幸运而产生的一种疾病。

占卜 (divination)

一种探问玄秘之事的艺术。占卜的方法多种多样，就象傻瓜们如花开花落、人才辈出一样。

狗 (dog)

这是造物主为了制止人类的泛滥崇拜而设计的一种辅助神祇。这种神圣的存在有时表现为一种躯体娇小、长有绒毛的尤物，深受女士们的青睐，令人间的男士们自叹弗如。狗是一个幸存者——一个时代错误。它不用操劳，不必为生计四处转悠，想当年所罗门王在其最辉煌的时刻都不及它这般福态。瞧，它整日躺在门口的擦鞋垫上，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心宽体胖，任苍蝇在身上飞来飞去，而它的主人成天奔忙，就为它那所罗门王一般的尾巴宽厚而慵懒地摇晃几下。

龙骑兵 (dragon)

这是一种士兵，他集闯劲与镇静于一身，挺进时稳步向前，撤

退时骑马飞奔。

戏剧家 (dramatist)

改编法国剧本的人。

巫师 (Druids)

古代凯尔特(凯尔特人是古代生活在中欧、西欧的部落集团，其后裔分布在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等地。——译者注)教的神父和祭师，这一教派以人为祭品，并不觉得人是什么卑贱的东西。关于这类巫师及其信仰，现代人所知甚少。普里尼说这种宗教起源于不列颠，后来往东传播到了波斯。据凯撒大帝说，那些想探究其奥秘的人都跑去不列颠。凯撒本人也去过不列颠，不过他对凯尔特人的这种宗教好象并不太喜欢，尽管他在以人为祭方面也是极有天赋的。

凯尔特巫师们是在树林中举行其祭礼的，他们不懂得向教友们发行抵押债券，也不会征收教堂板凳费。简而言之，他们是异教徒，英国国教的一位主教曾自鸣得意地给他们取了个名字：不信国教者。

决斗 (duel)

在两个敌对者握手言欢之前举行的正式仪式。一场令人满意的决斗需要很高的技巧，谁要是笨手笨脚，就可能承受极为悲惨的意外结果。很久以前曾有一位男士在决斗中丧生。

且莫说决斗是什么罪行，
干这事儿非有绅士不行。
我希望得到命运的垂青，
有机会把前世冤怨算清，
象破一条鱼一样杀死一个世仇，
砍别人的丈夫就象剥一个土豆，
或者把欠债人一枪打倒在地上，
管他手脚被缚是否有力反抗。
世上有很多可恶的异教徒，

我好象看见他们蜂拥而来逼近我，
他们活蹦乱跳摇旗又打鼓，
我多想投出我心爱的匕首，
或者是让我的枪口把话说，
这样才可以感化这些异教徒，
使他们懂得礼貌，开始一种新生活。

——桑巴·Q·达

傻瓜 (dullard)

在文学和生活中，都指现存王朝的成员。傻瓜们是和人类始祖亚当一起来到入世的，他们数量极多且一个个身强力壮，他们使这个世界人满为患。他们威力无比的奥秘在于，他们对加于他们身上的打击毫无知觉，用一根大木棒替他们搔搔痒，他们会笑出一些陈词滥调来。傻瓜们最初来自比奥底亚，他们的愚蠢使那里的庄稼枯萎，后来迫于饥荒，他们离开了那里。有那么几个世纪，他们大批出没于腓里斯底亚，今日他们中的许多人被称为腓里斯人。在十字军东征的战乱年代，他们撤离腓里斯底亚，分散到全欧各地，占据了政治、艺术、文学、科学和技术等各个领域的大部分要位。自从傻子的先遣队随朝圣者们乘“五月花”号（“五月花”号是早期进驻北美洲的清教徒乘坐的船的名称。——译者注）到达北美洲的那天起，傻瓜的出生率、移民率及转变率既高且稳，真是可喜可贺。根据最可靠的统计数字，在美国傻瓜的人数将近有三千万，其中包括做统计的统计学家们。美国傻瓜最密集的地方是伊利诺州的佩奥里亚，不过新英格兰州的傻瓜是全美最有道德涵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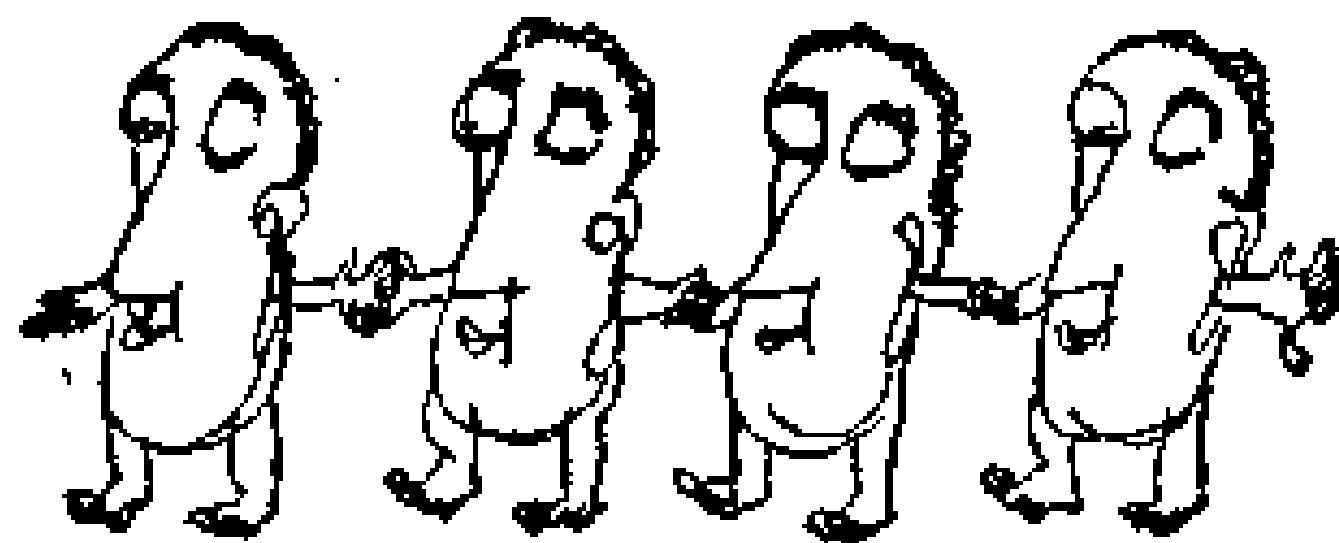
职责 (du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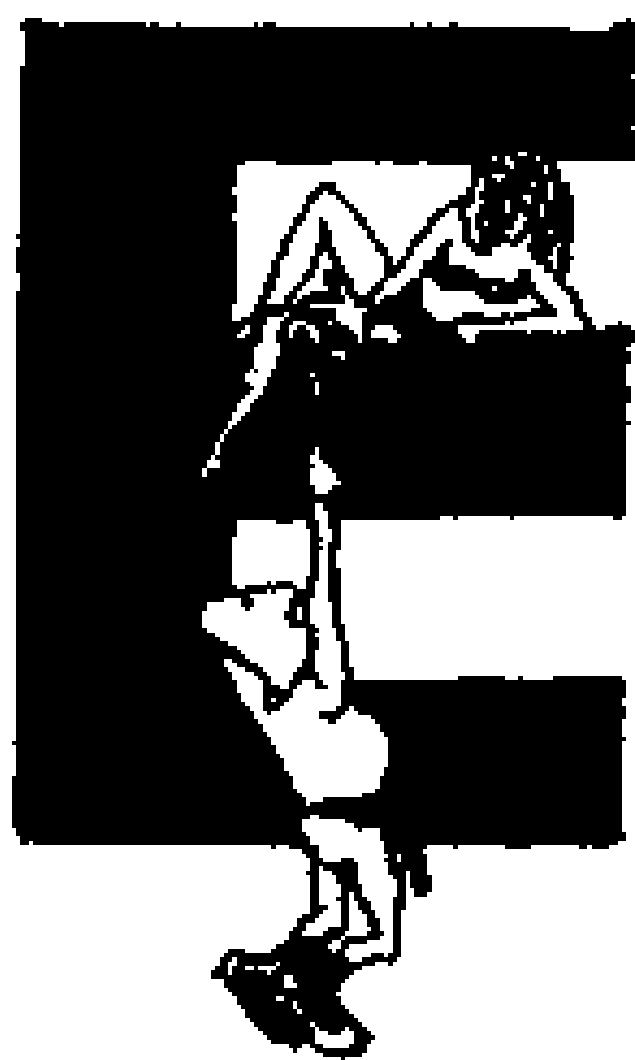
这东西严厉地驱使我们服从欲望，向利益所在的方向前进。

拉旺德爵士深受国王信任，
只因国王吻了波特夫人。
拉旺德爵士非常愤怒，

真想把国王的脑袋砍落在地，
但他的职责消除了他的怒气，
国王的脑袋他终于没要，
他要的是国王的面包。

——夏萨拉斯卡·杰普神父





吃 (eat)

接连不断(且成功地)施展咀嚼、湿润和吞咽的官能。

“我坐在客厅里，享受着我的晚餐，”布里亚·萨瓦伦说着开始叙述一件轶事。“什么！”罗歇布里安打断他的话说，“竟然在客厅里进晚餐？”“我必须请您注意，先生，”那位大美食家解释说，“我并没有说我正在吃晚饭，我只是在享受它。我一个小时之前就吃过晚饭了。”

偷听 (eavesdrop)

秘密地听到有人在罗列别人或你自己的种种恶行。

古怪 (eccentricity)

这是一种极其廉价的获得名声的好办法，傻瓜们常用它来突出他们的无能。

经济 (economy)

用你支付不起的买一头奶牛的高价去购买一桶你并不需要的威

士忌酒。

味美可餐的 (edible)

味道可口、易于消化、有益健康的，蛆虫对蛤蟆是如此，蛤蟆对蛇也是如此，蛇对猪是如此，猪对人也是如此，人对蛆虫更是如此。

编辑 (editor)

这是一种审判官，他集迈诺斯、拉达曼提斯和埃阿科斯(此三人为希腊神话中的阴间三判官。——译者注)的仲裁天赋于一身，不过，只需投上一枚小钱就可以找到他。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严厉的监察官，但他是仁爱为怀的，能够容忍别人的美德和自己的恶行。他向四面八方施放忠告与训诫的强大雷电，就象一串爱使性子的鞭炮一样，看见狗的尾巴摇晃几下都要“劈里啪啦”唠叨一阵。不过接下来他又会喃喃细语，唱一支动听的小曲，就象驴子向黄昏的星辰祈祷时那么温柔。他是神秘的大师、法律的君王，高高地坐在思想法庭的宝座之上，象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令人望而生畏。他跷着二郎腿，任意大刀阔斧地砍掉不合心意的章节，即使默不做声，他的脸色都会辐射出他无比的神威。在休庭的时候，从思想法庭的帷幕后面，传来陪审长的声音，要求保留三寸机智和六行宗教幽思，或者是要他从稿子上删掉那智慧，加上一些哀婉缠绵的陈词。

教育 (education)

它向智者揭示他们所知无几，却对愚人掩盖他们的无知。

结果 (effect)

永远按相同的顺序出现的两种现象中的第二种，第一种现象叫作“因”，据说是“因”产生出“果”。不过对一个除了追逐兔子的狗之外再未见过其他狗的人，因果关系是难以明辨的，他会说是因为有了兔子世界才有狗的。

利己主义者 (egoist)

一种低级趣味的人，他关心他自己甚于关心我。

驱逐 (ejection)

一种深受赞许的医治饶舌病的方法，人们也用它来治疗极度贫困病。

选民 (elector)

这种人享有为别人选中的人投票的神圣特权。

电 (electricity)

这是一种能量，它能导致各种自然现象的产生，这些现象是其他的东西无法引起的。闪电和电是一回事儿，它曾试图攻击富兰克林博士，这是这位好心的伟人的科学生涯中最生动形象的轶事。后人对富兰克林博士极为尊敬，在法国尤其如此，最近在法国还展出了他的一尊蜡像，蜡像基座上刻有关于他的生活与科学活动的动人叙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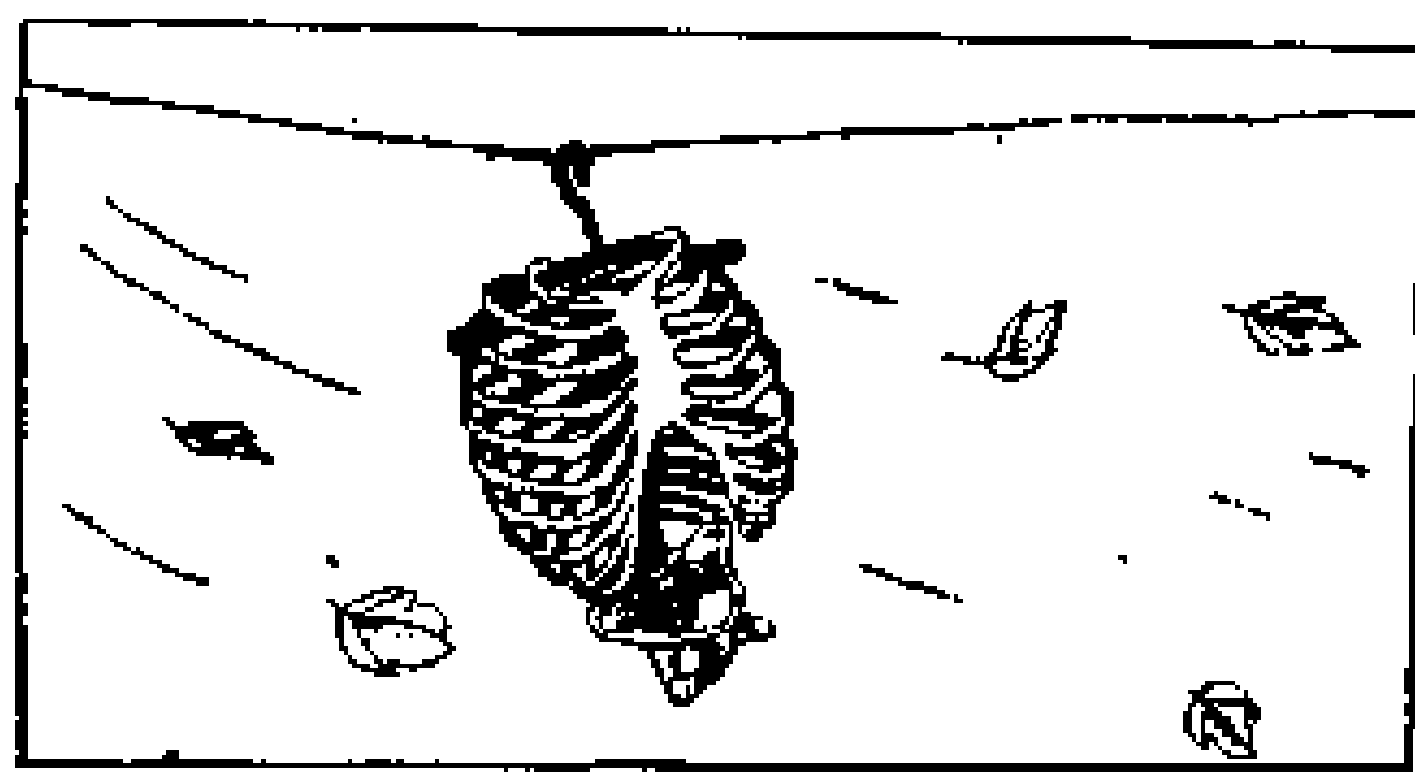
富兰克林先生，电的发明者。在做了几次环球旅行之后，这位杰出的学者逝于三明治岛上并被野蛮人吃掉了，他的遗体一块都没有被找回。

电好象是注定要在艺术和工业之中起极其重要的作用的。应用它达到某些经济目的的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但是实验已经表明，用它推动街车的确比煤气发动机要好，它发出的光比一匹马要强得多。

挽歌 (elegy)

这是一种韵文，写作它时作者摈弃一切幽默手法，千方百计地想在读者心中唤起种种最为沮丧的心情。英国最有名的一曲挽歌记得是这样开头的：

杂种狗把永别的丧钟敲响，
牛群喘着气在草原缓缓地游荡，
明智的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乱拨一下琴弦把哀歌吟唱。



雄辩 (eloquence)

这是一种使傻瓜们诚服的口语艺术——说白色就白色，也包括使任何颜色都显得象白色的才能。

乐土 (elysium)

想象中的充满欢乐的国家，古人愚蠢地相信那是好人的灵魂居住的地方。早期的基督徒把这种可笑而有害的寓言从地球上一扫而光——愿他们的灵魂在天堂快乐无比！

解放 (emancipation)

奴隶摆脱别人的暴虐，建立起自己的专制。

他从前听人使唤，是个奴隶，
沉重的铁链把他的脖子锁紧。
后来“自由”从宝座抹去他主人的大名，
加固了铆钉，刻上了他的姓名。

防腐 (embalm)

欺骗植物，方法是把植物赖以生长的空气隔绝开来。古代埃及

人就喜欢对他们的死者进行防腐处理，结果打乱了动物和植物之间的生殖平衡，使他们那一度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的古国变成了贫瘠的不毛之地。现代的金属棺材也是与防腐剂同一性质的东西，很多死去了的人本来早就该转变成一株树去装饰他的邻居的草地了，或者早就该变成红萝卜使邻居的餐桌生辉了，现在倒好，他们的尸体不腐不烂，呆在地下一点用处都没有。

激动 (emotion)

由于血液大量涌向心脏而导致的一种脑力衰竭病，有时还表现为从双眼排出大量的氯化钠溶液。

奉承者 (encomiast)

一种特殊的(但不是个别的)说谎者。

足够 (enough)

如果你喜欢它的话，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对你都是足够的。

娱乐 (entertainment)

任何种类的快乐。它用沮丧阻止死亡的到来。

热情 (enthusiasm)

这是青年人常患的一种疾病，内服小剂量的悔恨，外敷一些经验的药膏，即可治愈。

信封 (envelope)

这是文件的棺材，帐单的刀鞘，汇款的外壳，情书的睡衣。

妒忌 (envy)

一种最无能的竞争。

肩章 (epaulet)

一种装饰性的徽章，它把一名军官同他的敌人区别开来，所谓他的敌人，也就是军衔比他低、会因他的死而得到提升的军官。

美食家 (epicure)

伊壁鸠鲁(公元前342—270，古希腊杰出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译者注)的对头，一种饮食有节的哲学家，他坚信人生的主要目的是感官享乐，因此他不愿为满足理性的需要而浪费时间。

警句 (epigram)

用散文或韵文写成的短小尖刻的言语，它们常常有酸涩的特点，有时还流露出一些智慧。以下是博学多才的詹拉克·霍洛勃姆博士写的众多警句中的佳品：

我们对自己的需求了如指掌，对别人的急难却所知无几。为自己谋利益是治理国家的良策。

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只老虎、一头猪、一匹驴子和一只夜莺，正是它们四者活跃程度的不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性格差异。

人类有三种性别：男性、女性和女孩。

女人的美貌和男人的名声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它们都被无头脑的人们认为是可信的东西。

恋爱中的女人不及男人那么惭愧，因为她们可以感到羞愧的东西少些。

当你的朋友热情地抓住你的双手时，你不必为自己的安全担忧，因为你也能察看他的双手。

墓志铭 (epitap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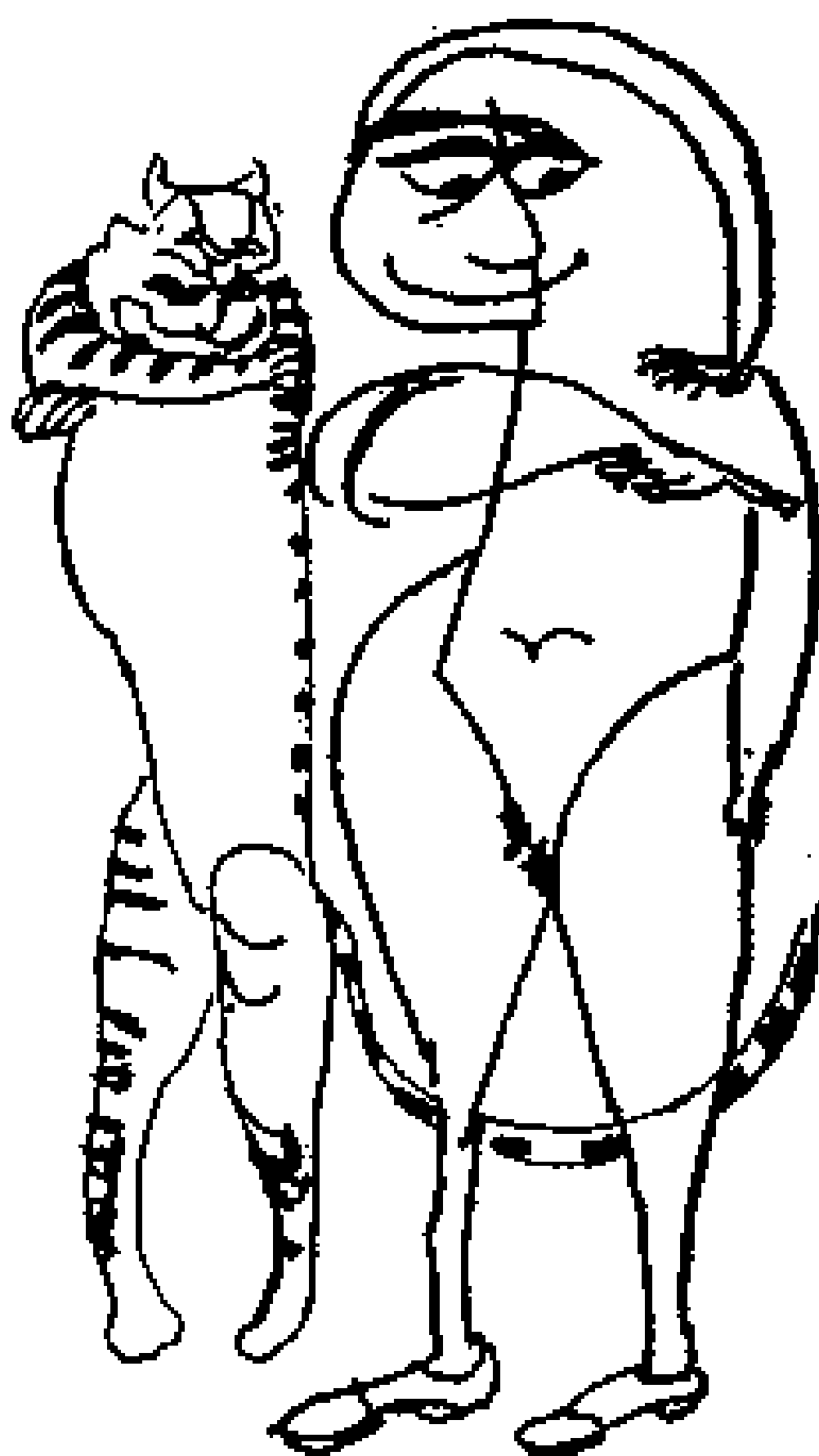
写在墓碑上的文字，它表明死亡能带来美德，促人发抚昔思今之幽情。

学问 (erudition)

从书本抖落进空荡荡的头骨里的灰尘。

人种学 (ethnology)

这是研究人类种族的一门科学，它把人类分为强盗、小偷、骗子、笨伯、疯子、白痴和人种学家。



圣餐 (eucharist)

这是提奥法吉教派的一种神圣的盛宴。

这一教派的信徒中曾发生过一次很不幸的辩论，他们为他们吃的到底是什么争执不休，论战的结果是五百人被杀，而答案至今不得而知。

(据《圣经》，在最后的晚餐时，基督把一块面包分给他的弟子们，说：“这是我的肉体，把它吃下去吧，吃时要想着我。”然后他举起杯中的葡萄酒，说：“这是我的血，你们喝下去吧，喝时要想着我。”后世基督教有领圣餐的仪式，目的是要人们记住，是基督用自己的血肉为人类赎罪。——译者注)

颂辞 (eulogy)

这是一种用来获取好处的赞美之词，是献给有钱人或大权在握的人的。无钱无权的人也可享受颂辞，不过要等到他们死后。

福音派教徒 (evangelist)

这种人给我们带来福音，尤其是(在某种宗教意义上)使我们确信——我们自己的灵魂会获得拯救，而我们的邻居却会下地狱。
(福音派教会是基督教的分支之一。——译者注)

例外 (exception)

与同类事物不同的东西，例如，诚实的男人是一种例外，忠实的女人也是一种例外，等等。无知之輩经常把“例外证明规则”挂在嘴上，他们彼此学舌，根本没想到这句话有多荒唐。拉丁文“*Exceptio probat regulam*”意为“例外检验规则”，而不是“证实”规则。那个阉割这句精辟的名言的意义而代之以一种相反的意义的恶棍，他对世人的邪恶影响实在非同小可，好象这种影响要永远存在下去似的。

行政官 (executive)

这是政府的一名官员，他的职责是实施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直至某一天司法部心血来潮，宣布那些法规无效为止。以下是摘自《被震惊的鲁纳里安》一书的选段：

鲁纳里安：这么说你们的国会一旦通过某项法则，就径直跑到最高法院去，以便马上知道法则是否和宪法背逆？

特雷斯特里安：不，不必急着去问最高法院，总统只要高兴，就可以马上实施它，常常是经过多年的实施之后，才有人反对说那些法规的实施有悖于他的利益，我是说，违背他的主顾的利益。

鲁纳里安：噢，这么说，司法权是立法权的一部分啰。你们的警察是否也必须赞同他们要实施的法律呢？

特雷斯特里安：不，当警察的才犯不着这样哩。一般说来，所有的法规都是要征得它们所要约束的人们的赞同才生效的。

鲁纳里安：我明白了。人寿保险只有在杀人犯签字之后才是有效的。

特雷斯特里安：朋友，你说得太过分了。人们往往是很难始终如一的。

鲁纳里安：这样的—一个立法、司法机构，耗资巨大且不说，它只是在法规实施了很多年以后才确定它们是否合乎宪法，而且只是在某一个人诉诸宪法时才这样做——难道这不会造成巨大的混乱吗？

特雷斯特里安：的确造成了不少混乱。

鲁纳里安：既然如此，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在实施之前就核实所定法则是否合乎宪法呢？为什么不由最高法院院长做这事，而要劳总统大驾呢？

特雷斯特里安：还没有过这样的惯例。（英文中“总统President”和“惯例Precedent”只有一音之差，也许特雷斯特里安听错了，也许他是在玩文字游戏。——译者注）

鲁纳里安：惯例？那是怎么回事？

特雷斯特里安：在三本巨著里，五百多名法学家对“惯例”进行了定义，可是没谁有那闲工夫去读，谁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劝诫 (exhort)

在宗教事务中，把别人的良心放到火上烧烤，直至它变得黄橙橙的，一点也不好受。

流亡者 (exile)

在国外为自己的祖国服务却又不是大使的人。

生存 (existence)

一场短暂、奇异而可怕的梦，
里面的一切都和看上去的样子不同。
直至某一天死神这温柔的睡友，
用手肘友好地把我们撞醒，
我们才恍然大悟，说：“一切都是胡说！”

经验 (experience)

这是一种智慧，它使我们明白：我们所拥抱的蠢行，原来是一个相识已久的讨厌的家伙。

一个人在黑夜与迷雾中前进，
陷进了深达脖子的污泥之中，
经验，就象新一天的黎明，
照亮那条他本不该走却已走了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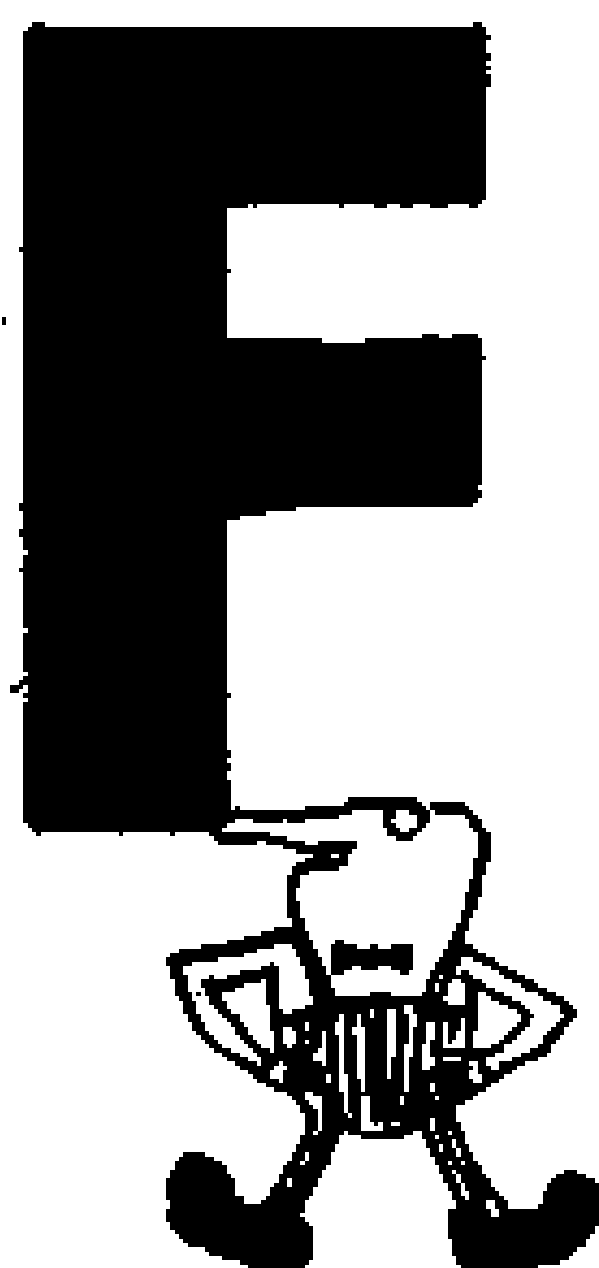
——乔尔·弗拉德·宾克

劝导 (expostulation)

这是傻瓜们喜欢用以失去朋友的众多方法之一。

灭绝 (extinction)

这是神学用以创造未来世界的原始材料。



妖精 (fairy)

这是一类生物，她们的身世和禀赋各有不同，从前她们生活在草地或森林里。她们习惯于在夜间出没，而且喜欢跳舞和拐骗孩子。今天的博物学家们相信妖精已经绝迹，尽管英国国教的一位教士在1855年还看到过三个妖精，当时他刚好和一个庄园主共进晚餐之后走在回家的路上。妖精的出现真把他吓坏了，他叙述与妖精的遭遇时前言不搭后语。早在1807年，一大队妖精光临爱克斯附近的森林，拐走了一个农夫的女儿，有人看见她带着一捆衣服进了那座林子。与此同时，一个富有的资产者的儿子也失踪了，不过他后来回家了，他亲眼看见妖精拐走了农夫的女儿，他还追了她们好长一段时间呢。儒斯丁安·葛克斯，十四世纪的一位作家声称，妖精们的威力是



巨大无比的，她们能变出各种各样的形状。他本人曾看见妖精变成两队人马在交战，双方杀得天翻地覆，死伤无数。第二天妖精复归原形，不知去向了，只留下七百具死尸，农夫们不得不把它们埋掉。不过，这位作家没有写那些负伤的士兵是否康复了。在亨利三世时代，英国颁布了处死妖精的法律，这条法律在当时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

信仰 (faith)

毫无根据地相信一个无知无识的人关于某一事物的说法，不管在生活中是否能找到相似之物。

著名 (famous)

悲惨得引人注目。

时尚 (fashion)

这是一个暴君，聪明人既嘲弄他，又服从他。

从前有个国王滥用感情，
因此他失掉了一只眼睛，
他的大臣们立即开始效仿，
都去追随国王新开的时尚。

每次见到威严的国王，
他们都把一只眼睛闭上，
相信这样能取悦尊贵的国王，
可国王发誓要把眨眼睛的人杀光。

大臣们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冒险之心没有搅晕他们的头脑，
他们可不敢闭上一只眼睛，
可不敢比国王看得更清。

他们多么悲哀多么迷惘，
幸好一个医生扫除了他们的忧伤，
他用小小的布片沾上点树脂，
然后把它们贴在每个大臣的眼上。

从此宫中老幼都贴上了那珍宝，
国王的怒火也就不再燃烧，
宫膏就是这样来到世上，
我要是胡说一定得不到好报。

（宫膏是一度流行于西方的一种美容膏。——译者注）

盛宴 (feast)

这是一种节日，是一种宗教庆典，常常是通过大吃大喝、酒醉饭饱来庆祝的，目的是为了纪念某个因饮食有度而闻名的圣人的。在罗马天主教中，盛宴分为“活动的”和“不动的”；不过，在往肚子里填满酒肉之前，主持典礼的神父们都是坐在餐桌边“不动的”。在早期，诸如此类的娱乐表现为替死者举行的盛宴，古希腊人举行这样的活动，阿兹特克人和普鲁维安人也是如此，现代的中国人同样乐于此道。据信，古代的死者和现代的死者一样，都是吃不了多少东西的。古罗马众多的盛宴中有一种叫做 *Novemdiale*，根据李维(Livy)的说法，无论什么时候从天空落下殒石，罗马人都要大吃一顿。

重罪犯 (felon)

冒险心有余而谨慎不足的人，他急于要抓住机会，结果却找错了对象，表错了情。

雌性 (female)

相对立的两性之中不完美的那种性别。

那鸿蒙初开之际，
造物主把生命带到大地。
从大象到蝙蝠到蜗牛，
应有尽有，无所不包。
由于它们全是雄性，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可后来魔鬼来到世上，
指着万物对造物主说：
“你的律法好倒是好，
只是万物生长、成熟然后腐朽，
你的杰作很快会消逝如烟雾，
除非你使万物有生殖能力。”
说完魔鬼把头缩进它的羽翼，
它一边邪恶地窃笑，
一边向造物主提供建议。
造物主沉思着魔鬼的忠告，
然后把命运的骰子摇晃，
卑微的万物列队致敬，
仰望着造物主英明的决断，
他的脸色令万物敬畏，
显示出天命不可违抗的威力。
于是从大地的四面八方，
尘土自觉自愿地纷纷飘来，
河流也离开故道一涌而上，
为的是让造物主把尘土和成稀泥。
造物主收积了足够的尘土与河水，
(不会太多，因为自然从来就小气。)
他把尘土和河水揉成稀泥，
又趁魔鬼不注意把一些粘泥舍弃。
然后他用粘泥制成各种形体，
先做粗大的器官最后把精细的雕琢。

新造的生物并不马上进化，
它们只是一点一滴地长大，
它们的其他部分发育倒还可以，
只是心脏迟迟不能长好，
(造物主已把造心的泥土扔掉。)
这时魔鬼又开了腔：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这就快快去寻找，
他们需要的心脏我包了。”
魔鬼转眼就飞走了，
很快就带回一大包，
里面全都是心脏，
既不多来也不少。
那天晚上世界真吵闹，
百万个雄性都找到了雌偶。
那天晚上甜美的和平振翼飞去，
百万个恶鬼同时下了地狱。

——夏萨拉斯卡·杰普神父

小谎言 (fib)

没有磨掉牙齿的谎话。

感情无常 (fickleness)

大胆热烈的感情几经重复而导致的厌烦。

小提琴 (fiddle)

这是一种乐器，它通过马尾毛在猫的内脏上磨来擦去达到为人类的耳朵搔痒的目的。

忠诚 (fidelity)

即将被背叛的人特有的一种美德。

财政 (finance)

能给管理者带来最大好处的管理财源与收入的艺术或科学。把 *finance* 一词中的 “i” 发长音并且重读，这是美国最宝贵的发现和财富之一。

旗帜 (flag)

飘扬在军队上方或竖立在城堡或船只上的彩色的碎布，其作用跟在伦敦的一些空地上看到的写有“此地可扔垃圾”字样的招牌一样。

蝇屎污点 (fly-speck)

这是标点符号的原型。据夏维卢斯说，世界各文学大国使用的各种标点符号系统，最初都是依据出没于这些国家的苍蝇的不同社会习惯和普遍饮食情况发展起来的。这些苍蝇先生，从来就是作家们的近邻好友，它们那么了解作家，实在是引人注目。在作家创作的过程中，正是它们为作家们润色手稿，有时大刀阔斧，有时惜墨如金。它们根据自身的习性，用一种独立于作家的能力之外并高于这种能力的天赋阐释作品的含义。“老一辈”文学大师们——也就是被使用相同语言的作家和批评家们高度赞扬的大师们，是根本不使用标点的，他们只是随心所欲地往下写，免得因加标点符号而影响思想的连续性。（从今天孩子们使用标点符号的情况，可窥古代大师使用标点符号之一斑，因为个体幼年的行为再现了种族发展初期的行为方式与发展过程。）现代研究家利用光学仪器和化学分析在这些古代作家们的作品中发现的标点符号，都是由作家们的富于天才且乐于助人的合作者——家庭中常见的苍蝇补加上去的。后世舞弄文墨的人在抄录这些古代手稿时——目的是想把这些作品剽为己有，或是保留他们认为是神圣天启的东西——满怀敬意地抄录他们在手稿上能找到的任何符号，他们的一丝不苟不仅有效地增加了原作思想的明晰度，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原作的价值。与这些抄袭者同时代的作家们自然也获益不浅，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照用古代手稿的那些标点，加之他们自己家中的苍蝇又会助他们一臂之力，因

此，他们的作品常常能和那些古代大师们的作品媲美，有时甚至令古代大师望尘莫及，至少在使用标点符号方面是如此，这可是一种莫大荣耀啊！要想完全地了解苍蝇对文学的重大贡献，只需在一间阳光照耀的房间里把打开的畅销小说放在一碟糖浆边就够了。瞧，时间放得越长，文句越简练，智慧之光越明亮！

愚蠢 (folly)

这是一种“神圣的才能和天赋”，正是它的创造力与支配力激励人的心灵，指导他的行为并美化他的生活。

傻子 (fool)

这种人活跃于人类智性生活领域，通过道德活动的各种途径四处扩张。他威力无比，具有各种形状，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正是他发明了字母、印刷术、铁路、蒸汽船、电报、陈词滥调以及科学的各个分支。是他发明了爱国主义，使各个国家学会打仗——创立神学、哲学、法律、医学和芝加哥的也是他。是他缔造了君主制和共和制两种政治体制。古往今来，他永远年轻——从创世的黎明至今日，他一直在施展他的威力。鸿蒙初开之晨，他在蛮荒的山顶上歌唱。世界鼎盛的正午，他带领万物阔步向前。是他用老祖母一般的手指温柔地抚摸文明的夕阳，在昏黄的日光之下为人类准备牛奶与道德的晚餐，然后他揭开坟墓的被褥让人类安息。当我们在永恒的遗忘之乡长眠之后，他将会挑灯夜战，写一部人类文明的历史。

食指 (forefinger)

通常用来同时指出两个恶棍的手指。

宿命 (foreordination)

这个词看起来很容易定义，但是，一想到与这个词的历史紧密相连的种种可怕事实，我就目瞪口呆，无话可说。有多少虔诚而博学的神学家为它献出毕生精力，写出了难以数计的文章解释它的含义。有多少国家因对“宿命”和“命运”的不同理解而展开血战，

一个个分崩离析。有多少财富被白白地耗尽，目的只是为了证明或否定宿命是否能与人们的意愿相谐调，是否会因人们笃信宗教或祈祷上苍而改变。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使我心智盲目，对这个词的意义产生怀疑，我不敢去细想其中的不祥意味。只好恭敬谦逊地求教于尊贵的卡尔迪诺主教和波特尔主教。

健忘 (forgetfulness)

这是上帝赐予负债人的礼物，他们的良心不够，上帝就以健忘补偿。

餐叉 (fork)

这是一种主要用于把已死的动物放入口中的仪器。从前，人们是用餐刀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体面的人认为刀子比叉子有更多的便利之处。这些人当然不全然拒绝使用叉子，不过再怎么说明也只是用它来辅佐刀子。这些人能够免于暴死，足以证明上帝对痛恨他的人是多么仁慈。

教会领地权 (frankalmoigne)

这是很多宗教团体借以拥有土地的权力，附带条件是宗教团体为捐献土地者的灵魂祈祷。在中世纪，很多拥有大量财富的宗教兄弟会都是用这种简单而廉价的手段获得大量地产的。有一次，英格兰的亨利八世国王派遣一名官员去征用被某一修道院用这种手段占有的大片领地，修道院院长说：“什么！难道你的主人希望我们的捐助人永远呆在炼狱中受苦吗？”那官员冷静地回答说：“没那回事，你从此不必再为他祈祷了，他也没犯什么非得下油锅的罪孽。”“你当心点，伙计，”那个大好人说，“你们的所作所为正是掠夺上帝的财富。”“不，不，好神父，我主国王殿下的圣意，是帮助上帝摆脱过多的财富的诱惑。”

强盗 (freebooter)

一个做小生意的征服者，他掠夺的东西还不够多，不足以为他

披上神圣的外衣。

自由 (freedom)

免除了权威的重压的状态；所受约束的种类屈指可数，却无处不在。这是每一个国家都自以为享有的一种政治状况，它实质上不过是一种垄断。它有时被称为“liberty”。至于“freedom”和“liberty”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至今还没有谁能给出确切的答案，博物学家从未在生活中找到两者的实例。

共济会 (freemasons)

这是一种以其秘密的习俗、可笑的仪式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衣着著称的团体，最初由查理二世时代英国伦敦的石匠们组成，时至今日，所有亚当的子孙，包括过去各个世纪的死者，都已陆续成为它的会员。不仅如此，它还正在大张旗鼓地从创世前的喧嚣与虚无中招募有生力量。共济会其实是在不同的时代创立的，其创立者有卡尔马尼、裘利斯·凯撒、塞鲁斯、所罗门、佐罗斯特尔、孔子、托斯梅斯和佛陀。在巴黎和罗马的地下墓穴，在巴特农神庙和中国长城的石壁上，在卡纳克和帕米里亚的庙宇以及埃及的金字塔中，已找到多种共济会的标志与符号——能找到它们的人都是共济会友。

众叛亲离的 (friendless)

没有好处给别人，就会面临众叛亲离的局面。时运不济，一贫如洗，或者溺于良知，爱说真话，也会遭受同样的恶果。

友谊 (friendship)

这是一艘船，在风平浪静的日子可以载两个人，在浊浪滔天的时候则只能由一人乘坐。

青蛙 (frog)

一种双腿味美可餐的两栖动物。世俗文学第一次写到青蛙是在荷马关于青蛙与老鼠的叙事诗中。很多性情多疑的人怀疑荷马不是

那部叙事诗的作者，但是，博学多才而勤勉的席勒曼博士通过挖掘和研究那些战死的青蛙的遗骨，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荷马史诗》的著作权问题。很久以前犹太人用以促使法老体恤犹太民众的道德训诫之一就是一场蛙疫，但爱吃油炸青蛙的法老带着一种真正的东方式淡泊说，只要青蛙和犹太人受得了，他也同样受得了。青蛙是一位勤奋的歌唱家，他嗓音优美，不过耳朵不灵便。象阿里斯托芬(古希腊杰出的喜剧作家，著有《蛙》等剧。——译者注)所描绘的那样，青蛙最爱唱的歌词是：“呱呱呱！”多么简洁感人！那种优美的曲调显然是杰出的作曲家理查·瓦格纳所作(瓦格纳是德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音乐大师——译者注)。马儿的每个蹄子上都有一只青蛙——这是造物主意味深长的赏赐，使马儿在跳栏比赛中能先声夺人。

煎锅 (frying-pan)

常见于女人的行刑室——厨房的众多刑具之一。煎锅最初由加尔文(1509—1564，法国神学家、宗教改革领袖。——译者注)发明，目的是用来煎炒没有经过洗礼就死去了的八九寸高的婴儿。有一天，加尔文看见一个流浪汉不经意地从垃圾堆里拉出一个煎炒过的婴儿并把婴儿吞食了，见此情景，这位大圣人灵机一动，决定向日内瓦所有的家庭推荐煎锅，以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自那以后，煎锅流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为加尔文那种阴沉的信仰在世界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葬礼 (funeral)

这是一种露天表演，它通过使殡仪员发财证实我们对死者的崇敬之情，用足以加深我们的呻吟并使我们流双倍眼泪的昂贵费用强化我们的悲痛。

那个蛮子死了——
他们用一匹马儿祭奠他，
希望马儿把他的遗体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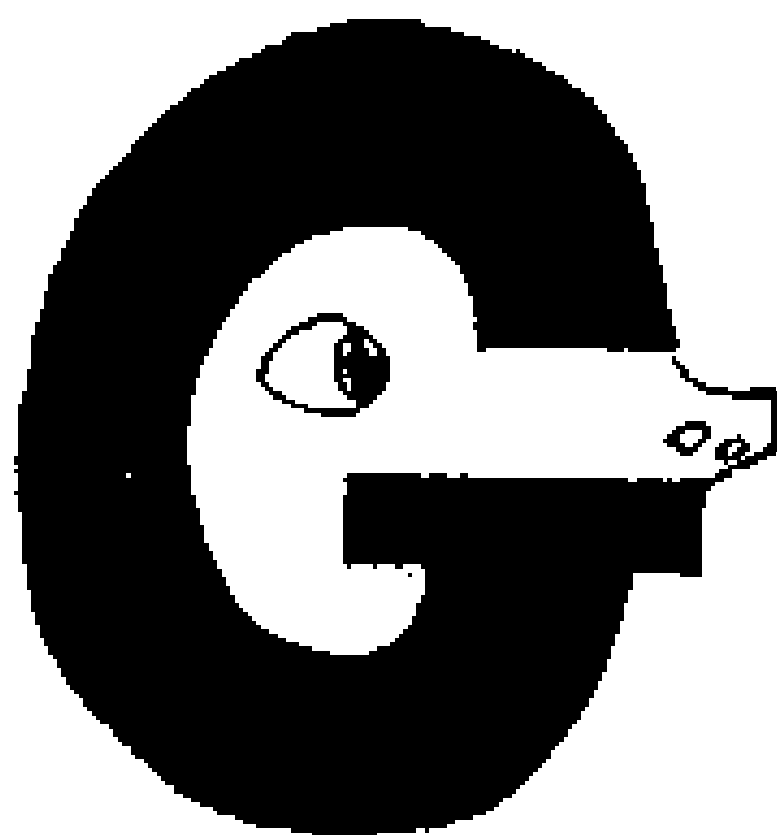
带着他在快乐的猎场上撒欢。

我们的朋友死了——
我们用金钱把他们祭奠，
钱币在天空中飘荡，
愿朋友的灵魂把它们追上。

——杰克斯·沃普雷

未来 (future)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事业将兴旺发达，我们的朋友将忠诚守信，我们的幸福将万无一失。



绞架 (gallows)

这是一种用来表演奇迹剧的舞台。正是在这里，剧中的主角灵肉分离，魂魄升空。在美国，绞架最引人注目之处是——有那么多人从绞架之下逃掉了。

怪状滴水嘴 (gargoyle)

这是中世纪建筑中从屋檐向外伸出的流水嘴，通常以建筑师或房主所恨的某个人的可笑形象出现，在教堂建筑中尤其如此，所有滴水嘴都被做成当地异端分子的被歪曲的形象，它们简直可以构成一个蔚为大观的漫画廊。每当一个新的教长就职，从前的那些滴水嘴就会被新的取代，因为新的滴水嘴的形象能更好地表达新任教长的私愤。

吊袜带 (garter)

这是一种有弹性的带子，它阻止妇女从她们的长袜子中溜出，否则，世界将会一片荒凉。

家谱 (genealogy)

这是一种血统纪录，它表明某人的祖先是谁，不过这位祖先可

不太愿意费神去追溯自己的血统。

地理学家 (geographer)

这家伙能立即告诉你世界的外部和内部的区别是什么。

地理学家哈比姆远近有名，
来自叫艾布克伯尔的古镇，
为去邻居的村庄办事情，
他沿着扎姆河匆匆前进。
众多的道路使他迷失了方向，
他只好靠暂居水泽的蛤蟆活命。
最后他还是免不了冻饿而亡，
后来的旅行者为这位先导黯然神伤。

——亨利·霍克霍恩

地质学 (geology)

这是一门关于地球外壳的科学——不管在什么时候，某个男人若是从一口深井中走出来，一定会喋喋不休地讲地球的内部结构，对地质学做补充与完善的工作。人们把地球的构造分为三层：第一层，也就是处于底部的那层，由岩石、沦陷的驴子的骨头、煤气管、矿工遗弃的工具、缺鼻子的古代雕像、西班牙人的古金币和老祖宗构成。第二层主要由红蚯蚓和鼯鼠组成。第三层则包含铁轨、私人过道、杂草、蛇类、发霉的鞋子、啤酒瓶、土豆罐、迷狂的市民、垃圾、无政府主义者、疯狗和傻子。

鬼 (ghost)

内心恐惧的外在表现。

他看见一个鬼，
那该死的秽物，
正站在他将走的路上。
他还来不及转身逃走，
脚下已发生地震，



他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他睁开直冒金星的双眼，
那可怕的怪物还站在那里。
他揉揉眼睛，
猛地拂去眼前的金星，
才发现——
那鬼不过是柱子一根。

——杰拉德·麦克菲斯特尔

在解释鬼的怪诞行为时，海涅提到某位先生的天才的论断，那就是：就象我们怕鬼一样，鬼也同样怕我们。根据我的经验，对比人鬼遭遇时两者逃跑的速度，得知此话有理，但不太确切。

有关鬼的信仰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鬼从来都不赤身裸体出现，他要么裹着飘飞的尸布，要么就是穿着他在生时的衣服。相信鬼的存在，势必要相信，不仅人腐烂之后有能力复活并再现原有面貌，而且死者身上穿的衣服也有同样的神力。假定布之类织物具有这种显灵的威力，那么它们这样做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为什么从未有人见过一套衣服独自空荡荡地四处游荡呢？这是些意味深长的难解之谜，它们长驱直入，直接动摇了流传久远的鬼信仰的基础。

食尸魔 (ghoul)

这是一种臭名昭著的恶魔，它最爱吞食死者的尸体。关于食尸魔是否真有其事，以辩论为乐的人们争得天昏地暗，这些人热衷于剥夺这个世界的种种令人欣慰的信念，却又不想用什么好的东西来代替它们。1640年，塞奇神父在佛罗伦斯附近的一处墓地就见到过一个食尸魔，他用划十字的方法把它赶跑了。塞奇神父描述说，食尸魔长有很多个头，其手脚更是多得出奇，他看见它同时出现在好几个地方。塞奇神父是在赴宴归家的路上与食尸魔遭遇的，他声称他若不是吃得过饱，危险再大他也把食尸魔捉住了。据阿索斯顿说，曾经有一个强壮的农夫在撒德伯里的教堂墓地捉到食尸魔，农夫把

那恶魔按在水塘里(他那神气好象在说,象这样出色的一个罪犯是应该投进玫瑰香水的),顷刻之间塘里的水都变成了血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从那时起那个水塘就有一条渠在不断地流泄血水。十八世纪初,有一个食尸魔被困在阿缅镇一座教堂的地下室里,当地的人们把那个地方团团围住。二十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在一位手持十字架的神父的带领下,冲进地下室捉住了食尸魔。食尸魔为了逃命,灵机一动变成当地一位很有名气的市民。尽管如此,它还是被绞死了。在大众可怕的狂欢之中,它的身体被肢解了。对那位被食尸魔假冒过的市民来说,食尸魔事件太可怕了,自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在阿缅镇露过面了,因此他的结局至今都还是一个谜。

饕餮 (glutton)

这种人通过患消化不良症逃避节食的痛苦。

地精 (gnome)

这是北欧神话中一种居住在地球内部的矮小的神灵,它们的职责是监护埋在地下的奇珍异宝。据1765年去世的比奥森说,在他的孩提时代,地精是极为常见的,他经常在黄昏之际看见它们在小山上跑来跑去。路德维希·宾克尔霍夫甚至在1792年还看见过三个地精出没于黑森林一带。施莱德克尔声称,1803年它们曾把一群矿工赶出了西西里金矿。按现有资料估算,地精很可能在1764年就销声匿迹了。

诺斯替教徒 (Gnostics)

这是一派哲学家,他们试图在早期基督教徒和柏拉图主义者之间建立一种联盟,但由于基督徒不愿进入联盟的领导核心,结果导致联盟的设想破灭,这些哲学家因此大为沮丧。

角马 (gnu)

这是产于南部非洲的一种动物。被驯服的角马既象马儿,又象水牛,还象牡鹿。野性未泯的角马可大不一样,象旋风,象地震,

象雷电。

好的 (good)

所谓“好的”，夫人，就是深知本作家的巨大价值；所谓“好的”，先生，就是知趣地让本作家一人独处。

鹅 (goose)

一种能提供用于写作的羽毛管的鸟。也许是由于某种神秘的自然作用，这些羽毛管都不同程度地为鹅的智慧与情感所渗透、充满，因此，当某个叫“作家”的人用这种羽毛管蘸上墨水，机械地在纸上画写的时候，纸上就会完美而精确地再现出鹅的思想与情感。通过比较不同的羽毛管可以看出，不同的鹅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很多的鹅力量卑微、无足轻重，但的确有一些鹅是很伟大的。

女妖戈耳工 (Gorgon)

(戈耳工是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据说，任何人见到戈耳工的头，都要化成石头，——译者注)

戈耳工是个大胆泼辣的女妖，
她曾使古希腊人变成石像，
因为他们看了她可怕的面庞。
今天我们在废墟把他们找到，
石像的做工真他妈的粗糙，
说明古代雕塑家一个比一个狂躁。

痛风 (gout)

这是外科大夫对有钱人所患的风湿病的称呼。

美惠三女神 (Graces)

三位美丽的女神，她们是优弗劳西尼、阿格拉亚和塔丽亚。她们侍候维纳斯，却从不拿工钱。她们在住宿和衣着方面没什么花销，

因为她们几乎什么都不用吃；她们因季节不同而改变衣着，微风吹拂什么她们就穿戴什么。

语法 (grammar)

这是一系列精心设置的陷阱，分布在通往荣名的路上，专等自我奋斗的人陷入其中。

葡萄 (grape)

啊，葡萄！——你这神圣的水果！
荷马曾经为你引吭高歌，
还有阿那克瑞翁和哈亚姆，
他们的嗓音远比我的柔和。

我的手从未抚弄过竖琴，
我的赞词无法表达对你的崇敬，
但我谦卑的效劳还是请你接受，
我要对所有嘲笑你的人复仇。

那些不停地灌水的家伙，
和用肚子盛满酒汁的狂徒，
我要高兴地让他们亮出肚皮，
用尖刀在那上面敲来敲去。

喝吧，葡萄酒在肚里安息，
智慧就会变得沉静厚实。
愿戒酒的傻瓜们都下地狱，
愿损毁葡萄藤的害虫去见魔鬼！

——詹姆斯·霍洛勃姆

葡萄弹 (grapeshot)

这是未来为答复美国社会主义的种种要求而准备的一场大辩论。

坟墓 (grave)

死者的尸体被安放在这里等待医科学生的光临。

我伫立在一座孤单的坟旁，
那里荆棘丛生、杂草猛长，
风儿在林间喃喃细语，
墓中人却听不见一点声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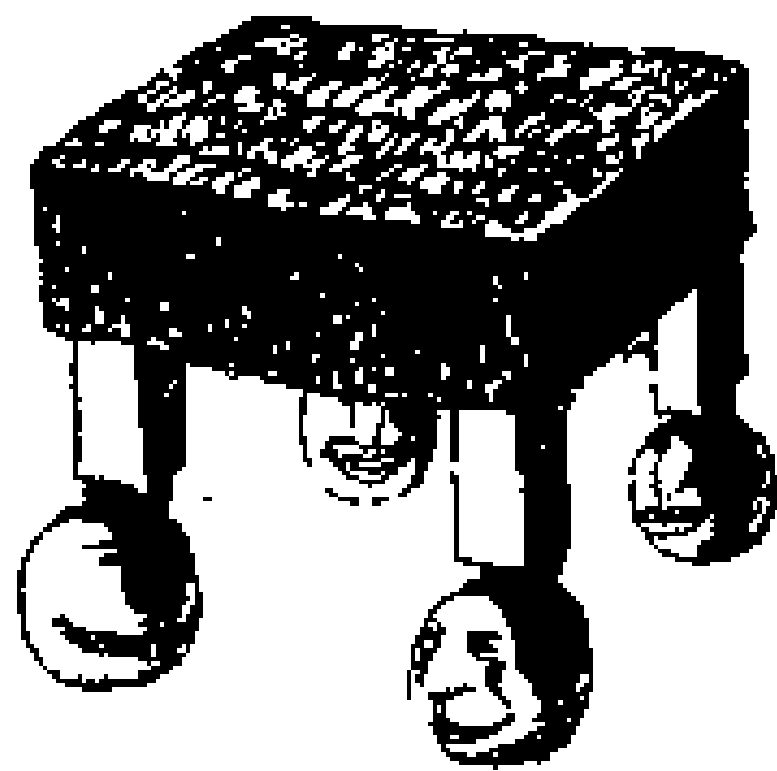
一个庄稼人站在我身旁，
我说：“他听不见风儿的吟唱。”
他回答说：“当然不，这伙计死了，
当然不知道世界在变成啥样。”

“是啊，他再不能听见任何声响。”
我说着话不由黯然神伤。
“可是先生，与你有什么关系？
这死去的伙计并不抱末怨西。”

我跪在地上为死者祈祷：“主啊！
仁慈地待他吧，向他微笑吧！”
那乡巴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傻乎乎地说：“你连认都不认识他。”

万有引力 (gravitation)

这是万物互相靠拢的趋势和彼此吸引的力量。引力的大小和物体所含物质的数量成正比——而物体所含物质的数量，又是通过引力的大小来确定的。这个例子生动有趣地告诉我们，科学往往先使A成为B的证据，然后反过来用B证明A。



伟大的 (great)

“我多么伟大，”狮子得意洋洋，

“我是森林与草原的君王。”

“我才伟大哩，”大象反驳说，

“没有任何兽类敢和我比试重量！”

“伟大的应该是我，”长颈鹿说，

“没有任何动物的脖子有我的一半长。”

“我才称得上伟大，”袋鼠很不服气，

“没有谁的大腿有我的这么发达有力。”

“我才真正伟大，”负鼠也开了腔，

“瞧，我的尾巴灵巧、光洁又清凉。”

“最伟大的是我，”油炸牡蛎耐不住寂寞，
说：“我最伟大，因为我味美可口。”

这些动物都以为自己擅长什么，
世界上最伟大的就是什么。

同样维艾瑞克在班上自称第一，
因为他耳朵最长，象头蠢驴。

——阿瑞翁·史伯尔·多克

断头台 (guillotine)

这是一种使法国人很有理由耸双肩的机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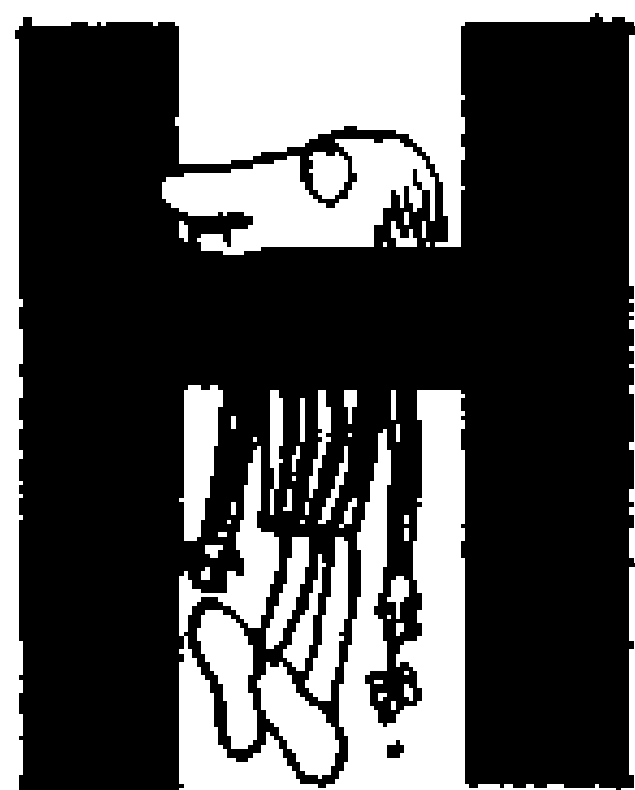
博学的布雷富格尔教授在其伟大著作《歧异的种族进化方式》中论及流行于法国人中的耸肩雅姿，他说这种姿势来源于甲鱼把头缩进壳中的习惯。尽管我不愿和这位杰出的权威人士过不去，但我仍

然认为耸肩不足以成为如此重要的进化理论的基础，因为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耸肩是鲜为人知的。我深信，大革命时期由断头台的使用激起的恐怖，是导致耸肩礼应运而生的直接原因。

火药 (gunpowder)

这是文明国家用来调解那些不及时处理就会带来麻烦的争端的一种机构。大多数写书的人都把火药的发明权归于中国人，不过提供的证据并不怎么令人信服。弥尔顿说火药是魔鬼为对付天使而发明的，这种观点倒有几分可信，因为今日天使的数量是那么少；再说，连农业部部长、尊贵的詹姆斯·威尔逊都对这一观点深信不疑。

威尔逊先生对火药产生兴趣，是由在哥伦比亚特区的一个政府实验农场发生的一件事造成的。几年前的一天，有一个恶棍对部长先生的精深造诣和个人修养不以为然，他把一袋火药当作巴塔哥尼亚印第安人的谷种献给部长。这种谷种的商业价值是极高的，在当时那个时节播种是再好不过了。好心的部长先生按要求把恶棍送的“谷种”播进犁沟并用泥土把它们掩盖起来，他就这样一行接一行地播完了十英亩的土地。突然，那个慷慨的捐种者叫了他一声，部长先生回头一看，只见那家伙往他开始播种的犁沟扔下一根点燃的火柴。部长先生顿时傻了眼，那被泥土湿润了的“谷种”轰的一声起火，变成一条火烟交织的火龙疯狂地向他扑来，他目瞪口呆地站在地里象瘫痪了一样。幸好他猛然想起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他哇的一声扔下手中的活儿，一溜烟地飞跑过七个村庄，消失在远方，他的神奇的速度真不可思议。人们惊奇地发现，部长先生的身影像一条隐约的长线破空而去，把远方的地平线一分为二。“天啦，那是怎么回事？”土地测量员的助手惊叫道，他眯着双眼凝视着那条远去的长线。土地测量员看了看那神奇的现象，然后专注地从测量仪望过去，回答说：“那是通过华盛顿的子午线。”



人身保护法 (Habeas Corpus)

这是一种法律，因莫须有之罪入狱的人利用它可以获得自由。

习惯 (habit)

自由人的镣铐。

哈德斯 (Hades)

地下的世界；离开人世的灵魂居住的地方；死人生活的地方。

古人心目中的“哈德斯”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地狱”(Hell)不一样。很多极其可敬的古人都悠哉游哉地住在哈德斯。其实，极乐的天堂原本是哈德斯的一部分，当然，今天它已移到了巴黎。当“钦定圣经”中的《新约》还处在翻译、修订过程中的时候，虔诚博学的学者和神学家们大多数主张把希腊文中的“哈德斯”译为“地狱”，但是，有一个谨慎的学者认为这种译法很成问题，他偷偷地把译稿中他能找到的所有讨厌的“地狱”全部划掉，结果，学者、神学家们再次讨论译文时，萨利伯里大主教翻阅着译稿，突然非常激动地站起来，说：“先生们，有人把‘地狱’全抹掉了！”在这位可敬的神父去世多年之后，人们还在津津乐道此事，正是他(感谢上帝！)

对英语表达法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重大贡献。

巫婆 (hag)

某个你不太喜欢的老女人，有时被称作“母鸡”或“猫”。老巫婆之所以被称为hag，是因为人们相信她们的头上都环绕着一种光环——hag就是有时在她们头顶能见到的那种奇特电光的通俗叫法。在过去的某一段时间里，“巫婆”并不是一个用来骂人的词。德莱顿曾描绘一个“美丽的巫婆，一脸微笑”，就象莎士比亚赞美“甜蜜的荡妇”一样。不过在今天，称你的情人为“巫婆”就有点不合时宜了——这种美名是要留给她的孙女受用的。

一半 (half)

某物可以分成或假定已分成的相等的两份中的一份。早在十四世纪时，神学家和哲学家进行过一场激烈的辩论，他们的中心论题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能否把一个物体分成三个一半。虔诚的阿尔德罗维诺斯神父在鲁昂的教堂布道时公开对教徒们说：毫无疑问，上帝能用一种看得见的、毋庸置疑的方式把一个物体分成三个一半，尤其是(假如上帝高兴的话)在那个恶毒的渎神者马卢修斯·普罗西诺斯(他否认上帝有这种能力)的肉体上证实这一点。普罗西诺斯最后没有如神父所说的那样被上帝肢解，他是被毒蛇咬死的。



晕轮 (halo)

严格地说，晕轮指的是环绕天体的一种发光的圆环，但是它常常和“光环”等混同使用，光环是神或圣人头周围的一种光轮。晕轮不过是一种视觉幻象，是由空气中的水气折射光线而形成的，就象虹一样。光环却是一种超凡入圣的标示，就象大主教的主教冠或罗马教皇的三重冕一样。佩斯的一位虔诚的艺术家——泽基金曾绘过一幅表现耶稣诞生的画，在他笔下，不仅圣母和圣子的头顶有光环，就连那头在那神圣的马槽(据《圣经》，耶稣降生于马槽。——译者注)啃干草的驴子，头上也有光环闪耀。为这位艺术家的不朽荣誉着想，还有必要补充一句，那头驴子的表情超凡脱俗，如实表现了艺术家本人与众不同的庄严与神圣。

手 (hand)

这是一种奇妙的仪器，装配在一个人的手臂的顶端，常常是插在另一个人的口袋里的。

手绢 (handkerchief)

一块方形的绸布或亚麻布，在各种尴尬或不体面的场合，人们常用它来遮脸或擦脸，尤其是在葬礼上，用它来掩饰流不出眼泪实在是再好不过了。手绢是新近才问世的，我们的祖先对它一无所知，他们让衣袖行使今天手绢的功能。莎士比亚把手绢引入《奥赛罗》一剧是一个时代错误。当年苔丝黛蒙娜(《奥赛罗》中的女主角。——译者注)本来是用裙子擦鼻子的，就象在我们这个时代玛丽·沃克尔博士和其他改革者用燕尾服之尾擦鼻子一样——革命有时候是向后面进行的，这就是例证。

刽子手 (hang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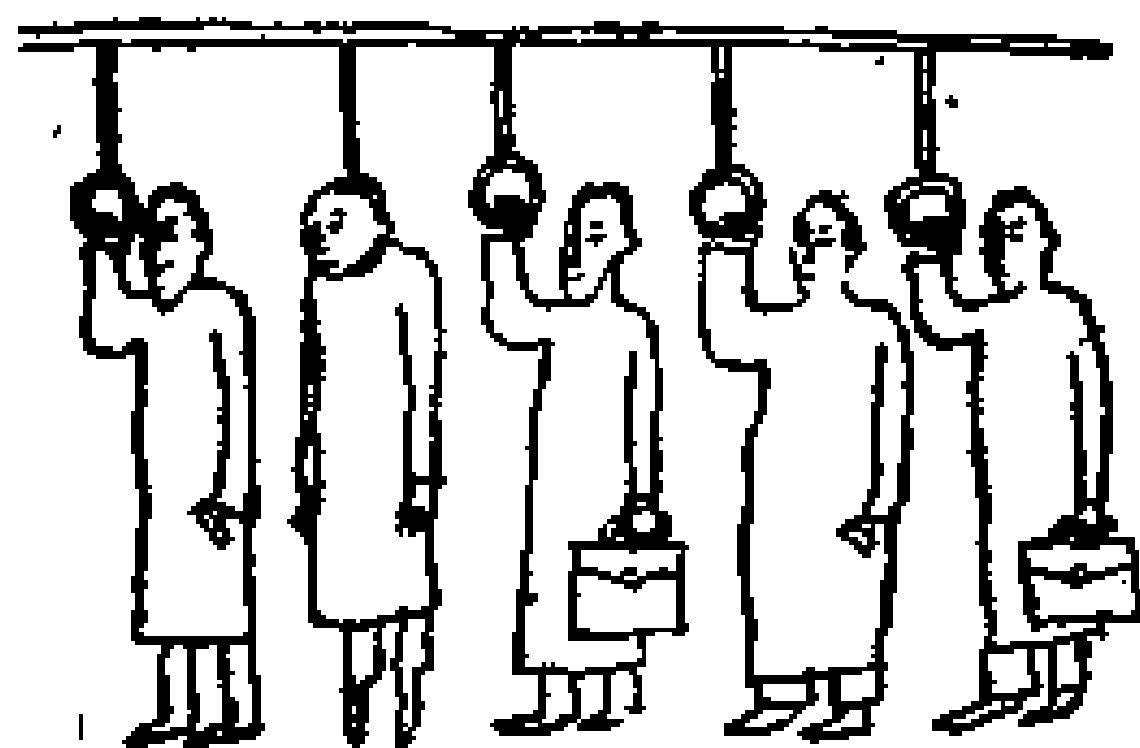
这是一种执法的官员，他的职责比其他任何人的都要尊贵。但是，有犯罪远祖的大众普遍对他都很讨厌，事实上他承受着一种世袭的怨恨。在美国某些州，刽子手已被电工取代，例如在新泽西州，有关当局最近已下令用电来处决犯人。

幸福 (happiness)

想到另一个人的悲惨遭遇
就涌现于心的一种愉快感。

奇谈怪论 (harangue)

敌对者的发言：这家伙当然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



港口 (harbor)

这是船靠岸停泊的地方。在这里，船只远离了海上风暴，却受着关税的狂暴侵袭。

和声学家 (harmonist)

抗议派新教徒，他们于上一个世纪由欧洲来到美洲，现已绝迹。他们特别喜欢窝里斗，唇枪舌剑地争论不休，并以这种纷争的痛苦闻名于世。(harmonist另有“诗人”、“调停者”、“福音书的对照研究者”等意思——译者注)

怨恨 (hatred)

在人家比自己强时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的一种情感。

灵柩 (hearse)

死神的摇篮车。

心脏 (heart)

一种用肌肉做成的自动血液泵。人们把它誉为情感的寓所——这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想象，可是在从前，这一度是一种普遍的信念。现代科学表明，胃才是人类情感的栖身之所，食物在胃液的作用下转变成人类的七情六欲。一块牛排变成一种情感——情感的软硬状况视所吃的牛的年岁大小而定——这一变化的精确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鱼子酱、三明治变成一种奇妙的想象，表现为一句辛辣的

警句，这种复杂变化经过哪几个阶段呢？一个煮得过火的蛋最终转化为一种宗教的悔悟，或者一个奶油泡夫变成一声情深意切的叹息，这些神奇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巴斯德先生(1822—1895，法国化学家、细菌学家，——译者注)已用晓畅可信的语言耐心地为我们解答了这些问题。(不妨也参看一下我本人的专题论文《情感的本质与消化道排出的气体》。)有一本题为Delectatio Demoniorum的科学著作也生动地论述了消化与情感的关系。要想对肠胃与情感的关系有更深入的理解，可进一步参考旦姆教授的著名论文《爱——绝食消瘦的产儿》。

热 (heat)

丁多尔教授说：
热是一种运动方式。
我知道怎样证明他的学说，
热辣辣的字句巧妙地说出，
会使人的拳头左右挥舞。
拳头在你的额上停住，
你看见金星闪烁，不计其数。

异教徒 (heathen)

这是一个未开化的人，他居然愚蠢地去崇拜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按照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霍立森教授的说法，犹太人就是一群异教徒。

天堂 (Heaven)

在这么一个地方，恶人们不再向你唠叨他们的私事，因而不至于扰得你心烦意乱；而当你讲个人琐事的时候，好人们一个个都洗耳恭听。

内助 (helpmate)

妻子，或者，痛苦的另一半。

大麻 (hemp, 另有“绞索”之意。)

这是一种植物，人们用它的外皮纤维制作围巾。这种围巾常常在露天演说完毕后被披在演说者身上以防止他着凉。

隐士 (hermit)

这种人的恶行与蠢事都没法和别人的交流。

她的 (hers)

意为“他的”。

冬眠 (hibernate)

蛰伏在自己的小窝里，与世隔绝地度过冬天。关于不同种类的动物的冬眠，有很多种普遍而奇特的看法。很多人相信整个冬天熊都要冬眠，它靠机械地吮吸它的爪子维持生命，因此，在春天从冬眠的洞穴中走出时，它显得出奇地消瘦，以至于它不得不做两次努力才能在地面上投下一个影子。三四个世纪以前，在英国最无庸置疑的一种看法是：燕子是在小河底的淤泥中冬眠的，它们抱成一团，蛰居泥中度过漫长的冬季。显然，由于小河都变得肮脏不堪了，如今燕子被迫放弃了从前的冬眠习惯。索托斯·艾斯柯比尔斯曾在中亚地区发现过一整个冬眠的民族。有些研究者认为，基督教四旬斋期间（又叫大斋期，指复活节前的四十天，——译者注）的禁食，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冬眠，不过，基督教教会给了它一种宗教意义。这种观点遭到了杰出的权威人士吉普主教的强烈反对，他可不愿让他的家族的创始人失去任何荣耀。

半鹰半马兽 (Hippogriff)

这种动物（现已绝迹）一半是马，一半是鹰首狮身兽，而鹰首狮身兽一半是鹰，一半是狮子，因此半鹰半马兽其实只是四分之一只鹰，按金币计算，也就是两美元伍角。动物学研究中令人吃惊的事真多！

历史学家 (historian)

一种气量大的长舌妇。

历史 (history)

一种大部分内容都是谬误的记录，它所记载的事情大多数是无足轻重的，而做这些事的人中，统治者大多数是恶棍，士兵们则多半是傻瓜。

猪 (hog)

这是一种鸟，以其巨大食量著称于世，有时我们用它来形象地说明人的好胃口。在伊斯兰教徒和犹太人心目中，猪肉是不宜作食用的，但是猪以其优雅的举止、美丽的羽毛和甜美的声音赢得了普遍的尊重。这种家禽主要是作为一名歌唱家而深受人们的爱戴，它在笼子里放声歌唱起来，实在是感人肺腑，足以使两个人立即同时热泪盈眶。这种小鸟的学名叫作：波克尔斯·洛克菲列里。洛克菲列先生并不是这种鸟的最初发现者，但由于他与这种鸟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这种鸟以他的名字命名。

顺势疗法论者 (homoeopathist)

医生中的幽默家。

顺势疗法 (homoeopathy)

这是一种介乎对抗疗法和基督教科学之间的治病方法。相比之下，基督教科学比其他两者更胜一筹，因为它能医治想象出的种种疾病，其他两者却不能。

杀人 (homicide)

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杀人可以分为四类：罪该万死的、情有可原的、无可非议的和值得赞扬的。不管怎样分类，对被杀者来说没有多大区别——对律师们则不然，分类使他们拿到更多的钱。

布道术 (homiletics)

这是一种能使说教适应教徒各自不同的心灵需要和社会地位的科学。

那牧师大人精于医道，
他热心地为教友诊断病情，
按舌头、脉搏和出汗的情形
把教友公正地分成几个等级，
然后用道德的开泻散与催吐剂
为教友们医治灵魂的毛病。
每当为一个教友诊断完毕，
牧师就从《圣经》中找出秘方，
他的催吐剂是那么有效，
他的开泻散是那么灵验，
教友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妙药已把他心中的罪孽除掉，
使他的灵魂得以恢复健康。
但是披着迷人外衣的诽谤者
别有用心地散布流言，说：
牧师为有钱人治病，
给的药丸里加了糖，和了蜜。

尊敬的 (honorable)

因行动受到妨碍而苦恼的。立法机构习惯于把所有与之有关的人员称为“尊敬的”，例如：“那位尊敬的绅士是一条下贱的杂种狗。”

希望 (hope)

欲望与期待的混和物。

甜美可口的希望！

当一个人变为一无所有——
既无财富，又无朋友，
连他的狗都已把他抛弃，
他的山羊也同样不义，
悄悄嚼食他套拉的衣裳。
这时候，只有你啊，希望！
你从九九高天君临天下，
用灿烂的星光向他暗示——
他象造币厂的职员一样，
巨大的财富就在他身旁。

——佛夏利·威芬

好客】(hospitality)

这是一种美德，它诱使我们为某些人提供食宿，尽管他们并不需要。

敌意 (hostility)

因地球上的人口过密而产生的一种特别尖刻且有特殊对象的感觉。敌意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类，例如，一个女人对她的女性朋友有主动的敌意，她对其他女性的敌意则是被动的。

天堂女神 (Houri)

这是一个住在伊斯兰教天堂里的美貌女子，她使伊斯兰教男信徒的生活变得更加称心如意。他们信奉天堂女神，说明他们对自己凡间的妻子有一种高贵的不满足，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接受自己妻子的灵魂。据说伊斯兰教的女人们并不觉得天堂女神有什么了不得。

房屋 (house)

这是一种空洞的建筑物，是用来供人、老鼠、甲虫、蟑螂、苍蝇、蚊子、跳蚤和杆菌等居住的。“教养院”(House of Correction,

直译是“改错之屋”，是奖励政绩或个人建树的地方，也是拘留违法者与强占公物者的地方。“教堂”(House of God, 直译是“上帝之屋”)，是一种有尖塔的、用作抵押的建筑物。“看家狗”(House-dog) 是一种养在家里的猛兽，豢养它的目的是侮辱从门前经过的人，吓坏贸然登门拜访的人。“家庭使女”(House-maid)，是一个雇来做家务的年轻女子，在上帝乐于给她的岗位上，她惹人讨厌的方式真多，她肮脏得实在是富于心计。

无家可归的 (homeless)

为所买的家用物品交完所有的税之后就会感到无家可归。

陋室 (hovel)

这是一种叫做宫殿的花朵结出的果实。

人类 (humanity)

指所有的人，是一个集体名词，不包括类猿的诗人们。

幽默家 (humorist)

这是一种灾疫。假使当年摩西利用了它，是能够软化埃及法老的铁心肠，促使他允许以色列人带着他的美好祝愿快快离开埃及的。(据《圣经·旧约》中的“出埃及记”，犹太人的先知摩西为了重建对耶和华的信仰，拯救濒于堕落的犹太民族，带领犹太人离开埃及去寻找祖先的国土。埃及法老非但不许犹太人离开，相反更加重了对他们的压迫。于是在上帝耶和华的帮助下，摩西用一系列灾疫，如蛙灾、蝇灾、蝗灾、瘟疫、冰灾、雷灾、死亡等和法老斗法并取得了胜利。——译者注)

飓风 (hurricane)

“飓风”是一种一度很常见的空气示威行动，现在已被“龙卷风”和“旋风”取代。不过在西印度群岛一带“飓风”一词还是很常用的，一些老派的船长尤其喜爱它。飓风也用于建造汽船的上甲板，不过总的来说，飓风的寿命远比船长。

仓促 (hurry)

笨拙者的敏捷。

丈夫 (husband)

吃完饭之后负责洗碗的人。

杂种 (hybrid)

联营的产儿。

鬣狗 (hyena)

这种野兽在一些东方国家很受尊敬，因为它习惯于在夜间出现于坟场——学医的人也常这样做。

伪君子 (hypocrite)

这种人假装具有某些他其实并不放在眼里的美德，从他轻视却又在假冒的东西里得到好处。



我 (I)

是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英语的第一个词，心灵的第一个念头，感情的第一对象。在语法中，“我(I)”是一个代词，属第一人称单数。据说它的复数形式是“我们”(We)，关于到底怎么可能存在一个以上的“我自己”，语法学家们无疑是很清楚的，而我作为这部无可比拟的词典的作者，却不甚明白。两个“我自己”的概念难以想象，却是很好的。坦率而优雅地使用“我(I)”字，是出色作家得以区别于糟糕作家的地方，糟糕的作家在使用“我”时老是躲躲闪闪的，好象盗贼试图掩藏赃物似的。

反偶像崇拜者 (iconoclast)

一个捣毁偶像的人。偶像崇拜者对他的行动很不满，强烈抗议说他行破坏之恶，而无重建与创造之功。原来这些可怜的家伙希望用其他的偶像代替被他打碎脑袋的那些偶像。反偶像崇拜者说：“你们以后将不再有任何偶像，因为你们不需要它们。谁要是再愚蠢地在这里立偶像，我就会把他的头压下去，一屁股坐在上面，直到他哇哇苦叫为止。”

白痴 (idiot)

一个威力强大的庞大种族的一员。白痴族在人类事务中的影响历来是占主导地位、起决定作用的。白痴的活动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思想或行动领域，相反，它“弥漫于人类的全部活动空间并且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说了算，他的决定是无可辩驳的。是他创立了观念与趣味的各种时尚，是他制定了说话的种种限度，也是他用严厉的禁忌使人们不敢轻举妄动。

懒惰 (idleness)

这是魔鬼用新罪孽的种子作实验以促进恶行的大量生产的模范农场。

笨人 (ignoramus)

所谓“笨人”是这样一种人，你熟悉的东西他不知道，他知道的事情你也一无所知。

卓越的 (illustrious)

正好作靶子让怨恨、嫉妒和蜚语的箭簇穿射。

想象 (imagination)

这是一种贮藏事实的仓库，为诗人和骗子共同拥有。

低能 (imbecility)

这是一种神圣的灵感，或是激励批评家对本辞典吹毛求疵的圣火。

移民 (immigrant)

这是一个未开化的人，他误以为某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要好。

不谦虚的 (immodest)

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的价值，对别人的价值却视而不见。

不道德的 (immoral)

意为“无利可图的”。从长远及已有的大量实例来看，不管是什么东西，假如人们认为它是无利可图的，那么它最终一定会被说成是错误的、邪恶的、不道德的。假如人类的是非观不是以是否得利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别的什么东西之上，假如人类的行动本身具有一种独立于它们的结果之外的道德意义——那么哲学整个都是谎言，而理智则是神经错乱。

不朽 (immortality)

不朽是一个玩具，
多少人为它哭泣，
多少人向它下跪，
人们争论、说谎，斗个不停，
就为了得到它的垂青，
为了得到这么个玩意，
人们愿意自豪地献出生命，
永远地躺在坟墓里。

钉刑 (impale)

这是一种通俗说法，指用某种武器刺穿某物并把武器留在伤口里。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准确。“钉刑”严格地说是用一支长矛竖着刺入某人的身体，死者仍然保持着端坐的姿势。这是一种在古代很多国家都很常见的惩罚人的方式，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它至今仍受欢迎(《魔鬼辞典》作于1881年至1906年之间。——译者)。在15世纪初，这种“钉刑”被广泛用来使异教徒改邪归正。沃尔克拉夫称之为“坐悔过椅”，老百姓们则打趣地称之为“骑独脚马”。据路德维希·赫尔兹曼说，在中国西藏钉刑被看成是处罚反宗教者的最佳方式。尽管中国人有时用钉刑款待世俗的违法者，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用它来惩戒渎圣之罪。对被钉者来说，受皮肉之苦是因为世俗之罪，还是由于冒犯圣灵，两者没有多大区别。假如他能把自己想象成“真正的教堂”的尖塔上的一个风向标，料想他一定会

感到某种快慰。

不偏袒的 (impartial)

由于看不出对自己有任何好处，因此对发生争执的两方或相对立的两种观点采取中立态度，对任何一方都不予支持。

顽固 (impenitence)

从时间上讲，这是一种处于罪行与处罚之间的心境。

不虔诚 (impiety)

你对我的神灵表示的不敬。

按手礼 (imposition)

把手放上去表示祝福或者奉献——这在很多教派中都是一种常见的仪式，不过，被称为盗贼的教派行按手礼时表现得最为坦率、真诚。

冒名顶替者 (impostor)

追求名利过程中碰到的对手。

不大可能的事 (impossibility)

他讲故事时仪态端庄，
温和的脸上带着一丝忧伤。
假如你静下心来细想，
那故事不可能发生，有点荒唐。
但是被迷惑的观众连连称奇，
异口同声地赞叹不已，
说那是他们听过的最动人的事迹。
只有一个人一言不发，
他默无反应，
像个聋子，像个哑巴，

沉静无声，毫不动心。

于是所有的人都转向他，
从手到脚细细检查，
发现他还是一个活人，
可是他怎么也不说话，
变得越来越悄无声息，
好象他体内没有任何东西，
“怪了！怪了！”有一个人喊道，
“你没感到那故事是多么美妙？”
他这时才清醒地抬起眼睛，
若无其事地看看其他的人，
漫不经心地把脚搁在壁炉架上，说：
“毫无意思。我自己也说谎骗人。”

无远见 (improvidence)

用明天的收入支付今天的费用。

免罪 (impunity)

和“财富”同义。

不能承认的 (inadmissible)

不值得考虑的。常用来指某些种类的证据，法官们认为不宜让陪审团知道，因此就擅自把它们排除，在审案过程中不予考虑。传闻证据是不能承认的，因为传闻证据的原始提供者既没有宣过誓，也没有经过法庭的审查。但是，大部分每天都在进行的军事、政治、商业等方面的重大行动，都是以传闻为依据的。世界上没有哪种宗教不以传闻为其基石。“天启”之说是一种传闻，关于《圣经》是上帝的语录的说法，我们也只能从很久以前已死去的人们那里寻找论据，这些人自身的身份我们难以确定，他们是否在任何意义上立过誓就更无从知道了。按照美国现存的证据引证制度，《圣经》中所有

的事迹，没有哪一件具有能为法庭接受的可靠物证。我们既不能证明历史上曾发生过布伦海姆之战(布伦海姆是西德中南部村庄，1704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欧仁王子和马尔博罗在此大败法军。——译者)，也不能证明曾有过裘利斯·凯撒其人(古罗马军人、政治家。——译者)，同样不能证明亚述王国(亚洲西南部的古代帝国。——译者)的存在。

由于公正的法庭的记录是真实可信的，因此，很容易证明世界上一度存在过威力巨大的恶毒的魔术师，而且他们曾深深地殃及人类。法庭曾凭据某些证据(包括忏悔)宣布某些女人犯有施行巫术之罪，然后处决了她们。那些证据不仅在当年是确凿无疑的，而且在今天也无懈可击。法官们以这样的证据为依据做出的决定在逻辑和法律上都是响当当的。在法庭所判的所有案件中，没有什么比对巫术和魔法的指控更证据充分的了，很多人就是因此而命归黄泉。假如根本没有女巫，那人类的证据与人类的理智都会一钱不值。

不祥地 (inauspiciously)

占卜的结果不佳，表现出凶险之兆。罗马人每逢要做什么大事，都要先请占卜师或先知们预测吉凶如何。他们最喜爱的、最有效的占卜方式是观察鸟的飞行——由此得到的预兆称为auspices。

收入 (income)

衡量一个人是否值得尊敬的合理的自然标准，通常人们所接受的其他各种标准都是人为的、随意的、谬误百出的。恰如西柯法斯·克里索拉特尔爵士所说，财产的真正功用，不过是带来金钱。不管财产表现为哪种形式——钱币、土地、房屋、商品或其他任何能给拥有者带来好处的东西，其最终归宿都是金钱。荣誉、头衔、要职或与显贵人士的交往，同样也是以金钱为目的的。因此，任何东西是否有价值，自然都是由它是否能带来金钱决定的，它的拥有者的社会地位也取决于此。庄园广大却颗粒无收的庄园老爷，不管他的庄园是多么古老，他和日进万贯的人相比实在是人微言轻。身居高位却囊中羞涩的人，即便是国王的宠臣，和财大气粗的富豪相比，

也难免受点委屈，被视为下贱之辈。

不相容 (incompatibility)

这是婚姻中的一种志趣相似，尤其是统治他人的志趣。一个生活在角落的眼神温顺的主妇，可以构成不相容。不过有人说它是长着一撮小胡子的。

不共戴天 (impossible)

不能和别的某种东西同时存在。如果世界只能容纳两种事物中的一种，而没有足够空间供两者共存，那么这两种事物就是不共戴天的——例如，惠特曼的诗和上帝对人的怜悯，两者是不共戴天的。



梦魔 (incubus)

这是一种很不正派的魔鬼，也许时至今日还没有完全绝迹，它们昼伏夜出，无比风流（梦魔incubus是西方传说中一种专爱闯入女人梦中并与之交媾的魔鬼，侵扰男人的女性梦魔又称succubus。——译者注）。要想详尽了解梦魔，可以去读普罗塔索斯所著的《魔鬼大全》（巴黎，1328），其中奇谈怪论颇多，那数不清的离奇事若是写在供公立中学学生使用的词典里，恐怕是有伤大雅。

据维克多·雨果说，在英吉利海峡诸岛上，魔鬼撒旦深受妇女们的美貌的诱惑，而且沉湎的程度显然比在其他地方深得多，因此，

他有时候就扮演梦魔找乐趣，结果使那些想信守结婚誓言的淑女贵妇们惶恐不安。其中有一位贵妇于是去向牧师求救，问怎样才能在黑夜中把自己的丈夫和莽撞的梦魔区分开来。牧师告诉她说，可以摸一摸对方的额头，看看是不是长有角。至于这种检验法是否有效，可惜雨果先生还缺少点侠肝义胆，不敢表现出一丝儿疑问。

优柔寡断 (indecision)

优柔寡断是成功的主要因素。托马斯·布鲁勃德爵士说：“由于什么都不去做，只面临一种选择，而想去做些什么则面临多种选择，无疑其中只有一种选择是正确的，因此，因优柔寡断而裹足不前的人和勇往直前的人相比，走入歧路的机会少得多。”——这是对优柔寡断的好处的最清楚而令人满意的解说。

“你那么果断地决定发起进攻，的确令人钦佩，”格兰特将军在某一场合对戈登·格兰杰尔将军说，“当时只有5分钟的时间供你拿定主意。”

“是的，阁下，”那位得胜的下属回答说，“在紧急关头能准确无误地知道该做什么，的确不是一件易事。在不知道是该进攻还是撤离时我从不迟疑——我用抛硬币决定取舍。”

“你是说这一次你也是这样做的？”

“是的，将军。不过，看在老天份上，请别责备我，我没有按照硬币指示的去做。”

不关心的 (indifferent)

对事物之间的区别不太敏感。

“你这烦人的男人！”印多伦修的妻子喊道，

“你变得对生活的一切都漠不关心了。”

“漠不关心？”他微笑着慢慢回答说，

“我本来该关心的，亲爱的，可是那根本不值得关心。”

——阿普琉斯·M·戈库尔

消化不良 (indigestion)

这是一种疾病，患者和他的朋友们经常错误地把它和深沉的宗教信仰及对人类获救的关注混为一谈。西部平原头脑简单的印第安人说得实在好：“平时乐陶陶，从不想祈祷；一旦肚子痛，忙把上帝抱。”

轻率 (indiscretion)

女人特有的罪过。

不明智的 (inexpedient)

盘算不周，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

幼年期 (infancy)

这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阶段。这时候，如华滋华斯所说，“天堂就在我们四周”，这一阶段一晃而过，接着尘世开始把我们包围。

英菲里祭品 (inferiae)

这是古希腊、罗马人用以祭奠、抚慰死去的英雄们的亡灵的物品。虔诚的古人由于不能创造出足够多的神祇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因此不得不创造一些临时凑合的代用品，按某个水手的说法，也就是创造一些应急神，这些代用品都是用最没有希望的材料做成的。据说当年正是在用一头小公牛祭奠阿伽门农王的时候，这位杰出战士的亡灵向奥里斯的牧师莱艾德斯显灵，它用先知的口吻向他预言了耶稣的诞生和基督教的胜利，还简要地向他描绘了圣路易时代以前的主要历史事件，刚说到圣路易时代，突然一只公鸡轻率地叫了一声把叙述打断，迫使万民之王阿伽门农的亡灵匆匆退回地府哈得斯。这个故事很有点中世纪的风格，但由于寻求其起源时只追溯到皮尔·布拉蒂依——圣路易国王宫中一位名气不大却极为虔诚的作家，因此我们认为它不足为信也许并不为过，尽管卡贝尔阁下的看法或许不一样，我个人认为未必真有其事——哈哈！

异教徒 (infidel)

在纽约，指不信基督教的人，在君士坦丁堡，指相信基督教的人。

堕落居拯救论者 (infralapsarian)

这种人甘冒风险，相信亚当本来是没有必要去犯罪的，除非他有意那样做——这种信仰和堕落前拯救论者的看法相反。后一种人相信那个不幸的人(亚当)的堕落从开始就是命中注定的。(堕落后拯救论者和堕落前拯救论者分别为加尔文教派的两个分支，前者说上帝等人类堕落之后再来进行拯救，后者则声称上帝在人类堕落前就预定了拯救的计划，——译者注)

有两个神学家一起去教堂，
一路上两人发生了争吵。
他们唇枪舌剑，你来我往，
争论的焦点是可怜的亚当。
到底是什么使亚当走向堕落？
“是天意，”其中之一说，
“按上帝的意愿他应该自愿堕落。”
另一个回答说：“不，是自由意志
使他去做了上帝命令的事。”
他们争执不休，难分难解，
要平息他们的争论必须流血。
他们的长袍与帽子都扔到了地上，
手脚也开始挥舞，好不忙乱。
他们正准备用拳脚功夫的高低
证明谁的神学更有道理，
一个白发的拉丁文教授正好走来，
他手持拐杖，双眉紧锁，
他知道两人争吵的原因之后，
(他们还在笨拙地乱舞双手，

同时争论命定的意志的自由。)
说：“伙计，你们的争论无意义，
彼此的观点半斤八两无差异。
你们属于不同的教派——我敢发誓，
你们都弄错了它们的含义。
你——堕落后拯救论者，小丑的后裔——
一味坚持亚当是向前仆地跌倒，
而你——堕落前拯救论者，小狗一条——
则坚持说亚当是向后仰天跌倒。
你踩在香蕉皮上摔了一跤，
同样是摔跤，向前向后有什么两样？
连亚当本人都不去分析为什么跌倒，
只当是被隆隆雷声开了个玩笑。

——夏萨拉斯卡·杰普神父

忘恩负义的人 (ingrate)

从别人那儿得到好处的人，或者说，慈善的对象。

“所有的人都是忘恩负义的家伙。”
玩世不恭者尖刻地嘲笑说，
“不，”好心的慈善家表示反对，
“有一天我对一个人做了件大好事，
作为报答，他从那以后再没有骂过我。”

“噢！”玩世不恭者笑道，
“真叫我感激涕零，鄙人真想见识见识，
得到他的祝福。”
“那你恐怕要失望了——我很抱歉地告诉你，
他是一个哑巴，没法为你祝福。”

——阿里艾尔·塞尔普

伤害 (injury)

这是一种冒犯，就憎恨程度而言，它仅次于轻蔑。

不公正行为 (injustice)

这是一种负担，在我们加在别人身上或我们自己承担的所有重负之中，这种负担拿在手里时最轻，负在背上时最重。

墨水 (ink)

这是一种用鞣酸铁化物、阿拉伯树胶和水制成的恶劣的混合物，主要用于促进蒙昧的传染和助长人类的智性犯罪。墨水的各种性能都是很奇特而互相矛盾的：可用墨水来获得名声，也可用它来毁坏名誉；它可以为名誉抹黑，也可以使它变白；不过一般地说，人们主要喜欢用它作灰浆粘合荣名大厦的石块，并在大厦落成之后用它作增白剂掩饰建筑材料的低劣。有些叫做新闻记者的人，他们建立了墨水浴场，有些人出钱去其中沐浴，有些人则出钱从里面挣脱，常见的情况是，进入墨水浴场的人所花的钱是从浴场出来的人所花的钱的两倍。

先天的 (innate)

自然的，生来就有的——比如说“先天观念”，指的是在我们呱呱坠地之前上天就赋予我们的观念。先天观念的学说是哲学中最令人钦羡的信条之一，由于这种学说本身也是一种先天观念，因此要反驳它是不可能的。洛克曾愚蠢地认为自己扫了这一学说的威风，其实他的努力根本无济于事。在各种先天观念中值得一提的有——相信自己有能力办一份报纸，相信自己的文明优于别人的文明，相信自己的私事很重要，相信自己的疾病都比别人的更有趣。

内脏 (inwards)

内脏包括胃、心脏和大小肠等。很多杰出的研究者都不把灵魂划入内脏之列，但是严谨的研究者、著名的权威人士甘索罗斯博士却告诉我们说，那个叫作脾脏的神秘器官才是我们不朽的根源所

在。夏雷特·P·塞尔韦斯教授则另有高见，他说人的尾巴退化了，残余的尾骨里所含的脊髓才是人的灵魂的居所。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教授自信地指出：没有哪种有尾巴的动物是有灵魂的。对待这两种理论，最好的态度是同时相信两者，暂时不做任何正误判断。

铭文 (inscription)

写在某一物体上的文字。铭文的种类很多，不过大部分都是追悼式的，用来纪念某个杰出人物的荣名，把他的业绩和美德告诉后人。刻在华盛顿纪念碑上的约翰·史密斯的名字就属于这类铭文。以下是刻在墓碑上的纪念性铭文(墓志铭)的实例：

我的灵魂悠游在天空，
我的肉体安息在墓中，
过不久我的身体就要飞翔，
去九天和我的灵魂做伴，
它们将一起飞进上帝的殿堂。

1878

纪念琼内米亚·特瑞，他逝于1862年5月9日，享年27岁4个月零12天，土生土长。

这可人儿受了长时间的新磨，
医生们的努力完全是白费，
好在死神最终使她解脱，
她的灵魂飞升到极乐的福地，
与阿纳尼阿斯形影不离。

这石头下面躺着一个人，
西拉斯·伍德是他的大名。
他在生时荣名传遍四方，
现在却在石头下面横躺。

我想问：出名到底有多大好处？
人啊，不要为野心与虚荣烦恼，
这就是西拉斯·伍德给你的忠告。

理查德·海蒙，本属于天堂，1807年1月20日坠到地球，
1874年10月3日离开尘世。

食虫目动物 (insectivora)

“看吧，”传道士们齐声赞美道，
“上帝为他创造的万物提供了多么丰富的佳肴。”
“是啊，”小昆虫说，“他的恩泽甚至布及虫子，
他为我们提供了鸬鹚与燕子。”

——桑宾·雷利

保险 (insurance)

这是一种巧妙的、靠碰运气取胜的现代机遇游戏，它使玩游戏的人乐呵呵地坚信他能战胜坐庄的人。

保险公司职员：亲爱的先生，您的房子挺不错的，还是让我替它保保险吧。

房主：太好了。请尽量降低年保险费，那么，按照贵公司的保险统计表计算，在将来房子(可能)被烧的时候，我交的保险费才会比保险额低得多。

保险公司职员：噢，天啦，不——我们可付不起那么多。我们必须把保险金固定下来，您交的钱多些我们才合算。

房主：那我又怎么付得起那么多呢？

保险公司职员：嗨，您的房子随时都有可能被火烧掉的，比如说，象史密斯家的房子……

房主：得了吧——您瞧布朗家的房子，还不是好好的？还有琼斯家的房子，罗伯逊家的房……

保险公司职员：算了吧！

房主：我们还是互相体谅一下吧。您假设我的房子会在您假定的某个日子之前会被烧毁，同时要我为这种假设付钱给你，换句话说，您是在让我和您就我的房子会在您猜想的某个日子之前被烧毁打赌。

保险公司职员：可是假如您没有买保险，房子一旦被烧掉，就什么都没了。

房主：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按照贵公司的保险统计表估算，假如我不买保险的话，到房子被烧的那天，我省下的那笔保险费或许比房子的保险额多得多哩。就算我的房子在您假定的某个日子被烧（您让我出的保险费是以这种假定为依据计算的），假如我承担不起带来的损失，那你们又怎么赔偿得起呢？

保险公司职员：噢，那我们就该通过与比您更幸运的顾客的交易来弥补您的损失了。事实上，是他们赔偿您的损失。

房主：原来如此。那我是否也要帮你们赔偿他们的损失呢？是不是他们的房子也会象我的一样在他们付足保险费之前就被烧掉呢，使得你们付出比他们交的保险费更多的钱呢？看来再清楚不过了，你们希望顾客付给你们的钱多于你们付给顾客的钱，对吗？

保险公司职员：当然，否则——

房主：我可不愿把钱交给你们。如果说顾客作为一个整体可能会蚀本的话，那么就每一个顾客而言，他是蚀本蚀定了。

保险公司职员：我不否认这点——不过还是请看看这张保险介绍吧。

房主：但愿从未发生此事！

保险公司职员：刚才您说到不买保险可省下一笔钱，难道您不更可能挥霍掉它吗？我们的保险业能助您节俭。

房主：你们声称保险公司为慈善机构，其实，甲某愿意看管乙某的钱也不只是保险业才有的稀奇事。不过，还是请去找更好的主顾吧。

叛乱 (insurrection)

一场未成功的革命。对一个暴虐的政府不满，想用另一种暴政取代它，结果却失败了。

意向 (intention)

这是一种心灵感觉，看一派势力是否胜过另一派势力，好决定取舍。这是一种由无意识行动的危险冲动(近期的或遥远的)造成的结果。

口译员 (interpreter)

这种人能使说不同语言的两个人互相理解，手段是用对口译员自己有利的方式向他们重复他们彼此想向对方说的话。

空位期(旧王已死，新王尚未即位) (interregnum)

在这一时期，国家由王位上的一小块暖暖的垫子统治着。由于很多当之无愧的大人物热衷于使那渐渐冷却的垫子重新温暖起来，因此那种听任那一小块垫子冷却下去的实验往往以极不愉快的结果告终。

亲密 (intimacy)

由于老天凑合，傻瓜们缔结成这种关系，目的是要相互毁灭。

两种起泡粉一绿一白，
混合在一起多么可爱。
它们都感到无比惬意，
不惜把漂亮的外衣舍弃，
就为享受彼此无间的亲密。
它们卿卿我我，如胶似漆，
一张纸片就可以把它们包在一起。
它们都把对方当作知音，

满腹私房话说不完来道不尽。
然后它们都开始自我反省：
无疑彼此都有多种美好的德行，
可惜美好的东西不宜太多太滥，
因为弄不好会变成一大堆毛病。
它们实在有说不完的话，
越说越觉得其妙莫名，
它们的精神被柔情溶化，
多情的泪水表达了内心的甘辛。
最后它们就化成了气泡！
造物主就是用这样的惩罚，
告诫那些不遵古训的傻瓜：
你毕竟是你，我毕竟是我。

介绍 (introduction)

这是魔鬼发明的一种用来奖赏他的奴仆、折磨他的敌人的社会仪式，它在美国得到了极为恶劣的发展。的确，这与美国的政治体制紧密相关。由于每一个美国人都和其他的每一个美国人是平等的，因此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权认识其他的每一个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不经请求或者允许就进行介绍的权力。《独立宣言》本来是应该写成这样的：

“我们坚信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所有的人都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活以及用数不清的熟人把另一个人包围从而使他的生活悲惨无比的权力；包括自由，尤其是介绍人们互相认识却不首先弄清他们是不是早已是死对头的自由；还包括和一大串陌生人一起对另一个人的幸福的追求。”

（《独立宣言》的原文是这样写的：“我们坚信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所有的人都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译者注）

发明家 (inven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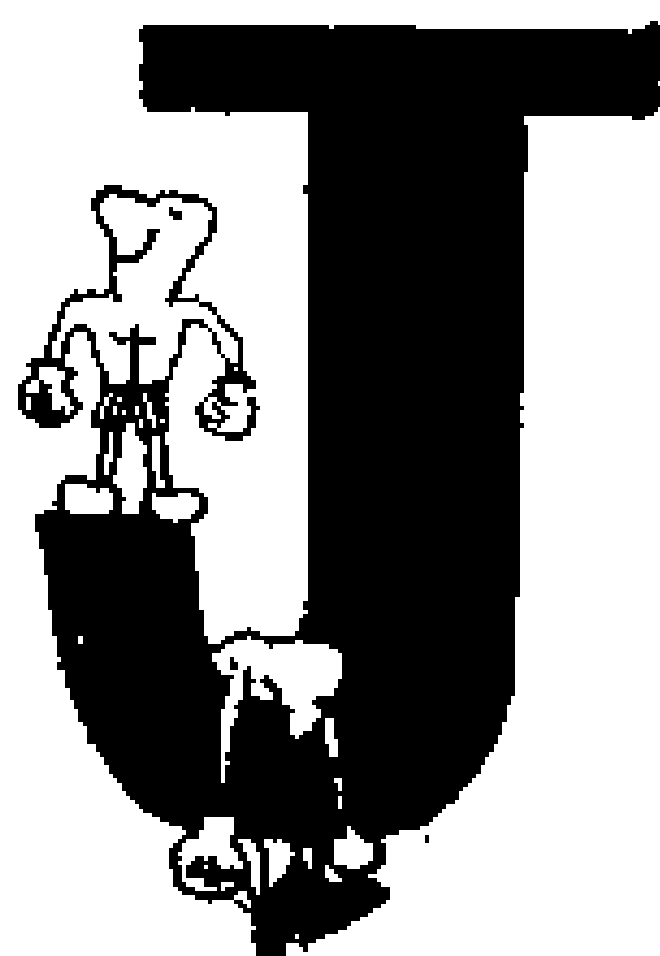
一个巧妙地组装轮子、杠杆和弹簧并相信文明的人。

无宗教信仰 (irreligion)

世界最重要的信仰之一。

痒 (itch)

这是苏格兰人的爱国主义。



『是英语中的一个辅音字母，不过有些国家把它用作元音——再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了。』的原始形状（当然经过轻微的修饰）是一条被征服的狗的耷拉的尾巴，最初它不是一个字母，而是一个替代符号，表示拉丁语动词 *jacere*，意为“扔”，因为向狗扔一个石头，它的尾巴就会呈现出『的形状。以上就是这个字母的起源，贝尔格德大学的著名学者约柯帕斯·布默尔博士著书三卷详尽地阐释了这一结论。后来有人提醒他说，罗马字母表中的『最初是没有卷毛的，结果这位博学之士就自杀了。

妒忌的（jealous）

过分担心，生怕失去某种只有在不值得保留时才会失去的东西。

弄臣（jester）

这是过去国王王宫内的一种官员，其职责是用滑稽荒唐的言语和行动逗乐王室，这种人通常穿着可笑的小丑的花衣。国王本人自然

是冠冕堂皇、威武庄严的，但是很多个世纪过去后，人们发现国王的行为和命令其实是够可笑的，不仅能使他宫中的老少忍俊不禁，而且足以使整个人类笑痛肚皮。弄臣常被人们称作傻瓜，但是诗人们和浪漫故事的作者们却常常乐于把他刻画成一个机灵睿智的人。想当年弄臣们的荒唐事与俏皮话曾使大理石宫殿阴暗无光，使贵族们的幽默感隐隐作痛，使王公们眼中的圣水潜然而下。在今天的马戏场中，宫廷弄臣忧伤的阴魂也用同样的笑料使普通百姓黯然神伤。

一个葡萄牙的王后守了寡，
爱上了宫中大胆妄为的傻瓜。
这小丑偷偷溜进教堂的忏悔室，
假冒神父倾听王后殿下的悔过。

“神父，”王后说，“请救救我，
我的罪过很大，胜过奸淫，
我爱上了我的弄臣——一个渎神的小丑，
他出身卑微，是个十足的无赖。”

“孩子，”假冒的神父这样回答，
“这种罪过的确可怕，
如此不合法的爱情，
不会得到教会的饶恕。”

“可是你的心灵是那么顽固，
永远不会把他舍弃，
你最好是颁布一道命令，
使他变成门第高贵之人。”

结果王后封那小丑为公爵，
试图以此搪塞天国的戒律。



一个牧师把内情告诉了教皇，
教皇最后把王后逐出了教堂。

——巴瑞尔·多尔特

犹太竖琴 (Jews-har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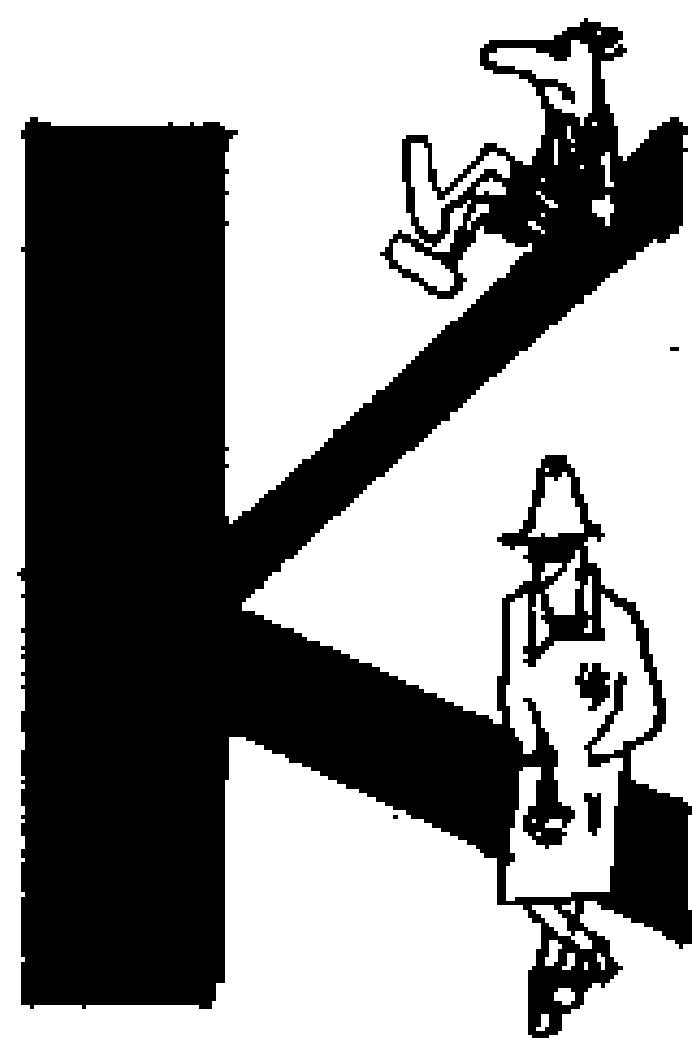
一种声音刺耳的乐器，演奏时用牙齿咬住它，同时用手指弄来弄去好把它扯掉。

香 (joss-sticks)

这是中国人在他们愚蠢的邪教活动中焚烧的一些小木棍，是对我们基督教的某些神圣仪式的模仿。

正义 (justice)

这是一种或多或少地掺了点假的日用品，国家把它卖给公民以奖励他的忠诚、他所纳的税款和所服的劳役。



K

这是我们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一个辅音字母，不过它的起源可以更远地追溯到塞拉提安人那里。塞拉提安是一个位于斯梅洛半岛上的商业小国。在塞拉提安人的语言中，K 读作 *klatch*，意思是“被毁坏的”，K 这个字母最初的形状和我们的 H 字母的形状完全一样，不过博学的斯内德克尔博士解释说，它被改成现在这种形状，是为了纪念雅鲁特大神庙公元前730年前后在地震中被毁一事。雅鲁特大神庙一度以其两根高大廊柱著名于世，在那次大地震中，其中一根廊柱被拦腰折断，另一根却完好无损。据说它最初的（与 H 相同的）形状是在那两根高大廊柱的启发下创造出来的，因此伟大的考古学者斯内德克尔博士认为，后来把它改成 K 是为了让那次大灾难永远地留在塞拉提安人的记忆中，尽管这一种简单自然的手段并不怎么感人。至于 K 字母的名称后来是否也跟着改变了，或是一直保持着 *klatch* 的叫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保持(keep)

他立遗嘱先把全部财产舍弃，

然后进入死亡之乡安息。

他临终时喃喃自语：“无论如何，
我要保持清白的名声。”

尽管他的美名被刻上墓碑的石头，
但那到底是谁的名字？——

要知道死者什么都不能保留。

——郝朗·戈培尔·安

屠杀 (kill)

制造空白席位却不推荐继承人。

褶叠短裙 (kilt)

这是在美国的苏格兰人和在苏格兰的美国人有时候穿的一种服装。

好意 (kindness)

写在勒索的十大卷巨著前面的简短前言。

国王 (king)

这是一种男人，美国人通常称之为“戴王冠的头颅”，尽管他从来不戴王冠，并且往往也没有头脑可言。

瘰疬 (King's Evil, 直译为“国王之病”。)

这是一种疾病，从前治疗它的方法是接受国王的触摸，现在改由医生们治疗它了。英国“极虔诚的爱德华”国王从前常用他的贵手触摸患此病的子民并使他们痊愈——

一群可怜的病人，
在等待他的医治，他们的怪病
穷尽医术都难以治愈，
但上帝赋予了他神奇的威力，

经他的手一触摸，
病人就会健康如昔。

就象《麦克白》中的“医生”所说的那样(《麦克白》是莎士比亚的名剧，其中提及国王的手一触摸病人，病人就会痊愈的事迹。——译者注)。国王的手的这种特异功能好象能够和国王的其他财产一起传给后继的国王，因为据说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

把他用手治病的奇术
传给了后继的国王。

可惜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后来这种奇术失传了，以后的英国国王们都不能用手触摸治病了，瘰疬这种一度被尊为“国王之病”的疾病，如今被取了一个卑贱的名字——淋巴结核(scrofula)，取自scrofa(此词意为大母猪)。

事到如今，那种相信国王的触摸能治病的迷信已成为过去了，但是，象很多过时的观念一样，这种迷信已化身为一种风俗，象一座纪念碑一样屹立于世。那种一大帮人排成长队去和总统握手的做法就是起源于这种迷信，当这位显赫之士向那些浑身肿胀、溃烂的人们(外科手术对他们毫无作用)行握手治病之礼的时候，他和他的患者们其实是在传递一个已熄灭的火炬。这把火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曾熊熊燃烧于人类信仰的祭坛，各个阶层的人都为它添加油料。正是这一美丽而启迪心智的古代遗风，把那圣洁的过去带回我们胸中从而美化了我们的生活。

接吻 (kiss)

这是诗人们发明的一个用来与“极乐”(bliss)配对的词，一般地说来，人们都认为这是一种表示彼此很理解的仪式，至于这种仪式到底以什么方式进行，本辞典编纂家一无所知。

盗窃癖者 (kleptomaniac)

一个富有的小偷。

骑士 (knight)

当初是位生而高雅的骑士，
然后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公民，
现在成了引人发笑的伙计，
骑士、公民、伙计——仅此而已。
我们也该为我们的狗安上骑士之名，
这些狗窝居民英勇无比，
它们将成为金色跳蚤的卫士，
成为圣斯德勃依骑士的伴侣，
能与圣乔治和乔依骑士匹敌。
愿上帝使那一天快快来到——
狗被封为骑士，世界跟着发疯。



劳动 (labor)

这是甲为乙获得财富的多种程序之一。

土地 (land)

土地是地球表面的一部分，被看作是一种财产。认为土地是一种私有财产并可以被个人支配的理论是现代社会的基础，与其上层建筑恰好匹配。这种理论的逻辑结论是，某些人有权不让别人活下去，因为“私有”意味着独占，意味着不能和别人分享。事实上哪里有土地私有制，哪里就有防止进入私人土地的法律。假如整个大地都被 A、B、C 三人占有的话，那么 D、E、F、G 等人就连出生的地方都没有，或者，即使出生了，也只能成为侵入他人土地的罪人，总之，这些人将无生存之地。

我漂泊在无边的海上，
伴随我的是滚滚的波浪，
老天给了我特殊的照顾，

我有权把海洋作为故乡。

无论何时我走到岸上，
他们都用皮鞭把我奖赏，
啊，在波光闪耀的海洋——
我才是当然的君王！

——多德尔

语言 (language)

这是一种音乐，我们用它来引开守护别人财宝的毒蛇。

拉奥孔 (Laocoon)

这是一座有名的古代雕塑，表现的是一个祭司和他的两个儿子被两条巨大的毒蛇缠住的形象。老祭司和两个小伙子勤勉而熟练地支持住两条蛇，使它们得以完成它们的工作，这一极富艺术魅力的高贵形象，生动地说明了人的智力远远胜过动物的惰性与迟钝。

(据古希腊传说，拉奥孔是特洛伊的祭司，在特洛伊战争中，他阻止将藏有希腊士兵的木马留在特洛伊城内，结果激怒了阿波罗神，阿波罗派海蛇去勒死了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拉奥孔之死是古希腊、罗马雕塑家最喜爱的题材之一。——译者注)

膝 (lap)

这是女性身体中最重要的器官之一——造物主的这一令人钦羡的赏赐，本来是用来供婴儿栖息的，但是通常它的主要用途是在野炊集会中搁放装有冷鸡块的盘子，或者供成年男子的头靠在上面歇息。男性的膝早已退化，它在物质利益方面不能给人这类动物带来任何好处。

笑 (laughter)

这是一种发自体内的痉挛，发作时会使面部扭曲，同时产生一连串含混不清的杂音。这种毛病尽管是间歇性发作的，但是它有传

染性而且不可救药。易受到笑的侵害是人得以区别于动物的众多特点之一——不仅人的笑无法感染它们，就连那些使人染上笑病的细菌都无法侵蚀它们的机体。至于这种病能否从人身上接种到动物体内，有关实验还没有给出答案。梅尔·韦契尔博士认为，笑病之所以有传染性是因为喷出的唾沫会立即在空气中发酵。

戴桂冠的人 (laureate)

头戴桂树叶做的王冠的人。在英国，桂冠诗人是宫廷中的一名官员，每逢王宫的喜庆吉日，他就扮演舞蹈的骷髅，而在王室的葬礼上，他则是一个会唱歌的哑巴。在所有荣任桂冠诗人的人中，要数罗伯特·骚塞最有能耐，他把给公众带来快乐的参孙用药麻醉，然后把他的头发剪个一干二净。他对颜色的艺术感觉也特别好，这使他能将民众的痛苦变成漆黑一片，象一种全国性的犯罪。

(罗伯特·骚塞是1813年英国的桂冠诗人，参孙是《圣经·旧约》中的人物，以色列人的第七十五代士师。他是一个力大无比的勇士，曾多次打败非利士人。后非利士人收买了他的情妇大利拉，她用诡计探知参孙力大无穷的奥秘在于蓄发。于是她乘他熟睡时剃光了他的头发，因此参孙失去了力量，被非利士人捉住并多次遭到非利士人的戏侮。后来他的头发又慢慢地长出来，在非利士人的神殿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他摧毁神殿的两根大柱，和他的敌人同归于尽。此处把骚塞和非利士女人大利拉相提并论，其奚落、嘲讽之意不言自明。——译者注)

法律 (law)

有一次法律老爷坐在凳上，
仁慈这老妈子哭着跪在一旁。
“走开！”他骂道：“丑八怪，
不要趴在这里让我难堪，
假如下次还这么不知好歹，
那就老老实实从这里滚蛋。”

然后正义姑娘走来，
法律老爷又骂道：“滚开！”

你算什么东西？——见鬼去吧！”

“法庭上的朋友，”正义怯生生地回答，

“有话好说，请别这样。”

法律老爷咆哮道：“我根本不认识你，

给我滚出去！大门在那里。”

——莫萨拉斯卡·杰普神父

合法 (lawful)

与法官的意愿一致就叫合法。

律师 (lawyer)

一个善于为法律设置陷阱的人。

懒惰 (laziness)

下等人无权享用的一种悠闲。

铅 (lead)

这是一种暗灰色金属，常用于稳定轻浮的情人——尤其是那些不明智地爱上别人妻子的人。在发生争执的时候，铅常常被用作一种求得平衡的砝码，但由于分量太重，它往往使争论的天平又偏向相反的方向。国际争端的化学实验中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当两种爱国主义碰到一起，往往就要投入大量的铅。（铅是弹头的原料之一。——译者注）

你好啊，神圣的铅！

你这举世欢迎的伟大法官，

公正地裁决人类的争端。

你洞察万物，迅捷准确，

指出争论的焦点，一针见血。

正是你穿透纷争的迷雾，

把人类的怨恨消除。

你是消怨解恨的能手，

令外科大夫无话可说。
你好啊，有用的金属！
假若没有你的公断，
我们定会扯掉彼此的耳朵，
一听到你蜜蜂般的声音，
我们就悄然驻足，停止争斗。
活人在象小母鸡一样逃命，
死尸已被魔鬼熔铸成新的弹头。

学识 (learning)

使好学的人得以出人头地的一种无知。

讲演者 (lecture)

这种人的手插在你的口袋里，舌头伸在你的耳朵里，他信仰的是你的耐烦心。

遗产 (legacy)

某个人馈赠的礼物，此人正飞快地走过泪水的溪谷。

莴苣 (lettuce)

这是一种草本植物。美食家亨吉斯特·培里说：“上帝创造这种可食用的草，目的是要奖赏好人，惩罚邪恶之徒。正直的人们凭其心灵的智慧找到了一种为它调味的妙法，他们把它与大量的油及很多好吃的佐料和在一起，整个食物因此变得味美可口，使得神灵一般的好人们心旷神怡，容光焕发。但是那些灵魂卑贱的人，他们受到魔鬼的诱惑误入歧途，吃莴苣时不仅不放油，而且把它和芥末、蛋、盐和大蒜掺杂在一起，更有甚者，它们甚至被糖污染，低劣的醋把它们泡得一塌糊涂。这样的秽物吃下去后，他们的肠胃阵阵作痛，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自作自受，活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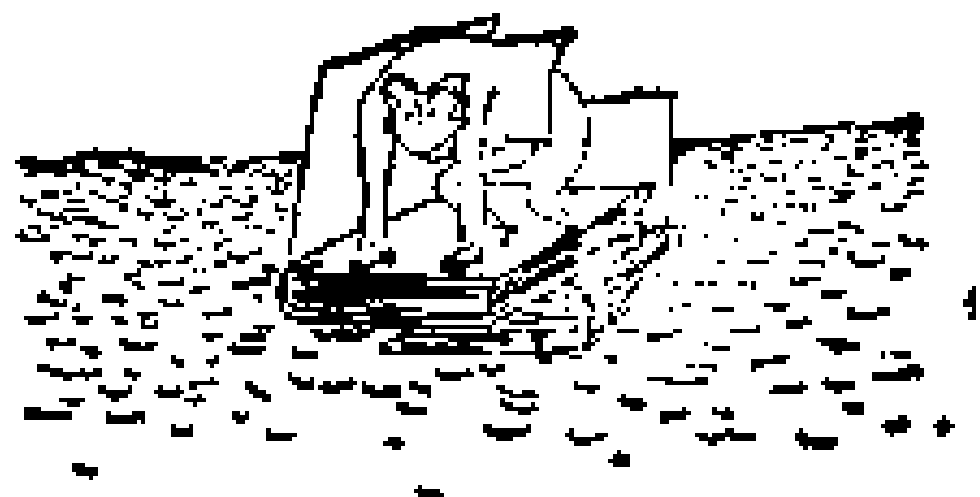
列维坦 (Leviathan)

这是约伯所说的那种海中巨兽，有人认为它是鲸，但斯坦福大

学杰出的鱼类学家约旦博士却坚决认为，它不过是一种特大型的蝌蚪而已。（约伯是《旧约·约伯记》的主人公，他为人正直善良却饱受磨难，列维坦是吞下约伯的巨兽，在《圣经》和基督教文学中，它常被当作是邪恶的化身，《旧约》中有上帝杀死列维坦供荒野中的以色列人食用的故事，不过在《约伯记》中列维坦似乎也象征上帝的伟大力量。——译者注）

词典编纂家 (lexicographer)

这是一种讨厌的家伙，他名义上是在记录语言发展的某些特别阶段，实际上却是在阻止语言的发展，使它变得机械、僵死。词典编纂家一旦编出一部词典，他就会被视为“权威人士”，其实他的作用不过是记录一下而已，他根本无权制定法律。可惜人类理解力的自然奴性赋予他一种裁决是非的无尚权威。他们放弃自己的理性权力，顶礼膜拜这位记录员记下的流水账目，俨然那是不可违逆的法令。例如，假如词典说某一个词是废弃不用了的，那么很少有人会冒险再去使用它，不管他们多么需要它——语言因此变得日益枯竭、僵死。与此相反，一些有远见



和胆略的作家，他们意识到语言只有通过革新才能发展，因此，他们不仅敢于给旧词赋予新义，而且还勇于创造新的词语。遗憾的是，非但没有

人刻薄地提醒他们说：“词典中没有这种用法。”殊不知在第一个词典编纂家呱呱坠地之前（愿上帝原谅他！），作家们早就写下了鸿篇巨著，他们所用的词又是出自什么词典呢？今日的英语在快速地向僵化、腐朽，其更新的速度实在令人寒心，而在英语的鼎盛时期，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伟大作家们出口成章的日子里，在那能造就培根、莎士比亚的岁月里，英语语言生机勃勃、茁壮成长——甘甜如蜂蜜、强悍如雄狮——那时候没有谁知道什么词典编纂家，上帝根本没有创造出这么一种人来编什么词典。（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英国女王，在其统治期间，英国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开始了北美殖民化的政策，商业上有了较大的发展，戏剧、文学和音乐等艺术也空前繁荣。——译者注）

过去，上帝说：“让精神蜕败为形式。”

于是，无数词典编纂家横行于世。

思想女神慌忙逃走，扔下件件外衣，

词典编纂家拾起这些外衣，

把它们分门别类放进一本书里。

现在，藏在树荫中的思想女神喊道：

“还我衣裳，让我恢复昔日风貌。”

词典编纂家回答道：“实在对不起，

时过境迁，它们已不合时宜。”

——西吉斯蒙德·史密新

说谎者 (liar)

一名无固定代理权的律师。

自由 (liberty)

想象的最宝贵的财产之一。

马屁精 (lickspittle)

这是一种有用的工作人员，常常是一个编报纸的人。作为一个编辑，他有时是敲诈者的亲密盟友。事实上，马屁精是以另一副脸孔出现的敲诈者，尽管通常所说的敲诈者是独立的一类。拍马屁比敲诈勒索更可恶，就象骗子的勾当显然比抢劫犯的所为更令人憎恨一样。很少有抢劫犯行骗的，而骗子只要有就会去抢劫。

生命、生活 (life)

这是一种精神盐水，在它的腌泡下肉体可以免于腐烂。我们活着，每天都诚惶诚恐，生怕失去生命，不过一旦失去了，我们也就不再惦念它了。“活下去是否值得呢？”这个问题已争论得够多了，那些持否定态度的人争得尤其厉害，他们连篇累牍地撰文阐明他们的观点，同时通过恪守养身之道得以益寿延年，享受那在论战中获胜的荣耀。

活着真没意义，
这是一条真理。
豆蔻年华的年轻人，
轻易地下了结论。
到了而立之年，
他还是同样的观点。
越是白发苍苍，
观点越和从前一样。
八十三岁时被公驴踢了一脚，
他却哇哇大叫：
“快去找个大夫！”
想来实在好笑。

——汉·索帕尔

灯塔 (lighthouse)

这是建在海岸的一种高大建筑物，政府在其中点了一盏常年不熄的灯，它是政治家的好朋友。

枝 (limb)

树干的分支，和美国妇女的腿是一回事。（在英语中，limb 兼有“枝”和“肢”之义，一语双关。——译者注）

亚麻布 (linen)

这是一种布，用绞索制作时会浪费大量亚麻。（原文中的hemp兼有“亚麻”和“绞索”之义。——译者注）

诉讼当事人 (litigant)

一个准备舍弃皮肤以保存骨头的人。

打官司、诉讼 (litigation)

这是一种机器，你进入其中时是一头猪，出来时却成了一根

香肠。

肝脏 (liver)

这是自然审慎地赐予的一种很大的红色器官，有了它就会肝火旺盛，性情暴躁。现在的每一个从事文学的解剖学家都知道，人的七情六欲都是发源于心，不过在古代人们却相信肝是它们的栖身之所，盖斯柯因在谈到人类的情感时，甚至干脆脆地称之为“我们的肝部”。肝脏一度被认为是生命的寓所，因此它才有了 Liver 之名，意为“我们赖以活命的东西”。肝是上帝赐予鹅的最好礼物，假如没有它，鹅就没法为我们提供斯特拉斯堡鹅肝馅饼了。

LL. D.

这几个字母是拉丁文 Legumtionorum Doctor 的缩写，代表的是法学博士，这是一种精通法律的人。有人对该词的起源提出质疑，认为它的原始写法是 ££.d.，是专门授给那些家财万贯的绅士的。（£是英镑符号。——译者注）

锁与钥匙 (lock-and-key)

这是文明与启蒙的杰出发明。

逻辑 (logic)

这是一种思想与推理的艺术，它与人类理解力的局限和无能完全匹配。逻辑的基础是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三段论包括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部分。例如：

大前提：六十个人做一件工作的效率是一个人工作效率的六十倍。

小前提：一个人挖一个孔需要六十秒钟，那么——

结论：六十个人挖一个孔只需要一秒钟。

以上可以称为算术三段论，由于在其中逻辑和算术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因此结论有了双重的保险，我们也得到了双倍的福佑。

玩弄辞藻的争论 (logomachy)

这是一场以字词为武器的战斗，刺穿的是自尊心的繃囊——在这场争斗中，失败者意识不到失败，胜利者得不到胜利的奖赏。

忍耐 (longanimity)

在报复的条件成熟之前对欺辱逆来顺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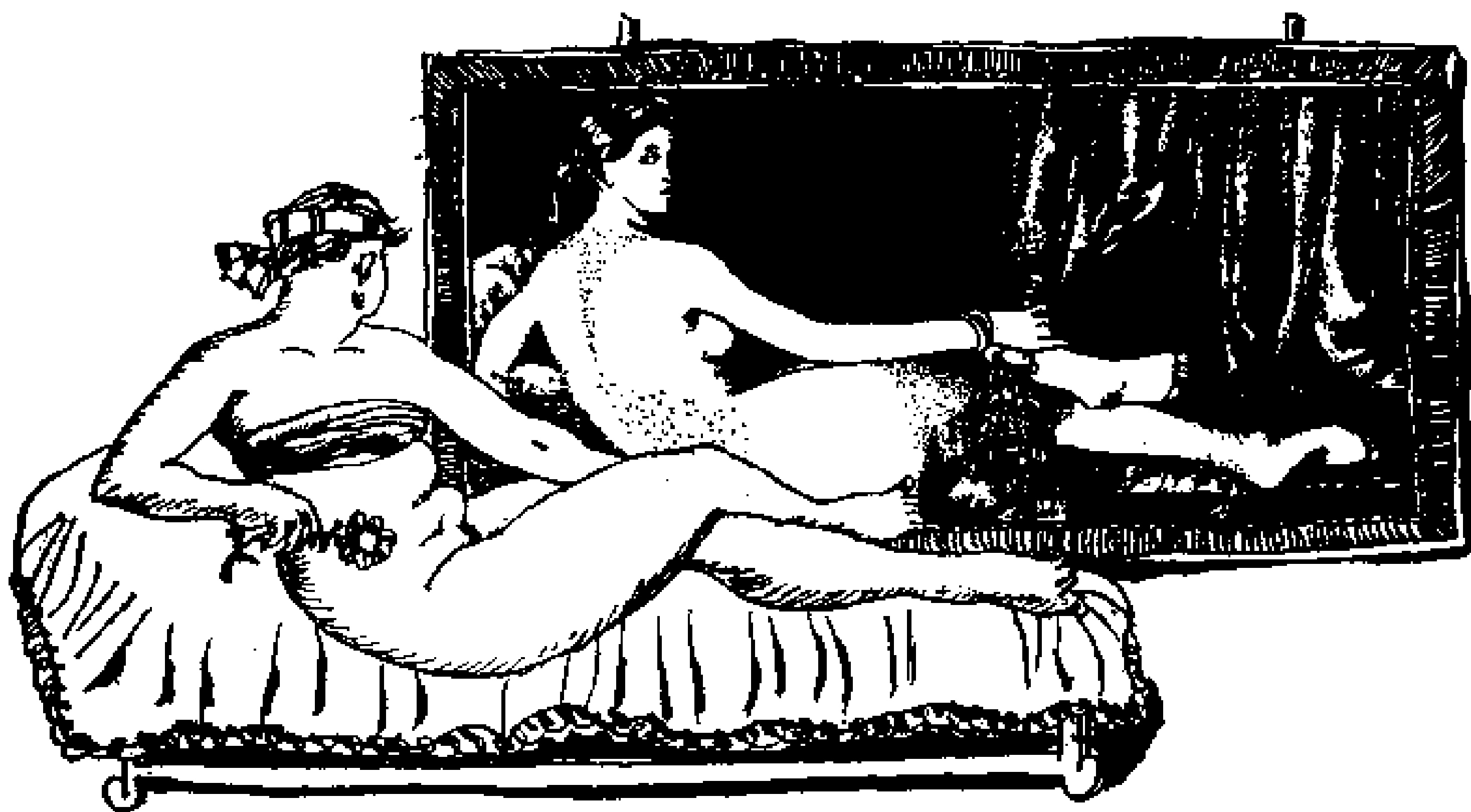
长寿 (longevity)

异乎寻常地延长对死亡的恐惧。

镜子 (looking-glass)

这是一种玻璃平面，它通过展示稍纵即逝的影子而使人醒悟。

很久以前，满洲的国王有一个魔镜(满洲是我国东北的旧称。——译者注)，不管谁照这个镜子，他在镜子里看到的都不是自己的投影，而是国王的形象。有一个大臣一直深受国王的宠爱，因此得到的好处也比别人多得多。有一次，这位大臣对国王说，“陛下君临广宇，



泽被万民。乞请陛下将魔镜赐予卑臣，日后即便不在陛下左右，卑臣亦可日夜瞻仰镜中龙颜，聊表寸草春晖之衷情。”

国王听宠臣这么一说，自然非常高兴，令人把魔镜送到宠臣府上。过了一段时间，国王不打一声招呼就去了宠臣府上，发现那魔镜被搁置在一间堆放杂物的房间里，镜面上积满灰尘，盖满蛛网。见此情景，国王不禁怒从心起，狠狠地举拳朝那魔镜砸去。结果，魔镜被砸成了碎片，他的手也受了重伤。这种不幸遭遇使国王更加恼怒，他下令把那个宠臣投入监牢，同时令人把魔镜补好重新拿回王宫中，手下人立即照办了。但是，当国王往修复好的魔镜中看的时候，和从前大不一样了，他看到的不再是他自己的形象，而是一匹头戴王冠的驴子，并且驴子的两条后腿的蹄子上都包扎着血迹斑斑的绷带。工匠以及那些在此之前往镜中看过的人，其实早已看到了镜中的驴子，但是他们由于害怕不敢向国王报告。这件事使国王深受启发，他不仅仁慈地释放了那位被打入牢中的宠臣，而且把那面魔镜放在他的王位的背后，公正而谦卑地统治了很多年。在他坐在王位上去世的那一天，满朝文武在那面魔镜中看到天使的形象，这个形象一直保留至今。

过于健谈 (loquacity)

这是一种毛病，它使患者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在你想说话的时候向你唠叨个不休。

老爷 (lord)

在美国社会中，每一个地位比卖水果的小贩高的英国游客都是老爷，地位比这稍低的英国游客则被称作“先生”。“Lord”有时也被用来称呼上帝，不过有人认为，这种称谓与其说是表达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不如说是为了拍马屁。

口头传说 (lore)

这是一种学问，它指的不是从学校的正规课程中学到的东西，而是从玄学著作中学来的东西或自然积累的经验知识。这种学问常

被称为民间传说，常常包括各种各样的神话和迷信。

损失 (loss)

丧失我们曾有的东西，或者失去我们根本没有的东西。就后一种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说一个失败的竞选者“在竞选中受损”，也可以说那位杰出人物诗人吉德尔“丧失了他的心智”。前一种意义更为正统，看看以下著名的墓志铭就知道了：

汉丁顿的骨灰就埋在这里，
他的损失使我们永远受益，
因为在生时他滥用权力，
他每有所得，我们就有所失。

爱情 (love)

这是一种临时性的精神病，可用婚姻治愈，使患者远离病源也有同样疗效。这种疾病和龋齿等病一样，只传染于生活在人工条件下的文明人之中，那些呼吸纯净空气、吃食简单食品的野蛮人从不受它侵扰。这种疾病有时是致命的，不过它对医生的损害比对患者的更大。

粗鲁的 (low-bred)

饲养大的，而不是教育出来的。

杰出人物 (luminary)

以卓识为某一课题的研究增辉的人，编辑大人就属此类，他根本不动笔就能这样。



月球上的居住者(lunar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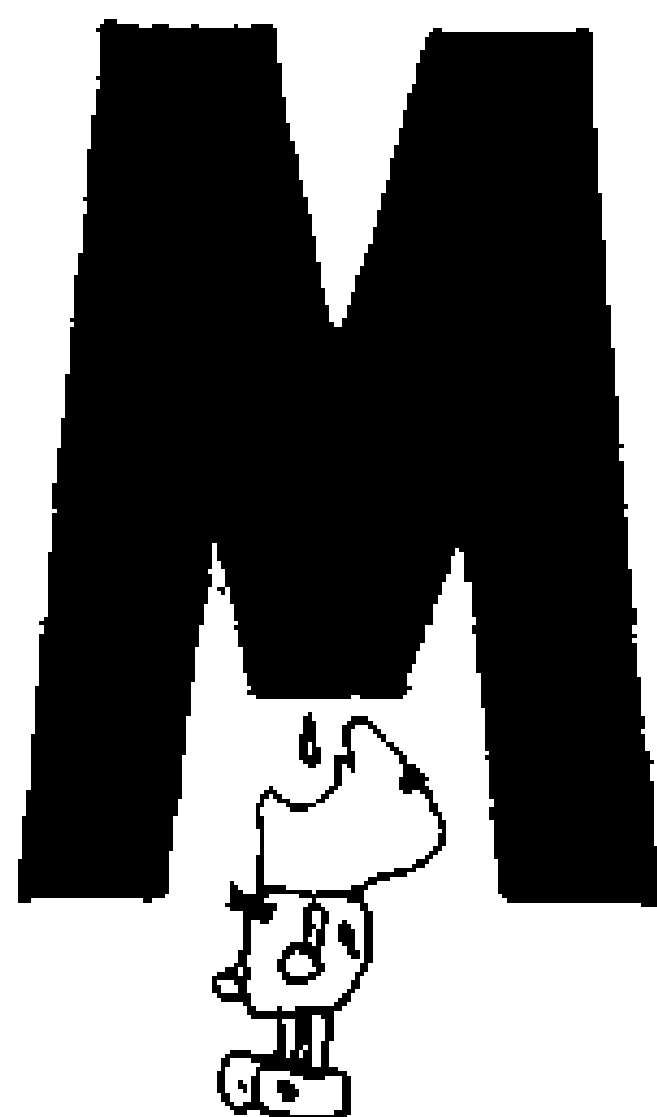
住在月球上的人称为 lunarian，被月亮居住的人称作 lunatic (疯子)，两者是有区别的(古人迷信，认为月亮能统御人的灵魂。——译者注。)吕西安、洛克和其他一些研究者曾谈论过月球上的居民，但没有多少相同的看法。同样，布拉捷洛其声称他们在生理解剖上和人类完全一样，但是纽可姆教授却说他们更象弗蒙特州山岭中居住的土著。

里拉竖琴 (lyre)

这是一种古老的刑具。今天这个词只用于一种比喻意义，指的是所有写诗的人，有关于我们的大诗人艾拉·威勒·威尔柯克斯的火辣诗句为证(里拉是古希腊的一种七弦竖琴。——译者注)：

我带着里拉坐在帕那萨斯山上，
面对那些不驯的琴弦不慌不忙。
愚蠢的牧羊人慵懒地拄着弯杖，
他恹恹欲睡，难得把美景欣赏。
我一边等待时机，一边把感情酝酿，
时机一到我就要使出提坦神的力量，
狠狠地将一大把琴弦拨响，
哈哈，琴声轰鸣时，世界将遭殃。

——法库哈森·哈里斯



权杖 (mace)

这是办公室里的一种表示权威的棒子。一看这种大棒的形状，就知道它是用来劝戒不同意见的。

诡计 (machination)

这是我们的敌手用以阻止我们光明正大地去做正义之事的方法。

显然诡计能带来很多好处，
这已构成一种道德义务，
诚实的豺狼想起这点就感到厌恶，
但它觉得有责任穿上绵羊行骗的衣服。
外交的艺术也正是因此成熟，
魔鬼见了都肃然起敬，把手掌按在胸口。

长寿的人 (macrobian)

一个忘却神灵、活得很长的人。历史上长寿的人多的是，从玛土撒拉到老帕尔不胜枚举，不过对有些值得注意的寿星，人们还所知甚少(玛土撒拉是《圣经·旧约》中的人物，据说是大洪水之前活得最久的人，他活了969岁。——译者注)。卡拉布里亚有一位叫做柯洛尼的农民，生于1753年，他活的时间够长的，他自以为曾瞥见过宇宙和平的曙光。斯卡纳维斯说他认识一个主教，他活了很多很多年，能记起他还够不上被送上绞架的某个遥远时代。1566年，英国布里斯托尔的一位亚麻布商人宣称，他活了五百年，而且在这五百年中他从未说过一句谎话。在我们美国也有许多寿星。重西·德彪议员活得够长的，他对此了解得更多。纽约市出版的《美国人报》的编辑也是一个寿星，他能回忆起他当流氓的遥远年代，不过记得并不准确。美国总统也活得够长的，因此他青年时代的朋友们都爬上了军政高位，全然不靠什么个人本领。以下诗句是由一个老寿星写的：

我年轻时世界多么美丽，
风景宜人，阳光满地，
空气芬芳而透明，
江河流的是蜂蜜。
玩笑随便开，笑语满天飞，
政治家们说话象话，
行动与言辞一样诚实。
听到的新闻每条都真实，
不用提防流言和蜚语。
男人们从不飞沫伤人，争得天地翻覆，
女人们也从不妥发议论，评头品足。

那时候夏季实在是长，
整个季节都有明媚的阳光。
那时的冬季也一样叫人欣喜，
一听到自然的召唤，

豌豆就从冻土里把头昂起。
现在的岁月到底怎么回事？
新的一年刚刚开始，
转眼已经到了年底，
这样过一年实在是见鬼，
我年轻时的时光才美好，
一个月接一个月地过，不慌也不忙。

不知为什么世界变了样，
变得这般黑暗而阴郁。
不知生活在搞啥名堂，
使人慵倦而心慌。
气象员一定更难受，
他没法不成天忙碌，忍受折磨，
因为连空气都已变了样。
不洁的空气令你窒息，
纯净的空气使你残废。
紧闭窗子时你气喘吁吁，如牛负重，
敞开窗子时你浑身难受，神经剧痛。

啊，这样的一种新生活，
无异于退化与堕落。
我想更高明的人的眼睛，
也许能看出更多的邪恶。
当然有所失也会有所得，
也许其中有一些更大的福佑，
它披着厚厚的伪装，
寻常人目光短浅，无力洞察其中奥秘，
而在天使们的眼里，
它们毫无遮拦，一目了然。
天啊，假如老年是一个好朋友，

装扮它的一定是魔术大师的手！

——韦纳伯尔·斯特里格

疯狂的 (mad)

感染了高度的心智独立之病，或者不苟同于随大流者通过研究自身制定的思想、语言、行为标准，或者与大多数人言行不一样，简而言之，与众不同就是疯狂。值得注意的是，有很多人被政府官员们骂为疯狂之徒，而官员们自己却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自己的神志清醒。无独有偶，美国疯人院的所有居民都比本杰出的词典编纂家更坚信自己的神志是健全的。说不定与本词典编纂家所知相反，尽管他正在全力以赴地从事他的高贵职业，但是也许他其实是处身在一座疯人院里，正在用双手敲着疯人院的窗栏杆大声宣布自己是诺亚·韦伯斯特，使得那些无头无脑的观众纷纷天真烂漫地拍手称快哩！（诺亚·韦伯斯特是美国著名的词典编纂家。——译者注）



抹大琳 (Magdalene)

一个住在抹大拉的女人，这种定义其实是一种天大的谬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圣徒路加所说的那个忏悔的妓女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人。（抹大拉的玛利亚是基督教的一名圣徒，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时她在场，她也是目睹耶稣死而复活的人之一。有人认为她和《路加福音》中为耶稣的双脚涂油的那个忏悔的妓女是同一个人。——译者注）这种说法是得到英国和美国政府认可的。在英国，Magdalene(抹大琳)拼作 Maudlin(莫德琳)，由此又派生出 maudlin(形容词，意为感情脆弱的，易伤感的)。用 Maudlin 代替了 Magdalene，进而用 bedlam(精神病院)取代 Bethlehem(伯利恒)，英国自诩为最伟大的革新者，那是当之无愧的。（伯利恒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地，位于耶路撒冷的南面，据说是耶

稣的出生地——译者注)

魔术 (magic)

一种能把迷信变成钱币的艺术。还有其他一些艺术也能达到同样伟大的目的，不过本词典编纂家所知甚少，不敢妄发议论。

磁体 (magnet)

受磁力作用的东西。

磁力 (magnetism)

作用于磁体的东西。

以上关于“磁体”和“磁力”的定义是从成千名杰出科学家的著作中提炼出来的，这些人在磁学领域的辉煌成就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知识的发展。

宏伟的、壮丽的 (magnificent)

比观察者所习惯的大得多，比如说，对兔子来说，驴子的耳朵是宏伟的，对蛆虫来说，萤火虫的亮光是壮丽的。

巨大 (magnitude)

这是一种体积大小。巨大完全是相对而言的，没有什么东西绝对的大，也没有什么东西绝对的小。假如把世界上的每一种东西都放大一千倍，那么没有哪样东西会显得比从前更大，但是假如某一种东西保持不变，那么其他的所有东西都会显得比从前大得多。对习惯于巨大与距离的相对关系的人类理解力来说，天文学家的浩渺空间与巨大天体不及显微学家的微观宇宙那么令人难忘。也许与我们所知相反，可见的宇宙不过是某个由离子组成的原子的一小部分，这个原子浮游在某种动物的生命之流(发光的以太)里。那些聚居在我们的血细胞里面的微生物，它们若是仔细想想彼此之间的那种不可思议的距离的话，不惊奇得哑口无言才怪哩。

鸢 (magpie)

这是一种鸟，它的偷窃成性的特点曾使人觉得能教会它和人交谈倒是蛮不错的。

少女 (maiden)

一个具有不美的性别的人(“不美的性别”原文为unfair sex，英文中“女性”为fair sex，直译为“美丽的性别”。——译者注)。这类人嗜好一些莫名其妙的观点，爱做一些不可理喻的事，甚至因此而犯罪。这种人分布的地域极广，不论在哪里都能找到，不论在哪里找到都令人悲伤。尽管就美貌而言少女远远比不上彩虹，尽管她的嗓音没法和田野的金丝雀匹敌——金丝雀还比她轻盈得多，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少女都叫人看了厌恶，也不是所有少女的观点和她的琴声都叫人听了难受。

一个少女因失恋黯然神伤，
她坐在那里把甜蜜的哀歌吟唱：
“噢，那个小伙子我没法不怀想，
他在橄榄球场左冲右闯。
浑身的肌肉多么健壮！
他是那橄榄球队的队长，
瞧他那生龙活虎的模样，
简直是橄榄球场的君王！
唉！思念把我的心儿焚烧，
我变成了这般模样！”

雄性 (male)

常被忽略的微不足的性别。在女人眼里，人类的雄性也就是男人，仅此而已。男人分为两大类：好的供养者和坏的供养者。

作恶者 (malefactor)

这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因素。

马尔萨斯论的 (Malthusian)

有关马尔萨斯和他的理论的(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著有《人口论》，他认为，由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却按算术级数增长，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导致贫困。——译者注)。马尔萨斯认为用人为的方法可以限制人口的增长，从而使人类摆脱困境，但他发现空谈是达不到目的的。所有著名的战士实践的正是马尔萨斯的理论。当然，这种理论的最实际的倡导者还要数犹太王希律(据《圣经·新约》，希律是一位残酷的犹太王，他听说未来的犹太王，即耶稣，在伯利恒诞生了，就派人去寻找这个婴儿，没有找到，他就把伯利恒城内及四境所有两岁以内的男孩都杀了。——译者注)。

哺乳动物 (mammalia)

这是脊椎动物的一类，其雌性具有用乳房哺喂幼儿的天性，不过，一旦这类动物进入文明社会，它们就会把幼儿交托给保姆，或者用奶瓶喂养它们。

财神 (mammon)

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宗教供奉的神灵，他的最主要的神殿建在神圣的纽约城。

他发誓说其他所有宗教都是胡说，
不过为跪拜财神他不怕把膝盖磨破。

——杰雷德·奥普夫

人 (man)

这种动物沉湎于他自己是什么的冥想之中，特别得意忘形，忽略了自己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他的主要职业是消灭他的同类和其他动物，无奈他(它)们却以不可阻挡之势增加，大批地繁殖于整个可居住的地球和加拿大。

在地球年轻的时候，

人是新的，也没有忧愁，
造物主从不划分等级，
国王、牧师和农民平起平坐。
现在的情况已大不一样，
这个共和国也相当不错，
它没把那美好的过去遗忘，
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是君王，
尽管有人没有御寒的衣裳，
尽管有人饥肠辘辘饿得慌，
每个人都有权投票选举，
有权接受他的党选出的暴君。

有个公民不愿意行使他神圣的权力，
因此他遭到所有人的唾弃，
爱国主义者为了惩处他的罪行，
罚他穿上一件柏油做的外衣，
还在上面插着数不清的羽毛。
“你应该投票，”人们喊道：
“选出你认为最合适的人物，
这是你的权力，也是你的义务。”
这位公民谦逊地鞠躬致意，
然后对观众开脱自己的罪行：
“我已不得能行使自己的权力，
亲爱的爱国同胞们，只可惜，
那个当之无愧的人从来没参加竞选。”

——亚帕尔顿·丢克

（在罪人的裸体上涂柏油并在柏油上插上羽毛，然后押着罪人游街示众，
这是古代曾流行于西方的一种处罚女巫等的刑罚。——译者注）

鬃毛 (manes)

死去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不朽器官。在它们所依附的肉体被埋

掉或烧掉之前，它们总是郁闷不乐，不过在入土之后它们过得好象也并不特别幸福。

善恶对立说 (manicheism)

这是古代波斯人的一种学说，认为善与恶处在一种持续不断的争斗之中。在善甘于失败之后，波斯人就站到了得胜的恶的一边。

玛那 (manna)

这是上帝赐予在旷野中飘泊的以色列人的食物。当上帝不再提供这种食物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定居下来，开始耕耘土地并为土地施肥，一般来说，是以当地原有居民的尸体作肥料。

婚姻 (marriage)

这是一种社会团体，由一个老板、一个老板娘和两个奴隶组成——四者合而为二。

烈士 (martyr)

带着最少的不情愿走向渴望已久的死亡的人。

物质的 (material)

实实在在存在的，区别于“想象中的”。“物质的”与“重要的”同义。

陵墓 (mausoleum)

富人们所做的最后的、最可笑的一件蠢事。

蛋黄酱 (mayonnaise)

这是法国人用以取代其国教的调味汁之一。

Me (英语中“I”的宾格)

这是英语中“I”的“讨厌格”(the objectionable case)。在

英语里人称代词“I”(我)有三种格，即“支配格”(the dominative case)、“讨厌格”和“压迫格”(the oppressive case)，每一种都是三位一体。

(英语中人称代词有主格 (the subjective case)、宾格 (the objective case) 和所有格 (the possessive case)。——译者注]

漫步 (meander)

蜿蜒曲折、漫无目的地行走。meander 一词本是特洛伊城以南约一百五十英里的一条河的古名，这条河苦苦挣扎，左折右拐，以免听到希腊人和特洛伊人吹诩他们的勇敢与才能。

勋章 (medal)

一种小小的圆形金属片，是用来奖励或多或少有点可信的各种美德、成就和贡献的。

据有关报道，比斯马克先生英勇地救了一个溺水的人，因此他获得了一枚勋章。在有人问他勋章的意义是什么时，他说：“我有时候救别人的命。”这就是说，有时候他见死不救。

药品 (medicine)

这是沿包尔瑞 (Bowery) 大街打向百老汇大街以杀死一条狗的石头。(包尔瑞大街是纽约的一条街，以多下等酒吧和乞丐著称。百老汇大街是纽约最长的一条街，是纽约的金融、商业和娱乐中心。)

温顺 (meekness)

复仇需要时间和精力去准备，因此暂时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耐心。

M代表的是摩西，
是他杀死了那些埃及人。
摩西的温顺

象玫瑰花香一样甜蜜。
他死后没有留下墓志铭，
但是M代表的是摩西，
是他杀死了那些埃及人。

——《字母表上的传记》

海泡石 (meerschaum)

（“海泡”的字面意义是“大海的泡沫”，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它是用大海的泡沫做成的。）这是一种白色的粘土。为了便于给它染上褐色，人们把它做成烟斗并用它抽烟。至于给海泡石染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做海泡石烟斗的人至今没有弄清。

从前有个年轻小伙子
（也许你已听过这伤心的故事），
他买了一个海泡石烟斗，
发誓说要把它染成深褐。

于是他把自己关在家里，
不让任何人破坏他的雅兴。
他白天抽烟，晚上也抽烟，
吞云吐雾，真是飘飘欲仙。

他的狗在门外呻吟，
后来在瑟瑟寒风中死去，
杂草在他门前路上蔓生，
猫头鹰在他的屋顶上过夜。

“他已出远门，不会再回来。”
邻居们说这话时好不伤心。
他们把他的房门打破，
看看有没有可以拿走的财物。

他们发现小伙子死了，
他口含烟斗躺在地上。
“那烟斗白得多么可爱，”他们叹道，
“不过它已把他熏黄，黄得象核桃。”

这故事当然有意思，
其教义不说你也知道：
最好不要拿赌徒开玩笑，
弄不好会把性命都输掉。

——马林·布尔斯特洛德

爱撒谎的 (mendacious)

沉湎于修辞的人往往是爱撒谎的人。

商人 (merchant)

一个从事商业的人，他所追求的东西再怎么有价值，也只值一美元。

仁慈 (mercy)

这是被人发现的罪犯们最喜爱的一种品德。

催眠术 (mesmerism)

这是 hypnotism (催眠术) 的原身，当时它还没有漂亮衣服，没有四轮马车，也没有请怀疑先生共进晚餐。

大城市 (metropolis)

地方主义的坚固堡垒。

一千年 (millennium)

这是时间的一个片断，在这段时间里，历史把所有的改革者都装在魔瓶里并把盖子拧得紧紧的。

心 (mind)

这是由大脑分泌的一种神秘的物质，它的主要活动是千方百计弄清自己的性质，可惜它从没有成功过，因为它不能利用自身以外的任何其他东西了解自身。有一个鞋商不知道拉丁文 *mens* 意为“心，头脑”，他看见另一个有学识的鞋商在店门口挂了一块招牌，上面写有“*Mens conscia recti*”字样（意为“正直的心”或“是非分明的头脑”——译者注），于是也在自己店门前挂了一块牌子，在上面写了这样一些字：“*Men's, women's and children's conscia recti*”。（拙劣的模仿者把拉丁文“*mens*”和英文“*men's*”混为一谈，画虎类犬，招牌成了“男人们的，女人们的和孩子们的是非全知道”。——译者注）

**我的 (mine)**

我能抓到的东西都是我的。

部长、使臣 (minister)

这是一个身居高位、权力巨大但责任心很差的代理人。在外交方面，派居国外的公使体现的是国王的敌意。一个人必须有花言巧语的品德才能担任公使，就不诚实的程度而言，他仅仅次于大使。

较小的 (minor)

稍微不那么令人讨厌的。

奇迹 (miracle)

偏离常规的、无法解释的行动或事件，比如说，在玩扑克牌时用四个老K和一个尖子(A)打败四个尖子一个老K。

恶棍、无赖 (miscreant)

一种最不值钱的人。根据词源学，miscreant指的是对什么都不相信的人，它现在的意义可以说是神学对英语的发展所做的最高贵的贡献。

轻罪(法律) (misdemeanor)

这是对法律的一种轻微触犯，远远不及重罪那么高贵，因此，轻罪犯没有资格进入犯罪上流社会。

短剑 (misericorde)

这是中世纪的一种匕首，士兵们用它来提醒未骑马的骑士；骑士并不是不朽的。

不幸 (misfortune)

这是一种决不会错过的好运。

小姐 (miss)

这是我们贴在未婚女子身上的标签，表明她们有待出售。

分子 (molecule)

这是构成物质的一种不可见的基本单位，它和粒子不同(粒子也是构成物质的一种不可见的基本单位)，它更象原子(原子也是构成物质的基本单位)。关于宇宙结构的三大理论是分子论、粒子论和原子论。第四种理论(代表人物是海克尔)则断言物质是从以太的凝聚中沉淀出来的——以太的存在可由这种凝聚与沉淀作用证实。现在科学正朝着离子论的方向发展。离子和分子、粒子和原子都不同，因为它是离子。第五种物质理论是由白痴们倡导的，至于他们对物质的构成是否比前四种人懂得更多，那只有老天知道。

单子 (monad)

这是构成物质的一种看不见的基本单位。单子论的倡导者是莱

布尼茨先生，他好象愿意被人们理解。按他的说法，单子先生有身体但没有体积，有头脑但从不发表政见，莱布尼茨先生是通过思想的内在力量认识单子先生的。莱布尼茨先生把自己重大的宇宙理论压在单子先生身上，单子先生毫无怨言，因为单子先生是一个绅士。单子先生小是小了点，但是他有足够的力量，完全可能进化成一个第一流的德国哲学家——他可是一个短小精悍的能人啊。不能把单子和杆菌之类微生物混为一谈，高倍显微镜不能观察到单子，说明单子属于完全与众不同的一个种族。

君主 (monarch)

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人。从前君主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君主”一词的起源可以证明这一点，很多子民也都领教过了。在俄国和东方，君主对公共事务和人们的思想的影响仍然相当大，但在西方国家，诸如此类的事都已交托给他的部长们了，君主有时候要考虑的不过是自己的脑袋的位置问题。

君主制政府 (monarchical government)

和“政府”同义。

星期一 (Monday)

在基督教国家，指的是棒球比赛结束后的那一天。

金钱 (money)

金钱是一种祝福，不过，只有在离开它之后我们才能受益。
金钱是有文化修养的标志，也是进入上流社会的通行证。

猴子 (monkey)

这是一种生活在树上的动物，它在动物进化系统树的任何一枝上栖息都可以自得其乐。

单音节短词的 (monosyllabic)

由只有一个音节的短词构成的。迅速组合单音节词是文学婴儿百玩不厌的游戏，他们发出一连串咯咯声证明那游戏的欢乐。单音节词通常是撒克逊人的词——也就是说，是一个野蛮民族的词，这些词没有多少意义，除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外，什么也表达不了。

(撒克逊人是英语民族的远祖之一，因此也是美国人的远祖。——译者注)

阁下 (monsignor)

这是对基督教高级教士的一种称呼。基督教创始人从前居然没有注意到这种称呼的有利可图之处。

纪念碑 (monument)

这是一种建筑物，是用来纪念某种没有必要纪念或没法纪念的东西的。

阿伽门农王的骨灰可让人大饱眼福，
但他的堂皇纪念碑已没入泥土。

不过，阿伽门农王的荣名并没有因此减少半分。树立纪念碑的风俗具有其自身的归谬法，有些人没有在上留下多少痕迹，因此只好借纪念碑来维持人们对他的记忆。

合乎道德的 (moral)

与当地变化无常的是非标准保持一致，就是合乎道德的。“合乎道德的”通常是有利可图的。

据说在东方有一条高大的山脉，在山脉的这一边某些行为是不道德的，在山的另一边它们却是合乎道德的，因此住在山顶的居民视自己的心情不同走向山的两边，为所欲为却不会违反道德。——《古克的沉思》

更多 (more)

本来已太多了，但还嫌不够。

老鼠 (mouse)

这种动物常常用昏倒的女人点缀它走过的路。就象在古罗马人们把基督徒关进狮子笼一样，好几个世纪之前，在世界最古老、有名的奥塔姆威城，人们把女性异教徒和老鼠关在一起。据历史学家贾卡克·佐特普所说(他是唯一有著作传诸后世的奥塔姆威人)，这些烈士们死时苦苦挣扎，没有几个是仪态端庄的。他甚至试图为老鼠们开脱(这足见顽固之邪)，声称那些不幸的妇女有些是因精疲力竭而死的，有的是被自己的脚绊倒而摔死的，有的是由于缺少补品而死的。他宣称，老鼠追逐女人从来都是镇定自若的。假如真如所说的那样“罗马的历史有十分之九是撒谎”，那么，我们对这位雄辩家、对他关于一个向可爱的妇女施加如此不可思议的暴行的民族的记事，恐怕也不宜相信太多，因为狠心的人说的话往往是不可信的。

□ (mouth)

在男人身上，是通往灵魂的大门；在女人身上，是情感宣泄的出口。

超然派 (mugwump)

在政治中，指的是为自尊心所苦、沉湎于独立自主之恶的人。这是一个表示轻蔑的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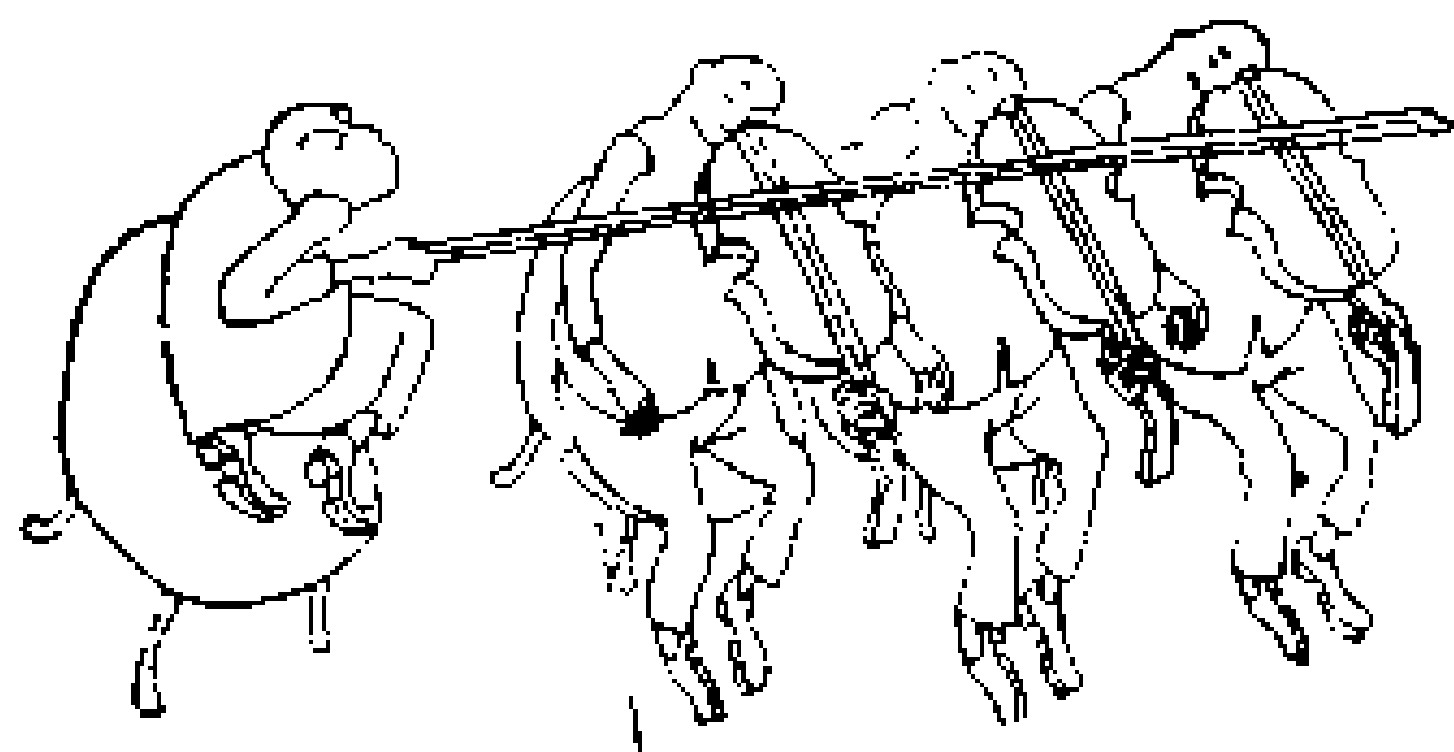
黑白混血儿 (mulatto)

两个不同种族的人交配的产儿，他对两个种族都感到害臊。

一大群人 (multitude)

一大帮人，这是政治智慧与美德的源泉。在一个共和国里，他们是政治家敬慕的对象。“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谚语就是这样

说的。假如很多个具有同等智慧的人的共同智慧，胜过其中任何一个人的个人智慧，那一定是说，他们只需坐到一起就会有用不完的智慧。何以见得呢？以下的事实可以说明问题——一列山脉显然比组成山脉的各个山峰要高。



一大群人，假如他们遵从其中最有智慧的那个人，那么大家都和他一样聪明，假如不遵从他的智慧，那么这个集体就连其中最愚蠢的那个人还不如。

木乃伊 (mummy)

这是一个古代的埃及人，从前文明国家的人们把他用作一种药品，现在人们主要用他来制作优质绘画颜料。在博物馆他也大有可为，可以满足人们浅陋的好奇心，正是这种好奇心把人类和下等动物区分开来。

据说人类正是利用木乃伊
向诸神证实自己对死者的敬意。
我们掠夺他的坟墓，
管他是恶棍还是圣徒，
我们从他的遗体提取药品，
还用他制作颜料，
把他磨成细细的粉末，
为了金钱，我们展览他的肉体，
他皱缩的残骸多么神奇，
围观的人们从来不感到羞愧。
诸神啊，请你们告诉我：
对死者的尊敬到底有多长的期限？

——斯柯帕斯·布鲁思

野马 (mustang)

美国西部平原的一种难以驯服的马。在英国社会中，指的是英国贵族的美国家子。

密尔弥冬 (Myrmidon)

阿卡琉斯的追随者——尤其指阿卡琉斯下野之后追随他的人。

神话 (mythology)

这是原始民族关于其起源与早期历史、关于其英雄和神祇等的各种信仰的遗体，与它后来创造的真实历史记录是不同的。



琼浆 (nector)

这是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在宴会上饮用的一种美酒，其制作秘方现已失传，但是现代的肯塔基人相信他们对其主要成份已了解得八九不离十了。

天后朱诺喝下一杯琼浆，
可这玩意儿平惠不了她的渴望，
于是她喝下一杯黑麦威士忌，
结果她一杯下肚就见了阎王。

—— J. G

黑鬼 (Negro)

这是美国政治问题大筵席中的一道主菜。共和党人用 n 代表黑鬼，然后开始构筑他们的等式：让 $n =$ 白人。不过，这个等式得出的答案并不令人满意。

邻居 (neighbor)

这是我们奉主之命象爱我们自己一样去爱的人，可他做的一切却是千方百计使我们违背主命。

裙带关系 (nepotism)

把你的祖母聘请来一起任职，这样一来聚会就更有意思了。

牛顿学说的 (Newtonian)

与牛顿创立的宇宙理论有关的。牛顿发现苹果必定要落向地球，但他当时不知道那是为什么。牛顿的门徒和后继者大大地推进了牛顿理论，他们已经知道苹果将在什么时候落地了。

民粹主义者 (Nihilist)

这是一种俄国人，他们相信除了托尔斯泰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事物。这一学派的首领就是托尔斯泰。（民粹主义也叫虚无主义或恐怖主义。民粹主义运动是俄国十九世纪的革命运动，它否定当时存在的一切制度，主张用诸如暗杀和纵火之类恐怖手段达到目的，其活动以1881年沙皇被暗杀达到高潮。“民粹主义”一词出自屠格涅夫《父与子》一书，源于拉丁语的“虚无”一词。在哲学上，它否认既存的一切知识与真理，否认既存的一切伦理观念与宗教信仰。——译者注）

涅槃 (nirvana)

在佛教信仰中，这是赏赐给智者的一种无比快乐的死亡方式，那些具有能理解它的超凡智慧的人尤其能得到这种赏赐。

贵族 (nobleman)

有些富有的美国女郎渴望品尝出名的痛苦，忍受上层社会生活的烦闷，于是造物主为她们准备了贵族这种东西。

噪音 (noise)

这是一种未被驯化的音乐，一种进入耳朵的恶臭，它是文明的

主要产品，也是鉴定文明的标志。

提名 (nominate)

在作最高政治评价时推荐某个人。推举一个最合适的人，好让他遭受反对派的咒骂与唾弃。

被提名者 (nominee)

这是一个谦逊的绅士，他不愿在隐居生活中出名，而热衷于在政府部门中光荣地默默无闻。



胡说 (nonsense)

对这本杰出词典的一切非议都是胡说。

鼻子 (nose)

这是脸部最前沿的哨所。古往今来，伟大的征服者们的鼻子都是异常巨大的，因此，杰修斯说（他在幽默时代之前就以写作闻名于世了）：鼻子是一种杀戮的器官。有人仔细观察之后发现，鼻子只有在伸进别人的事务中时才无比快乐，因此有些生理学家推论说，鼻子是没有嗅觉的。（英语中有“thrust one's nose into another's affairs”一成语，意为“把鼻子伸进别人的事务中”，也就是“干涉他人内政”。——译者注）

臭名 (notoriety)

有人为社会荣誉同你竞争，那他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家伙。臭名是平庸之辈最容易得到的名声，它对他们再合适不过了。臭名是通往杂耍舞台的“雅各的梯子”，天使们在上面爬上爬下。（据《圣经》，雅各是以扫的孪生兄弟，他用诡计骗取了以扫的长子继承权和父亲以撒临终前的祝福。为逃避兄长的愤怒，雅各逃亡他乡。在逃亡过程中，他做了一个怪梦，在梦中看到从天顶到地上垂着一架梯子，天使们踏着梯子上上下下。耶和华在梯子顶端对他说话，答应做他的朋友并在他流亡期间帮助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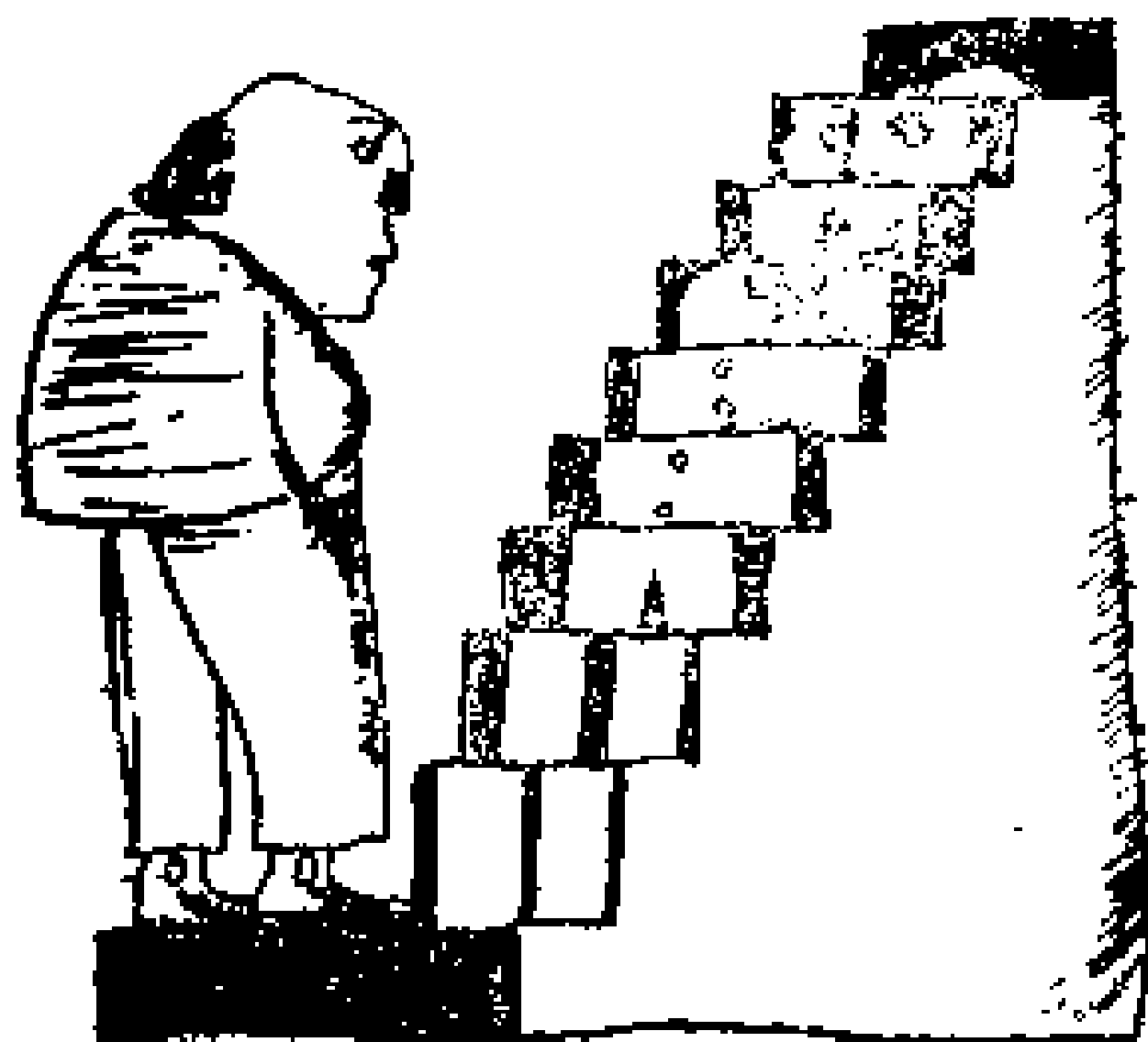
后来他还在另一个梦中和耶和華的天使摔跤，天使扭伤了他的大腿，告诉他从此改名以色列。以色列的十二个部落就是他的后代。——译者注）

本体 (noumenon)

本体即存在的东西，区别于那好象存在的东西，后者只是一种现象而已。要确切指出本体的位置是很困难的，只能通过推理去认识它——而推理也是一种现象。

尽管如此，对本体的发现与阐述，恰如路威斯所说，为

哲学开辟了一个无限广阔的思想天地，为思想界带来了享不尽的欢乐。因此让我们高喊：本体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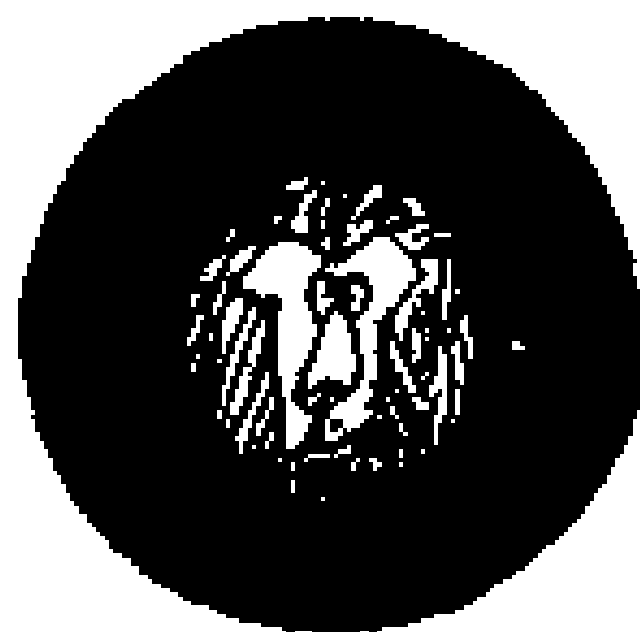


小说 (novel)

这是一种被拉长的小故事。这类作品与文学的关系就象回转画与艺术的关系一样。由于它太长而不能一口气读完，因此一个接一个的片段留下的印象在一次接一次的阅读中被一一抹去。对小说来说，整体性艺术效果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是读完小说的最后几页，人们心目中记住的还是那个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情节。小说和浪漫传奇相比，就象照相术和绘画相比一样。使小说区别于其他作品的要素，即或然性，和照相术那种生搬硬套的现实性恰好对应，它也同样把现实中的东西搬来，分门别类地罗列一气。与此大不相同，浪漫传奇的作者们不拘泥于现实，他们展开想象的翅膀自由地飞翔。文学的三个首要因素恰好是想象，想象，再想象。小说的艺术，除了在俄国正方兴未艾之外，在其他所有地方都早已死去。愿小说的骨灰安息——有些小说的骨灰竟有那么一大把！

十一月 (November)

在十二份厌倦中，这是第十一份。



誓言 (oath)

打官司的人对上帝的恳求，它约束人的良心，是对作伪证的预先惩罚。

湮没、被忘却 (oblivion)

在这种状况下，邪恶之徒停止了折腾，厌倦之人得到了安息。这是堆放荣名的垃圾堆，也是冷藏远大期望的地方。在这里雄心勃勃的作家们拿起自己的著作时不感到自豪，看到别人的更好的作品也不会嫉妒。这是一个没有闹钟的集体宿舍。

天文台 (observatory)

在这个地方，天文学家们用自己的假设去推翻前人的猜想。

(被)蛊惑 (obsessed)

被魔鬼缠身，象横冲直撞的猪和某些批评家就是这样。被蛊惑的事例在过去比今天普遍得多。阿拉斯查斯说，从前有一个农民被魔鬼缠身，在一个星期内，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都有一个不同的魔鬼在他身上作祟，而在星期天则有两个魔鬼纠缠他。人们经常能看到这些魔鬼，它们总是走在这个农夫的影子里，不过后来这些魔鬼都被一个做村里的公证人的牧师赶走了，可惜的是它们也把农夫

带走了，因为他也无影无踪了。曾经有个魔鬼被莱姆大主教从一个女人身上赶了出来，它在大街上仓皇逃命，后面有一百个人追赶它，一出街区到达空旷地带，它就猛地一跳，跳得比教堂的尖塔还高，然后就变成一只鸟逃走了。克伦威尔军队的一个随军牧师为一个战士驱魔，方法是把他投入水里，结果魔鬼浮出了水面，不幸的是，那战士却没有露出水面。

已废弃的 (obsolete)

胆小的人不再使用了的。主要用于说词语已经过时。一个词一旦经某个词典编纂学家鉴定为“已废弃的”，那么从此以后，愚蠢的作家就会讨厌甚至害怕它。而对一个杰出的作家来说，只要它是一个有用的词，而且在现代语汇中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词，那么他就会对它爱若至宝。事实上，一个作家对待“已废弃的”词的态度是衡量他的文学才能的最可信的标准之一，仅次于他对作品中人物的塑造。一本收集“已废弃的”词的词典，不仅包含了大量优美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材料，而且能极大地扩大一个有才华的作家的词汇量，对有鉴赏力的读者也大有裨益。

固执 (obstinate)

经过我们的雄辩，真理已够明白的了，可对方还是接受不了，那他就是个固执的家伙。

说到固执，最典型的例子当然要数骡子，这是一种理解力极强的动物。

偶然的，特殊场合的 (occasional)

以或大或小的频率折磨我们。不过在“occasional verses”（应景诗）中，这个词的意思可不一样。所谓“应景诗”就是在某些特定场合如周年纪念日、庆祝会写的诗。的确，这种诗折磨起我们来比其他种类的诗更胜一筹，但是它的名称并不意味着它只是偶尔和我们过不去。

西方 (occident)

这是世界的一部分，处在东方以西(或以东)。这一地区居住的主要是基督徒，这是伪君子族的一个势力强大的亚族，他们的主要行业是谋杀和欺诈，他们美其名曰“战争”和“商业”。这也是东方的两大行业。

大洋 (ocean)

这是一片广大水域，覆盖着供人类生活的地球的三分之二——而人类是没有鳃的。

咄咄逼人的 (offensive)

令人产生讨厌情绪的，一支军队向敌方阵地挺进时就是如此。

“敌人的战术是不是咄咄逼人呢？”国王问道。“可以说！”那位失败的将军回答道：“那些狗娘养的躲在掩体里不愿出来！”

老的，过时的 (old)

与一般人的无能不协调，进入这种状况就意味着老了，一个老人 (old man) 就是如此。因时间的流逝失去荣名且与流行的趣味相冲突，这就是所谓“过时了”，一本旧书 (old book) 就是如此。

“旧书？见鬼去吧！”戈比说道，

“每天都应该有新书，象刚出炉的面包。”

自然女神只好赞同戈比的说法，

每天给我们送来一个全新的傻瓜。

——哈里·萨姆

圆滑的 (oleaginous)

油滑的，滑头的。

狄斯列里曾说威尔伯福尔斯大主教举止“圆滑，象肥皂一般”，这位好心的主教从此便有了“肥皂般的山姆”这么个绰号。只要用心去找，每个人都可以在词典里找到一个词去形容自己的敌手，这玩意儿象第二皮肤一样粘在敌手身上，叫他怎么也摆脱不了。

奥林匹亚的 (Olympian)

与特萨利的一座山有关的。此山一度是诸神栖身的圣地，如今变成了一个贮藏所，堆满发黄的报纸、破烂的啤酒瓶和沙丁鱼罐头盒。

预兆 (omen)

这是一种迹象，它表明：假如现在没有发生任何事，那么将来一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一次 (once)

够了！

歌剧 (opera)

这是戏剧的一种，它在另一个世界表现生活。在那个世界，人们不说话只唱歌，没有动作只有手势，没有姿势只有态度。所有表演都是模仿 (simulation)，而 simulation 是由 simia (大猩猩) 派生而来的，在歌剧中，演员们所模仿的是嚎叫的猩猩。

演员模仿的是人，至少在外表上，
歌剧演员所学的则是猩猩的模样。

麻醉剂 (opiate)

这是个性的牢房未上锁的大门，它通向监狱的庭院。

机会 (opportunity)

一个抓住失望的好时机。

反对 (oppose)

用异议和障碍援助别人。

反对党 (Opposition)

在政治中，这是一种政党，它使政府变成残废，目的是要阻止政府胡作非为。

格尔格鲁王国的国王曾在外国学过政治学，他任命他的一百个最胖的大臣为国会会员，让他们颁布法律征收税款。他把其中四十名大臣封为反对党，同时命首相叮嘱他们履行职责，也就是反对国王的一切议案。尽管如此，提交国会的第一个议案还是一致通过了。这使国王大为不快，他否定了国会的决定，同时警告反对党说：假如下次他们再不履行反对党的职责，他们就将以脑袋作为固执己见的代价。结果四十个反对党成员马上全部剖腹自杀了。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国王问道：“没有反对党，自由党是无法维持下去的。”

“宇宙间的荣耀之君啊，”首相回答说，“这些可恶的黑夜之狗固然已没有资格担负国家所托的重任，但是还不至于无法补救他们的过失，就让这些本该喂蛆虫尸体替他们尽忠好了。”

后来首相就命人对那些反对党成员进行防腐处理，并用稻草充填好他们的尸体，然后把他们放回他们原来的席位上，再用钉子把他们钉稳。从此以后，每次通过什么法案，都有四十张反对票记录在案，国家也因此昌盛起来。但是后来有一天，一项对长肉赘的人征收肉赘税的法案没有通过——投反对票的竟是那些没有被钉在国会席位上的人！这件事大大地激怒了国王，结果，首相被处死，国会在炮火的轰击下化为废墟，格尔格鲁王国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从此也走向了衰亡。（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是美国总统林肯在一次演说中提出的理想政府。——译者注）

乐观主义 (optimism)

这是一种学说，它相信世界上的每一种事物都是美的，包括那些丑陋的在内，每一种事物都是好的，那些坏的尤其如此，每一种

事物都是正确的，那些错误的更是如此。那些习惯于处在灾难之中的人们对这种理论坚信不疑，他们往往用一种模仿微笑的龇牙咧嘴阐释他们的坚决信念。由于这是一种盲目的信念，反驳之光是没法照亮它的——这是一种心智的错乱，只有通过死亡才能治愈。这种毛病是有遗传性的，好在它不是传染性的。

乐观主义者 (optimist)

一个坚持“黑就是白”的学说的人。

有个悲观主义者请求上帝缓解他的痛苦。

“噢，你是希望我恢复你的希望与快乐，”上帝说道。

“不，”悲观主义者回答说，“我只是希望你创造某种东西证明它们是正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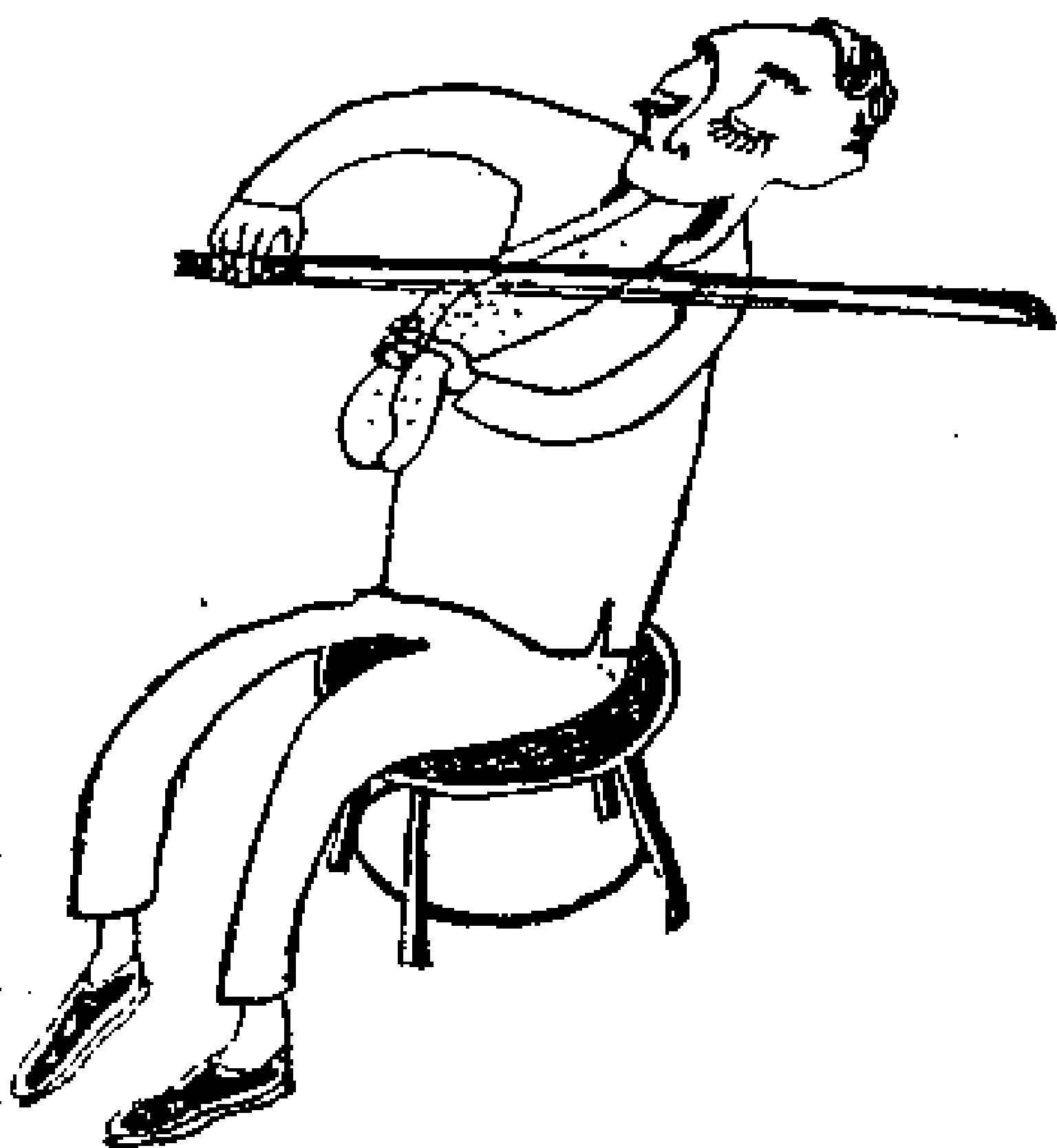
“世界上的一切都已创造出来了，”上帝说，“不过你忽视了这么一个事实——乐观主义者也是要死的。”

讲演术 (oratory)

语言与姿势合谋骗取人们的理解。这是通过速记法培养出来的一种暴行。

孤儿 (orphan)

这是一个活人，不过死亡已使他丧失了不孝敬父母的能力——这种剥夺能以一种难以抗拒的雄辩力量唤起人们所有的同情心。年幼的时候，孤儿一般都被送进孤儿院，在那里他的基本方位感得到很好的



培养，因此，他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处境。然后人们又把依赖和苦役的艺术教给他们，他们最后成长为擦鞋匠或洗碗女仆并放纵地掠夺整个世界。

东正教 (Orthodox)

这是一头驮着深受欢迎的宗教之轭的牛。

表音法 (orthography)

这是一种用眼睛代替耳朵的拼字科学。管理疯人院的人带着某种心火而不是智慧倡导这种科学，要把它教给那些有精神病的人。从乔叟的时代以来，疯人院的主人们已被迫承认了一些东西，但是他们仍在狂热地维护某些他们以后不得不放弃的东西。

鸵鸟 (ostrich)

这是一种很大的鸟(显然是由于它犯有种种罪行)，大自然没有把第五个脚趾赋予它，而虔诚的博物学家们恰恰是从这个脚趾窥见了大自然的伟大匠心。没有一对发达的翅膀，这倒不是鸵鸟的什么缺陷，因为博物学家们已坦率地指出，鸵鸟是不飞翔的。

否则 (otherwise)

表示“也好不了多少”。

结果 (outcome)

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失望。在那些能用例外反证规律的人眼里，行动的智慧是由行动的结果来判定的。这是一种不朽的胡言乱语；某一行动的智慧与否，其实只有视行动者采取行动时的见识而定。

超过 (outdo)

超过别人，意味着多一个仇人。

露天 (out-of-doors)

某个人的生活环境的一部分，任何政府都没法对它征税。露天的主要作用是激发诗人们的灵感。

有一天我爬到一座山上，
就为看那夕阳的辉煌，
随着那股红的火球渐渐西落，
一个美妙的故事涌上我心头。

故事讲的是一头驴子和一个老头，
驴子驮着老头走了好远的路，
终于筋疲力尽摔倒在路途，
于是老头又驮着驴子走了很远的路。

夕阳下山后升起了圆圆的月亮，
她庄严地高挂在东边的山上。
那巨大的银盘看上去多么明亮，
就象造物主新创造的一样。

我又想起了一个笑话(笑得泪水汪汪)，
有个懒惰的女人在教堂门口闲荡，
为的是看看教堂里新婚的新娘，
其实她自己正是那个出嫁的女郎。

在诗人眼里大自然美妙无比，
孕育着各种各样的情感与思想。
我为那些无知无觉的傻瓜惋惜，
他们不理解大地、天空和海洋。

——斯特罗姆·史密斯

小凯旋 (ovation)

在古代罗马，这是一种欢迎重创敌军的英雄归来的正式仪式，是一种仅次于“胜利凯旋”的庆典。现代英语滥用了这个词，用它指老百姓因一时冲动随随便便对当今英雄表示的敬意。

暴饮暴食 (overeate)

和“吃饭”同义。

你好啊，美食家！
饮食无度的使徒！
你技艺盖世，
狂饮暴食却安然无恙！
你的伟大发明——
那无损身心的宴席，
表明人类比动物高级。

——约翰·布普

过劳 (over wo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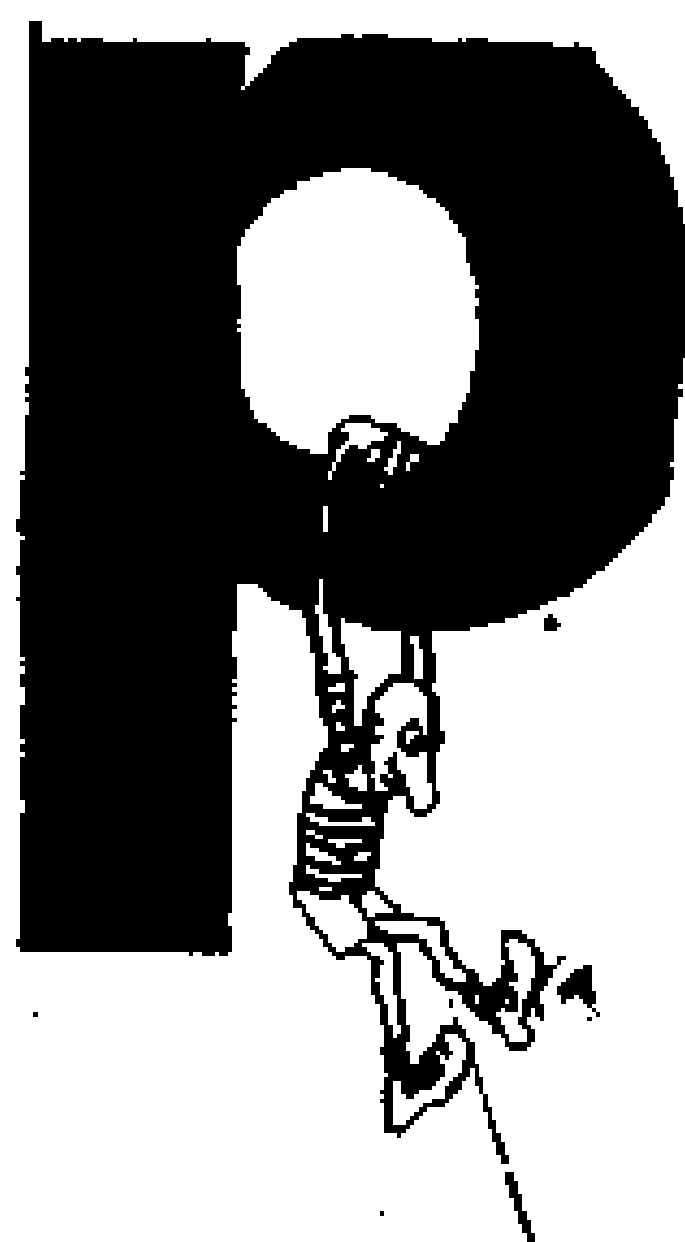
这是那些想去钓鱼的政府高级官员常患的一种危险的疾病。

欠 (owe)

背负(或拥有)债务。“欠”这个词从前表示的不是负债，而是所有权；“欠”(owe)和“拥有”(own)同义。在很多负债者心目中，自己的资产和债务根本就是分不清彼此的。

牡蛎 (oyster)

这是一种粘性的水生贝壳类动物。有文明为人类壮胆，他们吃牡蛎连内脏都不去掉！牡蛎的硬壳有时候被送给穷人。



痛 (pain)

这是一种不舒服的心境，是由某种对肉体的损伤造成的，但它也可以是纯心理的，由另一个人的好运气所致。

绘画 (painting)

这是一种艺术，它竭力防止一些呆板、单调的平面受到风雨的侵袭，却乐于把它们暴露在批评家的指责之下。

从前，绘画和雕塑在同一件作品里是合而为一的：古人往往在他们的塑像上涂上多种颜色。现在，绘画和雕塑两种艺术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合而为一：现代画家不时地雕琢其赞助者。（原文中的chisel一词，一语双关，有“雕琢”和“诈骗”两种意思。——译者注）

宫 (palace)

这是一种豪华昂贵的住宅，政府高级官员的住宅就属于此类。基督教会的大主教等高级神职人员的邸宅也是同样华美昂贵的大

厦，而基督教的创始人的栖身之地不过是田野或路边，可见社会进步了。

棕榈、手掌 (palm)

这是一种变种繁多的树，分布最广且培植得最好的要算其中的“渴望的棕榈” (itching palm, 又有“痒痒的手掌”之意。——译者注)。

“渴望的棕榈”是一种高贵的植物，它能分泌一种看不见的神奇树胶，黄金或白银一触到这种树的树皮就会被牢牢粘住，怎么也扯不下来，由此可以证实这种树胶的存在。“渴望的棕榈”所结的果实苦涩难吃，因此有相当一部分果实被送给别人，人们常常称它们为“捐款”、“施舍”或“善行”。

手相术 (palmistry)

(根据密姆布莱肖的分类)这是用欺骗手段获取钱财的第九百四十七种方法，其做法是从某个人弯曲的手掌的纹路上看出这个人的性格与命运。手相术并不是毫无道理的，的确能用这种方法破释一个人的性格与命运，因为从手掌上的每一线条都能编出一套骗人的鬼话。这种破释活动必须悄悄进行才能奏效。

阎王殿 (pandemonium)

按字面解释，这是所有魔鬼居住的地方。不过魔鬼们现已离开此地，进入了政治和经济的王国。这个地方现在成了说话动听的改革者的讲演厅。他的声音在这个大厅里轰响的时候，从前那些魔鬼的回音就会纷纷恰到好处地呼应，那热闹劲儿实在使他感到自豪，觉得自己不是等闲之辈。

马裤 (pantaloon)

这是文明的成年男子穿在下身的一种服装，它是管状的，弯曲部分没有一条折缝。据说马裤是由一个幽默的家伙发明的。有知识的人称之为“trousers”，愚昧之辈则把它叫作“pants”。

泛神论 (pantheism)

这是一种主张“每一种事物都是上帝”的学说，与主张“上帝是每一种事物”的学说刚好对立。

哑剧 (pantomime)

这是一种戏剧，它讲故事却不对语言施加任何暴行。
这是所有戏剧表演中最不令人讨厌的一种。

原谅 (pardon)

免除处罚，使得罪行获得新的生命。这是用忘恩负义增加犯罪的诱惑力。

护照 (passport)

这是奸诈地强加给去外国的公民的一种证件，目的是要表明他是一个外国人，好让他遭受冷遇、谩骂和其他暴行。

过去 (past)

这是永恒时间的一部分，我们对它只是支离破碎地了解少得可怜的一点点，而且常常为它后悔不已。一条叫作“现在”的移动不定的线把它和那叫作“将来”的想象出来的时间分隔开来。“过去”和“将来”这两大块时间，彼此毫无共同之处，前者从不间断地抹掉后者。“过去”因悲哀与失望而漆黑一团，“将来”却被成功的希望与欢乐照亮。“过去”是哭泣之乡，“将来”却是歌声之邦。在“过去”的角落蹒跚着“记忆”，他衣衫褴褛，尘垢满面，蹲在那里咕呱咕呱地忏悔；而在“将来”的阳光下，“希望”之鸟展翅飞翔，在对成功的圣殿和安宁的村舍歌唱。不过，“过去”是昨天的“将来”，“将来”是明天的“过去”，它们是一回事——知识和梦幻。

消遣 (pastime)

一种助长沮丧的手段。适合心智脆弱者的文雅的锻炼。

耐心 (patience)

这是伪装成美德的一种轻度失望。

爱国者 (patriot)

这是一种认为局部利益高于整体利益的人。这种人是政治家愚弄的对象，是征服者利用的工具。

爱国主义 (patriotism)

这是一堆易燃的垃圾，任何一个想照亮自己的名字的人用火一点，它都会燃烧起来。

在约翰逊博士的著名字典里，“爱国主义”被定义为恶棍最后的法宝。带着对这位卑贱却开明的词典编纂家应有的敬意，我斗胆认为它是恶棍的第一伎俩。

和平 (peace)

这是国际事务中两个交战时期之间的欺骗时期。

噢，是什么东西骚扰不停，
使我的耳朵得不到安宁？
是人们满怀希望的欢呼，
是和平带来的恐怖。

啊，宇宙的和平！
人们追求它，愿和它结成姻亲。
假如他们真的知道该怎么做，
其实也用不着费多大的劲。

他们辛辛苦苦解和平的难题，
象鼯鼠一般白天黑夜都不休息。



饶恕他们爱惹是生非的灵魂，
发发慈悲吧，上帝！

——洛·阿米尔

行人，步行者 (pedestrian)

这是车行道的可变的(也可听见的)一部分，是专供汽车碾压的。

家谱 (pedigree)

从生活在树上的长髯的祖先到生活在城郊的叼雪茄的后裔，这一发展轨迹的已知部分就是家谱。

忏悔的 (penitent)

忍受或静等惩罚。

尽善尽美 (perfection)

这是一种想象出来的状态或性质，它凭一种被称为“杰出”的要素区别于实际状况。这是批评家的一种德行。

徒步游历的 (peripatetic)

走过来走过去的，与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有关的。亚里斯多德在阐释他的哲学时，常常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目的是要避开他的学生对他的反驳。他这样警惕其实是多此一举，——对哲学他们懂得并没有他多。

夸夸其谈的演说 (peroration)

这是雄辩的火箭的升空爆炸。它光芒四射，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对一个鼻子与众不同的人来说，它最显著的特点是发射这枚火箭所用的几种不同火药的气味。

不屈不挠 (perseverance)

这是一种低级的德行，平庸的人凭借它取得不光荣的成功。

悲观主义 (pessimism)

乐观主义用稻草人一般的希望四处招摇，带着让人看了恶心的微笑左右逢源。这种令人沮丧的情况使悲观主义应运而生，这种哲学是被强加在其信奉者身上的。

慈善家 (philanthropist)

一个富有的(且通常是秃顶的)老年绅士，通过自我修炼，他学会了在良心掏他的腰包的时候龇牙咧嘴地一笑。

庸人 (philistine)

这种人的头脑是他所处的环境的奴隶，被思想与情感的时尚牵着鼻子走。这种人有时是有学问的，经常过得很顺心，一般都很整洁，而且总是那么一本正经。

哲学 (philosop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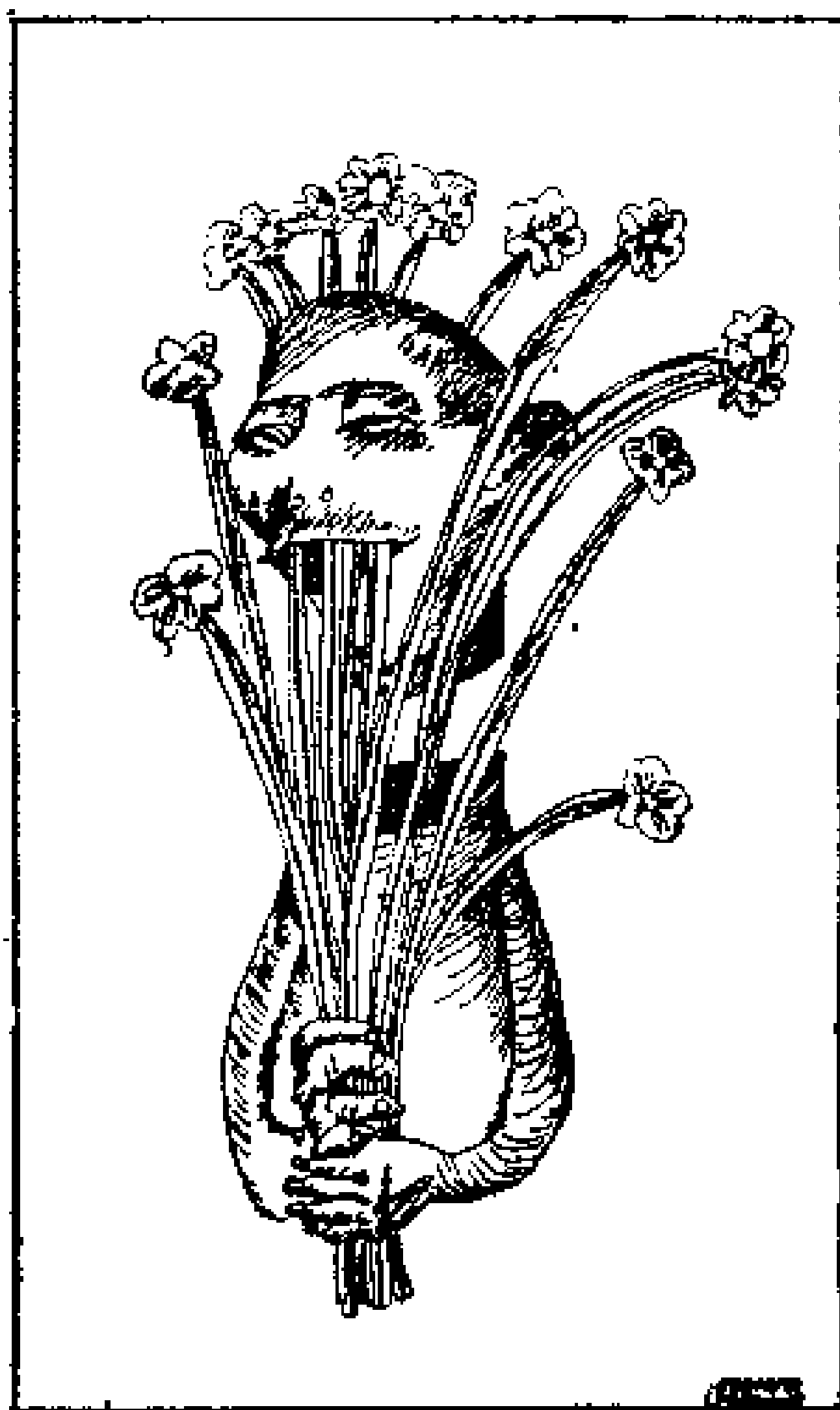
很多条路绞结在一起，
不知来自哪里，通往何方。

留声机 (phonograph)

这是一种气人的玩具，
它使早已死去的噪音重获生命。

相片 (photograph)

太阳未经任何艺术训练
就创作的一种绘画作品，它
比阿帕切人的作品稍好，但
是比不上夏延人的作品。
(阿帕切人和夏延人都是美国的
印第安部族。——译者注)



颅相学 (phrenology)

这是一种从头皮底下掏钱包的科学。它包括找出和开采头皮，人正是因为有这种器官才容易受骗的。

内科医生 (physician)

生病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这种人身上，健康的时候，我们则把我们的狗托付给他。

观相术 (physiognomy)

以我们自己的脸为完美的标准，通过对比别人的脸与我们的脸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来确定别人的性格的艺术。

“观相术是谎言，” 莎士比亚，那个傻瓜说，

“从一个人的面相无法看出他的心智”。

观相学家看了看莎士比亚的面相，说：

“在这张脸上能看见的智慧少得多么可怜！

他明白他的脸泄露天机，表明了他的愚蠢。

因此，为了替自己辩护，他否定我们的艺术。”

——拉瓦塔尔·夏思克

钢琴 (piano)

这是一种放在大厅里用以征服执迷不悟的来访者的机器。按压机器上的键就可以收到使听者沮丧的效果。

画 (picture)

某种东西在三维空间里怪令人厌烦的，于是就在二维平面表现它——这就产生了画。

馅饼 (pie)

这是一个名叫“消化不良”的死亡之神的使者。

死者曾对冷馅饼满怀崇高敬意。

——尊敬的穆克尔医生在一个英国贵族的葬礼上说的话

冷馅饼是一种美国食物，

它实在令人厌恶。

正是由于它，我才一命归阴，

远离了我亲爱的伦敦。

——卡拉玛祖一位英国贵族的墓志铭

虔诚 (piety)

这是人们对上帝的敬意，是以“上帝与人相似”这种假说为基础的。

猪猡领受了布道与使徒书的教导，

相信猪的上帝长着大拱嘴和鬃毛。

——朱迪布拉斯

猪 (pig)

这种动物凭其好胃口成为人类的盟友，不过它的眼界不及人类的那么高，它始终都只想做一头猪。

俾格米人、侏儒 (Pigmy)

这是古代旅行家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了的一个身材矮小的种族，不过现代旅行家只能在中部非洲找到他们了。之所以把他们叫作Pigmy，是为了把他们和牛高马大的高加索人——也叫霍格米(Hogmy)——区分开来。(pig有“猪、小猪”之意，hog也是指“猪”，不过，尤其指供食用的、一百二十磅以上的猪，Hogmy是作者仿照pigmy生造出来的词。——译者注)

朝圣者 (pilgrim)

一个被严厉对待的旅行者。所谓“Pilgrim Fathers(移美清教

徒)”，指的是1620年离开欧洲到达北美洲马萨诸塞的人，由于在欧洲他们没有获准用鼻音唱圣歌，他们就来到北美洲这块乐土，在这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扮演上帝。

颈手枷(古代一种刑具) (pillory)

这是一种用来摧残人的个性的机器装置——具有严厉的美德、过着无可挑剔的生活的人们所经营的现代报纸，就是以颈手枷为原型的。

海盗行为 (piracy)

未经任何愚蠢的乔装打扮的商业，和最初上帝创造它时一样。

可怜的(pitiful)

敌人在我们的想象中与我们遭遇之后的悲惨状态。

怜悯 (pity)

因祸不及自身而产生的一种失落感，是由对比激发的。

剽窃(名词) (plagiarism)

这是文学中的一种巧合，以丢脸开始，以荣誉告终。

剽窃(动词) (plagiarize)

采用另一个自己从来没读过其作品的作家的思想或文风。

瘟疫 (plague)

在古代这是对清白无辜者的一种最普遍的惩罚，其目的是要劝戒他们的君王，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免疫的法老”（法老是埃及国王的称呼。据《圣经·旧约》，犹太人要离开埃及，法老非但不允许反而更残酷地压迫他们，于是摩西在耶和华的帮助下作法，降下许多瘟疫劝戒法老，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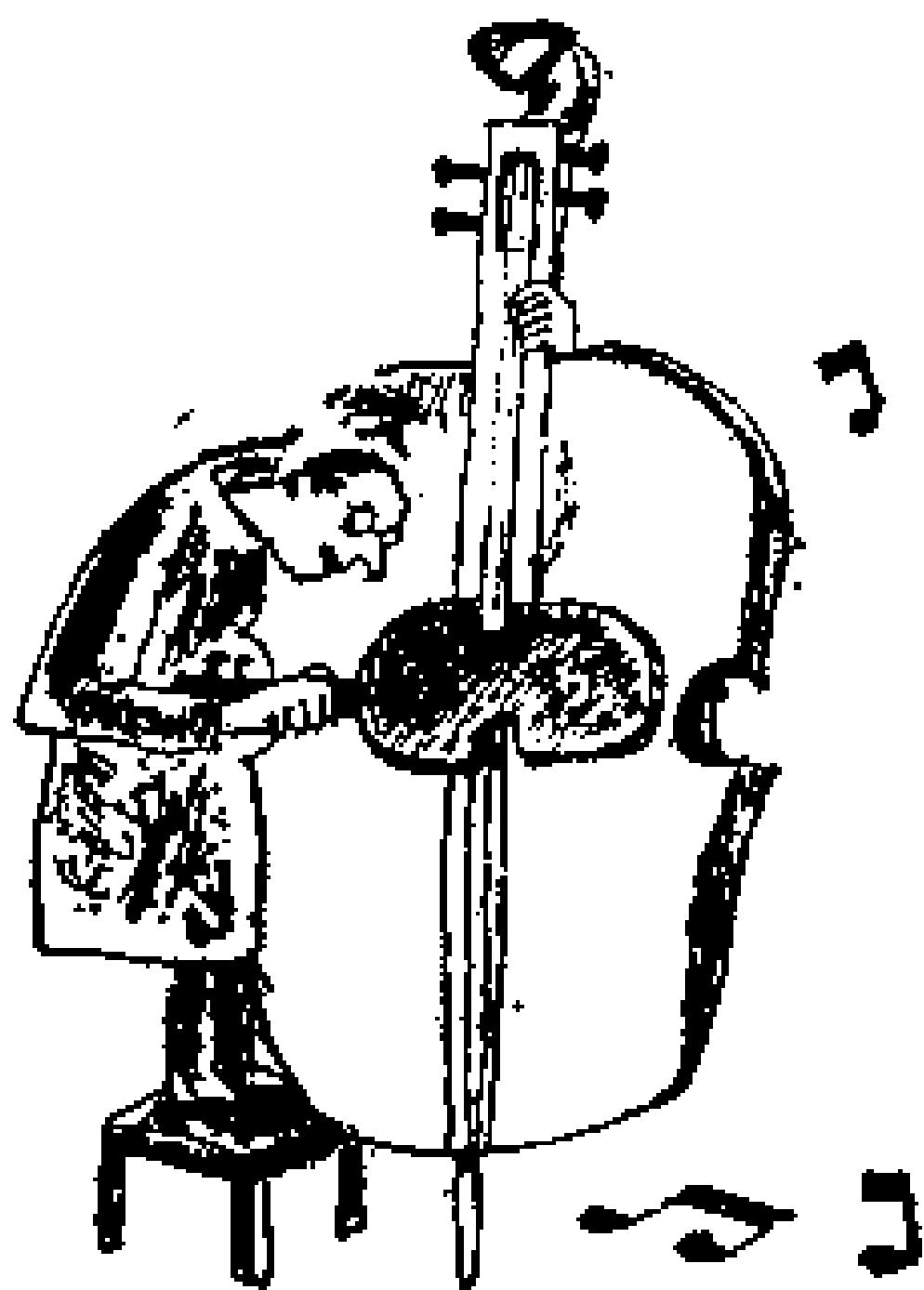
迫使他同意让犹太人离开埃及，结果是法老安然无恙，埃及老百姓遭殃。——译者注）。今天我们很高兴地知道，瘟疫只不过是大自然偶然地表现出的一种毫无目的的讨厌而已。

计划 (plan)

结果本来是偶然的，却偏要左右折腾，妄想找到实现它的最好手段。

陈词滥调 (platitude)

这是通俗文学的基本要素和特殊荣誉。这是在烟雾弥漫的大堆字词中打鼾的思想。这是用笨蛋的措词表达出来的一百万个傻瓜的智慧。这是矫揉造作的巨石中埋藏的化石般僵死的情感。这是没有寓言情节的寓意。这是过时的真理中僵死的一切。这是用牛奶和道德混成的一杯清咖啡。这是无毛的凤凰的光屁股。这是在思想的海滩上抽搐的海蜇。这是母鸡生完蛋之后的咯咯叫。这是一个干瘪无味的警句。



柏拉图式的 (Platonic)

与苏格拉底的哲学有关的。所谓“柏拉图式爱情”（精神恋爱。——译者注），是为一种介于无能与冷淡之间的感情取的傻瓜的名字。

喝彩 (plaudits)

这是群氓付给逗乐他们并把他们吞没的人的一枚枚硬币。

讨好 (please)

这是为敲诈勒索的上层建筑打下基础。

快乐 (pleasure)

这是一种最不令人讨厌的沮丧。

平民 (plesbeian)

这是一个古代的罗马人，他在自己国家的血泊里玷污的只是他的双手。平民和贵族不同，后者是一种使血水饱和的溶液。

(古罗马)平民表决 (plebiscite)

平民投上一票以确认君王的意志。

有全权的 (plenipotentiary)

拥有全部权力的。全权大使是一种外交官，如果他从不行使任何权力的话，那么他就拥有绝对的权威。

冗词赘语 (pleonasm)

一大批词句的军队护送一个思想的下士。

犁 (plow)

这是一种向只习惯于笔的手发出大声呼喊的器具。

掠夺 (plunder)

拿走别人的财产却不象小偷常做的那样体面地保持沉默。

公开把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同时让一个铜管乐队为自己助兴。

从乙那里强行抢走属于甲的财产，让丙为自己坐失良机而惋惜不已。

衣袋 (pocket)

这是动机的摇篮和良心的坟墓。在女人身上，这种器官没有了，因此她的行动是没有动机的。至于她的良心嘛，暂时不愿被埋掉，

仍然还很活泼，在不停地证明别人的罪过。

诗歌 (poetry)

这是杂志以外的天地所特有的一种表达方式。

扑克游戏 (pok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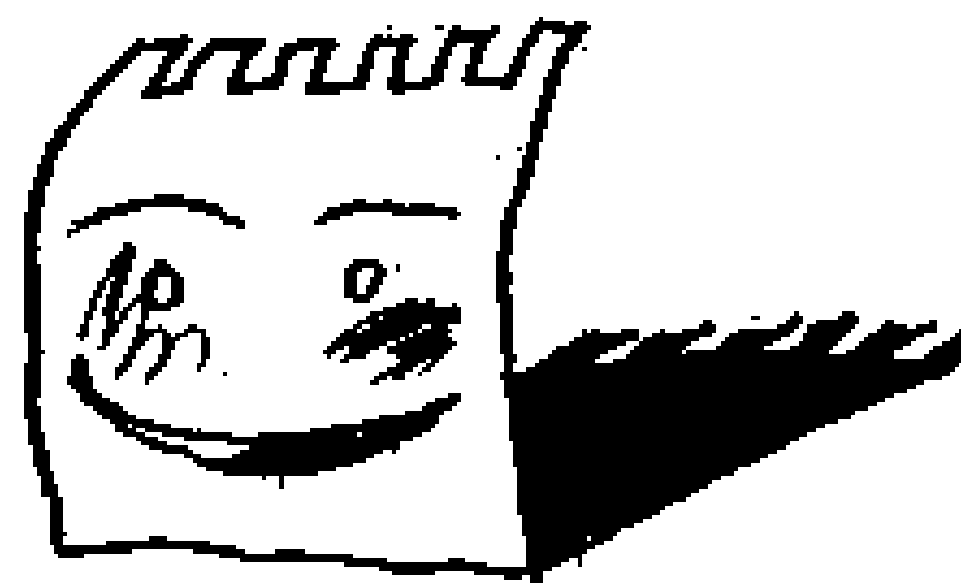
据说这是一种用一些卡片来玩的游戏，至于到底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本词典编纂家一无所知。

警察 (police)

这是一种武装力量，它使人们免遭暴行，同时它也参与暴行。

礼貌 (politeness)

这是一种最易于被人接受的虚伪。



政客 (politician)

这是一条烂泥里的鳗鱼。组织完善的社会上层建筑就是以这种烂泥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条鳗鱼在蠕动的时候，误以为它的尾巴的搅动就是整个大厦的颤抖。与政治家相比，政客的吃亏之处就是他还活着。

政治 (politics)

一种假装成不同原则的较量的利益冲突。一种假公务之名行私利之实的勾当。

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 (polygamy)

这是一座忏悔的房子或赎罪的教堂，里面摆着好几条悔罪的跪凳。它与一夫一妻制的不同之处是，后者只放有一条跪凳。

人民党党员 (populist)

农业时代早期的已变成化石的爱国主义者，是在堪萨斯地底古老的红色皂石里发现的。这种人最不同寻常的特点是耳朵张得特别宽，因此有些博物学家坚持说他有飞翔的能力。不过摩斯和威特尼两位教授追求思想的独立，他们力排众议、英明地指出：假如他能飞翔的话，那他早就到别的地方去了。

轻便的 (portable)

容易更换主人的。

葡萄牙人 (Portuguese)

这是葡萄牙土生土长的一种鹅，通常是没有羽毛的，这种鹅不怎么好吃，即使用大蒜调味都是如此。

确信的 (positive)

以最大噪音表示出某种错觉。

实证哲学 (positivism)

这是一种哲学理论，它否定我们对“真实之物”的认识，坚持认为我们对“明显之物”一无所知。这种哲学的倡导者，最长的是孔德，最宽的是穆勒，最厚的是斯宾塞。（原文中longest兼有“最长”和“最久远”之义，“broadest”兼有“最宽”和“最开明”之义，“thickest”兼有“最厚”、“最胖”和“最迟钝”之义。——译者注）

可喝的 (potable)

适合饮用的。水据说是可喝的；的确，有些人宣称水是我们的天然饮料，尽管——就连这些人也知道——只有在我们周期性地受一种叫作“渴”的疾病折磨时，水才是美味可口的；水是治疗“渴”病的良药。除了那些最不文明的国家以外，在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国家，人们为发明水的各种代用品竭精殚虑，可谓呕心沥血。没有哪一项发明能和它相提并论，人类对水的普遍厌恶由此可见一斑了。

如果认为这种厌恶不是由人类的种族自保本能决定的，那一定是违反科学的——而没有了科学，我们人类就无异于蛇或蛤蟆了。

贫困 (poverty)

这是供改革之颟磨砺牙齿的一把锉刀。消灭贫困的计划多得难以形容，相当于受贫困折磨的改革者和对贫困一无所知的哲学家的总人数。贫困的受害者最与众不同的特点是，他们具备各种美德，寄希望于一些领袖人物引导他们走向繁荣富强。

祈祷 (pray)

请求上苍废除宇宙间的各种律法，目的是使分文不值的乞求者一个人得到好处。

亚当以前的人 (pre-Adamite)

这是“创世”之前就存在的一种显然不如意的实验性人种，至于他们生活在什么环境之下，后人难以想象。梅尔修斯相信他们居住在“虚无”之中，是某种介于鱼和鸟之间的生物。对他们的事迹后人所知甚少，只知道是他们给该隐提供了一个妻子并因此挑起了后世神学家的纷争。（据《圣经·旧约》，在“创世”之初，上帝第一天创造白天和黑夜，第二天创造天空，第三天创造大地与草木，第四天创造日月星辰，第五天创造鱼和鸟类，第六天创造野兽和男人，第七天上帝休息了一天。第八天，上帝怕第一个男人亚当感到孤独，就用他的一根肋骨创造了第一个女人夏娃。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关于该隐的妻子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圣经》中没有说，为此后人提出很多质疑。——译者注）

惯例 (precedent)

在法律上，这是成文法规确立之前就存在的决定、规章或作法，它们具有法官可能赋予它的任何效力与权威，它们的存在大大地简化了法官的工作，有惯例可沿使法官们心安理得。由于每做一件事都有惯例可沿，因此，法官要做的事，只不过是忽略那些与他的利益相冲突的东西，强调那些合乎他的心愿的东西。惯例这一发明极

大地改进了法庭的判决，使它从低级、偶然的神裁法发展成为高贵的、可以人为控制的仲裁。（神裁法是古代条顿族施行的判罪法，例如将嫌疑犯的手浸入沸水中，受神主宰，手无损，则定为无罪。——译者注）

急躁仓猝的 (precipitate)

做完某事再吃饭。（中国古代有“灭此朝食”之典，与此相似。——译者注）

因为迫不及待，这罪犯
先完成犯罪行为，然后才吃饭。

命定论 (predestination)

这是一种学说，它主张所有的事都按造物主的计划发生。不应把命定论和宿命论混为一谈，后者主张所有的事情都是造物主设计好的，但并不肯定它们一定会发生。这两者的区别够大的，它使论战的墨水在基督教世界泛滥成灾，因它而流的血就更不用说了。应该铭记这两种学说的区别，虔诚地同时信奉两者，如果真能得到饶恕的话，或许有希望免于毁灭。

困境 (predicament)

这是给言行一致者的报酬。

偏爱 (predilection)

这是幻灭的准备阶段。

先存 (灵魂与肉体结合前的存在) (pre-existence)

在创世过程中被忽视的因素。

偏好 (preference)

这是一种情感或心境，是由认为某种东西比另一种更好的错误信念引起的。

古代有一位哲学家，他相信生并不比死好，在他阐述自己的学说的时候，他的一个学生问他为什么不去死，哲学家回答说：

“因为死也不比生更好。”
死比生更漫长。

史前的 (pre-historic)

属于一个很早的时期和博物馆的。在使谎言万古长存的技艺诞生之前就存在的。

他生活在一个史前时期，
那时候世界荒唐，变幻不定。
后来史诗女神来到人间，
她按顺序记下所有重大的事件。
从史书他的确看不出有什么滑稽，
因为上面全是她投向我们的谎言。

——奥尔福斯·勃温

偏见 (prejudice)

这是一种缺乏可见依据的游离不定的见解。

高级教士 (prelate)

这是教堂的一名高度神圣的官员，他担任着薪水丰厚的职位。
这是天堂的一名贵族，是上帝的一名绅士。

君权 (prerogative)

这是君主作恶的权力。

长老会教徒 (Presbyterian)

这是一个深信教会的当权者应该被叫做长老的人。

处方 (prescription)

这是内科医生对于什么东西能最久地维持病人现状同时尽量减少对病人的危害所做的一种猜测。

现在 (present)

这是永恒的一部分，它把失望之乡与希望的王国分隔开来。

中看的 (presentable)

丑陋地追随当时当地服饰的时尚。

在布里奥布拉-夏，男人在庆典上体面中看的装束是，在自己的腹部涂上鲜艳的蓝色并在臀部装上一条牛尾巴。在纽约有所不同，假如他高兴的话他可以不涂蓝色，不过在太阳下山之后，他必须佩带用绵羊毛做成的染成黑色的两条尾巴（两条尾巴指的是燕尾服。
——译者注）

总统(之职) (presidency)

美国政治田径赛上的一头醉醺醺的猪。

总统 (president)

这是一小帮人的领袖——关于这帮人，确定无疑的是，他们的广大同胞没有谁愿意他们任何一个人当总统。

推诿者 (prevaricator)

一个处于毛虫状态的说谎者。

价格 (price)

价值，外加讨价还价时数量合理的良心的折磨。

大主教 (primate)

这是教堂的一个头目，尤其指靠非自愿捐款维持的国家教堂的

头目。英国的大主教是坎特伯雷大主教，一个和蔼可亲的绅士，他活着时是住在兰贝斯宫，死后在西敏寺占有一席之地，通常他都是死的。

监狱 (prison)

这是一个既有处罚又有奖赏的地方。诗人使我们确信——

“石头墙构不成监牢。”

但是，一旦石墙与政治寄生虫和道德说教者联合起来，沆瀣一气，那可不是什么好受的东西。

二等兵 (private)

这是一位从军的绅士，他的背包装着一根陆军元帅的官杖，他的希望则被行李辎重塞满。

象鼻 (proboscis)

这是大象的一种发育不全的器官。进化之神没有使大象学会使用刀和叉，象鼻自然也就行使了刀和叉的功能。

自动推进武器 (火箭等)(projectile)

这是国际争端的最后仲裁者。从前，这类争端是通过争执者双方的肉体接触解决的。双方的论据都很简单，只不过是当时的基本逻辑所能提供的东西——剑、矛等等。随着军事的发展，人们变得越来越谨慎，自动推进武器也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那些勇敢的人们更是高度地器重它。自动推进武器的最大缺点是，它还是要求使用它的人在发射的时候亲自到场。

证词 (proof)

看来可信的证据。两个证人的证词比一个人的证词更可信。

校对员 (proof-reader)

这是一种作恶者，他允许排字工人把你的文章弄得晦涩难懂。他正是用这种方式补偿你的损失，使你的作品不至于成为一派胡言。

财产 (property)

指的是没有太大价值却可以用来对付别人的贪心的任何实物。也可指能够满足某个人的占有欲却使其他的人失望的任何事物。它是人们短暂的贪婪和长久的冷漠的对象。

预言 (prophecy)

先出售信用，将来再交货物——预言就是这样的一种艺术活动。

前程 (prospect)

这是对未来的展望，通常是一种令人生畏的东西。这是对未来的期待，往往是一个不许进入的禁区。

神助的 (providential)

对自称被神辅助者显然有意想不到的好处的。

装正经的人 (prude)

这是一个隐藏在自己的言行后面的婊子。

出版 (publish)

在文学事务中，指的是置身于批评家的火山口上。

推 (push)

这是助人获得成功的两个主要因素之一，在政治中尤其如此。另一要素是“拉”。

皮浪怀疑主义 (Pyrrhonism)

这是一种古老的哲学，是以其创始人古希腊哲学家皮浪的名字命名的。这种学说绝对地不相信皮浪怀疑主义以外的任何事物。不过，现代的皮肤怀疑主义教授们，甚至把皮浪怀疑主义也列为怀疑



王后 (queen)

这是一个女人，国王在世的时候，她是王国的实际统治者，国王去世后，王国以她的名义统治，她实际上只是一个傀儡。

鹅毛管笔 (quill)

这是鹅提供的一种刑具，通常是由驴子使用的。时至今日，鹅毛管笔早已废弃不用了，但是，它有其现代对应物，那就是钢笔，使用钢笔的还是那不朽的驴子。

颤抖 (quiver)

这是一种轻便的鞘，是供古代政治家和土著律师用来装他们那些轻于别人的论点的。

(英国)治安法官团 (quorum)

由一帮自行其事的人组成的审议机构。在美国参议院，它由经济委员会主席和白宫信使组成。在美国众议院，它的成员则是众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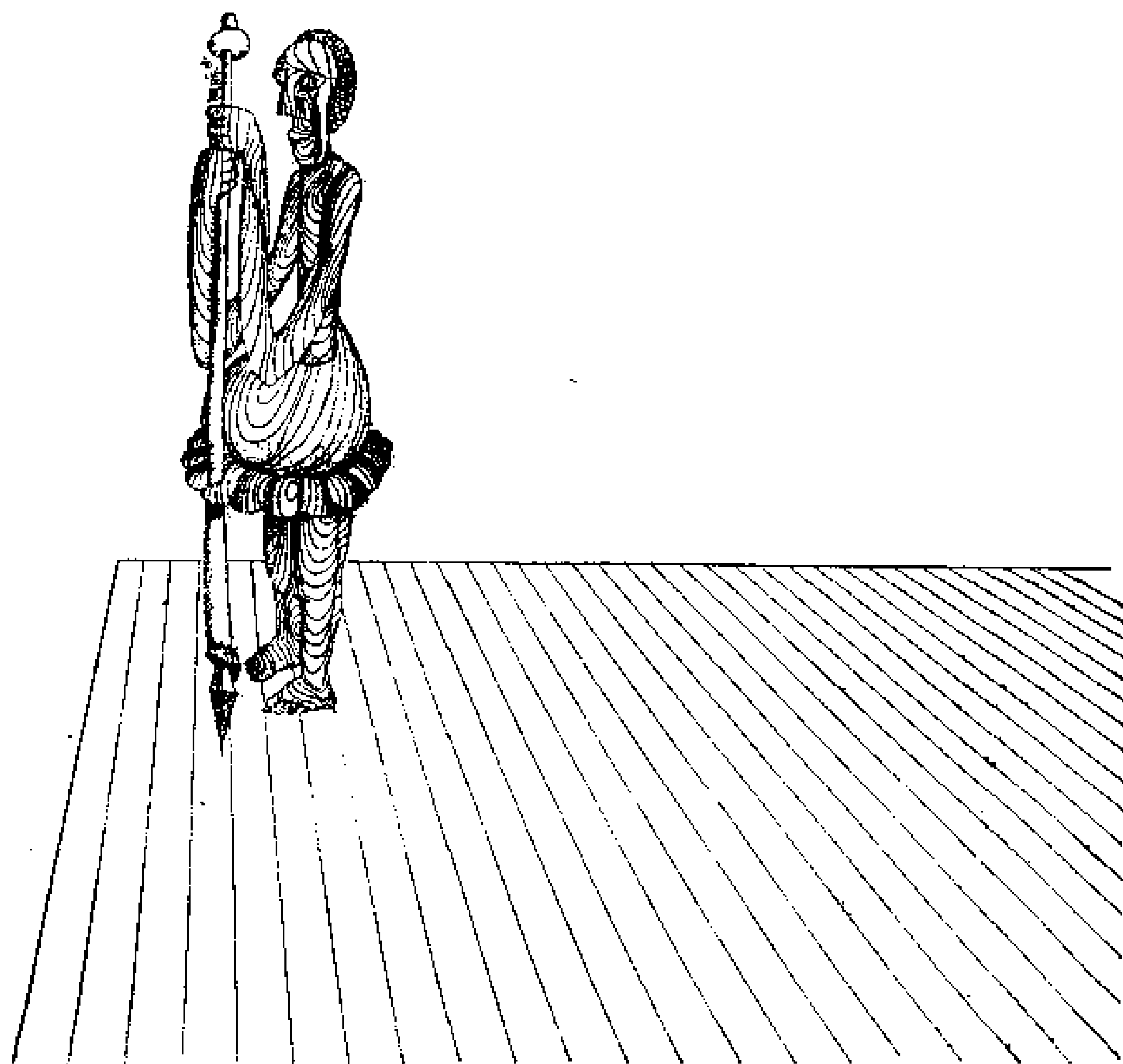
院发言人和魔鬼。

引证；引语 (quotation)

准确地重复另一个人的话的行动；被准确重复的话语。

商 (quotient)

这是一个数字，它能显示某个人的钱财在另一个人的口袋里被装了几次——通常是能把它弄到手几次就装几次。





乌合之众 (rabble)

在一个共和国，指的是那些在欺骗性选举中锻炼出来的行使最高权力的人。“乌合之众”象阿拉伯寓言中的圣人西默尔格一样——假如什么都不去做，就会威力无穷，无所不能。（“乌合之众”是一个贵族味十足的词，在现代英语中很难找到完全的对应者，不过它的意思基本上可以说是“飞翔的猪猡”。）

拉肢刑具 (rack)

这是一种用来论战的器具，从前常用于劝告被邪恶信仰蛊惑的人，助使他改邪归正，拥抱活生生的真理。不过作为一种感召，拉肢刑具从未有过任何特殊的效用，因此现在人们对它不太看重了。

激进主义 (radicalism)

注入今天的事务中的明天的保守主义。

镭 (radium)

这是一种矿物质，它放射出热能并刺激那使科学家成为傻瓜的

器官。

铁路 (railroad)

这是众多的机械装置之一，它使我们能离开现在所处之地，去到一个并不能使我们过得更好的地方。铁路的这种功用使它最受乐观主义者的喜爱，因为它能使他满怀希望地四处迁徙。

摇摇欲坠的；无主见的 (ramshackle)

与某种类型的建筑有关的，或者，象正常的美国人一样的。美国的大部分公共建筑都是属于摇摇欲坠型的，尽管我们的一些早期建筑师嗜好嘲讽型建筑。最近在华盛顿修的白宫增建部分是多立克神庙式的，这些建筑相当漂亮，每个砖头都要耗资一百美元。

地位 (rank)

在人类价值等级表上的相对高度。

他在王宫中地位很高，
其他贵族想知道其中的奥妙，
苦苦寻求后他们才知道——
他们没掌握替国王搔痒的技巧。

——阿拉米斯·朱基斯

赎身 (ransom)

购买既不属于卖主也不属于买主的东西。这是一种最不合算的投资。

贪婪 (rapacity)

这是一种没有勤劳为基础的节俭，是强权的兴旺之道。

流氓 (rascal)

从另一方面考虑，这是一种傻瓜。

流氓行为 (rascality)

一种好斗的愚蠢行为，头脑糊涂的人才做这种事。

鲁莽 (rash)

对我们的忠告的价值毫无知觉。

有理性的 (rational)

除了观察、经验和沉思的错觉之外，没有任何错觉。

响尾蛇 (rattlesnake)

我们的被征服的兄弟。

剃刀 (razor)

这是一种仪器，高加索人用它增添自己的美，蒙古人用它使自己成为一条汉子，美国黑人则用它来证实自己的价值。

读物 (reading)

一个人所读的全部作品。在我们这个国家，按惯例它包括印地安那小说、用方言写的小故事和用俚语创作的幽默小品。

现实主义 (realism)

这是一种描写自然的艺术，大自然在癞蛤蟆眼里是什么样子就把它描绘成什么模样。这是弥漫于一幅由鼯鼠绘制的风景画上的魅力，或者是一个由尺蠖创作的故事。

现实 (reality)

现实是一个疯狂哲学家的梦。假如有人想化验幽灵的成分，现实就是留在烤钵里的那种残渣。现实是真空的核心。

真正地 (really)

表面上地；明显地。

推理 (reason)

在欲望的天平上称量各种可能性。

理性 (reason)

对偏见的嗜好。

有理智的 (reasonable)

能被我们的意见左右的。容易接受劝阻和借口的。

反叛者 (rebel)

一个想建立一种新的暴政却没有如愿以偿的人。

回忆 (recollect)

追忆过去，同时加上一些从前没有过的事情。

和解 (reconciliation)

这是敌意的暂时中止。这是全副武装的休战，为的是把死者从土里挖出来。

重新考虑 (reconsider)

为自己做出的决定寻求正当理由。

重新计算 (recount)

在美国政治中，指的是再投一次骰子，好让它们符合投掷者的心愿。

娱乐 (recreation)

可用来解除疲劳的一种特殊的沮丧。

新兵 (recruit)

新兵是这样一种人——他身上的制服使他有别于一般老百姓，

而他走路的姿势却又使他和真正的士兵截然不同。

教区长 (rector)

在英国国教中，这是教区三位一体的三成员之一，其他两位是教区牧师和副牧师。(三位一体是基督教“上帝”概念不可分割的三个方面，包括圣父、圣子和圣灵。——译者注)

赎罪 (redemption)

指的是罪人们避免因犯罪而将受的惩罚，具体做法是谋杀那已被他们冒犯的神灵。赎罪的教义是我们的神圣宗教的基本玄义。任何相信赎罪说的人都不会毁灭，他们将获得永生，将在永生中理解赎罪。

补偿 (redress)

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赔偿。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假如某个子民自以为他被王国冤枉了，那么，在证明了自己所受的伤害之后，他有权用鞭子抽打国王的铜像，不过事后他自己也要被同一根鞭子抽打一顿。后一种鞭打仪式是由专职刽子手举行的，这就确保了原告在选择鞭子时能做到有理有节。

红皮肤 (red-skin)

红皮肤指的是北美印第安人，不过他们的皮肤并不是红的——至少外面不是。

多余的 (redundant)

过剩的；没有必要的。

苏丹大王说：“有大量的证据
证明这条不信神的狗活着是多余。”
大臣带着难忘的神色回答说：

“至少他那颗头让人看了嫌多。”

——哈地德·苏勒曼

德布希先生是一个多余的公民。

——西尔多·罗斯福

公民投票 (referendum)

这是一种法律，它要求把审议中的法规交由公民投票决定，以便了解他们的看法荒唐到何等地步。

反省 (reflection)

这是一种心理活动，我们通过它更清楚地理解我们与昨天的事情的关系，以便能避免那些其实我们根本不会再遇到的危险。

改革 (reform)

这是一种最能使反对革新的改革者满足的东西。

避难所 (refuge)

指的是能保护一个处于危险之中的人的任何东西。摩西和约书亚曾提供过六个可作避难所的城市——贝泽尔、戈兰、拉摩斯、卡德什、舍肯和希布隆——那些因疏忽而惹祸的人可以逃往这些地方，以摆脱新近死去的人们的亲戚的追踪。这种令人钦慕的权宜之计既能为奔逃者提供锻炼身体的机会，又能使追捕者们享受追逐的欢乐。这样一种与古希腊早期的葬礼竞赛相近的活动实在是一种好仪式，它能抚慰那些死者的灵魂。

拒绝 (refusal)

谢绝某种求之唯恐不得的东西，老处女对富有而英俊的求婚者就是这样做的；富有的公司对总督大人所赐的价值无量的特权也是这样做的；一个不悔悟的国王对牧师给予的赦免也是这样做的；这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按其结果的不同可把拒绝分成以下几类：绝对

的拒绝、有条件的拒绝、暂时的拒绝和女子气的拒绝。有些诡辩家把最后一种称为肯定的拒绝。

宗教 (religion)

这是希望和恐惧的女儿，它向无知者解说不可知事物的性质。

“你信的是什么教，孩子？”莱姆的主教问道。

“对不起，阁下，”罗歇布里安回答说：“我为宗教感到羞愧。”

“那你为什么不成为无神论者呢？”

“那不可能！我同样应为无神论害臊。”

“这么说来，先生，我看你应该加入新教抗议派。”

圣物盒 (reliquary)

这是一种容器，专用来存放圣物的，例如：绞死过耶稣的十字架的碎片、圣人们的短肋骨、巴拉姆的驴子的耳朵、唤醒彼得进行忏悔的那只公鸡的肺，等等。圣物盒通常是用金属做的，而且上面往往都锁着一把大锁，为的是防止里面的存放物跑出来，在不合时宜的情况下创造奇迹。据说为圣母报喜的天使的翅膀上的一片羽毛，在圣彼得大教堂的一次布道中从圣物盒中跑了出来，结果弄得做礼拜的教友们鼻腔直痒，一个个从瞌睡中苏醒过来，每个人都禁不住热烈地打了三次喷嚏。

名望 (renown)

这是一种介于臭名与荣名之间的声誉，它比前者稍微叫人可以忍受一点，比起后者则稍微叫人不可忍受一些。这玩意常常是由一个不友好、不体恤别人的人授与的。

偿还 (reparation)

这是对所做坏事的赔偿，是从做坏事时所感到的满足感中减除出来的。(英语中satisfacion兼有“满足”和“赔偿”之义。——译者注)

巧辩 (repartee)

在反驳对方时谨慎地侮辱他。那些具有厌恶暴力的气质、但又生性渴望冒犯别人的绅士们最爱这样做。在唇枪舌剑的战斗中，北美印第安人的战术也是巧辩。

后悔 (repentance)

这是惩罚之神的忠实仆人和追随者，它常常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自新，不过自新并不意味着停止继续犯罪。

复制品 (尤指出于原作者之手)(replica)

replica 指的是某种艺术品的复制品，尤其指那些由原作者本人复制的，由另一个艺术家所做的复制品称为“拷贝”(copy)，两者是有区别的。即使这两种不同的复制品的制作技艺完全一样，replica 的价值仍然更大，因为人们认为它比它表现出来的样子更美。



记者 (reporter)

这是一种作家，他用猜测构筑通往真理之路，同时又用字句的狂风暴雨把它摧毁。

休息 (repose)

停止惹是生非。

代表 (representative)

这是参与国家政治的一种人，他在这个世界上是下议院的一名议员，不过在另一个世界里，看不出他有多大希望得到提拔。

被上帝摒弃 (reprobation)

这是一个神学概念，指的是在娘胎里就被打入地狱的某个凡人的不幸状况。上帝摒弃说是由卡尔文倡导的，他怀着一种悲哀的真挚相信，尽管有些人注定要毁灭，但是有些人是注定要获得拯救的。这种悲哀多少为他宣传自己的学说时感到的欢乐抹上了一点阴影。

共和国 (republic)

这是一种国家，在这里统治者也就是被统治者，只存在一种公认的权威，由它实施一种非强制性的服从。在一个共和国中，公共秩序的基础是人们从祖先那儿继承的、日益削弱的服从的天性，这些人的祖先真正地被统治着，他们之所以屈服，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共和国的种类有很多，就象专制政府与无政府状态之间有很多等级一样。共和国来源于专制政府，最后以无政府状态告终。

安魂弥撒 (requiem)

这是为死者举行的一种弥撒仪式，一些不怎么有名的诗人使我们确信，在他们最喜爱的人的坟墓上方，有风儿在阵阵歌唱。有时，为了给这种仪式增添不同寻常的欢乐，诗人们喜欢唱一曲挽歌。

居住的 (resident)

不能离开的。

辞去 (resign)

为获得某种利益放弃某种荣誉。为一种更大的利益放弃较小的利益。

果断 (resolute)

朝着我们所赞许的方向一意孤行，固执己见。

体面 (respectability)

这是秃头和银行帐户通奸的私生子。

防毒面具 (respirator)

这是伦敦的居民们覆盖在鼻子和嘴巴上的一种仪器，它先把可见的宇宙过滤，然后才让它进入他们的肺内。

缓刑 (respite)

暂时不处决被判刑的暗杀者，以使行政长官能确定谋杀是不是由检察官策划的。令人难熬的期望突然中断，这也是一种缓刑。

光辉的 (resplendent)

就象一个头脑简单的美国公民一样，他正在自己的窝棚里自己封自己为公爵呢。他满以为自己在世界大游行中无比重要，少了他地球就不转了。

承担(责任) (respond)

作出回答，或者是意识到自己激起了对赫



伯特·斯宾塞所谓的“外在共存物”的某种兴趣。例如，象“癞蛤蟆”一样蹲在夏娃的耳边的魔鬼撒旦，“承受”了天使的长矛对他的抚弄。所谓“承担赔偿费”，意思是为赡养原告的辩护律师做贡献。顺便说一下，这也是令原告满意的事。

责任 (responsibility)

这是很容易就可以转移到上帝、命运、运气或是邻居肩上的一种负担。在占星学时代，人们常用某颗星星来解除它的拖累。

假如夏娃没有去碰那苹果，
世界的一切都会大不一样，
唉，有多少年纪轻轻的小伙子，
担负了对思想的霸主们尽忠的责任，
或者在荣名的沙场之上，
玩一场玫瑰色的小小游戏，
结果被他们不幸的星辰打倒在地，
他喊道：“小崽子！——爱拿什么就拿去吧！”

偿还 (restitution)

以馈赠礼物或遗产的形式出资建大学与公共图书馆。

偿还者 (restitutor)

捐款人或慈善家。

以牙还牙 (retaliation)

这是作为法律圣殿的基脚的一块天然巨石。

报应 (retribution)

这是一场火与硫磺石的暴雨，它一视同仁地倾泻在正直者和某些没来得及把正直者赶出家园的不义者身上。

以下这些诗句是夏萨拉斯卡神父为一位正处流亡中的皇帝而做

的，这位尊敬的神父兼诗人好象想向我们暗示：当报应之神来临的时候，轻率地去和它相会是多么不明智。

什么，什么！多姆·佩德罗，
你想回到巴西以获得最后的宁静？
唉，你怎么知道你会如愿以偿？
暴乱才过去没多少日子，
你的亲爱的子民们在把你盼望，
他们多么想掐住你的喉管，
把你象只老鼠一样任意摇晃，
你知道各种帝国的无义无情，
怎能肯定共和国不给你一些报应？

起床号 (reveille)

这是向鼾睡中的战士们发出的一种信号，它告诉他们该离开梦境中的战场了，起床的时刻到了，他们又要带着发青的鼻子被点名了。在美国军队中，reveille被独创性地叫做“rev—e—lee”。为了这种发音，这些美国同胞把他们的全部生活、各种不幸和神圣的耻辱都抵押上了。



《启示录》 (Revelation)

这是圣徒约翰写的一本著名的书，他在这本书里隐瞒了他所知道的一切。至于“启示”本身，是由什么也不知道的注释《启示录》

的人完成的。

崇敬 (reverence)

这是人对待神的态度，也是狗对待人的态度。

革命 (revolution)

在政治中，特指管理混乱的行政体制的突然改变，在美国历史上，指的是由总统制政府(administration)代替内阁(ministry)，这种变更使美国人民的福利与幸福的水平整整提高了半英寸。革命常常引起大量的流血，不过这是值得的——那些革命的受益人是这样说的，这些人不幸没有机会去流血。

棍卜者 (rhadomancer)

这是一个惯于用“魔杖”在傻瓜的口袋里探测贵重金属的人。
(棍卜是一种用所谓的“魔杖”探测地下的矿藏的迷信活动。——译者注)

下流话 (rebaldry)

谁挑剔我的毛病，谁说的就是下流话。

针砭 (ribroaster)

指的是我们一针见血地说出别人的毛病。“针砭”是一个古雅的字眼。据说早在十五世纪，乔吉斯·寇朱特尔就在他的寓言里使用它了，他是当时最善于挑剔别人的毛病的作家——事实上，一般人们都认为他是吹毛求疵学派的创始人。

稀粥 (尤指供伤员喝的那种) (rice-water)

这是一种神秘的饮料，我们时代最受欢迎小说家和诗人们，常常秘密地用它来调整人们的想象，麻醉他们的良心。据说它具有为人止痛和使人沉睡之奇效。它是由“忧郁的沼泽”的一位胖巫婆在深夜的浓雾中酿造出来的。

富有 (rich)

“富有”意味着被人信任，也意味着常要为清算懒惰者、无能者、奢侈者、嫉妒者和倒霉者的财物而烦恼。这是流行于地狱的“富有”的含义。对人间的居民来说，“富有”意味着心地善良，充满智慧。

财富 (riches)

这是一种由上帝赐予的礼物，上帝说：

“这是我心爱的儿子，我非常喜欢他。”

——约翰·D·洛克菲勒

这是对辛劳与美德的奖赏。

——J·P·摩根

很多人积攒的钱被一个人拿在手里。

——尤金·德布斯

诸如此类的定义使本词典编纂家大受启发，不过他没法做任何有意义的补充。

嘲笑 (ridicule)

故意针对某人而说的一些话语，目的是要表明这个人缺乏说话者所具有的庄严与尊贵。嘲笑可以用文字表示，也可以用声音来表达，还可以用笑来达到目的。人们常引用夏福特斯伯里的话，他宣称嘲笑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一种可笑的观点，很多严肃的谬误经受了那么多个世纪的嘲笑，可是时至今日，它们仍象从前一样被人们广泛接受。比如说，有什么比所谓“婴儿值得尊敬”的学说所受的嘲笑更猛烈呢？

权利 (right)

这是做人、做事或拥有什么的一种法权，比如说，当国王的权力，欺骗邻居的权利，得麻疹的权利，等等。

正直 (righteousness)

这是一种坚定的美德，最初是在居住于奥克半岛上的潘蒂都多人(pantidoodle，词中doodle有“傻瓜”之意。)那里发现的。从奥克半岛回来的传教士们曾试图把“正直”介绍到几个欧洲国家，不过对这种美德的宣传看起来做得并不好。可以从仅存的虔诚的洛利主教的布道文里找到实例：

这年月，正直不仅仅是心灵的圣洁，不仅仅是举行宗教仪式，也不仅仅在于遵循法律的一字一句。一个人光虔诚和公正是不够的，还必须使别的人也这样；为达到这个目的，强迫是一种再好不过的手段。由于我的不公正可能伤害另一个人，而这个人的不义又可能损害第三者的利益，因此显然我有义务先禁止别人的不义行为，尔后我才能保证自己的正直。所以，假如我想做个正直人，我就有义务遏制我的邻居，必要的话可以通过武力。这样，我才能变得性情更好，才能在上帝的庇护之下克制自己，不去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

韵 (rime)

各诗句末尾声音相似、彼此呼应的词，通常是很刺耳的。押韵诗是一种诗体，它和散文不一样。押韵诗大多数都是单调烦人的。rime 常常被(邪恶地)拼写为 rhyme。

诗匠 (rimer)

这是一种被冷落和轻视的作诗的人。

诗匠扑灭心中被忽视的烈火，
声音沉寂了，感觉也化为乌有。
于是经过驯养的狗四处奔忙，
把诗匠胸中燃烧的激情歌唱。
着迷的土地上升起一轮沉醉的月亮，

它躊躇不前，把那歌声的含义冥想。

——莫布雷·迈勒斯

暴乱 (riot)

由清白无辜的旁观者给军人们提供的一种很受欢迎的娱乐活动。

礼拜式 (rite)

这是一种由法令、戒律或习俗规定的宗教或半宗教仪式，小心翼翼地挤捏它可以获得真挚的精油。

仪式主义 (ritualism)

这是上帝的一座德国式花园，在这里他可以自由地做直线运动而不毁坏草地。

路 (road)

这是一种细长的带状土地，沿着它可以从某个你活腻了的地方去另一个同样烦死人的地方。

所有的道路，不管有多少分岔，最终都通往罗马，

而从罗马，感谢仁慈的上帝，至少有一条路可以返回我的家。

——秃头波雷

抢劫犯 (robber)

这是一个心怀坦白，做事公正的人。

有一个故事说，伏尔泰和几个伙伴一起旅行。一天晚上，他们安歇在路边的一个小旅馆里，旅馆的环境很容易使人触景生情。吃完晚饭后，大伙决定轮流讲些有关抢劫的故事助兴。轮到伏尔泰的时候，他说，“从前有一个坐收总收入的农夫长。”说完这话，伏尔泰就一声不吭了。伙伴们催他继续讲下去，他回答说：“故事讲完了。”

传奇 (romance)

这是一种毋需忠实于万物的本来面目的虚构故事。在小说中，作家的思想被所谓“可能性”束缚，象一匹被拴在马桩子上的马一样。而在传奇文学里，作家的思想纵横驰骋，飞临想象的一切领域——自由自在，无法无天，不受任何约束。小说家是一种很可怜的东西，正如卡莱尔所说——只不过是一个传声筒而已。他也许能创造出一些人物和情节来，但是他决不会异想天开地去写某些所谓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尽管他的作品整个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至于他为什么要自我折磨，“每走一步都要拖着”他自己铸造的“越变越长的铁链”，他可以写上十大本著作加以阐释；可惜这些巨著的智慧之光连一根蜡烛的亮光都不如，当然没法照亮那黑暗的深渊；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自找苦吃，连他自己都是莫名其妙的。世上的确有一些伟大的小说，因为伟大的作家们在写它们的时候“耗费了他们的精力”。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传奇故事是《一千零一夜》，这是毫无疑问的。

绞索 (rope)

这是一种逐渐被废弃的器具，它提醒刺客们他们自己也是会死的。它一般是放在刺客的脖子上的，而且在他的整个一生都会留在那里。现在绞索已大规模地被一种更为复杂的电力装置取代，这种装置是套在人体的另一部位的。不过，这种新装置过不久又会过时，因为一种叫做“说教”的仪器正在逐步取而代之。

演讲台；喙状舰首 (rostrum)

在拉丁文里，*rostrum* 指的是鸟的喙子或一艘船的船头；在美国话中，它指演讲台，参加竞选的人在这里口若悬河地宣讲乌合之众的智慧、美德和威力。

圆颅党 (Roundhead)

这是英国内战期间议会派分子——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美称，是因为他习惯于蓄留短发；而他的敌手卡瓦里尔分子 (*Cavalier*，英国

查理一世时代的保皇党党员。——译者注)则恰恰相反，头发老长老长的。这两种人之间还有其他一些不同之点，不过头发的长短之争，是引起他们的生死决斗的根本原因。卡瓦里尔分子是保皇党党员，因为国王殿下——一个懒惰的伙计——发现听任头发生长比清洗脖子更为方便。圆颅党人——他们大部分是理发师和肥皂制造商——觉得这种对长发的癖好会损害自己的生意，因此义愤填膺地把矛头指向国王的脖子。时至今日，圆颅党人与卡瓦里尔分子这两个死对头的后代的发型没什么两样了，可昔日那种仇恨的烈火仍然在燃烧，只不过被英国式的礼仪之雪掩盖着，不容易被人发现罢了。

垃圾 (rubbish)

没有价值的东西，如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以及流行于勃瑞善拉斯以南地区的各部落的科学等。

毁灭 (ruin)

摧毁。尤其指毁掉少女对处女贞操的信仰。

朗姆酒 (rum)

笼统地说，指的是能使绝对戒酒者发疯的各种烈性酒。

谣言 (rumor)

这是一种最受欢迎的暗害知名人物的武器。

你无比锋利，任何盾牌都无法抵挡，
你无坚不摧，任何勇士都逃生无望，
啊，多么有用的谣言，我别无他求，
只望你给我力量，让我把仇敌送上天堂。
他将面对一个看不见的敌手莫名惊恐，
他战战兢兢的手枉然地握在剑柄上，
我致命的舌头无比温柔又锐不可挡，
一句流言暗示古老的罪恶，叫他防不胜防，

就这样我不费弹药便叫那可怜虫灭亡，
原谅我为他的倒霉欢天喜地，放声歌唱，
请再给我力量，把下一个仇人送上天堂。

——乔尔·巴克斯特尔

俄罗斯人 (Russian)

一个具有高加索人的肉体 and 蒙古人的灵魂的人。一种鞑靼人的催吐剂。



安息日 (Sabbath)

这是一种每周一次的节日。上帝在六天之中创造了世界，然后在第七天被逮捕了，安息日就是为了纪念这件事(据《圣经·旧约》，上帝在六天内创造了世界，在第七天就休息了。“休息”在英语中是 rest，和 arrest——“逮捕”只有一音之差。——译者注)。在犹太人那里，信守安息日是“摩西十诫”中的一条，这条戒律按基督教的说法就是，“记住安息日，要迫使你的邻居完全恪守安息之戒。”对上帝来说，把安息日定为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好象更合适一些，但是基督教先驱们却认为应该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这是一个极其神圣的日子，就连在那人们在安息日都下海劳作的地方(上帝是否真的主宰着这些人的命运还很难说)，安息日都是受到人们敬畏的，有大海一般深奥的“摩西第四戒律”为证：

在六天之内你可以为你能做的一切忙个不停，
在第七天则该用沙石打磨甲板并把锚链洗擦干净。

现在的甲板不再用沙石打磨了，但锚链仍需擦洗，这使船长有机会表明自己对那神圣仪式的虔敬之心。

圣事 (sacrament)

这是一种庄严的宗教仪式，人们给它附加了种种权威和意义。古罗马有七种圣事，但是新教教会不象罗马教会那么繁荣昌盛，只能支付两种圣事的费用(这两种圣事自然不如罗马的那么神圣)。一些更小的教派甚至根本就没有圣事——它们花钱吝啬，无疑将受到诅咒。

神圣的 (sacred)

为某种宗教目的而供奉的；具有敬神性质的；能激发庄严思想与情感的，例如，西藏的达赖喇嘛、塞隆的猩猩寺、印度的牛、古埃及的鳄鱼、猫和大蒜以及咬过挪亚的狗等，都是神圣的。

玩沙者 (sandlotter)

这是一种持邓尼斯·基尔尼的政治观点的脊椎门哺乳动物，是三藩市臭名昭著、蛊惑民心的政客，他常把他的听众聚积到沙地之上，对他们大放厥词。按照这类人的传统，这种无产者领袖最终都是要被他的当权的敌手们拯救的。此后他将无声无息过着优裕的日子，在大量财富之中终其一生，至死都执迷不悟。但是在背叛之前，他曾把一部宪法强加给加利福尼亚，这部所谓宪法文句不通，不过是罪孽的大杂烩而已。

圣人 (saint)

这是一个经过修订和编辑加工的早已死去的罪犯。

据奥尔良公爵夫人说，老不死的马歇尔·威洛瓦，那个无礼的诽谤者，他自幼认识圣弗朗斯·德·萨勒，一听到别人把弗朗斯称为圣人，他就说：“我很高兴听人说德·萨勒先生是一个圣人。此公很爱说粗话，惯于在打牌时做手脚。至于在其他方面嘛，他是一个完好的绅士，尽管是个傻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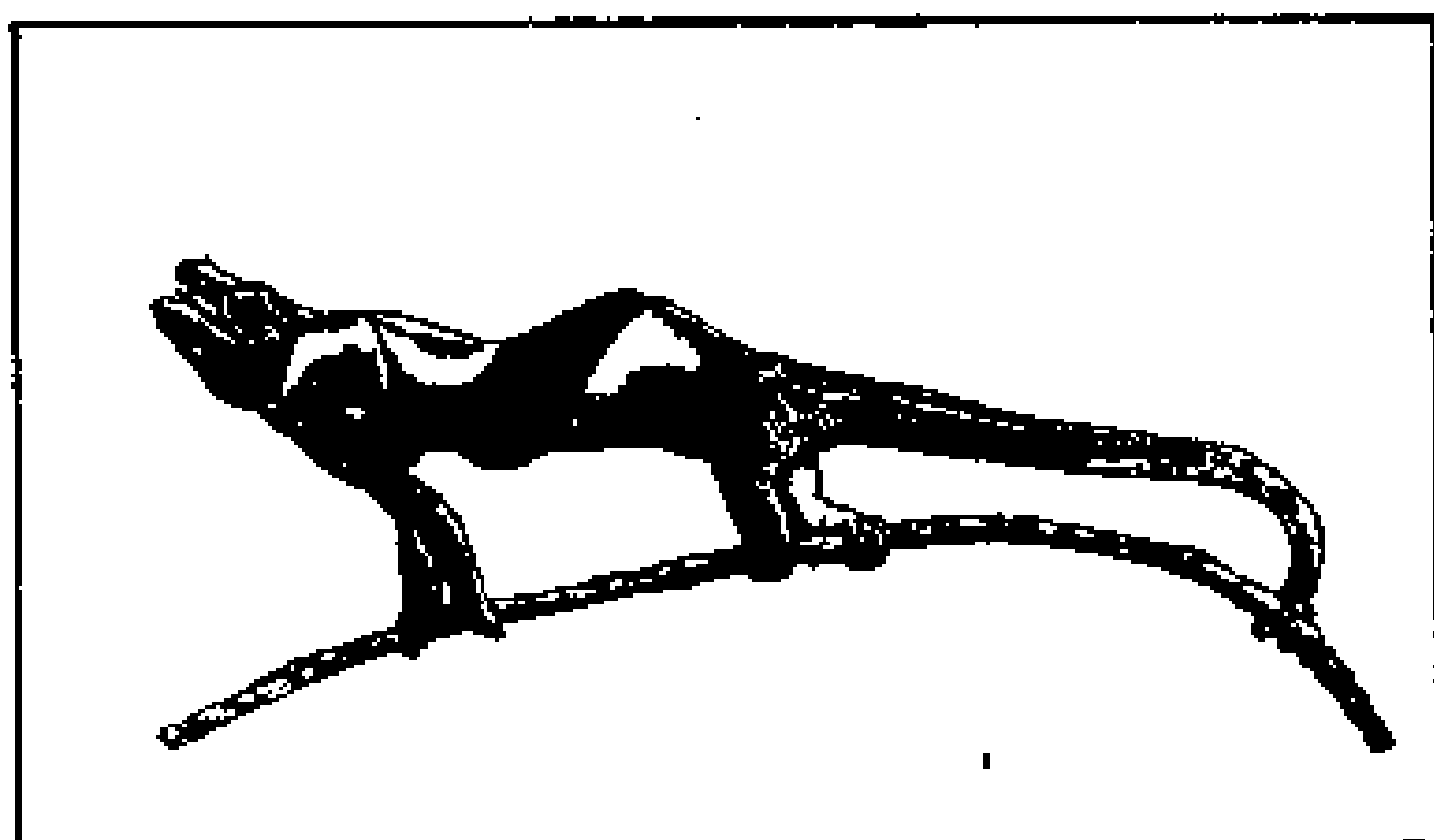
诲淫 (salacity)

这是文学作品的某种性质，经常能在通俗小说——尤其是由妇

女或少女写的小说中见到。这些女作家赋予这种性质另一个名字，而且认为自己通过介绍它，正是在开垦一块被忽略的文学领地，在进行一次被忽视的收割。假如她们能不幸活得足够长的话，她们一定会痛不欲生，恨不得把她们的全部书稿一把火烧掉。

蝾螈 (salamander)

究其本源，salamander指的是一种居住在火中的爬行动物，后来它指一种具有人形、仍然耐火的神灵。据信蝾螈今天已绝种了，最后一条蝾螈是被艾布·贝洛克用一桶圣水杀死的。



石棺 (sarcophagus)

这是古希腊人的一种棺材，是用某种吃肉的石头制成的，它具有有一种吞食放在其中的尸体的特性。现代的送葬者所知道的石棺，一般是由一个木匠做的。

撒旦(魔鬼) (Satan)

这是造物主所犯的可悲错误之一。撒旦原本是一名天使，被任命为天使长之后，他变得性情乖张起来，千方百计想无事生非，结果被造物主驱逐出了天堂。在从天上贬到人间的途中，他低头一想计上心来，于是又返回天堂，对造物主说：“我有一个请求。”

“说吧。”

“我知道，人就要被创造出来了。他将需要法律。”

“啊，卑鄙的家伙！你是他命中注定的对头，从开天辟地之时起就对他的灵魂满怀憎恨——你居然想获得为他设立法律的权力。”

“请原谅。我不得不向你要求的是，请允许人自己设立法律。”
结果造物主做出了让人自己立法的决定。

厌腻 (satiety)

夫人，这是一个人吃完盘子里的食物之后对盘子的感情。

讽刺作品 (satire)

这是一种过时的文学作品，它用一种不完美的温柔诉说作者的敌手们的恶行与蠢事。在美国，讽刺文学从来都只是一种病态的、易变的存在，讽刺文学的灵魂是机智，可悲的是我们美国人所缺的正是这玩意儿，而我们误以为是讽刺的幽默，和所有的幽默一样，只是一种姑息宽恕的东西。更有甚者，尽管美国人“被他们的造物主赋予了”大量的罪孽与蠢行，但是大多数美国人还没有意识到它们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因此，讽刺作家普遍地被看作是一个性情乖戾的恶棍，一旦某个被讽刺的人提出抗议，要求揪出株连被告，举国上下就会掀起轩然大波，对讽刺作家群起而攻之。

森林之神；色情狂 (Satyr)

这是希腊神话人物，也是能在希伯来神话中找到对应者的少数人物之一。森林之神最初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随从，是一个生性放荡、耽于淫乐的家伙。他的形体后来经历了很多次变形，有了很多的改进。人们经常把他和农牧神(Faun)混为一谈，这个农牧神是罗马人后来创造的，与其说他象一个人，不如说象一头羊。

酱汁 (sauce)

这是文明与开化最可靠的标志。一个没有酱汁的民族具有一千种罪恶；一个有一种酱汁的民族只有九百九十九种罪过。每当一种酱汁被发明和接受，就有一种罪孽被抛弃并得到宽恕。

格言 (saw)

一种陈腐而深受欢迎的句子，或谚语(在比喻和口语中)，人们把它叫作“锯子”(saw兼有“锯子”和“格言”之义。——译者注)，因为它象锯子一样进入木头般的头脑。以下是一些适合新牙齿的旧格言：

现在省一分等于将来浪费一分。

(模仿英语成语：省一分等于挣一分。——译者注)

从一个人组织什么样的公司，可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英语中有成语：见其友，知其人。——译者注)

笨工匠才与骂他笨的人争吵。

(英语中有成语：笨拙的工匠才与他的工具争吵，或：拙匠总怪刀斧钝。——译者注)

一只鸟儿在手抵得上它将带来的任何东西。

(英语中有成语：一只鸟儿在手胜过两只鸟儿在林。——译者注)

别人没有邀请，最好不要前行。

(模仿的是英语成语：迟做总比不做好。——译者注)

榜样易选仿效难。

(模仿的是英语成语：身教胜过言传。——译者注)

假如还能得到很多别的东西，半块面包比一块好。

(模仿的是英语成语：半块面包总比没有好。——译者注)

对困境中的朋友说话要三思而后开口。

值得一做的事情值得求别人去做。

话说得越少，抵赖起来越快。

(英语有成语：说话越少，补过越快；言多必失，少说为妙。——译者注)

谁笑得最少，谁笑得最好。

(英语有成语：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妙。——译者注)

谁说魔鬼的长短，谁就会被魔鬼听到。

(英语有成语：刚说到魔鬼，魔鬼就出现了。似中文成语“说曹操，曹操到”。——译者注)

在两种罪恶之间，应选罪恶最小的。

圣甲虫 (scarabaeus)

这是古埃及人的神圣的甲壳虫，和我们美国众所周知的金龟子相似。古埃及人相信它象征永恒，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赋予它这么一种特别的神圣色彩。这种甲壳虫习惯于把卵产在一个粪球里，或许正是这点使它获得了教士们的青睐，也许将来某一天，这也能在我们的心中唤起同样的敬意。不过，老实说，美国的金龟子比埃及的圣甲虫低级，美国的教士也属于一个更低的档次。

放血 (scarification)

这是中世纪笃信宗教者的一种苦行。这种苦修仪式有时是用刀子进行的，有时则用烧红的烙铁完成。按阿森琉斯·阿塞提卡斯的说法，假使苦行者不怕剧痛，不惜让容貌受些无伤大雅的毁损，放血仪式总是令人欣慰的。事到如今，和其他一些原始的苦行一样，放血这种修行法已被捐款等善行取代。据说捐资修建图书馆或大学给悔悟者带来的剧痛，比刀子和红烙铁造成的苦楚猛烈得多，而且也久长得多，因此捐款是一种更为保险的体面的修行方式。不过，捐款这种苦行也有两种严重的缺憾：它能带来利益，还会玷污正义。

君王的节杖 (scepter)

这是象征君王的权威的一种棍子。究其本源，假如宫中小丑冒犯君王，或者内阁的做法违背君王的意愿，君王就会用一根棍子惩戒他们的犯上行为，打断他们的骨头，这种棍子就是节杖的前身。

短弯刀 (scimeter)

这是一种极其锋利的弯曲的剑，有些东方人使用它的熟练程度实在叫人吃惊，从十三世纪日本一位著名作家的记事里可以看出这一点。

从前有个日本天皇下令对一位大臣处以死刑，在新首仪式完成十分钟之后，天皇陛下惊奇地发现，那个被处决的大臣平静地向王位走来，本来他该死去十分钟了！

“一千七百条不可能的龙啊！”被激怒的天皇大声喊道，“难道我没有下令叫你站在菜市场，让刽子手在三点钟把你的头砍掉吗？现在不是三点十分吗？”

“一千名荣誉之神的爱子啊！”那个被判死刑的大臣回答说，“您说的一切太正确了，与之相比真理也会变成谎言。但是尊贵的陛下，您的阳光一般的愿望被可耻地黯淡了。我高高兴兴地跑去，让我的卑贱之身站在菜市场。那个刽子手带着光亮亮的弯刀出现了，他卖弄地在空中舞了几下弯刀，然后，轻轻地叩碰了我的脖子一下就走了，老百姓们愤愤不平地追打他，百姓是喜欢我的。我来觐见陛下，是望陛下伸张正义，把这个叛逆的刽子手的狗头砍掉。”

“那条黑心肠的狗属于哪个行刑团？”国王问道。

“属于英勇的第九千八百三十七行刑团——我认识这个人。”

“把这个混蛋带上来。”天皇对一个侍卫说。半个小时之后，那个刽子手就被带到了御座之前。

“你这三条腿的野种，没有指头的驴子崽！”国王大声吼叫道，“你本该高高兴兴把那颗头砍掉的，可为什么你只轻轻地在他脖子上叩了一下？”

“仙鹤与樱花之王啊，”那刽子手无动于衷地回答道，“请陛下让他用指头拂几下鼻子看看。”

在天皇的命令下，那位大臣用手指按住鼻孔，用尽全力拂了拂鼻子，象大象抽鼻子一样呼呼直响。旁观的人都希望他那颗被割断的头被气流一冲而去，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大臣安然无事。

于是所有的眼睛又转向那刽子手。他顿时脸色苍白，象富士山的雪一样，他双腿打颤，呼吸也因恐惧急促起来。

“长着穗状尾巴的铜狮啊！”他哭喊道，“我是一个被羞辱的武士！我被毁了！我砍那家伙的头时力气不足，是因为我在挥舞弯刀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脖子割断了！月亮之父啊！我这就离开我的职位。”

说完他抓住自己的发髻，提起自己被割断的头颅，走到御座之前，谦卑地把它放在天皇的脚边。

剪贴簿 (scrap-book)

这是一种书，通常是由一个傻瓜编辑的。很多小有名气的人都爱编这种书，他们把自己偶尔读书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塞进去，或者请别人替他们收集些五花八门的東西。以下是阿伽门马·梅兰克松·彼德斯写给这些自我主义者之一的诗句：

亲爱的弗兰克，
你为你编的剪贴簿而骄傲，
其中罗列了各种辣辣的佳肴，
你自己就是制作美味的原料。

你把印成错字的嘲笑，
一条条贴在自己的脖子上
以为那些作家们的大笑
恰好证实你的荣耀。

你每次把一张图片贴上，

一支喜剧的笔就会左右开张，
画下你犹太人般奇怪的嘴脸，
暴露你滑稽可笑的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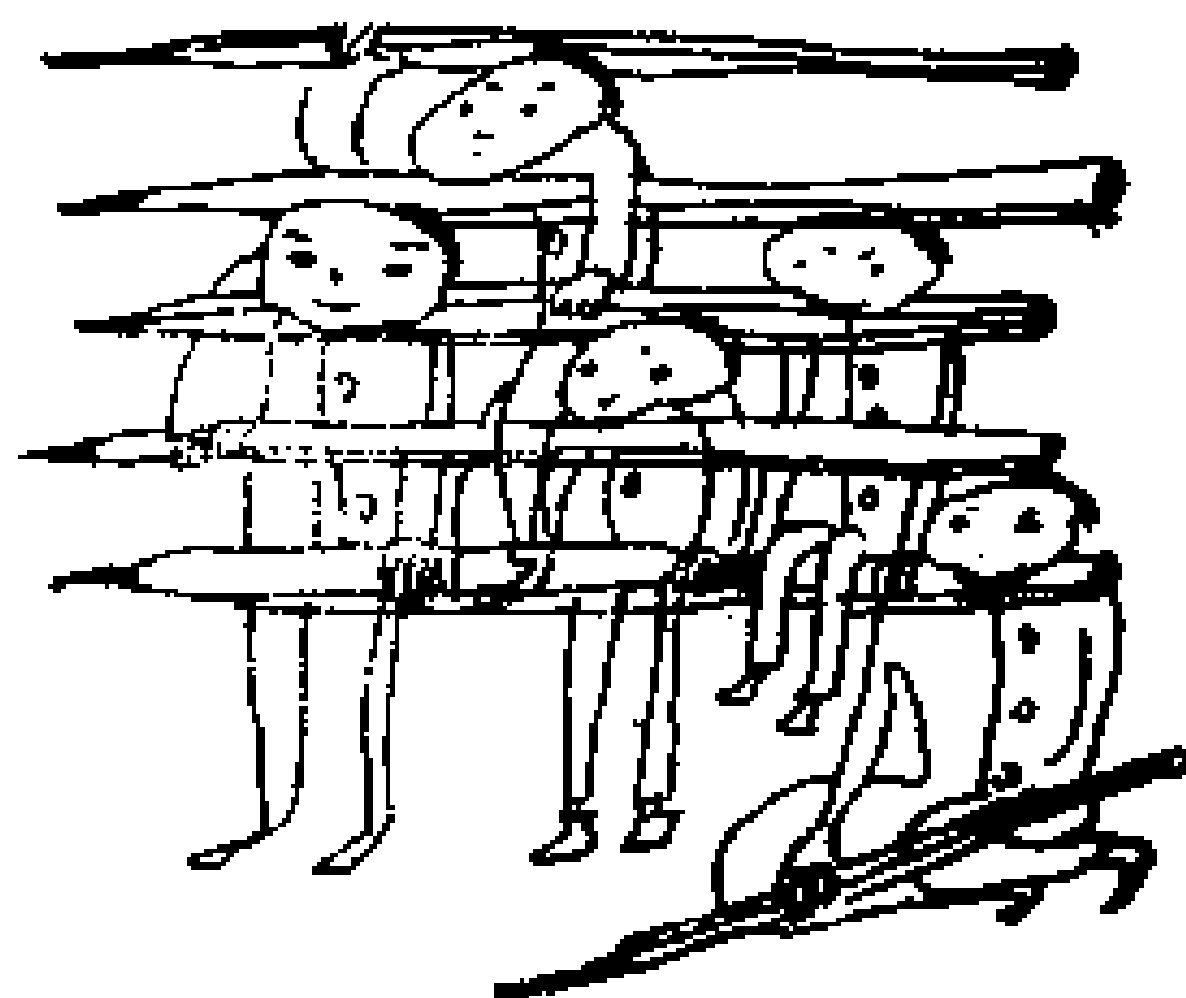
把剪贴簿借给我吧，
虽然我没有智慧，也不懂写作技巧，
但我能记下你每天要挨的耳光，
假如上帝真有一只手掌。

信手涂鸦者 (scribbler)

这是一个专业作家，他的
观点是自相矛盾的。

《圣经》 (Scriptures)

这是我们基督教的神圣经典，它与作为其他宗教基础的
谬论百出、亵渎神灵的作品是
截然不同的。



图章 (seal)

这是加盖在文件等上面以证明其真实性和权威性的一种标记。它有时盖在文件所附的蜡块上，有时则直接盖在文件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加盖图章是一种古代的遗风，古人有在重要文件上刻写一些神秘字句或符号的风俗，这些字句或符号使文件具有一种独立于文件所代表的权威之外的魔力，大英博物馆里有一些古老的文件，它们大部分是与祭司等圣职人员有关的，上面有一些使这些文件生效的星形符号和含义有待推测的缩写词大写字母，这些符号和字母是与今天的图章一样盖在文件上的。现代的几乎每一种毫无道理、显然也毫无意义的习俗、仪式等，都发源于远古的一种有用的风俗，同样古代的某些瞎胡闹的做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进化成了某些真正有用的东西。

大拖网 (seine)

这是一种用以引起某种非自愿的环境变化的网络。用来捕鱼的网，常常是做得结实而粗糙的，而用来捕捉妇女的网，则是一种做工特别精细、坠有雕凿雅致的小石子的织物，用它捕捉女人比用拖网捕鱼容易得多。

自尊 (self-esteem)

一种错误的评价。

自明的 (不言而喻的) (self-evident)

对某个人自己是明显的，但对其他所有人都是难以理解的。

自私的 (selfish)

只顾自己，没想到别的人也是利己的。

参议院 (senate)

这是担负重任、犯有轻罪的一个老年绅士团体。

连载小说 (serial)

这是一种文学作品，通常是一个不真实的故事，它分期分章出现，从杂志或报纸的这一期爬到那一期。为了方便那些没读过前几章的读者，每一个连载部分的开头都附有一个“前面几章的梗概”，此外还附有一个“后面章节的提要”，因为很多人根本就没打算去读后面的章节。连载作品的整个故事的提要，说不定比作品本身更好一些。

已故的詹姆斯·F·鲍曼曾和一位至今我们已不知其名的天才合作，为一份周刊写一部连载小说。他们俩不是同时写，而是轮流写，鲍曼写这个星期的连载故事，他的朋友接着写下一个星期的章节，这样不断地轮流写下去，他们希望世界的末日永不来临。不幸的是他们俩后来闹翻了。一个星期一早上，鲍曼先生读那份周刊上的连载故事以便能接着写下去，他惊讶而痛苦地发现，他要继续写下

去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他的合作者一气之下把故事里的所有人物全部安排到一艘船上，结果，所有的人都和船一起在大西洋的无底深渊找到了最后的归宿。

县警察局长 (sherrif)

这是美国的一种县级司法长官，在美国西部和南部各州，他最独特的职责是捕捉和绞死流氓无赖。

塞壬 (Siren)

(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女妖，歌声美妙，常以歌声诱使海员溺水。

——译者注)

屈指可数的音乐天才之一，因曾徒劳地劝说俄底修斯结束海上漂泊生活而闻名于世。用作比喻，可指任何一个满怀指望却装作毫无所求，结果真的一无所获的女人。

诡辩 (sophistry)

这是我们的敌手的辩论方法，和我们自己的相比，非但不真诚，而且也很愚蠢。这也是希腊诡辩派哲学家的方法，这些人教人以智慧、谨慎、科学和艺术——一句话，人应知道的任何东西，可是他们自己却在诡辩和双关语的浓雾中迷失了方向。

巫术 (sorcery)

这是政治影响的古代原型与祖先。不过在古代，巫术不象在现代这么受人尊敬，相反，它有时会招来处罚，甚至给行巫术者带来死亡。据奥古斯丁·尼古拉说，从前有个农民被指控施行巫术，人们用酷刑逼迫他悔罪。在忍受了一些温和的痛苦之后，这个可怜的傻子最后承认了自己的罪过，不过他天真地问行刑的人——一个对巫术一无所知的人是否也可能成为巫师。

灵魂 (soul)

这是一种精神存在，自古以来，关于它有过许多激烈的辩论。

柏拉图认为，那些在前世（在雅典人之前）清楚地瞥见过永恒真理的灵魂，一旦进入某些人的体内，这些人就会成为哲学家。柏拉图本人就是一个哲学家。那些对神圣真理思考得最少的灵魂进入人们的体内，则会使他们成为篡位者和暴君。狄俄尼修斯一世就是篡位者和暴君，他曾威胁要砍掉粗眉毛的哲学家柏拉图的头。无疑柏拉图不是第一个倡导某种哲学以对付自己的仇敌的人，当然他也不是最后一个。

《至乐》一书的作者说：“关于灵魂的属性，人们争论得最多的莫过于它在身体内所处的位置。我本人相信腹部是灵魂的栖身之所，关于这一点可以用一个至今都令人难以理解的事实加以阐明，那就是——在所有的人之中，贪吃的人是最虔诚的。《圣经》中说贪吃者‘使他的肚子成为神灵’——有肚神伴随他，使他的信仰常新，他怎能不虔诚呢？有谁比他更清楚他供奉的神灵的威力呢？说实在话，灵魂和肚子其实是两位一体的一种神圣存在。这也是普罗马修斯的信仰，不过他错误地否认灵魂的不朽。他宣称在肉体死亡之后，灵魂的可见的物质实体会和其他器官一起腐朽；而对灵魂的非物质的精髓，他却一无所知。这种灵魂的精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食欲’，它可以免遭死亡的劫难而长存下去。在另一个世界，根据它表现为肉体时所嗜好的东西的好坏，它将获得奖赏或遭到惩罚。那种对普通市场和公共食堂的不洁食物孜孜以求的‘食欲’，在进入另一个世界后会被打入永恒的饥饿的深渊，而那种彬彬有礼但毫不动摇地享用鸚鸟、鱼子酱、甲鱼、鳗鱼、鹅肝酱等基督教食品的‘食欲’，则能永远用这些东西的灵魂爽口利牙，能永远用最稀罕最昂贵的美酒之灵抚慰它神圣的干渴。以上就是我的宗教信仰。不过我不得不痛苦地告诉大家，神圣的教皇阁下和尊贵的坎特伯雷主教大人（对他们我怀有同等深厚的敬意）是不愿意让这种信仰传播出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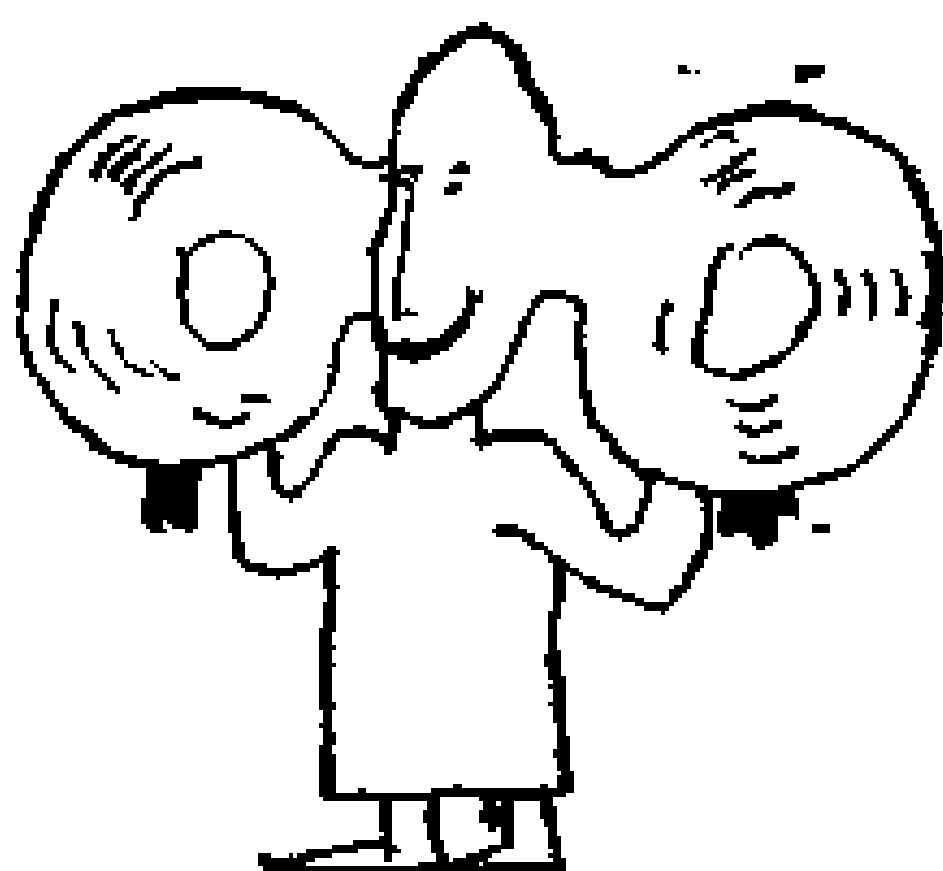
志异作家 (spooker)

这是一种特别爱想象超自然现象尤其是鬼怪的所作所为的作家。我们时代最杰出的志异作家之一是威廉·D·霍维尔斯先生，

是他把一群最体面可敬的鬼怪介绍给当之无愧的读者。某教区学校的董事会主席本来就是惶惶不可终日的，一接触霍维尔斯的鬼怪，笼罩在另一教区的一座农场的神秘气氛立刻包围了他，使他魂飞魄散。

故事 (story)

这是一种叙事作品，一般都是不真实的。不过，对以下故事的真实性人们还没有表示过多少质疑。



一天傍晚，纽约的鲁道尔夫·布洛克出去吃晚饭，偶然地和著名的批评家比尔西瓦尔·波拉尔德先生坐到了一起。

“波拉尔德先生，”他说，“我的作品《一条死去的奶牛的一生》出版时没有署名，不过您是不可能不知道作者是谁的，可是您在写评论时还是称它为‘本世纪的白痴’的作品，您认为这样的评论公道吗？”

“我很抱歉，先生，”那位批评家和蔼地回答说，“只怪我当时没想到您或许真的不愿让公众知道作者是谁。”

W·C·莫罗先生，他从前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嗜好写鬼怪故事。这些故事怪恐怖的，读者一读它们，就感到一条条刚从冰窟里爬出来的蠕蠕顺着自己的脊背向上窜，最后藏在自己的头发里。那时候人们都相信，有一个叫瓦斯凯兹的著名歹徒的阴魂常在圣何塞作祟，因为这家伙是在这里被绞死的。当时的圣何塞阴森可怕，照明也很成问题，说它对长夜一往情深，一点也不过分。一个特别黑暗的夜晚，两位绅士走在圣何塞最偏僻的地带，为给自己壮胆，他们一路上都在大声地谈话。突然，著名的记者，J·J·欧文先生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

“唉呀，欧文，”其中一位绅士问道，“这么黑的夜晚你怎

么出来了？你曾对我说这里是瓦斯凯兹的幽灵最爱出没的地方！你是一个信鬼的人，晚上来这儿不害怕吗？”

“老伙计，”那位记者用秋天落叶的呻吟一般阴郁的声音回答说，“我害怕的是待在家里。我衣袋里装有威尔·莫罗写的一本恐怖故事，我真不敢待在任何有灯光读书的地方。”

海军少将施莱和众议院议员理尔斯·F·乔伊站在华盛顿的和平纪念碑旁，他们在谈论“成功是否也是一种失败”的问题。突然正在滔滔不绝的乔伊先生话未说完就停住了，他喊道：“听！我听过这乐队的演奏。我想是桑托曼的乐队。”

“我什么都没听见。”施莱先生说。

“再听听，噢，的确什么都没有，”乔伊说，“不过我看见迈尔斯将军正沿着大街走来，他那走路的神气呀，总是给我一种铜管乐队的感觉。我们必须小心一点，仔细检查我们过去的印象的来龙去脉，否则我们就会张冠李戴。”

在施莱先生咀嚼这顿哲学快餐的时候，迈尔斯将军冠冕堂皇地走了过去，那神气可真令人难忘。在那好象跟随在将军后面的铜管乐队远去之后，施莱和乔伊两位先生才从头晕目眩之中醒过来——

“他好象挺自鸣得意的。”施莱说。

“是啊，”乔伊深思熟虑地说，“除此之外，他也没什么乐趣可言。”

H·H·沃塞尔斯布恩将军是一所军校的校长，他养有一只诙谐可爱的狒狒，这动物的理解力异乎寻常，不过长得可不怎么漂亮。有一天晚上，将军从外面回到自己的住所，他惊奇而痛苦地发现亚当（这是将军给狒狒取的名字，将军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一直没睡，正坐在那里等他回来；它身上穿着主人最好的制服，还戴着肩章之类哩。

“你这该死的远祖！”伟大的战略家吼道，“熄灯号早就吹过了，你怎么还没睡觉？——干嘛把我的衣服穿上？”

亚当站了起来，带着一种责备的目光俯身四肢着地，象它其他同类一样趴在地上。它局促不安地趴在一张桌子旁，从那里拿回来一张名片，那是来访的巴利将军留下的。从房里的一个空空的香槟酒瓶和几个雪茄烟蒂判断，巴利将军在等待时受到了亚当的热情款待。沃塞尔斯布恩将军对他忠实的祖先亚当深表歉意，然后就睡觉去了。第二天他碰到了巴利将军。巴利将军说：

“斯布恩，老家伙，昨晚和你告别时忘了问那些雪茄的事儿了。那些雪茄你是在哪儿搞到的？”

沃塞尔斯布恩将军没有屈尊回答，而是一声不吭就走开了。

“请您原谅，”巴利跟在他后面，说，“当然，我不过是想开个玩笑。其实，昨晚在您房里呆了十五分钟之后，我就知道款待我的不是您本人了。”

成功 (success)

这是成功者对自己的朋友犯的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在文学尤其是诗歌中，成功的要素是非常简单的，戛萨拉斯卡·杰普神父用以下诗句令人钦佩地把它们罗列了出来，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诗的题目是《约翰·A·乔伊斯》。

诗人若想把名出，
他必须带上一本书，
思索万物用散文，
还需系一条红围脖，
超然卓立尘世外，
头发都梳成六韵步。
你思想越清瘦，
体内油越多；
头发长得长，
无帽也不发愁。

投票 (suffrage)

用选票的方式表达意见。按通常的解释，投票权(这被看作是一种殊荣和义务)意味着为别人选定的人投上一票表示拥戴，这样做是会得到重赏的。拒绝行使投票权会招来“不履行公民义务”或“缺乏爱国心”的罪名。不过，没法对这种不称职的公民提出合适的指控，因为没有合法的起诉人。就算有那么一个起诉人，假如起诉人自己有罪，那么他无权在舆论的法庭上发言；假如这个起诉人无罪，那他能从“不履行公民义务”的罪孽中获得好处，因为甲某放弃投票权就意味着乙某的一票增添了分量。所谓“妇女投票权”，指的是妇女们按照某些男人的指示投票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以女性的责任为基础的，而这种责任是有限的。那些最渴望跳出裙裾去行使其投票权的女人，一旦受到虐待她们的皮鞭的抽打，会最先退缩回她们的裙子之中。

谄媚者 (sycophant)

这是一种爱趋近伟人的人。他用肚皮贴地行走，这样伟人就不会命他转过身去，也不会在他屁股上踢上一脚了。这种人有时候是一名编辑。

精瘦的蚂蚁四处寻找依托，
叮上人的脚肚就不再想松口，
直到它黑色的皮肤被污血涨破，
它才暴食而死，坠入泥土。
卑鄙的谄媚者也是这样孜孜以求，
找到邻居的弱点就张开血口，
他狂饮大嚼，象蚂蚁一样胖乎，
和蚂蚁不同的是他至死都不会罢休。

三段论法 (syllogism)

这是一种逻辑公式，由大假设、小假设和矛盾组成。(参见“逻辑”词条。)

气精 (sylph)

在空气还是一种元素(古希腊有一种哲学认为土、水、气、火是构成世界的四大元素。——译者注)，还没有被工厂的污烟、阴沟的臭气及其他一些相似的文明的产物污染之前，气精是空气中的一种非物质的可见的存在物。气精与土地神、林妖和火蛇是紧密相连的，后三者分别居住在地上、水里和火中，现在它们变成了有损人类健康的秽物。气精象天空中的飞禽一样，既有雄又有雌，不过这种雄雌结合显然没有任何目的和结果，因为谁也没有看见过它们繁衍的后代，假如它们真有后嗣的话，那一定是藏到人类无法企及的地方去了。

象征物 (symbol)

这是一种用以代表另一事物的东西。很多象征物不过是一些“残存物”而已——一些不再有任何用处的东西，它们之所以继续存在于世，只是因为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制作它们的癖好，比如说，刻在纪念碑上的骨灰瓮就属于这类“残存物”。从前的骨灰瓮真的是用来盛放死者的骨灰的。我们没法不去塑制骨灰瓮，不过我们可以给它另取一个名称，这样能够掩盖我们的无可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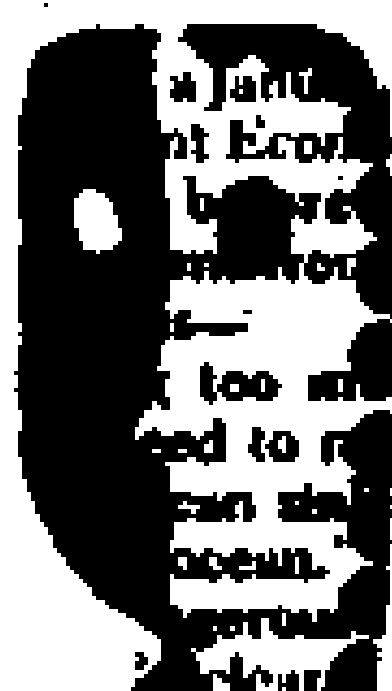
象征的 (symbol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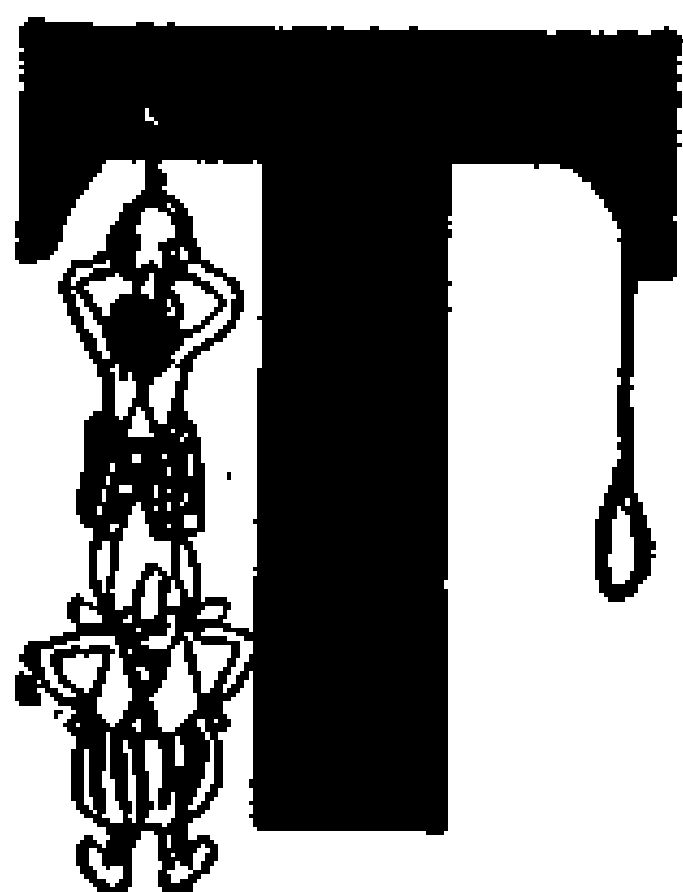
与象征物及其诠释和用法有关的。

他们说感到后悔的是良心，
我认为后悔是肠胃的事情，
因为犯人每次有什么恶行，
我都发现他的肚子鼓起，
料想他那同情的肠胃，
出了什么可怕的毛病。
真的，我完完全全相信，
谁吃了糟糕的晚餐，
谁才是真正的罪犯。
亚当吃了不合时宜的苹果，

因此他理应受上帝的诅咒。
不过这种说法带有某种象征性，
真正的原因是亚当患有疟气病。

——夏萨拉斯卡·杰普神父





T

T 是英语字母表中的第二十个字母，古希腊人荒唐地把它读作 tau。在远古的字母表里(英语字母表就是由它演变而来的)，T 字母的形状就象当时的一种粗糙的开塞钻，它单独使用的时候表示 Tallegal，学识渊博的布朗瑞博士把它译为tangle foot(蹩脚的威士忌酒)。

尾巴 (tail)

动物脊骨的一部分，它已超越其自然局限，独立存在于一个属于它自己的世界里。除了在娘胎里，人是没有尾巴的。缺少一条尾巴，这使人产生一种世袭的不自在感，男人的燕尾服和女人长长的裙裾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乐于在应该长尾巴而且从前也的确长过一条尾巴的部位缀装饰物的癖好，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种癖好在人类女性身上表现得最引人注目，因为女性对祖宗是最有感情的，而且这种感情也是最持久的。蒙勃多爵士所描述的长有尾巴的男人现在一般被看作想象的产物，他们异乎寻常地容易受猿人时代的黄金岁月的影响。

拿 (take)

获得某物，经常是通过武力，不过偷偷地干效果更好。

说话 (talk)

行为不检点，不是由于受到某种诱惑，纯粹是出于一种毫无目的的冲动。

关税率 (tariff)

对进口商品所收的税的比率，是专门用来保护国内制造商的利益、抵制消费者的贪婪的。

技术细节 (technicality)

在英国的一个法庭上，有个叫霍姆的男人因诽谤邻居犯有谋杀罪而受到传讯。霍姆的原话是：“托马斯·霍尔特先生曾用菜刀在他的厨师的脑袋中间砍了一刀，结果厨师的脑袋一半落在这边肩上，另一半落在那边肩上。”法庭判决的结果是，霍姆被判无罪释放，学识渊博的法官们认为，霍姆的话并不等于指控霍尔特先生犯有谋杀罪，因为他们不能肯定厨师是否死了，所谓“厨师之死”不过是一种推论而已。

沉闷 (tedi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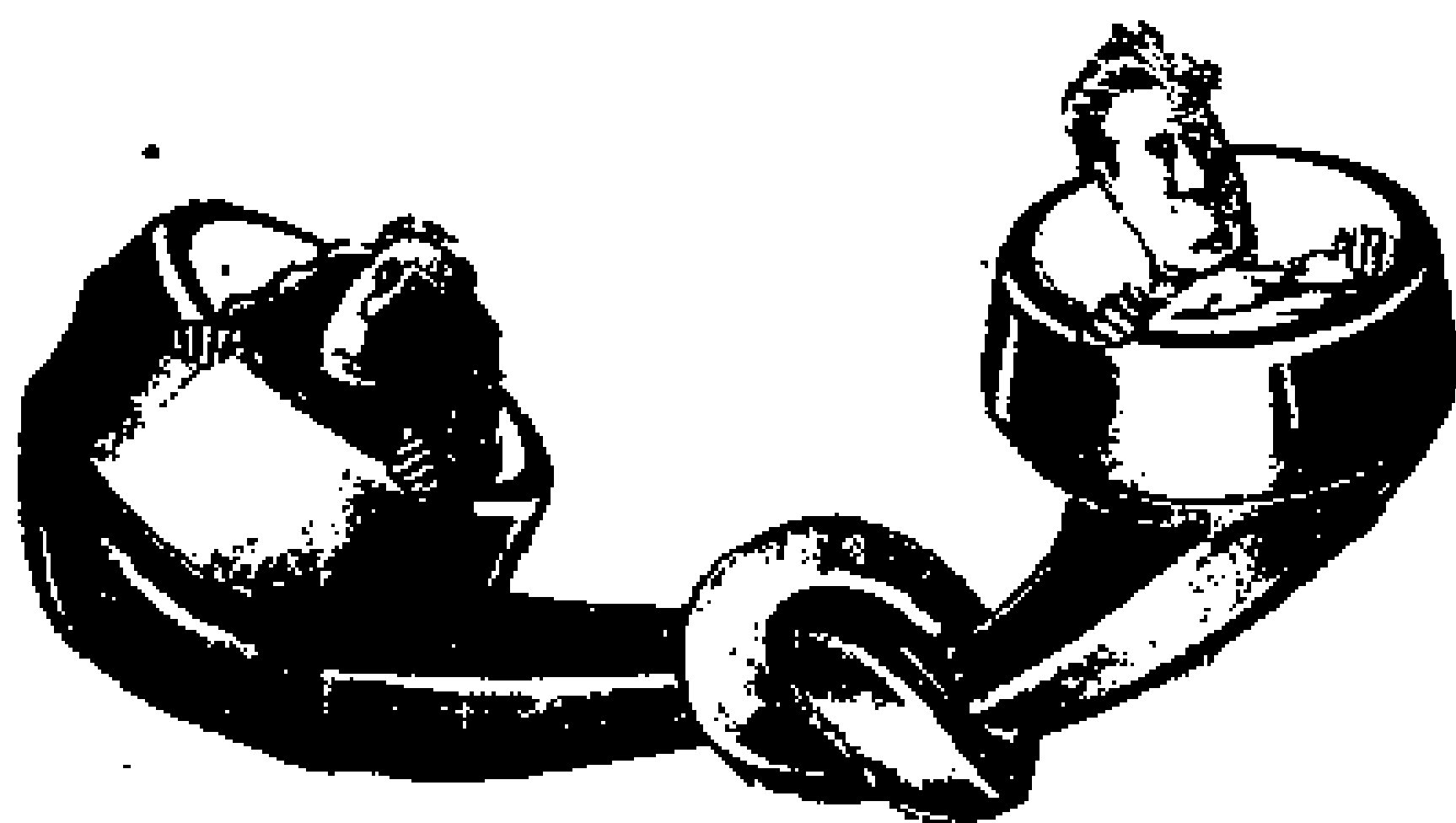
无聊，厌烦者的心境。关于tedium一词的起源，有很多异想天开的说法。不过，权威人士杰普神父说，它显然是来源于拉丁文圣歌“Te Deum Laudamus”的前面两个单词。(Te Deum Laudamus——《主啊，我们赞美您！》，一首古老的圣歌，罗马天主教及基督教教堂里常唱它。——译者注)

绝对戒酒者 (teetotaler)

一个戒烈性酒的人，有时候是完全彻底地戒，有时候勉勉强强地戒。

电话 (telephone)

这是魔鬼的一种发明。由于它的问世，要想把某些讨厌的家伙拒之千里之外是不可能的了。



望远镜 (telescope)

这种装置和眼睛的关系，与电话和耳朵的关系相似。它能使远处的物体用一大堆没有必要的琐碎细节折磨我们。不过有幸的是，它和电话不一样，没有一个召唤我们去牺牲的铃铛。

紧箍 (tenacity)

这是人的手在与钱币交往时表现出的一种性质，它在大权在握的手中发展到极至，而且被认为是政治生涯中的一种很有用的装备。

接神论 (theosophy)

这是一种古老的信仰，它具有宗教的所有虔信和科学的所有神秘，现代接神论者(其中包括佛教徒)认为，人要在这个世界上活很多次，而且每次都有一个不同的肉身，因为人活一次不足以达到精神的完善，换句话说就是，人生太短暂，仅仅活一次的话，我们不能变得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富于智慧、心地善良。达到绝对的智慧和善良——也就是尽善尽美，目光敏锐的接神论者们观察到，每一种愿意完善自身的事物最终都能达到尽善尽美。那些稍微无能一些

的接神论者则试图把猫排除在可达到尽善尽美者之外，因为猫好象并不随年月的增长而变得更聪明一点。当代接神论者中，最伟大最肥胖的要数已故的布拉瓦茨基夫人，她一头猫也没有养。

紧身衣裤 (tights)

这是一种戏台服装，是专门用来为新闻广告员的喝彩助兴的。公众一度在一定程度上忽略这种服装，而对莉里安·卢梭小姐拒绝穿它更感兴趣。他们很多人猜测卢梭小姐的动机，其中霍尔小姐的猜测最富独创性也最有见地。霍尔小姐相信，卢梭小姐之所以拒绝穿紧身衣裤，是因为老天爷没有给她配备两条美丽的大腿。这种理论对男人的理解力来说是不可能接受，但是有关有缺陷的女人大腿的想法实在是别具一格，完全可以为哲学沉思的盛宴增添一道佳肴！奇怪的是，在有关卢梭小姐厌恶紧身裤的所有争论中，好象没有谁想到把原因归于古人所熟知的“端庄”。现代人对“端庄”这个词的含义是所知无几的，用我们现有的词汇恐怕也难以解释它。不过，对已失传的各种艺术的研究最近又复兴了，有些艺术甚至自己复活了。这是一个“复兴”的时代，完全有理由相信，有希望把那种原始的“羞怯”从其位于古墓之中的藏身之处拖将出来，用嘘声欢迎她登台亮相。

坟墓 (tomb)

冷淡之屋。今天的人们一般都愿意为坟墓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但是人们又认为，一旦死者在墓中安息很多年了，撬开坟墓掠夺死者就不再是什么罪过了。著名的埃及学专家哈金斯博士解释说，一旦墓中人完成“气化”过程，挖掘坟墓也就不再是亵渎死者了，因为此时死者的灵魂已完全蒸发，进入天堂了。这种合情合理的观点现在已得到广大考古学家的认可，正是它使考古学这门“好奇心”的科学获得了尊贵的地位。

酗酒 (tope)

狂饮、滥饮烈酒(原文用了九个同义词解释tope。——译者注)。就

个人而言，胡乱喝酒会招来非议，但是，酗酒的民族却被看成是最文明、最有威力的民族。一旦与嗜酒如命的基督徒遭遇，饮食有节的伊斯兰教徒就会纷纷倒地，象青草遇上镰刀一样。在印度，十万名大嚼牛排和猪排、狂饮白兰地和苏打水的英国人，竟然把二亿五千万名素食、戒酒的雅利安人调教得服服贴贴的。想当年，嗜好威士忌的美国人是多么优雅地使戒酒的西班牙人拱手交出了他们的财产啊！从狂暴斗士（北欧传说中战前狂饮烈酒使性情狂暴以致不可战胜的斗士。——译者注）掠夺西欧沿海、醉醺醺地躺倒在每一个被征服的港口的时代至今，世界已面目全非，只有一点亘古未变：全世界所有酗酒的民族都是善于打仗的，他们爱战争胜于爱正义。

乌龟(tortoise)

这是一种动物，上帝创造它是想为杰出的安巴特·德拉索写以下诗句提供机会。

致我宠爱的乌龟

我的朋友，你一点也不优雅，
走路摇晃、笨拙，简直象在爬。

你一点也不美，脑袋象蛇头，
缩进缩出，实在有几分丑陋。

睡觉时你把四肢藏进壳里，
你们那模样真会使天使们哭泣。

是的，你不美丽，但是我相信，
你的硬壳给了你坚强的个性。

你具有巨人的筋骨和韧性，
坚强与力量是伟人善用的德行。

不过，（原谅我提这点），你没有灵魂，
（但愿伟人们都不缺少灵魂。）

也正是由于这点，老实对你说，
我真希望我变成你，你变成我。

也许将来某一天人类全部毁灭，
你的子孙重建一个更好的世界。

由于灵魂的诞生与成长，
你的后代将成为地球的君王。

因此我要向你表示敬意。
祝贺你注定要拥有和更新大地。

可能性之父啊，请屈尊光临，
接受人类垂死的王朝的崇敬！

在未知的遥远的地方，
我梦见乌龟坐在王位之上。

我看见国王们对法律充满敬畏，
纷纷把脑袋缩进自己的壳里。

国王身上的脂肪自然不少，
但他还有别的东西值得骄傲。

总统先生历来从善如流，
不会对不同的意见记仇，

不会向武装或非武装的龟王开炮，

(其实他这样做也是徒劳)。

龟王的子民认为没有必要
让心儿马不停蹄地四处乱跑，

于是生活爬行如龟，充满沉思默想，
在教堂和政府，人们都说：“有的是时光！”

啊，乌龟，这梦境多么美好，
乌龟一般的政体是多么奇妙！

愿你能从伊甸园里赶走亚当，
慢悠悠地实现那梦中的理想。

树 (tree)

这是一种高大的植物，是自然创造的一种处罚装置。由于自然的判决不公，很多树结出的果实都是一钱不值的，有些树甚至根本不结果实。自然地开花结果的树是文明的一种慈善机构，也是公共道德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严厉的美国西部和敏感的美国南部，树结出的果实(在西部和南部，果子分别是白色和黑色的)虽然不作食用，但很合公众的口味，虽然不出口国外，却对公共福利事业大有好处。

审判 (trial)

这是一种正式的调查、讯问活动，目的是要证实法官、律师和陪审团的清白无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必要指控一个被称为被告的人有罪，以便和法官、律师、陪审员们的清白形成对比，相映成趣。如果指控成立的话，被告就不得不承受种种巨大痛苦，而上述有德行的绅士们则会因祸不及自身而无比欣慰，同时他们会感觉到自身的价值。在我们这个时代，被指控的通常是一个人，一个社会主义者。而在中世纪，兽类、爬行动物和昆虫都曾被送上审判台。

那时候，化身为人或施行巫术的野兽，会被正式逮捕并受到指控，在判罪之后，还会被专职刽子手处以死刑。糟塌粮田、果园的昆虫也会被传讯，由律师带上民事法庭，在出示证据、经过辩论和判决之后，假如它们还执迷不悟，就会被押送到高级宗教法庭，在那里它们会受到严厉的诅咒并被革除教籍。在托勒多的一条街上，有几头猪曾恶毒地从总督大人的两腿之间窜过，结果惹恼了总督大人，他老人家立刻签署逮捕证，审判并处决了它们。在那不勒斯，曾有一头驴子被判处火刑，不过后来判决令好象没有执行。据达多西奥说，中世纪的法庭记录记载了很多审判猪、牛、马、公鸡、狗、山羊等的案例。据信审判它们是为了改善它们的行为，提高它们的道德修养。1451年，出没于柏恩附近一些池塘的蚂蟥受到起诉，在海德尔堡大学全体员工的授意下，劳桑主教下令把其中一些蚂蟥带到行政长官面前，结果所有的蚂蟥，不论出庭与否，都被命令三天之内离开它们肆虐的地方并为招来“上帝的诅咒”而悔罪。在那些卷帙浩繁的关于这一著名案件的记载中，没有任何材料表明蚂蟥到底是勇敢地接受了处罚，还是立即退出了那场很不友好的审判。

三位一体(Trinity)

这是某些基督教教派信奉的复合一神论——三个不同的神合而为一，等同于同一个神——上帝（所谓“三位”，指的是圣父、圣子和圣灵，是基督教“上帝”的三种表现形式，彼此实质上是同一的。——译者注）。多神教信仰中低一



级的神灵，例如魔鬼和天使们，不具备这种合而为一的能力，因此他们必须各自独立地去寻求人类的崇拜或听取人类的赎罪。三位一体说是我们神圣的基督教最高贵的玄义之一。由于它难以被人理解，基督教唯一神教派的教徒们否认它的正确性，他们因而也暴露了他们对宗教基本原则的错误看法。在宗教中，除了相信与某种费解的教义相抵触的可以理解的教义之外，我们只相信那些我们不懂的东西，而且我们常把可理解的教义看成是不可理解的教义的一部分。

史前穴居者 (troglydte)

尤其指旧石器时代住在岩洞中的人，他们已抛弃树上之窝，但还没有学会建房屋。曾有一群穴居者和大卫王一起住在阿都南的岩洞之中。住在这里的有“痛不欲生的人、负债累累的人和其他对生活不满的人”——简而言之，就是犹太国的所有社会主义者。

停战 (truce)

和“友谊”同义。

真理 (truth)

这是表面现象与有利可图之物的奇妙混合。发现真理是哲学的唯一目的，也是人类心智的最古老的职业，它完全有希望日益兴旺地长存下去，直至世界末日。

诚实的 (truthful)

哑口无言的，无知的。

托拉斯 (trust)

在美国政治中，这是一种庞大的公司，其成员绝大部分是勤俭的工人，其次是孤独的寡妇，再次是在看护人和法庭监护之下的孤儿，此外，还有很多一路货色的犯罪分子和人民公敌。

火鸡 (turkey)

这是一种很大的鸟，在某些宗教纪念日作食品时，它具有有一种检验人对神的虔诚与感激的特殊技能。顺便提一句，火鸡是非常好吃的。

两次 (tw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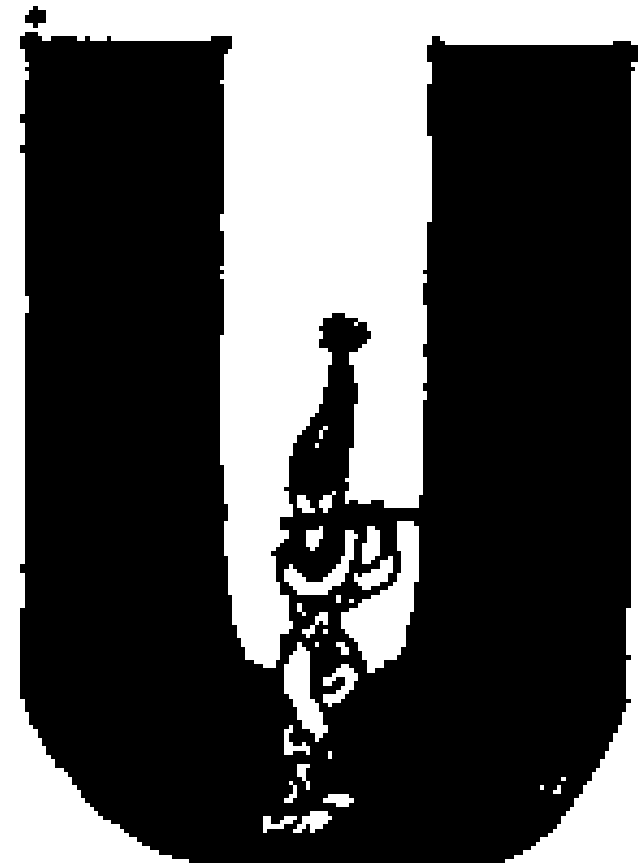
紧接着又一次。

铅字 (type)

这是一种有害的金属小片，尽管它们在这本无与伦比的词典里，显然作用重大，但它们仍然有摧毁人类文明的嫌疑。

舌蝇 (tsetze fly 或 tsetse fly)

这是非洲的一种昆虫，一般都认为它的叮咬是治疗失眠症最有效的天然药剂，不过有些失眠症患者更喜欢让美国小说家叮咬。



无处不在 (ubiquity)

这是一种能力，具备它的人或物能在某一时间内同时存在于所有的地方，不过，它和那种在所有时间都存在于所有地方——所谓“无所不在”——的能力不一样，后者是上帝和发光的以太独有的性质。对“无处不在”和“无所不在”之间的这种重要区别，中世纪的教会是不清楚的，正是这种混淆导致了很多流血事件。有些路德教徒坚信耶稣的身体无处不在，这些人被称为“无处不在论者”。毫无疑问，这种错误观念使他们受到了诅咒，因为耶稣的肉体只存在于圣餐之中，尽管圣餐的仪式可以同时在很多个地方举行。在当今的时代，人们对“无所不在”总是不能理解——比如说，就连勃依尔·罗歇爵士都不能理解，他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处在两个不同的地方，除非他是一只鸟。

丑陋 (ugliness)

这是诸神赠与某些妇女的一件礼物，是与谦卑无关的一种必需的美德。

最后通牒 (ultimatum)

在外交中，这是作出让步之前提出的最后一项要求。

接到奥地利政府的最后通牒后，土耳其政府内阁马上集会商量对策。

“噢，先知的仆人，”教长对“不可战胜的陆军”的统帅说：“我们有多少不可征服的士兵？”

“信仰的支持者啊，他们多得象森林里的树叶。”陆军统帅一边翻阅备忘录一边回答。

“我们有多少牢不可破的战舰让那些基督教猪猡望而丧胆呢？”教长接着问“战无不胜的海军”的统帅。

“天上圆月的大叔啊，它们多得象大海的波浪、沙漠的沙粒和天上的星星！”

整整四个小时，教长粗大的眉毛一直紧锁着，显然他是在沉思，在算计战争的种种可能性。最后，他说：“各位天使之子，木已成舟，主意已定，我将建议乌力马决定按兵不动。以真主的名义，议事会到此结束。（乌力马是土耳其宗教、法律权威。——译者注）

非美国的 (un-American)

邪恶的，不可忍受，野蛮的，未开化的。

涂油礼 (unction)

一种涂油的宗教仪式。所谓临终涂油礼，就是用主教祭过神的圣油涂抹临死者身体的几个部位。据马伯瑞说，曾经有一个邪恶的英国贵族接受临终涂油礼，仪式进行完之后才发现所用的不是圣油，更糟的是当时根本找不到圣油。那个垂死的贵族大发雷霆，吼叫道：“这么说我死后将受到诅咒？”

“孩子，”牧师说，“我们担心的就是这点。”

理解力 (understanding)

这是大脑的一种分泌物，它使具备它的人能够根据房屋的屋顶区分一座屋和一匹马。关于理解力的性质与活动规律，洛克和康德已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洛克骑在屋脊上，康德住在马肚里。（英语中“马”和“房屋”分别为horse和house，音相近。——译者注）

他的理解力无与伦比，
听到、看到或感觉到的东西，
他都能详尽地条分缕析，
不管他是否被关在牢笼里。
所见所闻给他灵感与启迪，
他写专题论文探讨每一种东西，
然后独自一人呆在避难所里，
把他所有的文章编纂在一起。
如此伟大的作家实在寥寥无几，
向他领教过的人都纷纷称奇。

——约洛克·沃姆莱

唯一神教徒 (unitarian)

一个否认三位一体神学的人。

宇宙神教教徒 (universali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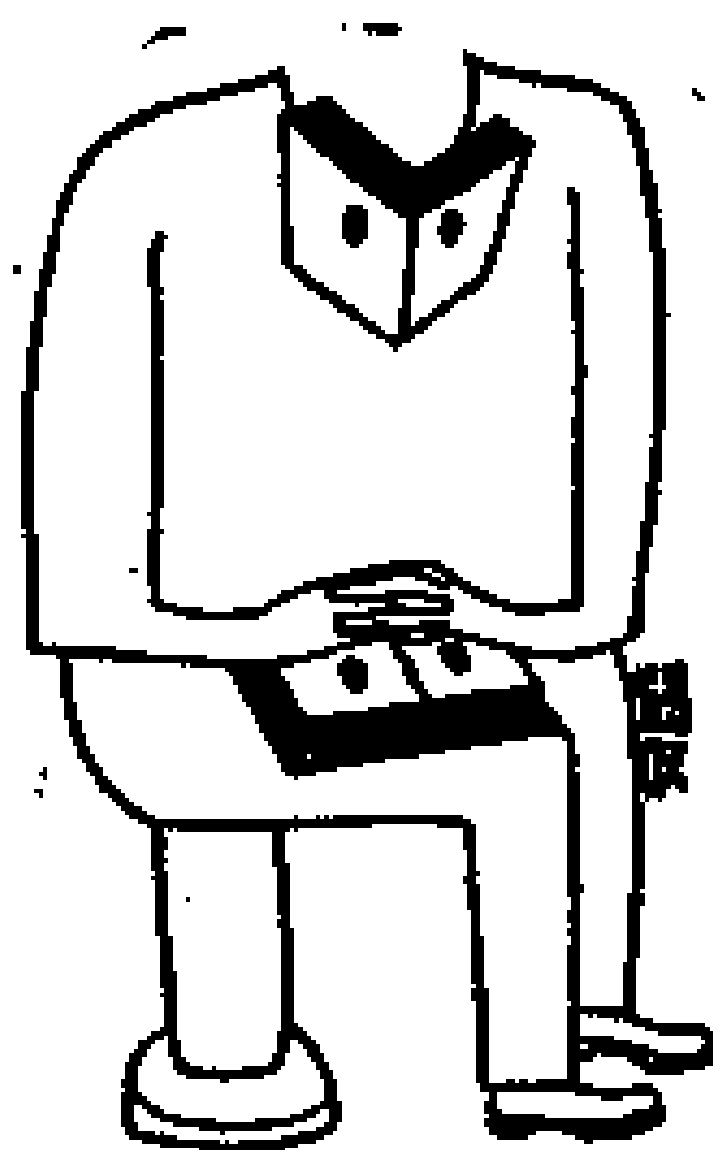
为另一种信仰的人们放弃地狱中的好处的人。（宇宙神教相信人类终将得救。——译者注）

文雅 (urbanity)

这是纽约以外所有城市的居民都具备的一种礼仪，它最常见的表达形式是说“请您原谅”，而且这往往是与置别人的权力于不顾的行为结伴而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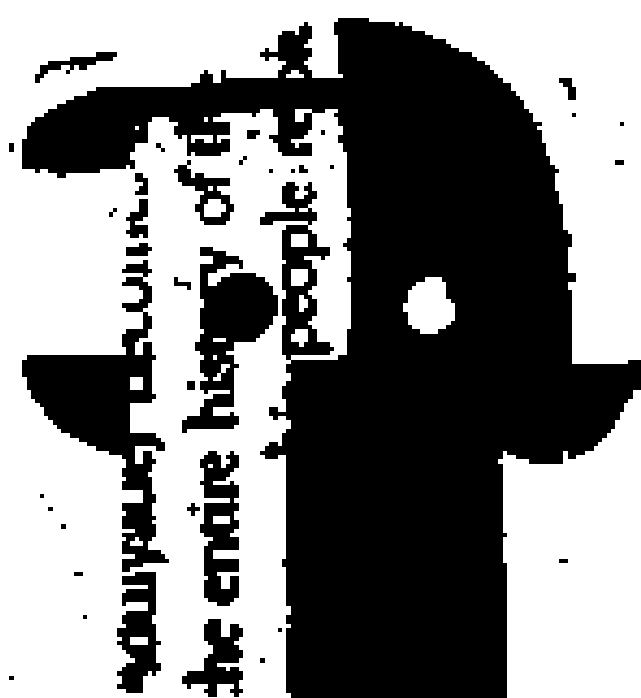
惯用法 (us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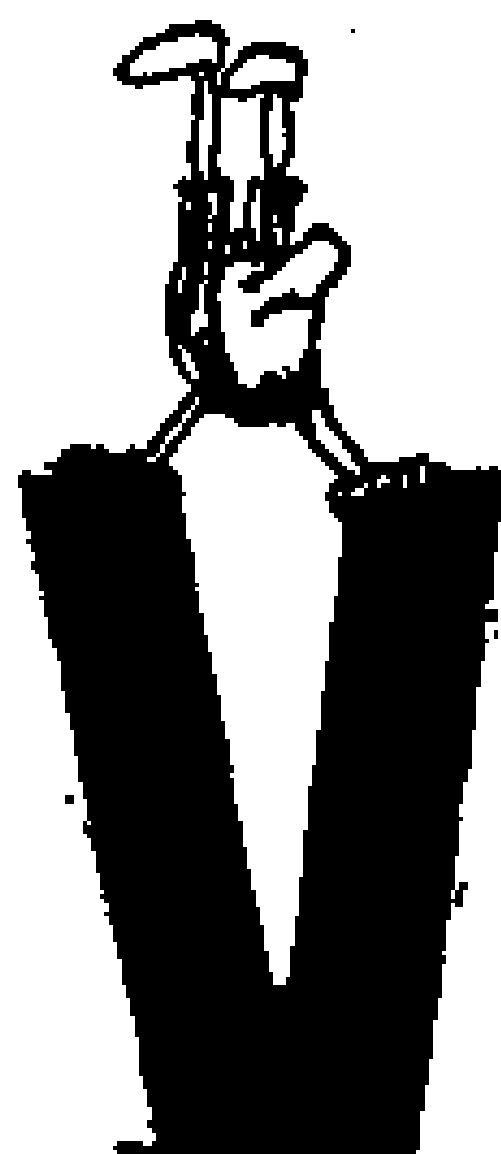
这是文学三位一体中的第一位，其他两位是“因袭”和“俗套”。一个勤奋的作家若是对这种神圣的三位一体充满虔敬之情，那么他一定能写出与时尚一样久长的作品。



怕老婆 (uxoriousness)

这是男人的一种反常的爱情，它错误地偏离到了这个男人自己的老婆身上。





勇猛 (valour)

这是由虚荣心、责任感和赌徒的希望组成的一种混合物。

“你们为什么站着不动？”早已发出冲锋命令的师长吼道，
“给我冲，先生，马上冲！”

“将军，”那位失职的旅长回答说，“有人劝告我说，过早地暴露我军的锐气，势必导致与敌人发生冲突。”

虚荣心 (vanity)

这是傻瓜送给与他最亲近的驴子的礼物。

生下的蛋孵不出崽子的母鸡，
据说叫起来咯咯声最尖厉；
有些母鸡声称对人类素有研究，
说人类最喜欢舞弄笔墨和舌头，
他们喧闹不休，整天拍马吹牛，

胡夸他们那最无意义的工作；
人类和母鸡，我想相差恐怕几无。
看啊，那军乐队指挥多么神气！
他身着金色服装，屁股闪闪发亮，
头戴高耸的帽子，的确冠冕堂皇，
他华丽而勇敢，果断又坚强，
严厉地指挥乐队，俨然一代君王。
谁想到这俏儿郎唯一的美德，
是他不会上战场，也不会把你打伤。

——哈尼伯尼·汉西克尔

美德 (virtu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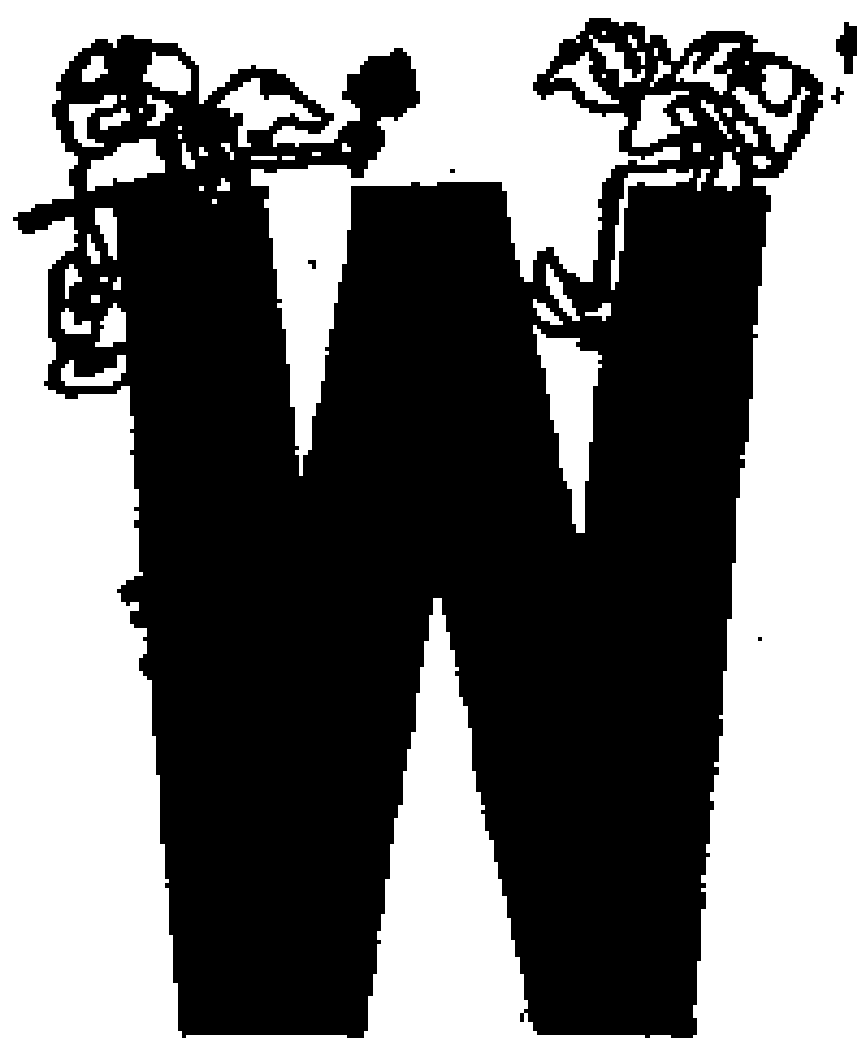
戒酒、戒烟等等。

谩骂 (vituperation)

这是傻瓜们所理解的讽刺。

选举 (vote)

这是一种体现自由人愚弄自己、戕害国家的力量东西。



华尔街 (Wall Street)

这是使魔鬼都自惭形秽的罪孽的一种象征。华尔街是一个大贼窝——这种信仰极大地鼓舞了失意的窃贼们，他们宁进华尔街，不愿上天堂。就连伟大而善良的安德鲁·卡耐基都表明了相似的信念。（华尔街是纽约的一条街，是美国大垄断组织和金融机构的集中地。——译者注）

战争 (war)

这是和平的各种艺术的副产品。最具威胁性的政治状况是国际的和睦。学会期待意外之事的史学学者，完全有理由吹嘘自己无法理解这种见解。“在和平时期应该为战争做准备”的含义比通常人们所想的要深得多，它不仅意味着尘世的一切都有个终结——变化是永恒的宇宙法则——而且意味着和平的沃土里撒满了战争的种子，这沃土又特别适合这些种子的萌芽和生长。忽必烈正是在修建了他的逍遥宫之后——也就是说，在大都歌舞升平、一片和融的时候——

听见远方传来
祖先预言战争的声音

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柯勒律治是有史以来最有智慧的人之一，他对我们讲这个寓言并不是毫无道理的。愿我们少一些“伸自大海彼岸的手”，多一点必不可少的猜疑，这才是国家安全的保证。战争象个贼一样，最爱在黑夜里袭来，而大唱永久和平，刚好提供了这种黑夜。

华盛顿人 (Washingtonian)

这是美国波托马克河畔的部落成员之一，他放弃自己管理自己的特权而置身于一个好心的政府的统治之下。为了对他公正起见，应该指出，他这样做不是自愿的。

他们剥夺他投票的权力，
而给他吃面包的权力
(假如他真能挣到面包)。
可怜的人，他徒劳地吵吵闹闹，
以为他的“老板”能换换心肠，
不再让他为面包而四处流浪。

——奥芬巴克·斯图兹

脆弱 (weakness)

这是泼妇的主要威力所在，凭借它她可以统治男性，使他按她的意愿行事而无违逆反抗之力。

气候 (weather)

某一个小时的天气。气候是人们谈话的永恒主题，尽管他们对它根本不感兴趣。人们之所以爱谈论气候，是因为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谈论天气的癖好，气候对那些生活在树上的祖先来说是休戚相关的。官办气象局一个接一个地建立，它们一天接一天地言而无

信，这足以说明，就连现代政府都摆脱不了丛林里粗野的人类远祖的影响。

我曾用人类最锐利的目光把未来探求，
看见气象部长在地狱里成了死囚，
他的毫无理性创造了地球的纪录，
生来是一个说谎者，他因此受到诅咒，
在我的注视之下他从地狱之水中坐起，
早知有这种磨难他真愿意热爱真理。
他昏昏沉沉地望望头顶又看看周围，
然后在一块石棉布上写下一些东西，
借助永恒的地狱之火我看见这些字句：

“多云；转冷；有雷；不定向风，局部有雨。”

——霍西昂·琼斯

婚礼 (wedding)

在这种仪式上，两个人同意结合成一个人，这个人接着又化为乌有，这样，一切才变得可以忍受。



狼人 (were-wolf)

曾经是人，或现在有时还是人的一种狼。所有的狼人都有邪恶的品性，为了满足其兽欲，它们呈现出野兽的面孔。不过有些狼人在巫术作用下化身为人类，这种狼人最爱吃的是人肉。

有几个巴伐利亚农夫曾在一天晚上捉到一条狼，他们把狼的尾巴拴在一根柱子上，然后就睡觉去了。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看，狼不见了！农夫们大惑不解，就去向当地牧师请教，牧师告诉他们，他们捉到的无疑是一个狼人，它一定是在夜间化身为人溜了。“下一次你们要是捉到一条狼，”好心的牧师一再叮嘱他们，“千万要记住用铁链把狼的腿拴住，第二天早上你们一定会发现拴住的是一个路德教徒。”

小麦 (wheat)

这是一种谷类作物，几经折腾之后，可以从中得到还算可以的威士忌酒，也可以用它来做面包。据说，按个人的平均量计算，法国人吃的面包比任何民族都要多。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只有法国人知道怎样使小麦变得美味可口。

白(的) (white)

与“黑(的)”同义。

寡妇 (widow)

这是基督教世界一致同意当做笑料对待的可怜的人，尽管体贴寡妇是基督最突出的特点。

酒 (wine)

这是一种发过酵的葡萄汁，妇女基督教联盟称之为 liquor。有时候称之为 rum。酒啊，上帝赐予男人的最好礼物，除了你就是女人。

机智 (wit)

这是一种盐，美国幽默家在烹调智力大餐时从不放它，因此煮出的东西一点味道也没有。

女巫 (witch)

(1) 一个丑陋可憎的老女人，她与魔鬼有某种邪恶的联盟关系。

(2) 一个美貌迷人的年青女子，就其邪恶而言，魔鬼都输她三分。

戏谑语 (witticism)

一种尖刻而机智的评价，通常是抄录别人的，而且也很少被人发现，庸人们称之为“笑话”。

女人 (woman)

一种经常生活在男人附近的动物，它具有一种易于被驯化的基本特点。很多老派的动物学家称赞说：这种发育不全的动物在从前与世隔绝的生活中获得了一种驯顺的品质。但是后世的博物学家对



那种隐居生活一无所知，他们否认女人的这种驯良的美德并声称：象在开天辟地时那样，女人现在又怒吼了。在所有的牺牲品之中，这一类是分布最广的，她遍布地球上可居住的所有地方，北起格陵兰岛芳香的群山，南至印度的道德海滩。对她的最普遍的称呼“wolf-man”是不正确的 (wolf-man 意为“狼人”，wolf-man 与 woman 读音相近。——译者注)，因为这类动物是属于猫科的。女人动作轻盈而优雅，英国女人尤其如此，她不管拿到什么都会滥谈一气，还能教会她不说话。

——巴尔萨塞尔·波柏

蛆虫的佳肴 (worms' meat)

这是用我们的肉体作原料制成的产品。盛放“蛆虫的佳肴”的

骨架通常比这种佳肴历时更久，但是这种骨架“也是注定要毁灭的”。人所做的最愚蠢的事，恐怕要数为自己修建一座坟墓了。坟墓并不能为死者增添什么哀荣，相反，它更清楚地表明诸如此类的努力都是徒劳。

野心勃勃的傻瓜！你如痴如狂，
徒劳地为最后的归宿奔忙；
只可惜地下寝宫再富丽堂皇，
住在其中的人也无法欣赏。

尽量建高建大，耗尽人力物力，
只可惜草木无情，使一切努力白费；
它们从地里拱起，使基石变成碎片。
长眠墓中无知觉，醒来沧海变桑田。

时间飞逝，速度令死者难以置信，
大理石墓碑迅速腐烂，你若此时苏醒，
一边舒展身体，一边打着呵欠，
你真会相信你根本没闭过眼睛。

到最后连时间都会消亡如烟云，
你的坟墓凭什么在世上教自永存？
作为石头上的一个斑点在墓中歇宿，
这到底能给你带来多大的好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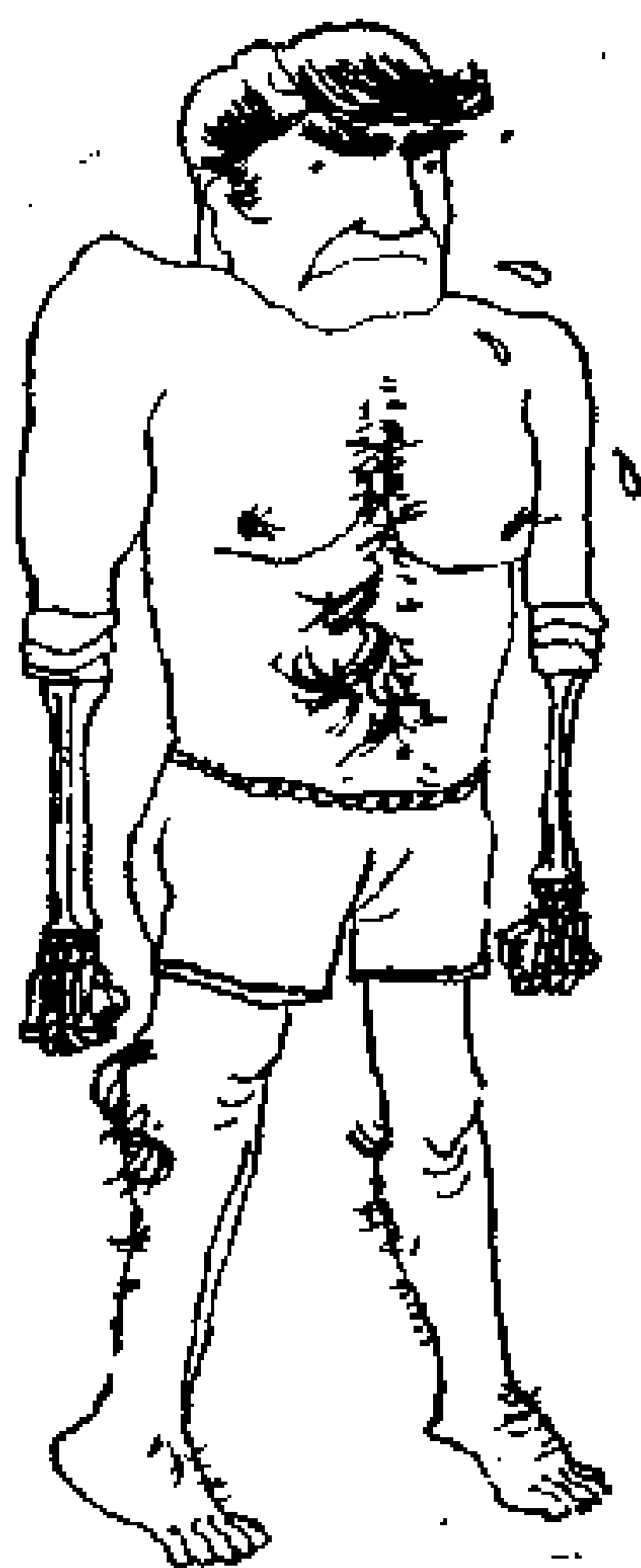
——乔埃爾·哈克

崇拜 (worship)

作为人的上帝对作为神的上帝所创造的完美世界的公开承认。
这是一种谦卑的情感，不过其中带几分自豪。

愤怒 (wrath)

这是一种比一般人的怒气 (anger) 更高级的东西，它更适合高贵的人或重大的场合，例如我们常说“上帝的愤怒” (the wrath of God) 和“神谴的日子” (the day of wrath) 等。古人把国王的愤怒看成是神圣的，因为它们往往通过某些神灵最好地表达出来，祭司之怒也是如此。特洛伊战争之前的希腊人深受阿波罗的折磨，他们跳出克里塞斯的愤怒的油锅，却落进了阿喀琉斯的愤怒的火坑，不过，无论他们经受怎样的劫难，唯一的罪犯阿伽门农却既没遭油煎，也没挨火烧(据希腊神话，克里塞斯是太阳神阿波罗的祭司，阿喀琉斯是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阿伽门农是特洛伊战争中希腊人的统帅。——译者注)。与此相似的还有大卫王，他在点数他的民众时激怒了耶和华，结果七万民众受到处罚，丧失了生命，而大卫王却安然无恙。现在爱神是上帝了，这位人口普查官兢兢业业地工作，不知灾难是怎么回事。





X

虽然在英语字母表中，X 是一个多余的字母，但是它具有一种极顽强的生命力，使拼写改革家们对它无可奈何，看来它和他们一样，一定要和英语一起长存下去了。X 是十美元的神圣代号。在诸如 Xmas 和 Xn 中，它代表耶稣(Xmas 和 Xn 分别为 Christmas 和 Christian 的异体词，分别表示“圣诞节”和“基督教的”。——译者注)，这并不是由于它象一个十字架(尽管人们通常是这样猜想的)，而是因为与 X 相对应的希腊字母同耶稣之名的首字母一样。假如 X 真是代表一个十字架的话，那么它很可能象征圣安德鲁，他曾被钉在十字架上，有资格作证。在心理学代数中，X 代表女人的心。以 X 开头的词都是希腊语词汇，这本标准英语词典不再一一介绍。



扬基 (Yankee)

在欧洲，指的是一个美国人，在美国北部各州，指美国新英格兰人。美国南部各州则没有人知道这个词。

年 (year)

这是一段包含三百六十五次失望的时间。

昨天 (yesterday)

这是青年人的婴儿期，中年人的青年期，老年人的整个过去。

牛轭 (yoke)

这是一种工具的名称，也是英语中最能明了而深刻地解释婚姻关系的词之一。要拒绝它可找到上千种理由。

青年 (you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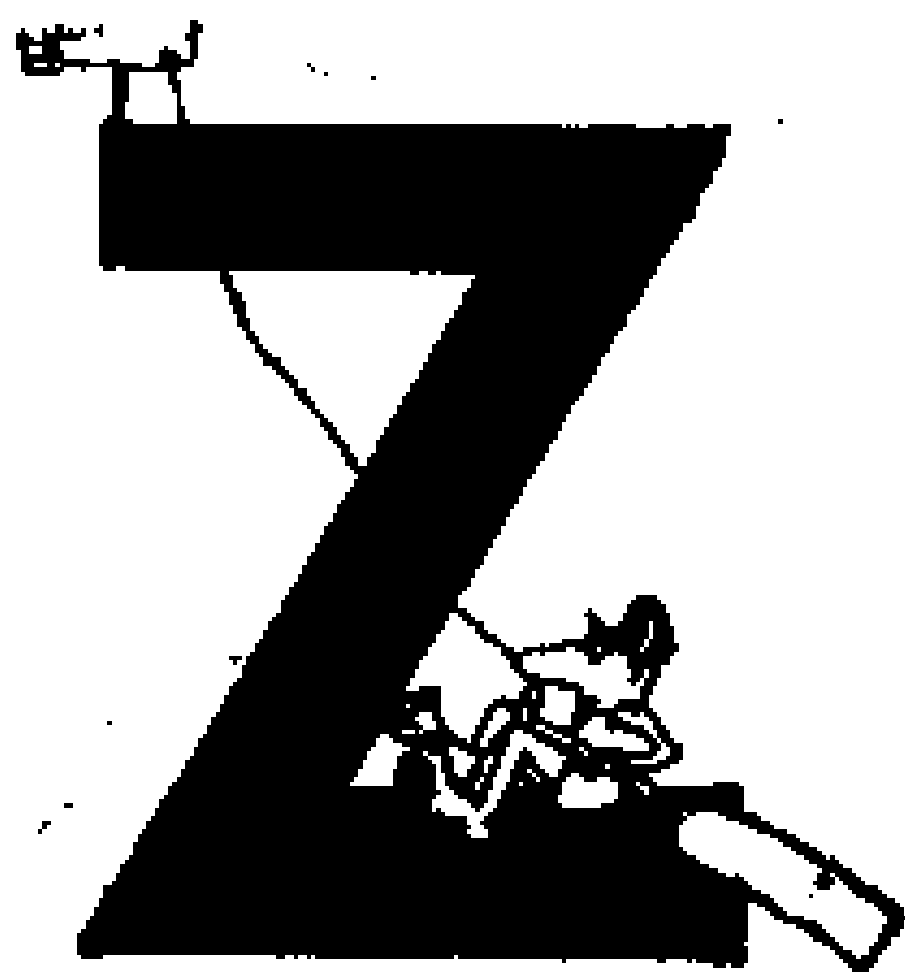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阿基米德找到

了一个支点，卡桑德拉有了一批追随者，七个城市为养育荷马的荣誉竞争不休。

青年是真正繁荣的王朝，
这地球的黄金时代多么美妙——
猪猡们养尊处优，
浑身的鬃毛是丝绸，
无花果长在荆棘上，
奶牛往各家洒食粮，
正义的鼾声呼呼响，
每个刺客都变阎王。

——波利多尔·史密斯

图 3 等腰器校车的结构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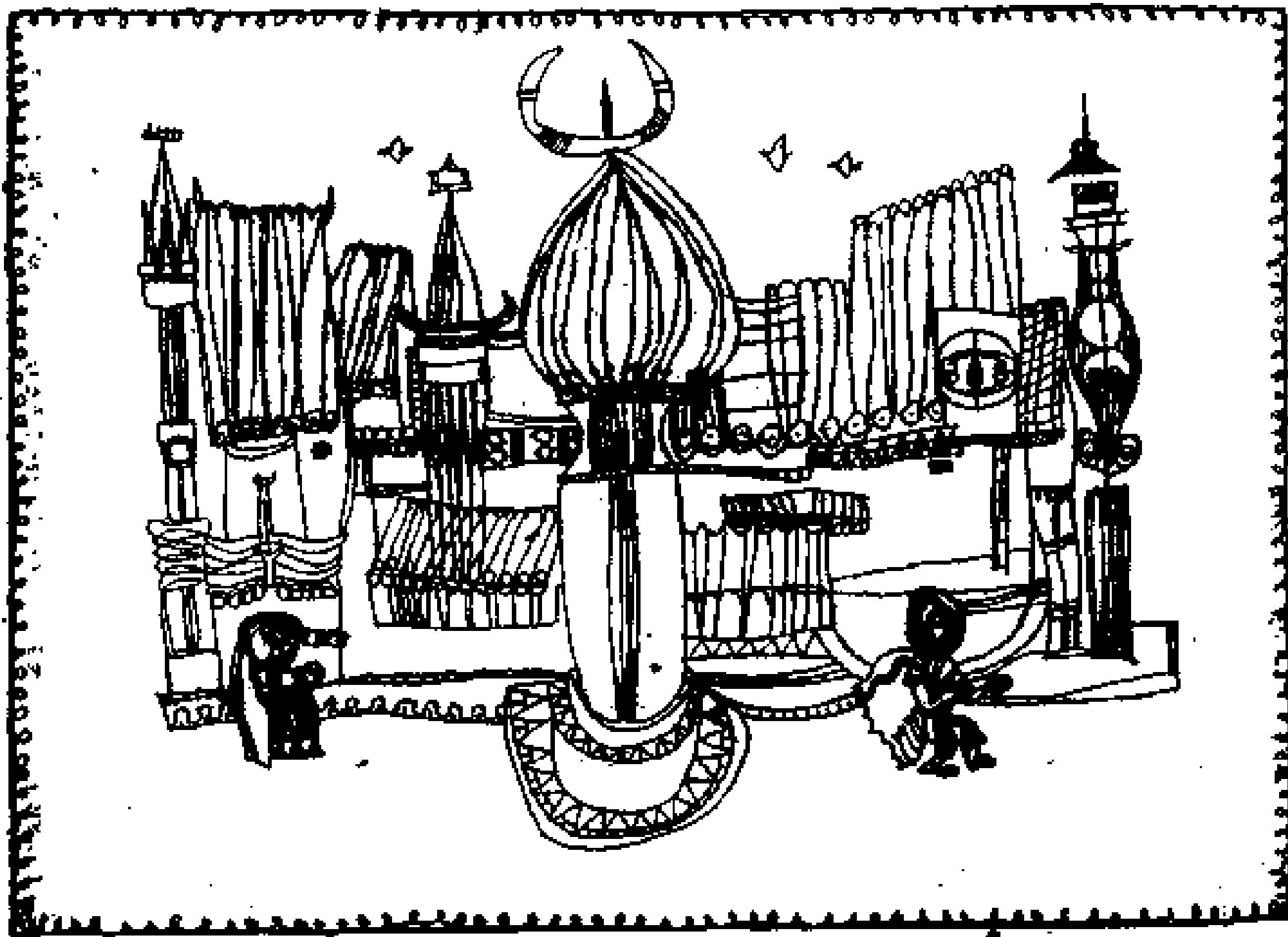
小丑 (zany)

这是古代意大利戏剧中很受欢迎的一种角色，是滑稽地模仿剧中主要丑角的二等丑角，可以称之为模仿“模仿者”的人，因为主要丑角本人是剧中严肃角色的模仿者。小丑可以说是幽默专家们的祖先，我们今天真不愿和这种人相识。小丑是老天爷造就的，而幽默家是遗传的拙作。另一类出色的现代小丑是副牧师，他模仿教区长，教区长模仿主教，主教模仿大主教，大主教模仿魔鬼。

桑给巴尔人 (Zanzibari)

居住在非洲东海岸的岛国桑给巴尔王国的居民。桑给巴尔人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几年以前发生的一次威胁性的外交事件使他们在美国声名远扬。美国驻桑给巴尔领事的官邸座落在桑给巴尔首都的海滨，官邸隔一片沙滩与大海相望。该首都的市民们不顾领事家人的反感，对领事先生本人的抗议也置若罔闻，坚持要把官邸前的海滩用作泳场。有一天一位妇女来到海滨，正当她弯下身子准备脱掉身上的装束(一双凉鞋)的时候，领事先生忍无可忍，一鸟枪放出去，

打中了她身上最惹人注目的部位。真不幸，两个伟大国家的友谊因此产生了裂缝，因为这个女人是国王的爱妃。



热情 (zeal)

这是一种折磨少不更事者的神经错乱症，是一种表现在散漫懈怠之前的激情。

天顶 (zenith)

无空中的一个顶点，处在一个站立的人或一莠长在地里的卷心菜的正上方。有人认为躺在床上的人或煮在锅里的卷心菜是没有天顶的，尽管博学之士曾对此有过相当多的异议，有些学问家认为身体的姿势是非物质的，这些人世称“水平主义者”，他们的对头是“垂直主义者”。水平主义者的异端邪说最终是被塞诺巴斯摧毁的，此公是阿拉伯哲学泰斗，一个狂热的垂直主义者。有一次哲学的

家们聚在一起争论天顶的问题，塞诺巴斯走进他们当中，出其不意地把一颗割下的人头扔到哲学家们脚边，让他们回答那颗头有没有天顶，同时告诉他们说那具无头尸吊在屋外的桅杆上。水平主义哲学家们大惊失色，那是他们的领袖的脑袋，结果他们纷纷向哲学之王塞诺巴斯表示，他们拥护他的任何主张，水平主义哲学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

宙斯 (Zeus)

希腊诸神之首，罗马人尊称他为朱庇特，现代美国人则把他当作上帝、黄金、群氓和狗来供奉。据到过美国沿海和自称曾深入美国大陆的探险家说，上述四个名称可以代表很多性格各异的神灵。不过弗拉普在其论永世长存的信仰的不朽著作中坚持认为，美国的土著人都是一神论者，他们供奉的不是别的什么神灵，而是他们自己，他们用多种神圣的名义崇拜自身。

按之字形前进 (zigza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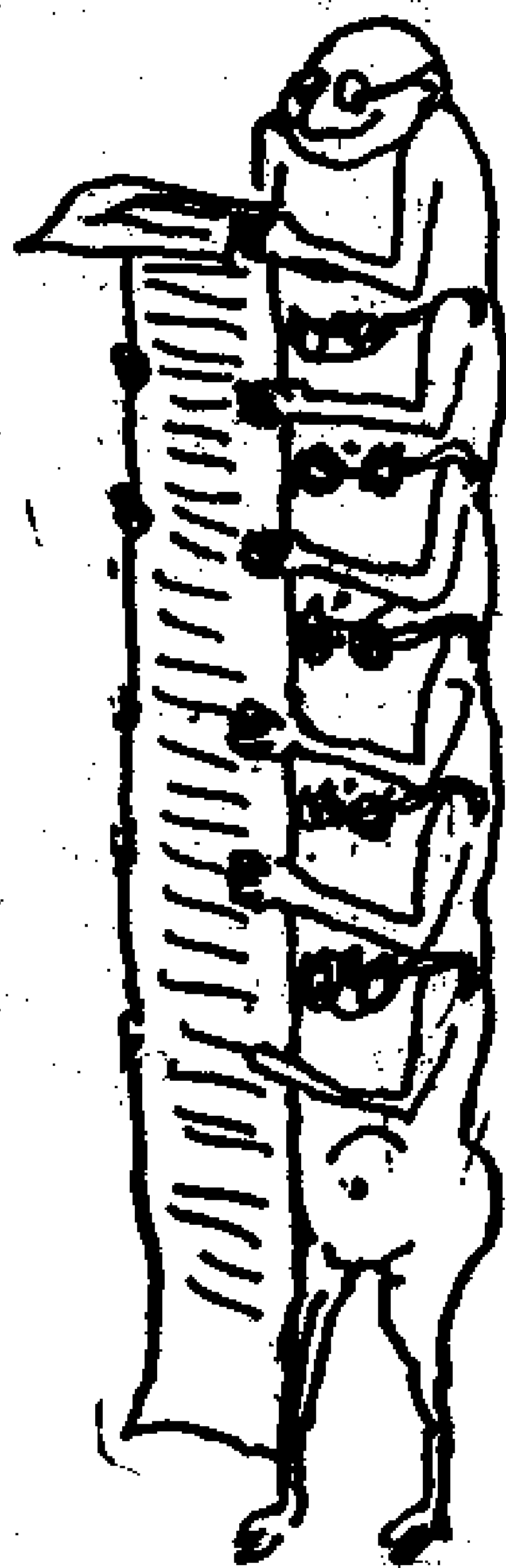
从一边拐向另一边，摇摆不定地前进，就象一个人背负白人施加的重担走路那样。

动物学 (zoology)

动物王国的科学与历史，包括研究动物之王——家庭中的苍蝇。一般认为动物学之父是亚里斯多德，但动物学之母是谁，我们谁也不知道。动物学最杰出的阐述者是布封和奥利维尔·哥尔史密斯，从他们的大作(《动物通史》和《动物史》)我们得知，家养的奶牛每隔两年要蜕换一次角。

当代魔鬼辞典(选译)

〔美国〕 卡里·布罗茨基



A

能力 (ability)

潜在的力量。

能力就象一张支票，除非把它兑换成现金，否则毫无价值。

——佚名

缺席 (absence)

它使人心偏向，别人得利。

缺席者 (absentee)

一个不到场却参与活动的人，通常是一个地主。

虐待 (abuse)

强迫自己的孩子去走亲戚。

口音 (accent)

那种使别人说话显得滑稽的东西。

有责任 (accountability)

有人指责你的过失时，你大可以说另一个人是有责任的。

会计 (accountant)

一个长着铅笔脖子的橡皮头。

亚当 (Adam)

因听老婆的话而被赶出乐园的第一个男人，但无论如何不是最后一个这样的男人。

崇拜 (admiration)

一种对海军上将领(admirals)的爱。

成人 (adult)

一个有责任停止嬉笑玩乐的人。

通奸 (adultery)

1. 一个已婚的人和一个不是其配偶的人发生性关系。
2. 与别人的妻子享受性快乐。

逆境 (adversity)

按亨利·弗尔丁的说法，逆境考验人的本性。没有逆境，男人无法知道自己是否诚实可信。

广告 (advertising)

用真假掺半的话编造无恶意的谎言的艺术。

忠告 (advice)

1. 拙劣地装扮成切实可行的建议的意见。忠告者之所以提出忠告，是为了表明他比接受忠告的人更富有，更聪明。
2. 一个有求于你的人给你提供的信息。

代理人 (agent)

一个为你办事，他自己赚钱的人。

不可知论者 (agnostic)

在遇到麻烦之前对上帝的存在漠不关心的人。

空气 (air)

被吸入肺中用以生产沼气的有毒气体。

美国 (America)

自由者的国度，被剥夺者的家乡。“这个国家，包括其各种机构，属于制约它的人民。”——艾德加·A·肖夫

健忘 (amnesia)

把钱借给朋友的后果。

天使 (angel)

一个在吻你之前咽一下口水，接着喉咙咕嚕作响的女孩。

对手 (antagonist)

一个犯有可怕错误的人——他竟敢和你一样渴望取胜。

种族隔离政策 (apartheid)

它意味着，我的东西是我的，你的东西也是我的。

被捕 (arrested)

被捕者唯一的罪过是——他被捉住了。

任务 (assignment)

你所做的事情，并不是由于你想做它，而是因为你同意做它，另外，你需要因此而得到钱。

B

背地诅咒 (backbite)

在你能看见别人而别人看不见你时说别人的长短。

银行 (bank)

这是一种盈利机构，它使用你的钱还要叫你付小费，然后为了获得追加利润，它又把你自己的钱借给你。

野蛮人 (barbarian)

来自布鲁克林的任何一个入。

床 (bed)

大人们玩的地方，偶尔也用来睡觉。

贝雷帽 (beret)

一种扁平湿软的植物，法国人、妓女、潦倒的艺术家爱把它戴在头上，好显示他们是多么时髦。

二头肌 (biceps)

人类男性的羽毛。

夜总会 (bistro)

墨西哥蜜蜂经常光临的地方。

黑海 (Black Sea)

南非正在兴起的种族良心的浪潮。

讨厌鬼 (bore)

一个对每一件事都说个没完没了，或对任何事情都无话可说的人，或者是一个会计。

俄罗斯蓼菜汤 (borscht)

一种乌克兰汤菜，用波兰国旗煮制而成，上面浮有一层酸酸的奶油。

勇敢 (bravery)

一种不害怕自己的能力。

女傧相 (bridesmaid)

一个使新娘显得好看的陪衬物。

简短的 (brief)

与“冗长的”同义(简短的演说至少要持续两个小时)。

妓院 (brothel)

1. 供下流女子居住的家庭旅馆。
2. 需为自己的名声付出昂贵代价的人居住的房屋。

丑角 (buffoon)

1. 擦皮鞋的大猩猩；
2. 由白痴们吹奏的管乐器。

缅甸人 (Burmese)

一个把鱼埋进地里，直至它腐烂后再吃的人。

生意 (bussiness)

这是一种通过出售产品，提供服务或作假广告(这是最常见的手

段)赚钱的事业。

半身雕像 (bust)

女人胸部的雕塑。

C

骆驼 (camel)

一种永远驼着背的动物。

癌症 (cancer)

终生的内疾，正是它蚕食你的肉体。

粗心的 (careless)

在行骗之前没想到看看左右。

现金 (cash)

真正的钱。

牛 (cattle)

一种重型建筑器械。

支票 (check)

橡皮通货，想象中的钱，一直在邮递途中，很少有能寄到的。

小天使 (cherub)

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营养丰富的甜食。

学院 (college)

这是一种公共机构，学生们到这里来拿学位，至于学习知识，那是毕业以后的事情。

坦白 (confess)

在被别人发现之前承认自己的罪行。

顾问 (consultant)

这是一种倒卖别人思想的二道贩子。

辩论 (controversy)

这是一种口头或书面的战争，参加战斗的人们轮流怀疑他们的信念，相信他们的怀疑。

法人 (corporation)

一种法律实体，一个无形体的人，一种使个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却能获得个人利益的巧妙设置(和“政府”相似)。

公司 (corporation)

一种躲避税收的设置，它证明赚钱是人生唯一值得一做的事，正因为这一点，我拥有十二个公司。

代价 (cost)

为买某种东西付出的钱数，它和这种东西的真正价值是两码事。

伪币制造者 (counterfeiter)

一个杂乱无章地制造假钱的家伙，比如说美国政府。

批评 (criticize)

女人们最渴望做的事是批评男人，其次就是花他们的钱。

好奇的 (curious)

渴望窥视或干涉别人的私生活。

好奇心 (curiosity)

这是女人心智的一种令人讨厌的性质，是女人们用以替代谨慎的东西。

D

该死的 (damned)

注定要受到永恒的惩罚，这种惩罚经常以婚姻的形式出现。

约会 (date)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社交聚会，在这种聚会中，男人假装自己并不想把聚会变成一场性交欢，女人也装作在想一些与性交无关的事。

放荡 (debauchery)

政治家和老板们的一种隐秘愿望。

债券 (debenture)

你为你的假牙而欠的钱。

谢绝 (decline)

银行说你是一个懒鬼的礼貌方式，这些银行连五分钱都不愿借给你。

被告 (defendent)

一个被指控的人，在其清白无辜被证明之前，他是有罪的。

民主政体 (democracy)

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人们可以利用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挑选主宰他们的人。

民主 (democracy)

很多手脚笨拙的人握在手里的权力。按路易斯·D·布兰德斯的说法，“我们要么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要么就让大量财富被少数人攥在手里，我们不能两者兼而有之。”

诊断 (diagnosis)

一种科学的判断过程，它利用一切医学检验与分析证明你或许什么病也没有。

辞典 (dictionary)

一个个单词按字母顺序汇编成的一本书，单词后面列有一些有用但毫无幽默感的定义，与本辞典编纂家的作品相比，它不仅用处小得多，而且趣味性也相差天远。

消化 (digest)

弄碎食物以便为身体提供营养，就象绞尽脑汁开一个椰子那样。

外交家 (diplomat)

一个具备劝说天才的人，他能说服你心甘情愿地下地狱，并能使你跃跃欲试，巴不得立即上路。

失望 (disappointed)

不现实的期望带来现实的结果。

争论 (discussion)

你和你的老婆或女友分享的一种东西，因为你犯了不可饶恕之

罪——你在她不在场时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

医生 (doctor)

一个拿到扮演上帝的执照的人。

E

教育 (education)

组织起来的知识；我们为之耗去毕生精力却没有学到手的东
西。罗吉尔·勒文说，“我们太经常地给出答案让孩子们记住，而
不是提出问题让他们自己去解决。”

预算税 (estimated tax)

你为还没有挣到的收入交付的税款。

专家 (expert)

一个知道全部答案却提不出任何问题的人。

F

事实 (facts)

这是一些最可靠的东西，我们常常以它们为基础建立我们的假
设。“要掌握事实，否则事实就会掌握你。一旦掌握了事实，要公
正地对待它们，否则它们就会冤枉你。”（富勒语）

家谱 (family tree)

对下层大众来说，它可以说是贫困之根；对富人来说，它意味着心安理得地继承大笔财富；对黑手党来说，它是非法生意的脊椎骨。

女性 (female)

少女或妇女，至于哪种身份好，需视她的具体目的而定。

强制性退休 (forced retirement)

这是罪犯们得到的一种职业。在成功地过了一辈子犯罪生活后，他们咎有应得地被捕。

永远 (forever)

直到遇上更好的某个人或物。

宽恕 (forgiveness)

所谓宽恕，意味着过河拆桥。

众叛亲离 (friendless)

过分真诚导致的必然结果。

前面 (front)

后面的后面。

G

暴徒 (gangster)

和罪犯一起进行复仇或暴力活动的人，如足球队员。

魅力 (glamour)

美的外表。通常是矫揉造作的。

鬼脸 (grimace)

①攻击者的脸被催泪剂喷射后的表情。

②继母的微笑。

保证书 (guarantee)

这是厂家的许诺，说它的产品在保修期内不会出毛病。

枪支管制 (gun-control)

这是自由主义者出的点子，让人觉得只有罪犯才应带枪。

H

闹鬼的 (haunted)

与“结婚的”同义。

遗传的 (hereditary)

不管你有什么缺点，你都可以说是“遗传的”，这种托辞太妙了！

传统，遗产 (heritage)

上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的谎言。

蜜月 (honeymoon)

结婚典礼与真正的生活之间的那段时光。

医院 (hospital)

没有铁栏杆的牢笼。在这种牢里，患者面临现代医学所知的各种传染性病毒的威胁，并经常忍受种种科学的折磨。

温床 (hot-bed)

偷来的垫子。

I

我 (I)

在任何时候它都是所有的人最喜爱的词，屈居第二、第三的词是“me”（“I”的宾格）和“mine”（我的）。

合并 (incorporate)

结合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分担责任了。

无辜的旁观者 (innocent-bystander)

这种人亲眼目睹犯罪，但是，在警察询问时，他说什么也没看见。

本能 (instinct)

这是一种先天的知识，它警告你说你根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亲昵行为 (intimacy)

老天爷使傻瓜们为避免互相毁灭而进入的一种关系。

J

职业 (job)

一个男人一旦有了这种东西，别人就不能骂他叫花子了，当然，他的老婆除外。

K

肾 (kidney)

一个蚕豆状的游泳池，其中灌满了尿液。

L

守法的 (law-abiding)

未被抓住或发现。

M

黑手党 (mafia)

一种犯罪团伙，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与政治家们的作恶有所不同，因为后者是有组织的，而且往往万无一失。

求婚 (marriage preposal)

这是某个男人献给某个女人的东西，这个女人索要的东西很多，给予的却很少，等这个男人意识到这一点，已经晚了。“谋事在男人，成事在女人，上帝当裁判。”

外国雇佣兵 (mercenary)

这是一种士兵，他们纯粹为杀人之乐而行凶，不必以爱国主义为借口。

斗士 (militant)

一个为打仗的权力而战的人。

百万富翁 (millionaire)

一个或许一文不花就可以得到本书的人。

情妇 (mistress)

这是一种女人，在晚上她独占一个已婚的男人，在白天她却独守空房。

穆罕默德 (Mohammed)

伊斯兰教的先知，默霍克发型的创始人。

一夫一妻制 (monogamy)

与“单调”(monotony)同义。

伦理 (morality)

1. 一种用字句掩盖欲望的观点。
2. 一种折磨人的观点。

道德 (moral)

你越有道德，你赚的钱就越少。

承办丧葬者 (mortician)

如果他的顾客活得好好的，那他的生意就该见阎王了。

N

国家安全 (national security)

1. 中央情报局不愿说出来的关于你的秘密。
2. 中央情报局不愿透露的关于它自身的秘密。

O

见解 (opinions)

游离不定的思想，通常是没有可见的依据的。见解往往是从别人那儿借来的，而且是免费供应的。提见解是男人的特权，不过最近女人也取得了这种权力。见解是很平常的，但它不一定由常识组成。“见解象屁眼儿一样，每人都有一个。”（佚名者的话）

乐观主义者 (optimist)

一个与现实冲突的积极的思想家。

P

激情 (passion)

一种紧张的情绪，它使你的身体发热，同时让你的心在寒风中打战。

企鹅 (penguin)

一种不会飞翔但善于游泳的鸟，它是由沙漠中爬行的蜥蜴进化而来的，靠捕食冷鱼为生。它看上去实在纯真可爱，不过，它是一个穿夜礼服的杀手。

追求尽善尽美者 (perfectionist)

这种人的最不完善之处是，他没有能力接受一个不完美的世界。

虔诚的 (pious)

虔诚的人比你更神圣，比你更贴近上帝，言外之意就是，上帝更喜欢那些拍马谄媚，毫无幽默感的讨厌的家伙。

怀孕的 (pregnant)

对已婚女子来说，怀孕意味着期待做母亲的欢乐，对未婚女子来说，意味着准备承受做母亲的恐怖。

R

强奸 (rape)

未经谈判而取得胜利，没参加比赛却赢得奖牌。

现实主义者 (realist)

理想主义者从大学毕业后，为找工作四处奔波，这时候他就变成现实主义者了。

残酷无情的 (ruthless)

你没有大学文凭却取得巨大成就，这时就有人骂你残酷无情了。

S

推销员 (salesman)

一个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大肆掠夺的人。

野蛮人 (savage)

完全未开化的人。他们不会使同类大规模地死亡，这事实足以证明他们的未开化。

奴役 (servitude)

黑色的南非洲的生活方式。

政治家 (statesman)

这是一种商人，他经营的商店是政府。政治家分为两类：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保守党人迷恋于现存的罪孽，自由党人则希望用他们自己选择的恶行代替现存的罪孽。

传票 (summons)

一种可怕而复杂的公文，它象请柬一样请你去法院作客。

T

税收 (taxes)

这是一种以保障安全为名的敲诈——老百姓向政府交钱，以便能在监狱外面生活。

电话 (telephone)

这是一种电子谈话装置,是供那些不能面对面地撒谎的人用的。

V

假期 (vacation)

大多数工人一生中的两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他(她)们远离了工作的烦扰,却要忍受他(她)们的配偶的折磨。

花瓶 (vase)

这是一种容器,通常是用来观看花朵凋谢的。

罪恶 (vice)

生活中所有的快乐。

受害者 (victim)

电话公司的顾客。

处女 (virgin)

一个从未快乐地体验过真正的性爱失望的人。'

W

财富 (wealth)

财富意味着犯罪而不受惩罚。

妻子 (wife)

一个已婚女人。妻子是一种附属物，她往往变成一种装饰品，发挥的却是工具的作用。

获胜 (winning)

人生快乐的四大要素之一，其他三者是性爱、赌博和金钱。

作家 (writer)

1. 一个买卖旧词的商人，他最爱听稀奇古怪的事。
2. 一个制作油炸食品的退休厨师，他每年能挣75,000美元。！

X

圣诞节 (Xmas)

(上帝要求)我们过的一种节日，是用来庆祝大量砍树和花钱的。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魔鬼辞典

作者= B E X P

S S 号=

加密地址= b o o k : / / s s r e a d e r / e 0 ? u r l = h t t p : /
/ 2 0 2 . 1 9 8 . 1 4 1 . 2 2 / 0 0 / d i s k f u / f u 1 6 / 1 2 /
! 0 0 0 0 1 . p d g & & & & p a g e s = 2 6 8 & b o o k n a m e =
魔鬼辞典

页数= 2 6 8

下载位置= h t t p : / / 2 0 2 . 1 9 8 . 1 4 1 . 2 2 / 0 0 / d i s k
f u / f u 1 6 / 1 2 / ! 0 0 0 0 1 . p d g